

23402

虎口餘生紀

神州國光社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守口餘生略
 虎圍濕襟紀
 汴濱述
 客吳大事
 平吳大事
 思文大紀
 傲指南錄
 安龍紀
 攻渝紀
 定蜀紀
 平蜀紀
 平回紀
 略事

高明邊大斗
 明白顧山
 明南園嘯
 明佚
 明康范生
 明江之春
 明徐如珂
 明文震孟
 明虞山遺
 清佚名

神州國光社

主編者

程演生
李季
王獨清

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社

本書輯錄 王 靈 皋

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

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
上海福州路
五八四弄四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

實價

目次

| | | |
|-------|------|-----|
| 序言 | 王靈皋 | 一 |
| 守鄖紀略 | 高斗樞 | 三 |
| 虎口餘生紀 | 邊大綬 | 二五 |
| 汴圍濕襟錄 | 白愚 | 三七 |
| 客滇述 | 顧山貞 | 七 |
| 平吳事略 | 南園嘯客 | 二二 |
| 思文大紀 | 佚名 | 二二 |
| 傲指南錄 | 康范生 | 二九七 |
| 安龍紀事 | 江之春 | 三一 |
| 攻渝紀事 | 徐如珂 | 三三 |
| 定蜀紀 | 文震孟 | 三九 |
| 平蜀紀事 | 虞山遺民 | 三三 |
| 平回紀略 | 佚名 | 三九 |

序 言

本册所輯錄的明末清初各種史料約略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之主要內容是敘述明末內戰的史實，包括下述四種：

1. 守鄖紀略 明高斗樞著
2. 虎口餘生紀 明邊大綬著
3. 汴圍濕巾記 明白 愚著
4. 客滇述 明顧山貞著

第二部分之主要內容是敘述滿洲民族征服中國之戰爭，即明末中國政府及人民反抗滿洲侵略之失敗過種的史實，包括下述四種：

5. 平吳事略 明南園嘯客著
6. 思文大紀 明佚 名
7. 倣指南錄 明康范生著

8. 安龍紀事 明江之春著

第三部分則是敘述明末清初的中國政府對待境內少數民族的史實，包括下述四種：

9. 攻渝紀事 明徐如珂著

10. 定蜀紀 明文震孟著

11. 平蜀紀事 明虞山遺民著

12. 平回紀略 清佚名

讀第一部分史料，得注意下述兩事：「1」邊大綬顛倒了歷史的因果。看了我們以前各冊的各種分析，誰都可以明白，明末的流寇只是當時的亂象，而不是亂源。亂源乃是那時的統治者——新地主階層之無情的剝削與殘酷的壓迫，而邊氏偏說：『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我們應該牢記着，邊氏這種說法，不止是他的社會分析的錯誤，並且是那上層社會的利害衝突的成見，限制了他的鑑空衡平的良心。因為沒有明朝新地主階層將近三百年的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則農民不會窮而無告，四野興嗟，人心思亂；沒有普遍思亂的情緒，李自成，張獻忠的反叛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也不能以像那樣如火燎原，不可收拾，竟然顛覆了明朝的政權。

〔2〕凡歷史上的農民叛亂隊伍之屠殺大都是政府軍隊和統治階層的壓迫激成的。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屠殺正是如此。並且從這些史料中更顯出當時統治者的屠殺手段比之張獻忠還要殘酷，還要厲害。你不看邊大綬奉有明諭去挖掘李自成的祖墳，焚燒他祖墳的尸骨麼？一班士大夫對於張李等之屠殺則詆爲殘酷不仁；而對於邊大綬等這種行爲則又視若天經地義，然而我們對於這種史實却應該另具一種看法！

第二部分的史料所敘述的問題，我們在以前所輯各冊中已有過很詳盡的分析，茲不再贅。惟有一事須促起讀者注意的，就是鄭芝龍的賣國求榮，乃是爲個人及少數社會的物質利益所決定，前之秦檜，張邦昌，石敬瑭，吳三桂，洪承疇等，皆和鄭氏一樣，他們的政治信條就是『寧把江山送給外人，不讓給家奴！』若果單拿單純的民族道德觀念或空泛的人道主義的觀念來做批評的標準，那是絕不會了解的。

從第三部分的史料，我們可以看出明清兩朝統治者待遇國內少數民族的態度。前三種是明末平奢安的史實；後一種是清初平回民的史實。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大都是以漢民族爲中心而形成的，我們向來對於其他民族是不以平等相看的，所謂南蠻，北狄，東胡，西羌都在『是膺』，『是懲』之列。固然，他們的文化都較中國爲低，但他們爲生活所迫，往往

侵入中國，中國時常遭到大擾亂，有時甚至爲所征服。但他對於四邊或境內的弱小民族却絲毫不肯『和平』相處，就明之平奢安，清之平回民兩事看來便顯然可見。原來：『奢氏獮獮種也，洪武中歸附，命爲宣撫司，世守其土。數傳至奢崇周，無子，奢崇明以族人得立。崇明性陰鷲，佯爲恭順，凡有徵調，莫不應命，人漸狎之。子奢寅，有異志……』〔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九，頁六十〕人家恭順，聽命，反而狎之；狎之則侮，自然令人不服，要起而反抗。周洪謨說得對：『臣敍人也，知敍之情，戎璜，筠，高諸縣在前代皆土官，國朝始代以流。言語性情不相習，用激變……臣向黨言，仍立土官治之，爲久遠計。而都御史汪浩傲幸邊功，誣殺所保土官及寨主二百餘人，諸蠻怨入骨髓，轉肆劫掠。』〔明史卷三百十二〕

又說：

『〔奢〕効忠死，妻世統無子，妾世續有幼子崇國，世統以嫡欲奪印，相讎殺。方奏報間，總兵郭成，參將馬呈文利其所有，遂發兵千餘深入落紅，奢氏九世所積，搜掠一空……』〔同前書名卷〕

可見奢氏本爲中國『不侵不叛之臣』，而所以不安者皆漢民族『利其所有』之侵凌的行爲有以啓之。奢安之叛，就是這種積怨的結果。而明政府之大動干戈，徐如珂之興教

淋漓，具足表示三百年前中國的舊式的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之兇殘的面目；而清之平回族事尤彰明較著。回部在天山南路，當漢時，市府經濟已經發達，非蒙古等游牧民族可比，漢書所謂「城郭三十六國」即指回部民族所居之地而言。回回原來是種族部落的名字，明史〔卷三一九〕說：

「初成祖之封忠順王也，以哈密爲西域要道，欲其迎護朝使，統領諸番爲西陲屏蔽，而其王多庸懦。又其地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畏兀兒，一曰哈刺灰。」

回回既是「種落」的名字，那末，後人以伊蘭教〔天方教〕爲回教或許是因爲中國的天方教乃係從回部傳來，遂以回教之名名之。因爲回部原來是信奉佛教的，到了「明季有瑪墨特者，爲摩哈默德之裔，與其兄弟輩自墨德〔即麥地拿 Medina〕分適各國，始逾葱嶺東遷至喀什噶爾。〔今疏勒縣〕」（蕭一山清代通史）於是新疆、甘肅一帶始有天方教之流布，即今之所輟回教，然而回民種族之由來已久，却不可以不辨。回民既是一個部落，比較小的民族，自然動輒要受鄰近的強大民族的侵略。滿清入主中國，既削平漢人一切反抗，遂即命將出征，經略西域，回民於是就不得不蹙伏在滿漢民族之統治者的脚下。滿清討平回部的理由，據『平回事略』的作者看來，大致不外是「男女混雜，不知倫常，好殺食人，淫狠無

良。』這也就和我們的隣國要來替我們越俎代謀的藉口一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然而滿清雖用兵力強壓一時，終不能使回民帖然心服，所以『該書』的作者又說：『漢回積怨，勢不兩立。遷徙無從，誅之不勝。』到了爾今〔中間雖經過左宗棠積年的征討戡平〕回族與漢族的衝突依然是中國西陲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縱使該作者的『毀其禮拜寺，舉漢人教其子弟，使知禮義〔?!〕』的同化政策實行，也是枉然的。

守 鄖 紀 略 · 專 載

序

讀史而嘗嘆古人勳業，其彪焯不朽者，非獨人之有異才，特遇以其時耳。世咸推韓范以文臣而諳武略，胸羅甲兵，手捧天日，爲能屹奠巖疆，銘功彝鼎。然在韓范之時，亦易易也。若乃國步多艱，勢成板蕩，豈乏毅幹不二心之臣，枕戈飲血，力圖定傾，而絀於事權，肘左右掣而不得舒，徒以身瘁。此其人之不幸，而實宗社之不幸也。亦孰非天爲之哉？

中丞玄若高公，經緯學貫，傑然憲邦之才，而嚴氣正性，尤世所莫及。筮仕由刑曹出，恤楚獄，多平反；尋剖虎符，守荊州。褰帷風清，興利除害，庶政釐舉。戢宗藩之暴橫，厚民拊翼，人咸愛戴之。時流寇從晉豫渡河，屢逼荆城，公聚櫜簡稽，整修防禦，使賊不敢近，已諗公壯猶克詰矣。嗣以副憲洩湖南，備兵長沙。楚郡在江北者，盡罹寇殘，而臨藍衡湘間，羣盜蜂起，公拮据戎務，於十二屬邑之城堡，預加繕治。慮額兵單弱，捐俸召募，練習鄉勇。沿江一帶，上自都石，下至磊石，增造水艦，演熟哨法。賊果由衡山突攻湘潭，以有備，水陸齊發，俘斬無算，大創而去，遂得提兵同沅臺合剿臨藍。大小十餘戰，蹋伏擣虛，皆以全勝居上功，此守長成效也。

晉臬長，移治下荆南，駐鄖陽，則闖獻二賊逆蹤益熾矣。鄖屬六邑，俱沒蓬蒿，青燐遍野，獨鄖城彈丸六里，墮壘僅存。甫涖任，獻賊忽自東來，公堅壁固守。賊知戒嚴，因引而西，鄖幸無恙。未踰年，李賊據有荆襄，承德諸郡從陷均州後，悉力來攻，先後薄鄖城者五。公身冒矢石，鼓率將士，倚轅而令，常以少擊衆，出奇制勝，賊始畏鄖兵，相戒無犯。嘗列營楊溪，賊有聞漢江水石相擊聲，夜大呼爲鄖兵至，相殺奔竄者，而鄖乃獲存。公因乘勝移師恢均州，是守廩功績，較守長有加倍者。

夫流氛之肆毒全楚也，以洞庭湘江之險，曾不聞扼要而禦，版圖遼闊，鞭長不及。凡議進剿，鎮必會商於撫，撫必請命于督，爲可卸罪地。而兵東則賊西，兵西則賊東，以致軍機坐失，動遭敗衄。若畫地分界而守，得盡如公，以一道臣而殫心戮力，先事綢繆，兵不踰數千，敵賊百萬，在長則長全，在鄖則鄖全，江漢咸倚公爲固，賊雖狡勁，亦何難撲滅。且當日總閣部，建大牙者，每皆書生白面，不諳兵略之人。一有債轅，輒加逮繫，屢易以新人，無恃志。如公涖楚几十五年，其于湖南北七道，山川要害，形勝所區，無不洞曉；而且挾纊投醪，威信素著，將士懾服。使之開府江夏，相機掃蕩，合全楚之力，以扼賊吭背，賊必不能西襲全秦，長驅入北，天下事盡可爲也。憶辛巳，賊以八騎假督師符，誘破襄陽，親藩遇害，舉朝震動。余侍從經筵，先帝于進講畢，

序

言及楚事，憫念赤子塗炭，泫然揮涕。因拊髀而嘆，論大臣亟簡在事，歷練知兵者，刻期迅勦，乃有頗牧如公，而不能用，良可悼也！公志扶社稷，于狂氛遍斥中，獨保危城，嚼紙裹鎧，絕乏救援，上疏痛陳時變，并乞師，隔歲而始得達，在揆路尙有阻撓之者，數千里外，孤臣淚洒，有衷莫訴，言之令人嗚咽！

比甲申二月，遷公中丞，撫秦漢興軍，而秦地久陷，已無及矣。哭讀嚙血遺詔，公誓不與賊俱生。雖已謝郢，而值賊攻郢，挺身登陴，志不少懈。欲爲南都一圖恢復，而勢竟莫挽。不得已，退耕沅洲，自甘埋遯。比年歸里，同余栖遲林壑間，每談及楚昔情狀，輒撫膺太息，以有願未展爲憾。公功足媲韓范，而勿殫厥成，惟天實爲之！讀公守郢紀略，憑弔往事，亦大堪悲已！

光溪逸史確庵葛世振拜題。

崇禎丙子，予以湖廣副臬，備兵長沙。庚辰，晉右參政。辛巳六月，聞報，晉臬長，移守下荆南。駐鄖陽，故流賊出沒，已十年矣。先是庚辰，閣部楊公既敗張獻忠，獲其妻妾及軍師潘獨鰲。不即殺，而置之襄陽獄中。獻賊入蜀，李自成，羅汝才及老獍，革里眼諸賊繼之。蜀撫邵公捷春力不能拒，致被逮。閣部統諸部兵追至蜀中，戰守逾年，賊執愈熾。至辛巳正月，賊復奔楚，閣部迎戰於楚蜀之交，兵大潰。獻賊遂從巴歸，問道馳至襄，襄有防守兵數百，賊啖以利，反爲賊用。二月初三日半夜，城中四面火起，官民俱不知所繇，已而道臣張君克儉及郡邑各官俱被殺，襄王亦遇害，皆防守官兵所爲也。至次早天明，獻賊至，各兵迎之以入，遂取其妻妾及潘獨鰲以去。報聞，天子大怒，爲逮撫臣袁公繼咸。然袁公先奉閣部檄駐竹山，去襄千里，實非其咎。鄖道萬君言策亦被黜。於是右參政王公永祚晉鄖撫，予遷鄖道，而襄道則調參議。冒君起宗云。予以七月初，於長沙解纜至荆，而臥疾數日，月盡達襄陽。城中一片焦土，向來塵市，止存頽垣敗壁。居民十無二三，皆葺草以居，官署僅有新葺者。徘徊入鄖，則八月初六。鄖城四圍僅

六里，又半爲甌脫，居民不滿四千。外六屬俱爲賊破，每年蹂躪四五次，惟郡城獨全。然城外關廂俱燬，無一居民，田疇俱爲蓬蒿者，數百里如一。惟近城之田，則城中人耕種以糊口。是年蝗飛蔽天，野無寸草。七月間，獻賊復繇郿入秦，督師丁公與左鎮尾之而至。左兵二三萬，一湧入城，城中無一家無兵者。淫汗之狀不可言，數日啓行，復罄洗其家以去。去十許日，而予至，米菜俱無可覓。士民相見，無不痛哭流涕，不恨賊而恨兵，真慘極矣。

大約自荆至襄，所經荆門，宜城，城邑無恙，而村落已空，然猶有十一二僅存者。自襄至郿，則城邑已不堪言，而出城竟不見一人。村落止存廢址，欲覓一椽一瓦，俱不可得矣！若郿之六屬，房縣，竹山，竹谿，上津，郿西，保康，并城郭俱已平夷，城址俱一片蓬蒿，居民僅存者，俱覓山之高而上有平崗者，結砦以居。大縣可三十砦，小縣不過十餘砦。砦之大者可二百人，小者不滿百人，各墾砦下之田以自給。縣令至者，亦居砦上。征輸久停，民貧無訟，胥役盡逃，令與民大率並耕而食，不復能至郡參謁矣。

予以初八日履任，至十三日，忽接猛將軍如虎檄，報獻賊復東來，立可至郿。是時郿兵俱發往各路，蓋因賊旣西入秦，倘秦兵嚴守，必折而從北也，不意仍從西來。須臾猛將軍至，兵僅百許。次早獻賊至，予率塽夫登陴固守，賊亦不知城內無兵，而又慮督師在後，竟引而東。而城

中士民復大恐，謂左兵常復經此也。予卽遣役往迎督師，且懇其兵無入城。督師答書，已許不入城，而託予於城外覓數間小房，欲暫住以發疏。予先以督師書傳示士民，人心始定。明日督師至，駐一關帝廟，湫隘殊甚，又十日始東。左鎮意殊不懌，以沮其入城也。猛將軍係外國降將，驍勇善鬪，是冬戰死於南陽城上。

鄖城舊爲治院所駐，是時澄川王公移鎮襄陽，而鄖中共事者，守徐君起元，倅陳君萬家，李則朱君翊辯也。營將則房竹營游擊李茂春，兵一千五百；均陽營游擊胡廷聘，兵五百守均。其留鄖者一千；而治標左營百總楊明起，余啓凡各兵三百許人；又游擊王光恩兵可三百許，則降丁也。

余因周視鄖地，東與北俱山麓，而西與南俱漢江。賊善騎而不習舟楫，余謂戰地必在東與北。離城僅丈許，行半里，遇一小山名西壇，遂折而西，繞西壇之外，復折而南，沿至東南城下，離城亦止丈許。予乃於西北及東南兩隘，各繕一樓，一而倚城，一而倚漢水，各甃以磚。樓上多設銃礮，樓下開一門，以通出入。李茂春之兵卽營於東南樓之內，沿南城外而居。西壇高出於城丈許，不可無兵，而山頂頗平，量可容兵數百名，則令楊明起居焉。西壇之下，地平如掌，當城之西南，則王光恩居焉。城東亦有二培塿，一曰四鋪嘴，一曰青龍寺，離城甚逼。予令余啓凡居

四鋪嘴，分均陽營兵二百名，居青龍寺，其均陽餘兵，則居城中，備城上及他調發之用。均陽兵皆鄖城人，與鄖民俱親族，在各營中獨守法，故留之城中。其城北素無濠，城東雖有濠而淺，地勢陡峻，不能畜水，余令東北離城丈許，各築土牆，高八尺，每堵留一銃眼。凡閱三月，而四城防守之事俱備。其一切築牆造樓，及葺蓋兵房，皆用各營兵，而不煩一民云。

辛巳之冬，壬午之春，鄖城幸無賊警。夏間忽接陝西興安道檄，稱川北有賊名搖天動，先時同羣賊入蜀，厥後各賊東來，而此賊獨留川北。今將從興安趨竹山，以及鄖襄，約有萬餘。予令房竹營千總漆尙友，均陽營千總高萬錦，并楊明起，合兵禦之。賊聞竹山有備，遷延不敢入境，仍歸川北。至九月間，王光恩來云，有弟光興在搖天動內，有衆數百，情甘投順，余未之許，而光恩請愈懇。余令光恩招之至，汰其老弱，得精壯百五十人，卽隸光恩營；光興改名光泰。後李賊犯鄖，光泰戰甚力。

先是張李各賊，每陷一城，輒大掠以去。至壬午夏秋，李自成、羅汝才，每得一城，輒分賊防守，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時已得中州數郡，將取襄鄖，而左大將軍自開封潰後，久住樊城，全無赴賊之志。治臺王公澄川，亦留左於樊，以衛襄，謂大兵在，賊必不至也。及自成、汝才、羅汝寧趨襄，左聞風先遁，至荊州；又念荆以江爲界，無路可逸，又改往武昌，而賊遂長驅抵樊，徘徊

數日，以大礮擊襄之北城，襄人大恐。一時文武，先取其家屬登舟矣。賊復西去七十里，至白馬灘渡江。王公澄川竟護福清王東下，賊遂入襄。時十二月初三日也。

初八，賊分股攻均州，時降丁惠登相在焉。登相隸左大將軍，而分居於均。素狂悍難馴，不屬鄖鎮節制。至是，斂兵登武當，依險自完，賊遂入均。守將高萬錦自溺漢江以死。十二日，賊抵鄖城，予率各營戰於城外。時王光恩、光泰、楊明起、余啓凡戰甚力，賊攻四鋪嘴、青龍寺，晝夜不休，啓凡等以火罐擲之，焚死者相踵，而攻不止，然終不能登。賊又分股直抵北城，予于土牆內，先伏鳥鎗手擊之，百發百中，賊不能近。至十五日，賊始退。是月荊州承天，相繼俱陷。

方賊繇白馬灘渡江，鄖襄路斷，故鄖中久不知襄已陷也。至攻鄖而退，兵追之，獲賊三十餘人，始言襄陽情形。李茂春素懼怯，始有懼色；且謂治院已東去，鄖兵月餉將安出！而惠登相在武當，貽書勸其遠避，否則賊再來，必不能支。茂春遂於十七日夜，拔營西去，予親往留之，竟不能得。次日，茂春將往金漆涼，會參將徐勇，先奉治臺檄守灘，茂春不能過；而營內船少，各兵多步行，兵婦無不嗟怨。又四鄉無一居民，兵無所得食，於是茂春大窘，復統其兵來歸。予下令各營，謂：『茂春罪在不赦，而裨將及各兵，則不妨招之入營，茂春必須擒獲議罪。』於是王光恩、楊明起、余啓凡各招房竹營兵，兵盡降，而茂春就擒。余縛送徐參將勇，令其羈於營內，以候

請旨。後勇亦去金漆潦至興安，茂春隨之以去。又數月，茂春病死。光恩等三人，既分招房竹營兵，又各有召募，三營之兵各盈千；而高萬錦死後，其兵亦歸鄖，仍入均陽營。於是鄖兵有四千餘云。

癸未春，李自成與羅汝才（即曹操）同駐襄陽，時已據襄、荆、承德，并汝寧、南陽、河南及開封諸郡矣。自成志圖僭立，欲先吞并各賊。時獻賊在安廬黃州一帶，自成每與書檄，皆用上司臨屬吏體，獻賊大怒。然畏自成之強，不敢與較，亦不敢復與自成合營矣。老獍、革里眼各股，自成以計除其魁帥，并將其衆。惟汝才勢力相敵，自成潛欲除之。忽於三月初六夜，自統精賊百餘，直至其營，排闥而入，斬汝才於臥榻之上。汝才部下初多不服，自成百計籠絡，半月始定。於是中原爲難，一憑自成所爲矣。

惠登相在武當，自成屢招之，登相見其誅鋤同輩，懼而不往。自成大怒，令賊劉某統兵三萬往擒登相，隨攻鄖城。登相聞之，逃往興安。賊追之不及，遂於白河一帶，劫往來之船，欲從漢江順流犯鄖。予念鄖城外西南爲各營所居，獨倚漢江爲險，若賊得順流而來，各營何以自固？又計自興安至鄖，船數不多，因急令水哨馬之服，領兵船十餘，溯流而上，驅捍民船。將至白河，賊已得船五隻。然船戶已先逃，賊在船中，不能自駕。之服擒船一，賊十二人；其四船皆走，覆水

者二登岸而逃者二之。俘并獲其四空船以歸。賊仍從陸路，於均州渡漢而北，竟薄鄖城。

時鄖兵止四千有餘，又益以衛軍三百，及民間丁壯二千，以青衿能事者領之。盡出城搏戰。城上僅留老弱守堞，及均陽營兵二百主砲而已。賊勢甚勇，先用均州靜樂宮內門扇約百餘片，列於東北城，以繩網縛，如木城。我兵直抵其營，連用火罐擊之，火起，賊走，各兵盡撤其木城以入。次日，賊用木梯六十餘條，復抵城下，各營齊出奮擊，殺賊數百，盡奪其梯，賊始退而營於楊溪鋪，離城十里。予因與各將約曰：『賊衆五倍於我，且有馬賊二千餘，我兵出戰，不可遠追。倘賊用馬繞我兵後，則城與兵不能相顧矣。今後兵出城，以一里爲止；又兵與賊相持，倘賊不能遽退，則城上擊大鑼三聲爲號，兵卽兩邊疾驅，以開銃路。城上大小銃三百，一齊俱發，則賊未有不傷者。如又不退，而近土牆，則牆內烏鎗齊發，又佐以城上之砲，必無能爲也。』

自三月杪至四月初，賊傷死甚衆。忽一夜，城上哨者見二十餘丈外，賊暗中往來，徹夜不休，不審其所爲。至曉視之，則已築臺十許座矣。其臺用土一層，卽用麥一層平鋪之，層累而上，高與城等。每臺長二丈，闊丈餘，仍用磚石砌堞其上，架銃擊城。凡三夜，成臺三十六座，互於城之東北二面矣。又十餘日，予料臺上之賊，久而必倦，約各營及民兵盡出攻臺，民之老弱者，盡攜鋤鈹以隨，攻破一臺，輒鋤平之，并攜其麥以歸。自晨至午，已鋤廿二臺。予料各兵饑倦，卽令

歸營。次日休息，又次日復出兵，盡鋤其臺。賊大窘，復退至楊溪鋪，然尙無去志也。

先是治臺標下遊擊劉調元，當襄陽陷時，統衆入山，素欲歸鄖，而苦鄖無糧，至是予遣人邀調元，統其所部六百人來鄖。賊聞之，輒分賊渡漢，邀擊調元，予亦發兵千許往援，賊大敗，調元始得至鄖，時五月初一也。予以調元遠來，應休息一日，初三黎明當盡發城內外官民各兵，往楊溪撲賊。至初二午，遙見賊營火起，如欲遁狀，而大雨適至，復不果去。初三日，予起發兵，則賊已遁矣。賊之攻鄖，先後凡四次，而最勇者惟此官民各兵無不捐軀自效者。

當四月初，予遣一健兵往陝西，請援於督師孫公，且言旬日以來，殺賊三千。孫公笑曰：『爾鄖殺賊已盈萬，而止報三千，何也？』去兵不能應。孫公復曰：『昨有賊來降，自言攻鄖不破，已死一萬兵。』應曰：『方兵與賊戰時，見一賊倒地，即紀一功，故云三千。至賊傷於陣上，回營而死者，鄖中亦不能知，故賊云「滿萬」也。』孫公首肯之。隨發中軍高傑，統兵援鄖，傑未至而賊已退。鄖之將士，自此知賊可禦，城可守，人人自奮，無離心矣。而治標降丁苗時化亦在南漳，因統衆來歸。時化驍勇善鬪，鄖兵勢稍振矣。

五月杪，自成聞督師治兵西安，將出關而南，遂至鄧州，忿鄖之堅守，復發兵來攻。予戒嚴以待，數日，賊抵龍門，離鄖八十里，頓而不進，衆不解其故。予曰：『此必畏而不來，又迫於自成』

之命，不敢歸也。今當每日黎明，發兵五百，營於楊溪山上，日入而歸，次日復然。」又戒之曰：「倘賊悉衆而來，爾卽歸鄖，不可輕戰。」如是三日，而遁賊。後問彼地居民曰：「賊甚畏鄖，不敢前，見楊溪山上有兵，卽欲遠去，會五更時，漢江水發，有水石相擊聲，賊於夢中大呼曰：「鄖兵至矣！」遂大亂相殺，或奔或伏。至天明，賊將曰：「未見鄖兵，已作此狀，奈何欲攻鄖乎！」遂引去。」

均州去鄖僅一百二十里，爲賊所據。鄖兵哨探，不能踰均而東。六月間，予令王光恩、苗時化，劉調元往攻之。賊聞兵至，輒遁，遂復均州。

督師孫公駐西安，將出關討賊，自成駐鄖州以待之。予請於孫公，謂：「大兵出關，自成必悉衆迎戰，請以鄖兵直趨光化，穀城，以搗襄陽，乞密示兵期。」孫公約以八月上旬，至七月杪，惠登相、徐勇、繇興安直趨均州，奉孫公檄，會鄖兵同攻光化。予謂：「督師兵未出關，而自成在鄖，離鄖止三百里，鄖兵不宜遠出，且姑待之。」登相不聽，與徐勇徑趨穀城。予不得已，先令劉調元、苗時化往，俟自成離鄖，再發兵。八月初，惠、徐、劉、苗竟抵穀城之下，賊不料官兵猝至，倉皇無措。然登相不攜攻城之具，賊欲走而兵已傅城，賊不敢出。城上寂無一人，而兵亦束手不能登。至次日，登相等始得木梯、鋤、鈹等具，而城上礮夫及銃砲矢石，排列亦定矣。又數日，襄陽發

賊來援，登相與時化迎擊之，斬首數百，生擒一百四十餘人，餘賊奔回，然穀城竟堅守不下，調元爲登相所侵侮，遂渡漢水而北，獨抵光化，書諭守賊傅某，遂以城降。至九月初十，聞督師已出關，自成亦離鄧，予乃發王光泰、楊明起，又分均陽營兵，親統往穀，穀堅守如故，予謂必得內應乃可。又旬日，而僞知縣陳知密請降，約以次早，兵從西南角登城，城遂破。各賊或斬或奔，城內居民，先爲獻賊所居，不滿二百人。登相復肆擄掠，余力禁乃止。又次日而督師敗報至。

督師出關，自成率賊於襄城、郟縣之間待之，由陝至郟，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督師至一城，輒入。迨至襄郟間，去關已遠，糧運頗艱。而自成堅守不戰，分賊萬餘，繞出督師之後，餉道遂絕，督師大驚。總兵白廣恩先降於賊，餘兵遂潰云。

督師敗報至，穀城諸將皆色沮，而登相、徐勇更甚。予亦未審自成行止，未使攻襄，而穀離郟遠，遂旋師入均，以探自成消息。又一月，知自成入關，且至西安，又遣賊來襄，盡護其妻妾以北。予始統各營攻襄，登相與勇竟不行。襄賊爲李之綱、路應標、楊捷等，聞兵至，開門出戰，苗時化、王光恩奮擊，大破之，斬賊二百餘，賊奔入城。城旣高，而北面臨漢江，東西南三面皆濠，深廣難渡，賊又恐郟兵順流而下，乃於漢江當城之西北處，以大船填巨石，沉於江底，自南至北，橫截江流。予令各營於三更時，多負小舟，至東南一帶，渡濠薄城，而城外亦有短牆，牆時連時斷。

賊初藏於牆內，見有小舟間渡，齊出牆外，銃箭齊發，舟不能近。予誘賊出戰，而賊終不出，予欲坐困之，而鄖守徐鄖理朱，各以牘來稱：『自成已破西安，徇地至漢中，并商維一帶，俱爲賊有。賊已近鄖，而兵乃遠出，乞加詳審。』予然其言。遂於臘月望日，收兵歸鄖，而勇與登相，遂各率所部取道襄陽之北界，疾馳而東，奔至武昌投左鎮矣。左駐武昌，擁重兵，糜重餉，而道遙竟歲，使孫公出關討賊時，左亦從鄖入襄，使自成腹背受敵，則必不能猖獗若此也。

甲申春，自成已據全秦，將北犯京師，而恨鄖之攻襄也，復發賊三萬，令路應標、馮養珠等統之以攻鄖。鄖時有胡廷聘、劉調元、王光恩、苗時化、楊明起、余啓凡六營，兵力未減於前，但自崇禎六年，流寇渡黃河而南，無歲不擾鄖襄，遂奉旨停徵餉，無可措，帑藏如洗。癸未四五月，賊圍城，城外二麥俱無收，稻亦不及栽秧。入冬至春，鄖城大饑，營中兵將各從漢江湖舟至房竹，質雜糧以自給。其貧者採食草樹根葉，遇賊傅城，兵民齊奮，大概如癸未四五月。然賊結營楊溪鋪，每三四日，一至城下，不至如前次之勢猛矣。予探賊糧連頗艱，各處徵集雜糧，運至均州，復自均餉攻鄖之賊，亦有不繼之時。予與各營議曰：『賊倚均爲窟穴，均城之賊，謂鄖自守不給，必不備我兵之往襲。吾間道襲均，殺其魁帥，燒其積聚，亦退賊之一策也。』遂發兵千餘，楊明起領之。日入時，渡漢江，從南岸往均。黎明而至，均賊果不爲備。各兵奮勇入城，逢人便斫，復

燒其聚糧之所而還。賊不知兵何從至，報至鄖城下，城下之賊，遂退三十里，欲與均稍近也。復數日，以糧不繼而去。自正月二十至三月盡云。

自壬午冬，襄陽陷後，朝廷用李公乾德爲鄖撫，復用郭公景昌，俱以路絕，不能入鄖。有訛傳鄖城久陷者，遂置鄖撫不推矣。至癸未六月，予具疏請兵，於是京師知鄖尚在，復議鄖撫，廷議皆謬及於予，會揆路有憎予者持之。此時鄖城萬死一生，尙視爲美轉也！於是以鄖守徐君爲鄖撫，而加予太僕少卿，司李朱君加僉事，路阻不通。至甲申四月，有鄖城舊弁帥干城，自京師伏行歸鄖，具言其狀。於是徐君蒞鄖撫任，予以疾遷居別署，朱僉事攝道事云。

是年三月間，予差役往武昌乞援，朱司理亦差役往襄郢，皆賊所據，去役俱破衣行乞以前。至七月，司理所遣役先歸，得楚撫何公手書，知三月京師已陷，前先帝賓天，并聞南都之事。於是城中文武諸臣，俱爲前先帝發喪，哭臨如禮，無不盡哀。又數日，予所遣役歸，始知二月間，予已遷秦撫。蓋自成破西安，廷議欲守漢中興安，以固蜀之門戶，而不知漢興俱久陷矣。次日，襄城路應標復來攻鄖。

賊以七月望後至鄖，攻守之狀，大率如前。予雖謝鄖麾，每日登陴，與諸君協力，賊分馬賊千餘，每日巡哨於漢江之南，蓋恐鄖兵復襲均也。鄖兵固疲極，而賊亦艱於糧運，俱欲散去，惟

應標不許。至十二月初七，衆賊殺應標而星散矣。

乙酉三月，清兵抵襄，鄖撫徐令王光恩詣襄投順。

乙酉丙戌二歲，予往汴州，耕種自給，故鄉路絕。丁亥春，先大夫遣僕來鄖，始知清兵已定浙東，且具聞家難，遂買舟東歸。

右守鄖紀略一卷，先君子守鄖時所手紀也。先君子一生宦蹟，俱在於楚，最後移節鄖陽，時荆襄已陷，全楚淪亡，鄖陽以斗大孤城當賊衝，力戰苦守，而李自成入秦，恐鄖陽之梗，其後，發賊數萬，圍困經年。時外無蚍蜉螳子之援，而內有析骸絕粒之苦，及請救之疏得達，旋膺撫秦之命，俱阻隔不聞，自成敗而圍始解。時啓尙在襁褓中，至丁亥歸里，越二十五年而見背。居佞述此命啓未嘗不感歎嗚咽也！今聖朝蒐錄遺隱，先代微臣之軼事，或得幸被採擇，庶不至泯沒。因付剞劂，以圖不朽云。男宇啓敬識。

附錄施太孺人八表壽序

吾里中丞玄若高公，當有明之季，力守危疆，以抑狂寇，而卒保孤城于運去物移之後，其弘勳苦節，世固已皆知之矣。至其庭闈家人之際，則更有可稱道者。

予友上舍高君允大，公之仲子也。今年十一月朔，爲其母施太孺人八十壽辰，允大張樂設饗，而親朋咸屬予言以侑觴。

予惟坤順之道，以柔爲尙，而精明強固，乃壽之理，二者似不可以相並也，而抑知太孺人之淑德懿行，則有兼之者矣！當太孺人之從公出守荆也，荆郡號稱煩劇，公晝夜治事不得休，而徐夫人素奉乾竺，一切家政，悉以畀太孺人。太孺人約束僮僕，躬親勞動，凡所以佐公者無不周摯，而內外肅然。造公秉憲湖南，值山寇猝起，攻圍郡城，公擐甲登陴，誓不內顧。時太孺人獨處署中，家人咸欲出避，太孺人曰：『吾豈離此跬步！』令積薪於門，脫有不測，縱火自焚耳。而城卒以全。此其卓識定力，固有丈夫之所不能及者。

至鄖陽當賊衝，獻闖二賊每歲攻圍，公在鎮數年，備極戰守之勞。太孺人脫簪珥佐軍需，至盡出衣裳以犒士，有僅得半幅者，持之感泣，用命益力。房竹營參將李茂春以糧竭叛去，公追擒之，分隸其卒於各營，而收其符契。及公督兵攻襄陽，留守者賄左右以求之，太孺人不與，輒執兵以詢。蓋欲得之以收召散卒，事有不可知者矣。太孺人曰：『此朝廷符契，豈吾婦人所可輕畀？』令集將士及有司來，以符契封付府庫，其計遂沮。此于倉卒應變之中，持大體以折奸謀，其意計度越爲何如哉！

公征襄陽時，聞督師兵敗，李賊徇地近郎，因撤兵而歸。是夕太孺人夢壯繆神告之曰：「爾主帥歸，吾往援之。」比曉，太孺人即命發兵往迎，衆皆不信，至中途而公至，其誠敬足以格神而邀天之相又如此。若夫佐公躬耕力穡以自全，澹泊儉約以借隱，則又其緒餘耳。

今年躋八表，氣充體和，康寧壽考。尤大方策仕伊始，諸孫季植，復蜚聲譽序；曾孫振振，繩白首高堂，優游燕喜，豈非貞固之德，協以柔順，識力意計，有不止于無非無儀者！宜其享無疆之休，而茂膺多祉也。賓朋雜沓，洗爵奠斝，不必爲岡陵純嘏之辭，試第與太孺人追道曩昔，俯仰往事，有不怡然盡觴者乎？

余史官也，今方有事于編纂，中丞之弘勳苦節，固已昭垂千古，而太孺人之淑德懿行，毗輔中丞，班班若此，于以彰彤管而煒篇章，雖古之賢淑，又何加焉？爲之執筆，所不辭也。敢先述之以爲壽。康熙戊辰歲仲冬朔，年家眷侍生仇兆鰲頓首拜撰。

虎口餘生紀·專載

青溪程正揆原序云：『癸未余在京師，縉紳先生爭談有米脂令者，掘闖賊祖父之墓，聚其骨而灰之。時心奇其事，不知爲何許人也。甲午有晉闖之役，見太原守邊長白先生所刻『餘生錄』，蓋卽令米脂者也。其說曰：『賊祖海，父守忠，葬於本縣之三峯砦。山勢環抱，林木鬱葱若佳城者。訊之故老，云：穴中舊有黑碗一枚，塚窮碗見，骨黑如墨，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又下一塚生榆一株，粗如臂籠，蔭不可犯。衆斧之，榆斷墓開，骨節綠如銅，青亦生黃毛數寸；又有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盤旋若不勝狀；其蛇與碗俱存。』

噫！先生之智奇而功大矣！夫賊以亡命，罪至通天，糜我疆土，逼我君后，竭四方之師，武臣力，不能一矢相遺。海水羣飛，日晝晦，從風流毒，有不忍言！先生獨能出奇計，殲產逆之惡，制死賊之命。壬癸天下，唯長白一人而已。

甲申五月初一日，予於滄州舉義發喪，獲僞印十八顆，斬賊臣頭，致祭先皇帝后之靈，誓不與賊俱生，終以未食闖肉爲憾。向使予不生於楚，而生於米脂，不爲官，而爲米脂之民，荷鋤

瞻君馬首，鞭海之屍，而飲守忠之頭，不獨愈於爲人臣，而固知報仇雪恥者乎！向使長白重身家，計利害，或知而不爲，爲之未必有濟，將若之何！雖然，皆天也，非人也。闖不生，天下不亂，闖不死，天下不平，長白不令米脂，闖脈不絕，鬼神不助長白，國仇不復，然則洩我明十四帝之憤，開本朝億萬年之運者，亦唯長白一人而已！天下之知長白功者或寡矣，於是序其事以告爲曲突徙薪之謀者。」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塘報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爲塘報事：「竊流賊猖獗，李寇尤甚。其本籍實隸米脂，在職所轄境內。茲訪得賊祖李海，父李守忠，墳墓並在本縣城西二百里外，相傳營葬時，曾有異人爲之指畫，以爲三世後當得極貴，今者其言將驗。但地利固有明徵，而天理不容久昧，今若發其塚，剖其棺，灰其骸，斷其龍脈，賊之滅亡可立待也。又訪得本縣民人李成係賊同里，曾爲賊祖贊襄葬事，若得其人導引，則賊墓可以物色而得。茲有貢生艾詔，其人老成持重，尋訪李成，便可記〔？〕伊前往，但職未敢擅便，伏乞制臺俞允，俾得便宜行事，庶幾闖賊可滅，而國恥立雪矣。理

台報明。

陝西總督軍門汪喬年手札『讀來牘，足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體訪的確，莫使波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滅賊，當以門下之功爲首！此覆。』

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報再稿

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爲塘報事：『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八日，艾詔同李成來見，據李成稱言，伊係闖賊里人，曾爲賊祖營葬。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但當日葬時，開土得三空穴，內有黑碗一枚，因填其二穴，用一穴安葬，仍以黑碗點燈置墓內。今但伐有黑碗者，卽賊祖也。』

職隨喚練總黑光正，保長官王道正率領箭首三十名，鄉夫六十名，卽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峯子。時過大雪，深二尺餘，山路陡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道崎嶇，久絕人蹤，旋開道攀緣而上。又一里許，見窰舍十餘處，牆垣尙存，卽賊闖莊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概雄奇，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冢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亦皆無黑碗蹤跡。

值晚難以下山，遂坐賊舊窰中，向火，至天明，再掘數塚，而黑碗見卽李海墓也。骨黑如墨，

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有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用斧斬之，榆斷，墓開。中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隨取裝入黑光正順袋中，伐其骨骸。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斫伐，斷其山脈。賊墓已破，王氣已洩，賊勢當自敗矣！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理合登報。」

汪喬年再札：「接來札，知闔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首級以酬草履。」

虎口餘生紀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人洵洵，謂必招禍不測，余諭之曰：「如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衆皆疑信不一，而艾朝棟、高映元、馮起龍等實爲賊之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到時，熟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叻叻有據，余欲申聞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連與高映元有故，恐其與援中阻，遂密稟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牆，早爲先容，竟致沉擱。值新按臺金公至，爲余同鄉，逆黨陰不自安，共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剡；按臺又欲會題陞城隍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探訪余官評稱最，

恨愈深，遂捏造單款，竭力傾陷，然終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泣嗟痛余之去，而余舉家慰快，謂得脫苦海，遠仇讎也。

撫按皆諭留候題，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爲行李。時長兄順爲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爲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余十一月自澤歸里，燃指逾歲，賊烽已逼晉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爲余憂，勸遁跡以避。余憮然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卽妻孥可捐，孀母何賴？萬一蒙難，吾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况我邊氏子姓多人，寧忍全一己之生，貽舉族之害乎？吾原爲朝廷滅賊計，今爲社稷死，有餘榮矣！何以避爲？」遂違衆意。三月二十一日驚傳都城已破，萬乘殉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

越四月二十八日，聞人言嘖嘖，賊犯山海，敗遺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興義師，中路邀賊，以雪國忿。擬次月朔舉義旂，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以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挺身待之。頃有胥役二人傳僞令曹懷玉稟執余，余往見令，令卽將余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二賊云：「萬歲取爾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人堂弟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斫毀搜掠，執一僕爲之供應，僞官又遣人

來供奉，並縛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兄弟俱被執，澤守兄大順暨堂弟大顯，大任，大獺，姪銘瑄，銘琦，從弟大防，大中，大謨，大訓，叔維降，維明，族叔有道，有說，俱寄倉崗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卽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且語曰：『聞賊已敗，追兵且至，兄但行，毋爲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頷之。

初一日執余西行，衆爲備一蹇衛，僮僕散逃，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爲嘯啼。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遇大雨，賊衆悉披雨具，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賊喧傳大駕將至。時賊黨滿街衢，見余咸擲揄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僞帥馬，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詢伐墳始末。入後堂，稟僞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賊至其家宿。至次日初五日甫出，卽有賊來傳馬帥出城，發兵候駕，吳賊遂帶余往見。及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萬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僞帥不返，倏傳曰：『駕至矣！不進城，在關帝廟吃中火卽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

者，餘暨跟驢人俱亡矣。余自分見闖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與家人，我死於國難，無恨也。須臾，賊衆起身去，僞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關。值闖賊以百姓塞井故，方殺人死者委積。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斫斷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者三人，任姓者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齋粉矣。

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追兵至桃核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往平定東關外，候僞示。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防關，其輜重先行，此時闖賊已先上太原矣。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人夜行一宿，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余臥而假寐，吳賊出少時，其賊僮來催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臥酣睡，其僮亦上樓臥，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臥，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臥弗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乃進其後房，房有一門，外即壽陽城下河，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岸，踰牆入空房，四顧不可蔽，復踰垣出，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賊聲，意追者

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僮父各執槍棒圍余曰：『汝從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於何藏？』盡上下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

時日方午，慮爲賊所跡，潛身山畔土窖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辨東西，視月所向，（此處恐有脫誤。）余曰：『逃難回鄉！』再問：『爲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爲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凡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衆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徇路而行。饑則丐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藪處，余已作乞丐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好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簣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獠所經，林翳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履平地。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淖沱。念余西行時，自分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逾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弟族學在其外父王氏宅，傳語來見，相對悽其，留余宿，更丐腹。黎明聞砲聲震天，乃土賊爲亂，闔鄉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莊胡氏宅，爲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東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唏噓。入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端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舍，親戚族衆慰

勞者塞戶，謁老母，悲痛欲絕，眞甫〔？〕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爲五月二十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

嗚呼！是役也，始則入虎穴，探虎子，繼則履虎尾，捋虎鬚，蓋幾不免於虎口矣！乃卒不受其啗，以脫於難。吁！豈非天哉！顧闖賊雖滅，社稷已墟，爲臣子者，僅匿軀自全其生，曾不能出一籌半策以救滅亡，所不能不疾首而痛心也！然彼闖賊糜爛我人民，蹂躪我疆土，勝國挫衄之餘，不能一矢相加，賴本朝震疊之威靈，使梟獍之徒，不遺噍類。吾知大明十四帝之靈，必有含笑於地下者！茲經奉部檄謁選來京，行戮力與朝以圖報効，故歷敍伐塚歸田以及被執脫難始末，勒爲一冊，庶俾後之君子得以論世知人，以憫其志而悲其遇云爾！順治元年仲秋既望原任米脂今任邱邊大綬識於長安僧舍。

汗圍濕襟錄·專載

目錄

初圍：

賊破河雒
結社固守
初圍力攻
穿洞破賊
率衆禦賊
出奇示強
堅壁清野
冒敵解圍
將兵觀望
追勦缺餉
大犒有功
修城善後

第二圍：

擁衆再圍
力拯全城
獨當一面
在圍文武
危言求餉
單騎撫慰
縋城斬寇
接城對敵
死攻死拒
投醪挾纊
士民捐助
駭賊安衆
射示解散
餌賊反戈
闖幾中彈
彈壓鎮定
重賞救危
左帥牽制
地雷反擊
神兵解散
賊尸如山
合師追勦
大犒民兵
急修傾圮

| | | | | |
|------|------|------|------|------|
| 預飭嚴防 | 困城割麥 | 少算覆軍 | 罵敵激戰 | 送賊殘虐 |
| 撤圍禦援 | 詐傳止兵 | 援兵四潰 | 賊回復困 | 民食告難 |
| 妄靡積穀 | 奸民通賊 | 合營戰捷 | 削堤防逃 | 掘河滄賊 |
| 搜糧慘虐 | 大括民財 | 援師失利 | 穢棄充飢 | 詐書離間 |
| 弱中示強 | 計擒多寇 | 一馬千金 | 升粟萬錢 | 晝斷行人 |
| 城市邱墟 | 殺良冒功 | 止糧救民 | 全河入汴 | 督舟救王 |
| 宿河渡衆 | 屠人若豕 | 假救坑民 | 民存十一 | 斬兵安民 |
| 運糧濟飢 | 殘卒留守 | 死不從賊 | 潛人擒斬 | 飢民傀儡 |
| 闖逆南奔 | 安插河防 | 賑濟難民 | | |

補遺：

特設遊營

序

九域之土維汴宅中，風雨所交，舟車四達，蓋古帝子之神皋，冠蓋之華壤也。余生也晚，如夢華之紀東京，不獲盡觀，而城郭人民之繁阜，宮室輿馬之都麗，猶及見之。辛巳流寇構難，濁河爲災，數千百年相治之盛，爲劫水所淪。雉堞之內，悉變蛟宮；隣比之氓，咸葬魚腹。嗟乎！兵變之禍，從未有慘於吾汴者也！

時余出宰濉陽，幸闔門不罹斯難，而族若戚死焉，師若友死焉。骨肉生平百〔存〕〔就文義而論，「存」應作「亡」姑誌之，待考。〕其十九，其僅存者，皆骨磊磊，息縷縷也；不，則羈遊而弗歸；不，則避寇而先徙。余每與子遺之子，聚首殊鄉，握臂訊故，未常不相與歎歔，淚涓涓下，沾襟袂，則欲採輯所聞以志厥變。見說郭載宋人「汴水滔天錄」之目，而未見其書，不知當日所紀者何事，口敘述，今茲仍彼名義，然虞夫缺略之不足傳也。

今年春，余自北歸，經故土。雖洪流久徙，沉者復陸，而灌莽棲於薨棟，平沙抗乎睥睨，烟火無墟，四望靡際。低回憑弔，恆焉心摧！余雖才謝鮑度，亦爲感境賦懷，以繼明遠「蕪城」子山

『哀江南』諸篇後！然每一研思，〔輒〕〔原本作「報」不可通，姑妄易之，待考。〕神情愴切，悲悼填膺，又復輟翰！

茲入閩取道蘭江，會白君持所輯『濕襟錄』丐余序，蓋汴圍實錄也。白君汴人，曩佐張參政幕，目擊其變，故能縷悉。先是司理黃公仲霖有『誓肌漫紀』，汴茂才張寧生有『汴圍紀略』，李熙亮有『汴圍日記』，皆有以裨余聞所不逮。今白君斯錄質而有條，後有作者，實可藉以參稽探擇焉。

余展覽未畢，喟然嘆曰：嗟乎！汴之人何辜，賊亦何利於汴哉？始攻之不克，而再；再不克，則三；三不克，始困之；困之而終不下，則使畢命於洪流。汴之人不死于刃，則死於飢；不死於飢，則死於溺。汴之人何辜也哉！賊之志不過金帛子女，至於攻圍之無效，始逞志於一決。金帛徒輸，河伯，子女亦隸波臣，賊亦何利於汴，而顧使數千百年全盛之中區，一旦瀦爲巨浸，蕩爲魁陵也！豈不悲哉！豈不悲哉！

吾孟津王先生謂：『汴之守與昔睢陽事勢相等，江南安枕，咸汴之功。』當時以爲知言。今諸君子競出所聞以佐正史所不及，固有以哉！時宏光元年乙酉朔，周亮工樸園書於白鹿山房。

序

去張許，南雷之死，睢陽七百餘年，而吾明之開封復以全城百萬殉敵。世無韓柳，使守死諸公久不光。壬辰遊汴，得汴園日記讀之。其書以事隸日，其言碎而直。今丁酉客苔，得讀白子驚凡『濕襟錄』，其書分體隸事，其言質而賅。大抵睢陽之死，其烈節在將而汴城之死，其忠勇在民，此兩書所『同』。〔就文義言，應作『不同』或『異』〕也。〔紀之所才在李之仲霖黃而錄之所功尹之雷臣王〕〔此處顛倒錯亂，不可句讀，姑闕疑焉。〕此兩書所異也。不佞無暇覆核，唯以白子所以名書之意進而詰之曰：

『子之所以「濕襟」者，豈不以諸公駢首死敵乎？又豈不以諸公之死者，駢首之多，而顛隕之慘乎？嗚呼！此其襟則惡乎宜濕？蓋以死論，則男子病熱七日不汗而死；以死之慘論，則口湯之都，一夕化而爲湖，亦死；以死之多論，則長平，新安之四十萬，二十萬，亦死。死一也，而諸公之死獨以殉敵。世間雀與鼠之爲人食者何窮，而睢陽之雀鼠於今將聞；方城之金什九爲鏹，而什一爲鈍鈎。白子必欲其盡爲鏹而不爲鈎乎？且白子不聞夫

靜康之事乎？方金兵之破南薰門也，巷人執兵請戰，金帥歛兵請媾，充當時諸公之意，必且有不得死金人爲恨者，則夫白子之是錄也，傳將使夫今之驅車者，必不敢平過其里，而後之操戈者，必不敢睨視其城，諸公方且長不死于天地間。而錄諸公之事，聞諸公之風者，宜爲執槊舞，宜爲目眦裂，而又奚以襟之濕爲？

語畢，白子意猶未懌，則又爲之言曰：『使夫甲申、乙酉之間以汴之守，守兩京，則天下可以不亡；辛巳、壬午之間，以兩京之守，守汴，則汴人可以至今不死。今也所守非所死，而所死非所守，牛鼎而以函雞，獅足而以搏兔，是則諸公之恨也！夫是則錄諸公事者之所宜濕襟也！』語畢，白子躍然起，而不佞青衫亦已點點作痕矣！

開美氏湯開士撰

自敘

汴居天下之半，平區四達。昔人譚形閼勢，靡不曰：四方有事，汴必先受其敵；又曰：城在釜底，仰視黃流，其地最稱可患。危乎哉！汴人安坐積薪之上，不少慮，譬之乘舟騁馬者，豈能永保無覆蹶之患哉？而亦不虞愚之「目」？「？」蹈而罹之也！似辛巳汴遭闖逆圍困之虐，其慘亦云極矣。乃天未厭亂，繼以黃流，幾無遺類，而慘中之慘，又亘古所未聞也。後之閱汴圍者，咸曰：汴之人能堅守，能久拒而已。至于在口櫻城死敵之危急，甘心待斃之情狀，居人如豕之酷虐，形瘦如鬼之老稚，城市如墟，米貴如珠，道殣如藉，浮尸如魚，其慘毒痛苦，至今猶令人鼻酸而涕零也！况當糧盡援絕之日，易子析骸之時，誓能抗敵死拒，絕無他志，其節烈忠義，視卽墨睢陽爲何如耶！迄今滄桑代易，喪亂以來，若圍中殉國難之偉績，報忠孝之高風，多泯滅無聞，不能不令人扼腕而長嘆，豈非一代闕典哉？

43

愚一介草茅，生逢末造，遭陷在圍者三。維時謬從參戎張達宇募兵，事城守，躬冒矢石者幾六閱月。至汴圍情事，皆所目擊，略略能言。倖免水厄，脫圍北渡，回想汴慘，久擬紀錄以存其

概，竊謂辭多鄙謬，不能開揚幽光，然而已之復不忍釋懷，近于驚魂之餘，浪跡蘭江，謹對園中
口口大略，僅撮十一，集成一帙，曰『濕衿錄』，敢曰足傳，聊以明天意全汴人之忠，不使失于
寇，終失于水，以見汴人力竭勢窮，與城俱亡而後已云耳。錄誠荒蕪，且多缺略，尙冀名公大人
不靳椽筆，再加潤飾，郢削焉。

崇禎甲申春二月中浣自紱于再生樓

初圍——

賊破河雒

明崇禎辛巳〔十四年，西歷一六四一〕正月，闖賊李自成與同逆張獻忠分股自楚入豫，飄忽至洛。總兵王紹禹，同道府分汛守禦。時有援兵一旅，後稱誓曰賊名羅汝才者，先在城外扎營。因賊騎驟至，未及撤入，各兵忿恨，遂投賊營爲之前驅，同賊攻城，兩日而陷。鎮道以下皆死之。福藩遇害，世子卽宏光，潛遁孟津。雒爲王國，積藏素饒，且多戰具。城破，金帛子女悉爲賊有。其所降之兵，皆邊陲勁旅，東下窺汴，沿途擄民充賊，衆已數萬，勢成燎原。

結兵固守

河雒外陷，警報至省。巡撫李仙風率遊擊高謙無途在外，副將陳永福亦尾賊在洛，汴無不口口口，官民間警人人危懼。祥符知縣王燮聞警之頃，卽謀紳衿將合城八十四坊，每坊議立一社，每社抽門兵三口口，統得精兵五萬，卽推本坊有望一人，使之長率領之，畫汛

而守。巨室大族，皆捐口餉，置器械，辦旂幟，兵相爭勝，奮勇登陴，口日而成勁旅，整肅有紀。及賊薄城，得恃以無恐焉。

初圍力攻

當防守甫完，賊於二月初六日率衆數萬東下，哨賊百騎假扮官兵，飛馳西關。正值鄉民爭道入城，車輓阻路，各賊未得長驅擁至西門之內。防守官瞭見城門僅合，賊已砍民爭路，幾被冲進。城上火石大砲齊施，賊遂退回。至途中，大隊齊到，踞西關，不傷一人，驅迫鄉民檣大車齊門板之類，豎立城下，以蔽矢石，雜以口賊，頃刻剜城，可能容身。西門一壁，共傾數處。維時在口生（？）汛防守者，巡按高名衡，左布政梁炳，右布政蔡懋德，守梁道蘇壯，開封守吳士講，同知文運衡，推官黃澍，知縣王燮，都司王懷仁，營弁陳德，張武銳，鄉紳戶科劉昌，問卿陳允叢，知縣張文光，朱振先，王士俊，王植，總兵劉承允，周府承奉曹坤，郡王穎川等，舉監生員張民表，李光墜等，皆晝汛守禦，備極勞苦。

穿洞破賊

寇之東下，強半裹擄鄉民，驅之挖城，三日成洞者數處。賊匿洞中，矢石不能加，晝夜築甃，無法可退，合城甚危。知縣王燮遂商計於巡按高名衡，欲於城上照洞，用鉄簽下通，以便

擊賊。衆皆爲危懼不敢行，變奮然曰：「此非某之臆見，古人有此守法。不然，坐以待陷耳！」衆不能奪，竟聽行之。穿一日，上下果透，洞口如井，賊閃然遁出，遂以火藥拋下，賊皆不敢入，洞危而獲安，一城帖然，各口效之，皆得固守。

率衆禦賊

洞口雖通，賊窺我防稍懈，復驅大衆冒死上攻。知縣王燮遂督衙兵以及吏役人等躬擐甲冑，親冒矢石，立於危口，率衆死力拒敵，擊死賊人無數。枕戈洞口凡七晝夜，值風霾大作，日不交睫，形神俱瘁。按初圍，此口第一最危，存亡呼吸，賴燮鼓勵兵民，人人用命，城得以保。

出奇示強

賊困城三日後，尙無退志。歲值大飢，援師未至，有司恐生內亂，遂議口城以安民心，鄉紳劉昌、張文光輩董其事。又恐賊知我之內虛，將竹廠、竹竿數萬盡散與民，日以銀五分餉之，領之登城遊行，聲言發兵出戰。賊人遠望周城如林，果駭懼，遂漸移營海濠外，結營以待，攻危稍緩。

逆賊未至時，知縣王燮將近郊數十里內樹木井泉盡行砍塞，復出示令民將家眷頭畜糧草盡運入城，一意防守。及賊至，擁衆圍城，狠攻七晝夜，實以野無所獲，不能久困，方遁去。

冒敵解圍

當賊未至，副將陳永福所領兵將皆汴人也，調征在外。賊來圍汴，永福以衆寡不敵，尾之。兵屯鄭州，離省百六十里。賊日口寡不爲備，官兵聞賊寇口，顧家心急，兼程奔馳，且諳地利，沿河倍道而下，賊不知也。至二月初九日夜半抵汴，啣枚直入西關，皆在夢中，官兵奮勇殺人，賊始覺，以爲白天而下，合營大喧，自相踐踏，斬賊數千，惜官兵貪利口戰，各賊得以合聚死敵。哨官梁魏都、白亮彩皆戰死，官兵傷損數百。永福至城下，絕之登城，合城歡噪，人人鼓勇，民心大定。次日，永福又以精兵口出水門，口口口復殺賊無數，又益義勇，每日背城而戰，亦時劫其營。賊不得利，又聞援兵南渡，乃解圍遁。

將兵觀望

賊之破雒也，巡撫李仙風率遊擊高謙領兵三千在外，聞警西援，逗遛不進，仙風不能制。及賊困汴，汴人望眼欲穿，仙風屯兵鄭州，寇去方擁兵至，駐西關，周藩閉門不納，不得已，

又尾西去，至白沙，遇賊失和，僅以身免，憂死鄭州。

追勦缺餉

寇既解〔圍〕〔原本作「困」〕，保督楊文岳，總兵虎大威援〔兵〕〔原本作「岳」〕至汴，同陳永福合營西追。賊見我兵大集，烏合之衆亦散，乃領餘賊奔楚。兩鎮因糧餉不繼，班師守汴。

大犒有功

當援兵未至，合城大震，兵餉全無，有司庫藏如洗。周王大發帑金數萬，鼓舞城守復出。龍牌云：『有能退寇解圍者，賞銀十萬兩，具題起陞！』越二日，陳永福兵至圍解。周王大犒其軍，優卹陣亡，同兩院合疏具題。永福以副將升實授總兵，其子陳德射中鬪目，亦升實授遊擊，領兵守汴。

修城善後

逆賊遠遁，西城一壁〔共〕〔原本作「其」〕陷數處，勢不可守。時值饑饉，百姓餓死，道殣相望。有司啓周王請發內帑數萬，修城濬池，全活甚衆。知縣王燮，承奉曹坤，共襄其事，兩月告成。

擁衆再圍

十二月杪，闖逆擁衆再來困省，南汝一帶皆陷。賊衆五十萬，聲勢大盛於初。督師丁啓容領兵來守汴城；所領者內多降寇，汴人恐生他變，不欲納。各兵必欲入城，有司不能拒，賴周王許守北門外城。及賊至出戰，甫交鋒，即敗北，潰入月城，賊追入，兩不相聞。〔聞〕〔恐係誤刊〕路實通賊，幸大城長門先塞，不至有失云。

力拯全城

賊來臨城，時知縣王燮分汛守西北壁，及賊至，北門告危，丁督調燮馳救，燮隨率精銳衛兵回營，兵丁後至，則兵丁已口月城之內。王燮一面急令加土塞門，各兵在下哀號求入，丁督亦伐木放進。王燮大呼曰：「此何光景？尙敢啓門也！」峻辭力拒，丁督撫無奈。維時兵賊相混，已登月城，離大城僅數丈，危迫中，炮擊不退，賊兵擁集城下。督撫計無所施，燮議用火攻下擊，以解其危。丁督惜兵在下，尙在持疑。燮已陰令人衆炬齊拋，兵寇不及避，霎時皆焚於火，合城稱快，遂可守。事寧部敍侯功云：若非知縣王燮付之一燼，則汴城不可問矣！

獨當一面

自王燮一炬解危之後，焚死兵寇不下數千，人心稍定。火滅烟息，賊復合衆來攻北門，於月城之上，安立窩鋪，直對城樓，大炮小銃，晝夜擊打。城壁如篩，守埤者不敢露影。王侯以重賞鼓收死士，立炮對擊，賊少却。又立土囊木塼禦炮蔽身，賊之砲不能爲我害，北門至危獲安，而全城人心益固矣。

在圍文武

賊之再圍也，沿途攻陷郡邑，所獲火藥器械大稱饒足，因所攻西城不利，窺東北二壁，城稍卑薄，遂領各賊自北門以至東門環十五里許，密布窩鋪攻傾危（口）（原本作『等』，依文義改正。）中彈死者十一員，兵丁不計其數。維時在圍守汛者督師丁啓睿，巡撫高名衡，巡按任溶，左布政梁炳，守道蘇壯，監軍道郭載驥，都司王懷仁，譚國棟，知府吳士講，同知文運衡，桑開第，推官黃澍，知縣王燮，典史許仁憲，總兵陳永福，遊擊陳德，都司張武銳，任珍，蘇見樂等，鄉紳劉昌，鄭封，張文元等，武官總分劉允，舉人張民表等，貢士李光墜等，皆晝夜守禦，衣不解帶者二十晝夜，僵立風雪之中，軍士凍死者殆以千計。

逆賊圍城，數日後，狼攻愈急。守禦之卒，糧餉缺乏，有司無策，知縣王燮巡視兵情懈怠，單騎馳入田府，啓王云：「城破且夕，王多積藏，萬一失守，恐非王有！乘此人心未危，兵民可鼓，重賞犒之，或可救急！」王隨給餉金數萬，徧賞合城，敵懷大振，城遂可保。全汴之功，固王之重賞，亦王侯危詞感動力也。

單騎撫慰

巡撫任濬於賊未至，屢奉旨，嚴責以監軍料理城守，聞報即移南薰門，風稜凜然，弁卒畏憚。每日單騎周城巡視，立炮臺，增守具，恩威並施，以周王所發犒餉，酌分各汛，以備驗功給賞。兵冀重賞，皆樂死戰。

縋城斬寇

賊攻城數日後，挖傾之處，竟可直登，倉卒樹以厚木，加以土囊蔽之，復以大炮對〔擊〕，〔原本作「輕」，今依文義改正〕稍可站定。巡撫高名衡窺賊疲懈，密挑精銳三千，於黑夜踰城突縋，賊久欺我，全未防備，焚殺斬獲頗衆。及賊糾聚，我兵已登堦矣。

接城對敵

賊困久，見我守禦有法，不得我利。每日督令各賊將在野樹木，砍連城下，築立大臺四

座，高與城齊。每臺立大砲數座，直擊我壁，睥睨皆平，危甚。兩院重賞兵民，連夜於城上又築小城一道，長三里許，一宵而成。天曉，賊遠望見，駭其神速，即施炮對擊。我兵無恙，復以大炮還擊。

死攻死拒

賊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薄城，攻至正月朔，攻傾危口，可以直上，因我防禦嚴密，闖逆親臨窺視，怒各賊不能克城，隨於本日調集馬步精賊數萬，伏於海濠之外，乘元旦以爲我兵守懈，約令各賊同時齊攻。前驅鄉民，繼以駭賊，蟻附而上，復用大炮上擊，各賊隨嚮擁登，勢危萬分，存亡俄頃。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督率兵將躬臨危險，指揮我兵奮死力敵，加以火藥磚石齊施，賊不退兵，又以萬人敵及蘆柴澆烘油（燒），（原本缺，今依文義補）。烈烟彌天，賊衆不能立足，焚死無數，方始退却。是戰也，登城之寇已數十，皆被守兵鈎上，立梟城頭；官兵被傷數百，死攻死拒，全汴之功，此戰稱第一。

投醪挾纊

二次被圍時，值嚴冬，守埤者皆面北，寒足裂膚，官兵僵立風雪中，凍死無數。鄉宦劉昌，鄭封，張文光等，於上方寺安立大鍋數百口，倡督鄉耆，捐輸米麵，晝夜供食不絕。又有周王，

那王，商賈大姓之家，每日供送酒食，堆滿城頭，其鄉約典鋪，沿門斂送綿衣棉被，給散官兵。將士感激，人心（此處原本尚有「人人」二字，係衍文，故刪去。）用命。高撫義之，慰民曰：「官軍需爾衣被，奈爾妻子凍餒何！」民曰：「妻子在家，何忍官軍霜立堪憐！」一時官民兵將爲之對泣。

士民捐助

賊之困汴，除周王慨發之後，鄉紳劉昌，陳允叢，鄭封，張文光，舉人王楫，李榮，貢生李光鑿等，各有捐助。獨生員張養蒙，捐及半萬，事平，題各加旌獎。

駭賊安衆

賊久不退，巡撫高名衡出示：「勿論軍民兵將，有能破賊益於城守者，許建奇謀，功成受賞。」有防守南門守備高尙仁，將舊有鎮門大炮二尊，黑夜潛埋土中，日間領人掘土築城，忽於泥中現二砲，閔動合城，隨謠言炮上鑄字係「洪武年間劉伯溫所造，後日專擊流賊。」云。一面飛報督撫，覆以紅綵，車運北城，安置城頭。祭畢試放，果多殞命。又西火藥舊局，恰掘得鐵丸數石，允稱神助，以湊厥謀。

別示解散

賊困雖久，兵將皆能守定，聞左良玉〔將抵擁兵〕〔此處似有闕文〕撫按查攻城之賊，大半被裏鄉民被賊驅迫，原非得已。寫〔示〕〔原本作「云」〕數十張，原其被擄之情，且云：『左鎮已到，不日內外來勦，恐爾玉石俱焚，可乘空逃散，莫徒喪命！』等語，繫矢射入賊營，賊中亦有知逆順者，又因缺食，連夜闕逃數萬，闕逆始有退志。

餌賊反戈

自射示散賊之後，守埤者窺見各洞藏匿多賊，止汴〔不可通〕相通，官兵呼誘曰：『爾皆鄉民被迫，原非本心，連日得食否？』賊應曰：『食從何來！』兵遂以餅投之；又囑曰：『爾能把住洞口，反戈殺賊，若刺賊有效，仍以功論。』又賞以劄付，各洞皆願以效力，遂反戈外向，遂皆不敢近洞。

闖幾中彈

闖逆因久攻不克，親自移營於城北，立帳，離城僅三里許，守埤者瞭見，遂安紅衣大炮一位，照的賊營，祭畢施放。遠望飛烟塵灰一道，正中其營，打死人馬無數，闖逆倖免，即移營於土城外。後賊懼紅衣砲，凡近郊之寇，皆穴而居焉。

汴被久困，攻傾者數十處，與賊相持，存亡呼吸。雖藉重賞鼓勵，奈賊每日迫衆急攻，舉城守兵未免皇皇。總兵陳永福久歷戎行，累功爲將，與賊交鋒數載，頗能禦敵。當在圍時，凡遇合汛告急，永福卽單騎馳救，或躬臨指揮，或自立大炮，親冒矢石，不避其危。左右屢諫止之，福曰：『吾一老伍，今居總鎮，死生分定，吾何懼焉！』此城東北鎮危戚也。（此句費解）

重賞救危

賊攻危口，陷在頃刻，下以大炮上擊，衆賊嚮如蟻而（上）（原本作『止』）正面被擊，兵不能立，卽驅之。甫露首，輒中彈死，死者無數。東北敵樓後攻傾之處，勢危萬分，撫按下令曰：『有能立一土囊於傾危之處遮砲者，卽給元寶一錠。』令下，兵貪重賞，口立土囊數十。兵仗其後亦以大炮隨之，轉傾爲安。雖費千金，保士億萬。

左師牽制

總兵左良玉駐師汝南，汴圍岌岌，不卽救援。撫按公書以大義激請云：『大將軍威鎮海內，國家寵渥優隆。今大賊困汴，危在旦夕，雄師密邇，未見振旅，若復坐觀，倘賊陷汴，將軍何以謝朝廷乎？』屢發密書告急，至正月初五日（方抵杞縣，擁兵不進）（原本作『方抵擁兵』依文義與前後史實補正）回書答云：『我兵單弱，兼程前來，若遽臨城一戰，恐有』

所失，則汴無恃矣。今暫屯兵杞縣，相機勦賊，爲牽制之計耳。」後賊果分兵東顧，而圍城之寇少撤，城易爲守，實賴犄角之功。

地雷反擊

賊因攻城不克，賊中有獻地雷計者，先於東北壁下，每夜見賊從洞中負囊而出，數日後，又見賊負重囊而入。守埤者早已知爲地雷，卽於城內晝夜幫築堅厚。至正月十三日早，賊督馬步精賊數萬齊伏海濠之外，督撫窺見，調集精銳以備堵禦。忽爾如雷大擊，無異天崩地裂，〔原本作「列」〕黑焰彌空，止見城外碎金飛回，打死馬步賊無數。攻城各賊，披靡亂竄。當放地雷時，各賊專待炮聲，隨烟衝入，不虞磚之反擊也。烟消火滅，舊城僅存數尺，倖未崩斷，危已岌岌。

神兵解散

賊見地雷反傷多賊，亦知天意，正議解圍。忽見打糧賊數千自西蜂擁潰回，皆云「不知何處兵馬，盡是自旂，已渡黃河，長驅飛至。」攻城之寇，一聞其言，皆棄甲拋盔，四下奔竄，徧野亂潰。城上齊用紅衣等砲擊，死賊無數。守埤之兵，奮勇下城，先焚其火藥窩館，搶回大炮器械，不可勝紀。捉獲活賊，詢問忽逃之故，稱云：「正見白旗人馬，未見交鋒。」真是神兵

解圍，助我忠勇，的非誕妄。

賊屍如山

當賊未至，巡按任濬出示云：『守城唯以火藥爲先，最宜多備。』今查見在火藥纔十萬，非五千（數目字恐有謬誤）不可，舊貯火藥實五萬觔耳。及賊寇城，周王又益火藥三萬，遇賊攻城，晝夜擊施不絕。迨賊去後，視城下積屍不下數萬。有司之備，已見其功。周王更蓄火藥如許，足見王之留心國家也。

合命追勦

賊見城崩，反傷多賊，忽有神兵之警，益信天意。且聞左兵西逼，遂于正月十四日解圍南遁。丁督師與左鎮合營追勦，至圍城背府一戰，互有殺傷。賊無鬥志，一意奔焚。我兵餓疲，亦未窮追，暫屯汝南。

大犒民兵

守城之（原本此處有一『兵』係衍文，故刪去）功莫賴兵將，而民壯之兵，亦稱勇健。當攻城之頃，兵已拚死協守二十晝夜，賊退，撫按於教場量功行賞，仍具題優敘，奉旨褒嘉，陞賞有差。

急修傾圮

寇圍既解，大城東北一帶傾陷三十餘處，王侯燮猶恐寇之再至，遂以捐助輸餉，督同民兵，合力急修，三月全功告完。值飢饉，兵民籍以全活。事完具題，溫旨褒美。

第三圍——

預飭嚴防

逆賊南遁，朝廷度其復逞，特下嚴諭，責令撫按愈加備防。其時督師丁啓睿駐兵汝南，巡按任濬折肱告養，監軍郭載駮隨征軍前，知縣王燮內台咨部，在圍者，惟巡撫高名衡、左布政梁炳、守道蘇壯、知府吳士講、同知桑開第、推官黃澍、總兵陳永福等寥寥數員。高撫深知賊必復來，晝夜料理城守，增雲樓，儲火藥，立炮台，添飛石，分佈周密，賊于四月杪果復重來圍困矣。

困城割麥

逆賊三來，知我防備更密，天值夏月，皆云當兩次極力狠攻，尙不能克，今加口口，我徒攻無益。一言攻城，賊皆每每潛逃，闖不能制，決意圍軟困，督同各賊割四野之麥，一種靡遺，爲久困計。哀哉汴民，舊藏告盡，新麥無留，家家爲首陽之徒矣！

少筭覆軍

逆圍三至，勢在必克，其賊衆數倍于前，號稱百萬。至日，安營于省西大堤外，離城僅十里。先以零騎弱賊挑戰，主兵柄者，謬執以逸待勞，利在速戰，發令催督撫道三鎮營兵馬出戰，安營於上城，內壘甫立，賊騎兩翼來勢如潮湧，我兵大亂。賊使馬步齊擊，三營兵覆沒殆盡，奔回者將官馬步口數千而已。

罵敵激戰

王軍既覆，〔全〕〔原本作「食」〕城喪氣。撫軍謹閉城門，嚴加防守，城中遂斷樵採。賊騎徧野，一人不敢出城。又每日用零兵督師之所以忽不能忍。越數日，賊之零騎益近口口，賊營既占地利，與我軍相持，慮省兵夾擊，乃僞造左鎮令箭令旗，上用假印，差賊數騎至汴遙呼云：「某左營所差官旂，我軍已將賊困朱仙鎮，搶在旦夕，賊兵四散，省兵不可出城，防守爲急！」撫鎮信以爲真，不遑細辨旗箭，賞以紅緞銀牌，勞之去。及援潰賊回，始知爲所誑也。

援兵四潰

汴兵未出，四營又失利，賊日擾之，乃匝立土堤塞柵以禦之。左營虎營居東，丁督楊督居西。楊督所統保定兵爲一萬，車營爲韓，火器稱強，與賊交戰二日，獲小捷，賴火攻焉。後楊

營火藥告匱，軍有潰志。各營以夏月賊斷上流，又兼糧缺，官軍大困，野無所求，不敢出營。日望汴師夾擊，竟無應兵，各軍惟近拾野穗，採青度晷，復以督鎮意見不相合，延十一日，益不支，皆殺馬而食，接馬溲以飲。賊乘其困，合營來攻，以大砲擊死我軍無數。又離營數里於要道掘長塹一道，以斷歸路。五月二十三日二更，楊營猶對賊打炮，忽左營先潰，丁虎繼之，楊營又繼之，四營相繼大潰。賊以騎兵截殺，塹爲填平，督鎮僅以身免，皆奔汝南。勁援既潰，汴城遂無生機。

賊回復困

援師覆潰，寇益無憚，旋返汴西，決意坐困矣。時值六月暑甚，賊不能披甲，亦不索敵，盡安營於土城之上，周城插立窩鋪，復射僞示云：『奉天倡義營文武大將軍李示：仰在省文武軍民人等知悉：照得爾援丁啓睿，左良玉等已被本營殺敗，逃奔四散。黃河本營發兵把守，他路援兵俱絕，爾輩已在釜中，可卽獻城投降！文武照舊錄用，不〔戮〕〔原本作「戮』』一人。如各延抗，不日決黃河之水，爾等盡葬魚腹。本營恐傷天和，不忍遽〔決〕〔原本作「抗』』。慎勿執迷視爲虛示！先此曉諭。』此示射入，亦有慮以爲眞者，亦有幸其決河，冀求脫生者。詎意後果盡死於水，卽借水出者無幾焉。

中州素稱繁華，在城之民，多不積糧，卽中人之家，亦無擔石，而小戶窮民皆乏隔宿，賊之復困已兩月矣。十室九空，餓死者十之三，周王發粟，平糶告盡，有司續發倉穀煮賑。〔原本此處有一「際」不可解，故刪之。〕人衆粟少，日不過清粥一甌，而大戶男女皆就食灶前，老弱不能近，踐踏死者日數百。僅施一月，糧盡民死。

妄靡積穀

汴省當承平時，立有軍儲預備諸倉，蓄守積穀，專備凶荒，及緊急軍需之用，國家制度原善。十三年大飢，撫按查在藉穀八十餘萬石，皆百十年來所積，陳陳相因者。吏胥爲奸，朦借，散賑十僅二三，餘盡出陳易新，罄賣之。迨賊困城，兵民無仰，使不盡糶，可延數月，何至大困哉！

奸民通賊

賊困日久，民多餓死，有司開水門予民採青，或陰聽其逃。有奸民鍛者孫忠，私造鉄箭鏃數百，懷之出城，爲門軍搜出，懷手摺一個，稱賊爲天兵老爺，隨釘四肢於城門而死，民爭副之。

合營戰捷

圍至七月，賊見我師堅壁，每日令賊遠城辱罵索敵，兵將憤不能忍，請決死戰。撫鎮道三標及大社民兵共計精強數萬，馬兵五千，餘預期歃盟，於七月十五日黎明忽出西門直過堤城。我兵驟出，賊未及防。火攻在前當前鋒〔之〕〔原本作「火」〕敵。撫標陳德，鎮標任珍，李成棟，丙丁營張武銳，道標牛登科等四營分攻，與賊交鋒大戰。自卯至午，闖聞我兵勇銳，自督大眾救應。城中民社義勇營或三千，或五千，倏爾四出接應，周王勇士亦奮勇出城助戰。民兵見官軍得獲首級數百，搶回器械報捷，胆益壯，遂皆直前。官軍見民兵勇往，氣增百倍，鏖戰良久，哨賊騎大合。撫軍恐有失，鳴金收營。驗功斬獲賊級五百餘顆，搶回馬牛騾三百餘頭，器械不計其數，全師而歸。自此軍威大振，後闖逆僭號西安，每服汴人此戰之功。

削堤防逃

大捷之後，終是缺糧，復又堅壁數日，兵民益困。有司不忍坐視，無奈開水門，令民採青充飢，民亦乘機潛逃，偷過大堤，多被賊獲，詢知城中危急情狀，恐民兵暗逃，爲周城周圍峻削，路口把守閉塞，鎮以棘，蓄以犬，晝夜嚴防，自後一人遂不能逃矣。

圍至七月終，望援無期，坐以待斃。汴人熟知河勢，見往歲黑罡上流遇決，卽自賊營一路而下，適當其要。密稟巡撫高名，衝隨差諜者潛度河北，書約巡按嚴雲京舉事，果使卜從善大營架舟南岸，掘一晝夜，賊覺之，領兵衝散。逆賊恨甚，亦〔原本此處有一「家」字〕于朱寨頂衝河口，直對北門挖掘小河一道，引水灌汴，幸〔未〕〔原本作「朱」〕大漲，止引細流至城下，深纔三四尺，隨溢隨落，竟不爲害。及將周城海河灌平，民得網魚充飢，賊乏〔此處恐有缺文〕馬步不能近城一步。

搜糧慘虐

圍至八月，民死大半，惟郡王鄉紳微有積藏，有司遂具搜糧之舉。先勒捐助民，自顧命遂肯善捐。後兵官結黨，竟執令箭沿門搜索，名爲搜糧，其實盡劫。勿論紳衿之家，直人內室，不敢拒阻。遇有糧之家，掘地罄搜，悉兵悍卒乘機捲擄，莫敢伊何。卽婦人女子懷藏十升一餅，亦於懷中奪去。肆橫行兇，民冤無伸。

大括民財

民糧搜絕，武弁要挾，不肖有司窺在省殷實之家，每發官銀三二百兩，責令銀五兩納糧十石。彼時明知民間無糧，故難之。民尙撫糧以應，除原銀繳回，每石有折銀數百兩者，有

折至三百兩者。至強卒之押索，交收之使費，苦不可言，甚有各口受夾拷之刑，喪命傾家，難以悉舉。其後所拷掠者悉沉于水。

援師失利

自朱仙鎮援兵潰後，朝廷再遣三御史監軍，卽前祥符縣知縣王燮，前杞縣知縣蘇京，前河內縣知縣王漢也，監督各鎮兵馬馳救。各邊路遠未到，惟王公所督山東總鎮劉澤清一營先到，屯兵柳園，陳橋間。時王公特蒙賜劍，便宜從事，軍法嚴明，秋毫不擾。東兵至，歇數日，王公督催各兵渡河，恐其單弱，隨約調杞縣義勇黨一龍民兵約五萬，協力合戰。一龍失期未至，澤清一營先渡，立營於省北，築堤爲衛。營甫立，賊騎大至，東兵夙稱勁旅，火器精強，每日與賊〔對〕〔原本作「封」〕敵，屢獲小捷。後我師火藥將盡，賊窺我軍皆水，率領精賊督戰，至〔？〕面受敵大炮環擊，援兵中傷甚多，相爭搶舟。賊遂齊攻，以致全營潰亂，溺死無數。越數日，他路援兵始至，不能過河，惟把守防渡而已。

穢棄充飢

時至八月終，在圍之人，餓死者十七矣。卽有亦無糧可置。或摘樹頭青，或買藥中餌，或刮樹皮爲羹，或剉草根，或揆糞中之蠟，或撈河中飼魚小虫，以及皮膠，故紙，漲棉，詐草之類，

無不入口以延旦夕。老稚形骸如鬼，奄奄氣息僅存。

詐書離間

賊久無退志，巡撫高名衡聞闖逆與曹賊明密暗疎，曹賊久懷異心，實欲招安，無人敢任其事。據逃回兵士屢言之，高撫乘機遂寫偽書一封，內稱：「前接將軍密札，已悉轉禍爲福之舉；又見對陣打炮向上，不傷我軍，已見真誠。本院已密題首功元勛，無出其右，封拜當在旦夕耳。所約密札河北兵馬於八月二十九日子夜由朱家寨南渡會合，專聽舉行。」隨重賞諜者，潛投曹賊，後被闖營兵馬捉獲，搜得其書獻闖，密而未洩，信以爲真。後解圍於襄陽，殺曹賊，爲此故也。

弱中示強

賊見城外溢水復涸，時已深秋，又有攻城之意。撫鎮恐賊臨城，我兵飢弱，勢不可守。查城頭火藥積貯尙廣，隨傳令約會五門守汛，將守埤大小銃炮盡數裝滿，約于九月初三日專聽南門信炮一聲，五門全時齊響，一連三陣，至日辰刻，賊使馬步數十，周城窺視。南門信炮先響，合城大震如雷，聲聞百里，逆賊大駭，亂竄奔回。闖賊見我久無動靜，忽爾萬炮俱發，知我防備嚴固，攻城之舉遂止。

計擒多寇

賊雖見城中防備尤嚴，欺我糧盡，又不出戰。巡撫高名衡窺賊移營於西關小城，每日唱飲，絕不防禦；密選精兵三千，至夜半，潛開水門，發出各兵，啣枚奮登小城。賊皆赤身熟睡，大砍一陣，斬級三百餘顆，生擒五十餘名，皆城下每日罵陣者。梟首城頭，民爭鬪啖，一刻立盡。

一馬千金

糧草久絕，戰馬無用，各軍缺食，撫軍下令：馬聽軍官宰殺充餉。兵殺一馬，雜以人肉，每斤賣銀價至數兩，一馬可值千金。古諺云：『賣狗懸羊。』今見賣人懸馬矣。

升粟萬錢

民間一粒如珠，官兵尙有餘糧，皆括之大戶之家。鄉紳巨室，覓買，但得粟而不計價，升粟賣至萬錢。有珠客攜珠易米，碎小者推棄于地而不視，間落一米，留意檢起。米貴于珠，果經見之。

晝斷行人

糧盡之日，家家閉戶，甘心待斃。白晝行人斷絕，遇有僻巷孤行，多被在家強壯者拉而

殺之，分肉而啖，亦無人覓。間有鳴官，亦不暇爲理；雖出示禁拿，亦不勝其禁也。甚有夜間合夥入室，暗殺其人，竊肉以歸。居民慮不自保，先將僕婢自殺而啖，尤不〔忍〕聞者，父食其子。天地冤慘，日月爲昏。

城市邱墟

糧盡矣，強兵惟以殺人爲食，僻街小巷之民，皆團聚大市而居，互相爲衛。不惟剝尸以炊，亦且折屋而燒。畫棟雕樑，頓成破壁。人家煙絕竈冷，飛鳥遠颺絕跡。昔睢陽猶有雀可羅，鼠可掘，今則鼠雀盡無，往史未見。

殺良冒功

官兵因糧盡，假借儉營，投賊不回；亦有將探菜難民，乘無人殺死，割級報功圖賞。恐家屬識認像貌，復將面上加砍數刀，以變其形。天曉攜級入城，獻功一級。常隨百人搶買，價至數兩，兵忍民冤，今古罕見。

止糧救民

河北道楊于古因城中缺糧，驅民數千，每人裹糧三斗，加兵三千護送，欲夜渡送省。適監軍王燮亦至柳園，急止之，曰：「聞賊嚴把堤口，我兵豈能飛過？不惟兵民不能敵賊，且徒

以多糧遺賊耳。」衆僉云然，其事遂止。

全河入汴

賊久困汴，意爲必克，不料堅持死拒，已及六匝月，守志更堅，賊恨汴甚。見陰雨連綿，秋水大漲，賊挖掘上流，堅塞東西南三面堤口，不令水分四溢，止留北面，使全河入汴。至九月十五日，督賊數萬將河決開，城居釜底，河流一洩，怒浪巨濤，吼若雷鳴。北門頃刻衝沒，合城男婦哀號，王府士庶盡升房垣，賊亦亂竄。及至夜半，水深數丈，浮屍如魚。哀哉！百萬生靈，盡付東流一道，舉日汪洋，抬頭觸浪。其僅存者，鐘鼓二樓，周（王）紫禁城，郡王假山，延慶觀，大城止存半耳。至宮殿衙門民舍高樓，略露屋脊，山貨店土街，素稱高阜，得免沉溺，全活數千人。按黃河之決，雖起寇禍，實值河水驟漲。是天也，非寇也。次日在城文武登紫禁城慰王無恙，遣善浮水者過河僱舟，河北始知之。

督舟救王

黃河入汴，河北監軍王燮聞信大哭，大呼曰：「吾輩奉援，圍旣未解，若王有虞，罪滋大矣！」立備大船數十只，親督入城，先救周王暨宮眷數百口登舟。賊于決口立炮截流擊之，舟不得出。王公又促小船數十于城東北入城，潛將王及嬪妃數百口越堤急渡過河。輦輿

無備，傳木椅抬王至柳園，隨從宮人衆多，不能照顧，皆自蹈泥水中，踉蹌道途。惡兵奸民假救擄，王亦不遑追救。

宿河渡衆

幸王先渡柳園，監軍王燮同巡按王漢皆露宿河干，晝夜僱舟繼渡，救撫鎮有司。船至渡口，賊于西岸增立大炮截擊，河北官軍亦于東岸立炮對擊，再得出口。王公恐賊入城，復僱大船百只，每船先給犒銀數十兩，嚴諭：「舟人不得再索難民，違者立斬！」數日救渡難民數萬。沿途安設鍋灶，煮粥以待。飢民得食，延甦甚衆，汴人至今尸祝。

屠人若豕

全河入城，一望無涯。強壯者猶能移就大城，老弱者盡葬魚腹。鐘樓之上避存難民十餘。有鄭姓二人素業屠宰，合黨數人日將孤弱難民拉殺數口，如屠豬然，解肢剖腹，「哀號之聲，不忍聞視！」立鍋煮熟以賣。遠處之人，架棧來買。每斤賣銀數兩，日得簪珥銀錢數百金。彼時在樓之人雖衆，莫敢勸阻。後聞兵船入城，架棧先遁。

假救坑民

舟之人城，得先渡者，皆官兵強壯之人。西南二壁及僻處未得船者尙多。有惡兵奸民

架舟假渡。窺有財物，罄捲搜奪；乘無人見，即將難民推落水中，以絕其口。民因攜財多死于水。

民存十一

津爲舊都，延〔表〕〔原本作「褒」〕幾三十里，居天下之中。自延寇亂，兩河外州邑之大姓，及在野之庶民，皆攜家入省。愚記〔清〕〔原本作「請」〕查保甲，闔城八十四坊，王府鄉紳士民概得一萬餘戶，每戶約十丁口，統計得百萬餘戶，除未圍先徙以及被擄被殺餓死淪斃者共去十之九，所存者僅十之一焉。後奉旨賑濟入冊，領賑者不足十萬。

斬兵安民

難民過渡，絡繹道途，間有攜帶財物，多被強兵搜奪之，難民喊慙監軍王燮，查係督師侯詢部卒，連賊搜獲，立刻梟示。難民得以自保，道路爲之清肅。

運糧濟飢

河北知城頭兵民尙多，一時救渡不及。凡人渡之船，皆隨帶米麵給散官兵。當水未入城，民久已無入口之物，得糧又延數日，不至盡死城頭。

殘卒留守

撫鎮有司過河，以舟少人多，殘卒尙數千在城。撫鎮以多糧，又加厚賞，責令暫守，以候更替。數日後賊得舟〔兼大棧〕〔疑有誤刊〕，領賊數千潛登西城，有未得舟守將李成棟等結營以待，鼓衆與賊交鋒二日。我兵猶恃大炮，賊不能近。越日賊驅民在前，我兵不忍擊，斷壕以拒之。後賊亦架大炮來擊，我舟亦至，官兵勢弱力窮，方登舟北渡。

死不從賊

殘卒勢不能敵，掉舟北渡。城頭難民尙萬餘，一見賊登城，無翼可飛，投水死者無數。被擄者搜其財物，逼令上棧。男婦不從，投水死者，又不下數千。

潛入擒斬

衆賊登城益多，搜掠難民，一絲無遺；猶望水中之物，每日架棧打撈，徧尋高埠藏匿難民。欺我兵殘，毫無所憚。監軍王燮聞賊在城可擒，密發白邦政一營精兵三千餘，帶火藥器械架大舟三十餘只，于九月二十六日五鼓潛登西城。賊多未攜器械，忽官兵驟入，不敢抵抗，投水死者數千，斬獲首級五百餘顆，生擒壯賊六十二名，押解柳〔園〕〔原本作「宗」〕梟斬。對壘半載，僅見此捷，大賞援兵。

飢民傀儡

難民雖得過河，老稚男婦，形如傀儡，奄奄氣息，病骨伶仃，或倒臥道旁，荒草中，或投宿古廟破寺內，藥餌無從，湯水難得。時值初冬，又死十三。昔日富貴殷實之家，頓成他鄉流離之鬼。坏土何厝，錢紙誰焚？聞金人破汴，宋室南渡，未有如此慘也！

闖逆南奔

闖賊困汴以爲必克，不料久困不下；及省涇民逃，又以未得周王，撫鎮爲恨；縱賊入城，又遭官兵之創。逆意大沮，計無所施。又見惟遺空城，隨領各賊而去。

安插河防

賊營雖奔，餘賊徧滿河南，土寇紛起響應。監軍王燮商同新撫王漢將周王移送彰德，候旨。正議收拾殘疆，相機進勦，忽北京傳警，調撤各邊鎮將入衛矣。

賑濟難民

難民北渡，煢煢無歸，皆散寓封邱，延津，湯武等縣，粥衣糊口。流離之狀，乞丐同羣，觀者流涕！幸朝廷憫恤，發帑金十萬遣行。取御史黃澍來賑，男子一兩，婦女五錢，計衆不滿十萬，民賴存活。

特設遊營

賊之攻城雖徧立窩鋪，不過疲勞我軍，實攻者止數處耳。初到，頗張聲勢，我兵派汛分守，遇急恆調接應，未免倉皇。後陳永福同驍卒挑選一營，專備救援。以大旂一面插于鉄塔之上，令軍掌守。遇賊狠攻某方，將大旗摩向某處，遊營卽赴應援，各汛不動，城守安靜。

客

滇

述

·專

載

川貴寇亂

戊辰毅宗崇禎元年，陝西延安府保定縣杜木川有耕夫聞空中聲，仰視之，見火一簇，從天而下，急避入巖中，火即墜前數十步，光燄蓬勃，塵土湧起十餘丈。耕夫趨歸呼衆往視，土皆焦灼，尚熾熱不可近。明日，勸得一物，如舂石而黑色，錯雜銀屑，上有文若蝌蚪書，衆共破石，分藏之。是年凶，民貧揭竿爲亂，亂首曰掌盤子，潘某爲之，衆最多，因號潘十萬。潘衆雖多，然無器械，僅奪糧救困而已。延安副將薛某討破之，殺數萬人，潘某亦死，其餘衆未散，各以黨爲小掌盤子。

77
又有勳衛馬某者，身長大，喜鬪，人謂之馬將軍。與博徒游，輸金錢多，久而不墮。博徒異之，察探其所自來，蓋爲盜也。以弓矢劫商賈於路，北方所謂响馬賊是矣。博徒遂多從之。一日，某監司被劫，捕盜甚急，有司知盜在博徒中，發兵捕之。博徒窘，遂與官兵鬪，殺傷官兵，有司以叛

聞而衆益不敢歸。於是掠人爲盜，盜日益衆，其名有神一魁，王嘉胤，苗美，黃龍，紫金梁，不沾泥，點燈子，衝天一字王，大天王，獨行狼，一根柴，秋圪台，可天飛，蝎子塊，豺場天，老回回，掃地王，八大王，八隊，七隊，闖將，過天星，混天星，滿天星，上天猴。其小者尙以百數，如一座城，一頂盔，老元寶之輩，不可勝記。

己巳二年，陝西兵備劉應選擊賊，殺五百餘人。其渠魁死者亦甚衆，餘皆走四川。

庚午三年三月，賊自龍安府至劍州江口，又走毛裕渡，官兵襲之頗有殺傷。是年設駐鎮府於廣元，以保寧府同知守之。

辛未四年，賊陷開縣。

壬申五年，賊陷新寧。

癸酉六年，賊陷大寧。時朝廷遣將征討，數年以來，互有勝負，諸賊中頗多飢民，博徒，思還鄉井者。陝西總督某招降數千人，一日縱之採樵，去其弓刀，潛遣兵數千，伏山谷中，欲盡殺之。降者覺之，各舉石擊官兵，或拔木爲仗，奮擊官兵，官兵敗走，賊自此遂絕無歸附之心矣。

諸賊爲亂累年，或戰死，或降，或自死，其衆悉併於李自成，張獻忠，卽賊首有存者，亦屬二賊部下。自成卽闖將，獻忠卽八大王也。自成米脂縣人，爲縣驛馬夫，勇猛有膽略，嘗醉臥於繒

紳艾氏石坊下。艾氏惡之，囑縣令逐之，自成遂投反者馬將軍爲其門下役。尋領八隊，號闖王。其後陷京師，僭帝號。未幾，敗死。獻忠，膚施縣人，爲延安捕快，性凶暴，嘗以事受笞繫獄，久之得出，窮無所歸，乃從苗美王嘉胤爲亂。戰輒先登，獨領一隊，號八大王，其後遂爲川患云。

獻忠等發難於陝西延安府，而蔓延於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嘗據城邑爲巢穴，故曰流賊。獻忠嘗降於川湖總督陳奇瑜，請屯房縣，已而復叛，流入陝西。

甲戌七年二月，獻忠爲官兵所敗，自陝西平利縣復犯四川。既見川中山水阻險，不可馳逐，恐官兵圍而殲之，乃自達州儀隴縣出白水江，仍奔陝西。而漢中之民爲賊所掠者，遂留川東川北山谷間爲賊。其名掌盤子者，爲黃龍搖天動，故世謂之搖黃賊。賊每繫人，逼令從己，年餘心服，乃解其縛。又面頰上刺「大王」、「天王」等字，便不得歸，歸卽爲有司所獲。久之黨遂衆，掌盤子者十三人，曰尊天王袁韜，曰整齊王，曰震天王白蛟龍，曰黑虎混天星，曰必反王劉維明，曰二哨楊三，曰托天王，曰馬超，曰邢十萬，曰順虎過天星，曰黃鷓子，曰九條龍，曰搖天動，以通江、達州、巴州爲巢穴，而蔓延於岳池、廣元、定遠、合州、巴縣。凡川東之北岸，任其出沒，擄掠人口，則責人取贖。當播種時，則斂兵暫退，及收成後則復來，以爲人不耕種，則無從而掠也。初不攻城劫寨，亦不恣殺，因土人強悍，鄉兵四起，相約殺賊，而賊遂逢人卽殺。川中多石洞，可

容數百人，百姓藏匿其中。賊圍之，積火於外，煙入其中，人中烟氣，卽死。賊於是入洞殺掠無遺。久之，馬漸多，器械漸精，且有火器，川人附之日衆，遂攻城切寨，而岳池、鄰水等縣，無堅城矣。

初流賊至滇中，留數月，掠人甚衆，有逃歸者。關南道劉某斬數人，欲滅其來，於是被掠不敢歸。其歸者畏捕，仍走山谷間，此搖黃賊所自始也。撫川者初不以爲意，既而賊勢浩大，頗有懼色，使總統趙榮貴禦之，互有勝負，竟不能滅。

巡撫劉漢儒以賊入川，譎戍。

丁丑十年十月，張獻忠復入四川，分兵兩路：一由劍閣犯潼綿，一由龍安犯遂寧。劍閣無備，劍州生員聶明杲督鄉勇守之，賊捕民爲嚮導，從關後小路繞出。明杲戰死，賊長驅而入；所過州縣，多望風奔竄。獨吏部文選司主事呂大器募兵守遂寧，賊亦不攻，竟犯成都。攻圍二十餘日，城上多方禦之，不能陷，乃遁去。

賊攻城時，援兵皆在數百里外，無一騎至城下，獨副將張令引數千人據漢州，當賊衝，拒賊數萬，多有斬獲。四川總兵侯良柱以援兵抵成都，賊已退至金堂淮口，良柱追之，戰於潼綿間，兵敗而死；副總兵劉乾象到貴，亦死於陣，一軍皆沒。時巡撫王爲章（一名維）駐保寧。先是梁山有朱廷益者，善幻術，爲章任之，以爲軍前參謀，使別將一軍，賊至不能擊。御史柳寅東劾

爲章失機，爲章逮繫，廷益論死，斃成都獄中。

總督洪承疇追賊入川，使曹變蛟駐劍州，左光先駐保寧。

戊寅十一年正月，賊遁入漢中。以傅宗龍巡撫四川。宗龍雲南人，初至成都，民間訛言巡撫於六月二十四日欲爲火把會。火把會者，雲南之俗，至六月二十四日燎火，庭中聚飲，令人相撲跌爲樂，蓋古角抵戲也。至秋，民心乃安。新繁縣西郊外，佛寺石像自動。八月，四川總兵劉鎮藩遣王朝陽至儀隴縣，擊搖黃賊。餉少，兵遂叛去。九月，鎮藩麾下楊展，撫叛兵於廣元之百丈關，卽以展爲參將統之。

己卯十二年，設立夔州府十三隘以禦賊，一隘一將，十三隘一大將統之。以傅宗龍爲總督，加兵部尙書，命邵捷春巡撫四川。

庚辰十三年正月，成都郭外北城街泥像自動，邵捷春祝之，若城保全，迎神入城。後賊果退，迎入城中夏蓮池祀焉。

張獻忠流入湖廣，盤踞竹山房縣山中，督師楊嗣昌合兵圍之，令大將左良玉駐襄陽，以伺賊走鄖陽；令邵捷春守夔關，以伺賊走四川。若賊走夷陵，則嗣昌當之，謂之圓盤。捷春至夔州，以屬縣大昌、大寧與竹山房縣接壤，爲隘二十二處。若兩縣之隘不守，當以失封疆得罪，遂

不守夔關，而守諸隘。隘將覃思岱，楊茂選不協。思岱譖茂選，捷春信之，斬茂選，令思岱并將其兵。兵怒，散去。五月，賊即從此入，諸隘皆潰。賊乘夜犯夔關，直抵夔州城下。副將張令拒戰於羊耳山，敗沒於陣。嗣昌使贊畫主事萬元吉援之，會石砭女帥秦良玉亦引兵至，元吉與之合，賊遂由新寧，開縣奔達州，復入漢中。楊嗣昌奏邵捷春失機，有詔逮問。

十月，獻忠與羅汝才自漢中復犯四川，陷梓潼，副將郭某自他道至劍州，得賊諜。諜給言賊已進綿州，而賊乃伏梓潼七曲山後。官兵至上亭鋪，賊邀擊，官兵敗。郭某奔劍州會口，賊復入梓潼。總兵方國安自廣元追賊至梓潼，賊出城，官兵追過南門，賊佯敗，官兵入城，未及半，賊劫輜重而去。官兵守梓潼，賀人龍、趙光遠、鐵某，大軍繼至，賊遂走綿州。城守賊渡河走瀘州，官兵追至瀘州，賊偽燃火，順流而下，官兵追之。賊復乘間走綿州，至浮橋，有牛遮道，賊擊斬牛。綿州城內閉，賊走梓潼，官兵追及之，殺賊五六百人，擒老弱數百人，殺羅汝才弟。獻忠復犯官兵，至靈陽廟，奪老弱，走劍閣，自廣元入漢中。賊所過州縣，官民多竄伏。金堂知縣程大典署漢州，獨城守；新都知縣黃翊聖，亦城守，民賴以安。

邵捷春有惠政，都人甚德之。及被逮，其校尉居貢院中，百姓萬餘人往擊之，校尉踰牆走。捷春先遣校尉行，而後自問道詣闕，竟論死獄中。方亂，民圍校尉時，司道官諭之，不聽。華陽知

縣某跪請解散，民詬詈不止，自是下頻輕其上矣。以廖大亨巡撫四川，彭縣多逋賦，縣令某以償衙役工食，令衙役自索之。除夕，索甚急，民皆怨苦。

辛巳十四年正月，彭縣豪民王綱，仁紀倡議除衙蠹，鳴鑼集衆，盡燬衙役家，各州縣聞風而起，曰：除五蠹。一曰：衙蠹，謂州縣吏胥，皂快也；二曰：府蠹，謂投獻王府武斷鄉曲者也；三曰：豪蠹，謂民間強悍者也；四曰：宦蠹，謂縉紳家豪奴惡僕也；五曰：學蠹，謂生員包攬詞訟，生事害人者也。或捶擊死者，或糜爛於鼎釜者，或活埋於土窖者，不可勝記。惟新都令黃翊聖，金堂令程大典，有善政，故民未變。若新繁、彭山等縣，多蔓延不解，至發兵征討，乃罷。成都亦揭竿擁衆，呼噪城下，院司多方撫慰，不從。令都司引鎮遠營兵，開門擊之，衆潰，乃就撫。廖大亨以民變譎戍，以提學副使陳士奇巡撫四川。

癸未十六年十一月，李自成陷陝西，漢中總兵趙光遠劫瑞王入四川，關南道陳繻從至保寧，陳士奇與巡按劉之渤，上巡道葛奇祚等，迎之，遣光遠還漢中，而奉王駐重慶。奇祚居心寬厚，蒞事精勤，每巡州縣，爲民興利除害，愷惻動人。吏民有一善，必稱揚之；有過則諭之，使改不遽責也。時百姓不肯迎瑞王，抑鬱成病。及王入重慶，乃曰：『吾事畢矣！』竟死，囊無餘物，士民斂錢殮之。

十二月，張獻忠由荊州復犯四川，陳士奇駐重慶，以禦之。先是士奇以兵餉不足，屢撤夔州十三隘守兵，至是賊衆數十萬，水陸並進，鮮有抗之者。劉之渤疏劾陳士奇，詔以川北道龍文光代士奇之職。

甲申十七年（清順治元年）二月，賊陷夔門。參將會英守巫山縣及市隘，戰敗，退守涪州，斷賊水路。三月，賊陷萬縣。四月十六日，武舉人朱彝之自京師奔還成都，始知李自成已陷京師，而訛傳上幸通州。二十四日，衆議奉蜀王監國，以楊鏘齊瓊芳楊臺劉道貞爲相。劉之渤不可，遂不果。五月，張獻忠進犯重慶。（重慶鐵壁金城，素稱天險。左有合江，右有瀘江，匯流而瀉夔關，自瞿塘三峽以達荊州，所謂川江者是也。）所經之地，兵不留行。至鄂都，恐土司秦寡婦扼險，先使人偵之。秦氏守境，不敢出，乃竟向忠州。副將趙榮貴拒戰，不克，退守梁山，斷賊陸路。獻忠使孫可望（原名旺，訛作望，獻忠養以爲子，故又名張可旺。）擊之，戰於白兔亭，榮貴復敗。六月初七日，賊至涪州，會英拒戰，獻忠又擊破之。於是自涪州以上，加入無人之境，竟無與抗者矣。

初，李自成使馬珂入川，攻陷順慶，執知府杜某，欲殺之，賂以萬金，不允。杜某有孀媳，爲涂副使女，有殊色，珂妻弟某知之，求納爲婦。涂氏聞之，卽自縊。杜某妻急解之，且跪請曰：「勉自

活以全我一家命！即夕成婚。珂以杜某知廣安州，原任詞臣江鼎鎮率先降賊，青衣行酒，進美人以悅之，得不死。其他鄉紳官吏俱被刑，尋死者甚多。珂奉自成年號，搖黃不能與抗，亦不附從，仍奉大明年號，設險自守。至是馬珂聞獻忠將至，即棄城遁去。

新撫龍文光入順慶時，獻忠已將達重慶。重慶告急，文光檄援兵至順慶，聽點然後發行。則重慶已被圍矣。十八日，賊據佛圖關，陳士奇尙在重慶，援兵亦有至者。諸將請背城一戰，士奇不許，曰：『若輩欲走耳！』悉令入城，使副將卞顯爵駐轉角樓。統兵固守。賊四面攻城，多穿地道，發城外塚，取棺板頂頭上，以禦矢石。一人傷，即補一人以進，稍退轉即斬。地道既通，灌以火藥。火藥發，城立潰。二十三日，賊焚轉角樓，顯爵戰死，城遂陷。賊既入城，士民袖手就戮，間有遁出城者，遇賊即死，或擠入水中。獻忠坐操場，拘集文武各官，時各官多魚服求生，賊懸重賞購百姓認之，各官遂無得脫者。賊遣人至瑞王府，索王王妃劉氏投井死，王被執，求水不可得。又繫重慶知府王行儉，至庫取錢糧，尋召士奇等，謂曰：『朝廷皆由汝等敗壞，十三隘如有守兵，我遲進數日，汝等亦可預備。今如此，不剛何待！』并行儉等俱發凌遲。巴縣知縣王錫六言曰：『我輩應死，毋枉殺百姓！』遂皆死。賊衆引瑞王入，獻忠下座歎息曰：『我兵強於李自成。汝既畏自成，而離漢中，亦宜知我兵至而去重慶。今安坐不動，受我顯戮，豈非命乎！』亦發凌

遲，令刺王喉，速死，盛以棺，百姓俱斫右手，無一免者。黠者欲以左手相欺，并左手亦不免。各州縣畏其暴，惟恐加兵，皆望風送款。賊卽擇其魁傑者，授以知縣之職，發兵送之，仍行殺掠。官民之降者，仍不能免。知廣安州杜某，亦殺死。

定遠縣有米三千石，例解昭化。時昭化已爲賊藪，定遠令高作霖度不能達，請於龍文光，以未解順慶，可通融銷算。如以昭化遠而順慶近，則脚價當如數扣還。文光援舊例，不許，其米竟齋盜糧。獻忠遣人招江津鄉官刁化龍，不至。

七月初四日，獻忠使劉廷舉守重慶，自引兵犯成都，盡焚其舟，於瀘州分三路進。龍文光自順慶援成都，調總兵劉鎮藩，并威茂道兵董卜韓胡士兵守城。順慶叛降獻忠，獻忠使張都督殷承祚守之。成都援兵四集，獻忠使其衆僞爲援兵，混入城中，龍文光不能辨。八月初七日，賊四面攻城，較重慶更力，文光之渤等悉發庫藏，募死士，縋城下殺賊，賊攻圍不輟，凡三日。賊兵內應，鐘鼓樓火發，守兵驚走，賊登城。文光、鎮藩皆戰死。蜀王及妃嬪皆赴井死。蜀世子平某，內江王奉鑑巡按劉之渤，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皆被執。賊封平某爲太平公，旣而殺之，之渤等皆不屈。賊再三慰諭，以之渤爲巡撫，之渤不可，但爲百姓請命，遂皆死。十一日，獻忠盡驅成都軍民於中園，將屠之。其黨汪兆齡進曰：『成都是本根基業，不宜縱殺！』乃止。十五

日，獻忠自稱秦王，國號大西，改元大順，即以蜀王府爲宮殿，設立五府六部等衙門，以汪兆齡爲東閣大學士，原任通州知州嚴錫命爲文華殿大學士，養子張可望爲平南監軍，張文秀爲平南先鋒，張定國爲前軍都督，張能奇爲平南將軍，分兵四出掠地，全川騷動。九月，馬珂尙在綿州，張能奇擊之，不克。獻忠自將擊之，珂敗走漢中，獻忠還成都。十月，張定國陷保寧，張可望陷龍安，使王運行守之，自引兵犯茂州，陷之。松潘副總兵朱化龍，管糧通判萬文相，擊走之，遂復茂州。化龍又與龍安署印同知詹天顏共復龍安，斬王運行。張能奇陷雅州。先是雅州知州王國臣與上南兵巡道胡恆有隙。會上南守道建昌道官皆缺，恆帶兩道印，從邛州過雅州，將入建昌城，邊兵送之。聞獻忠已陷成都，兵譟奪餉散去，國臣乃拘恆，劫其三印，遣使降獻忠；又下衛指揮使阮士奇生員洪其惠於獄。雅州生員傅元修走天全六番，說正招討高躋泰，令出兵擊國臣，躋泰許之，使高君錫、姜奇峯攻雅州，國臣遁入成都。君錫等迎恆及士奇，其惠入始陽。始陽躋泰地也，獻忠以國臣爲茶馬御史，與張能奇犯雅州，陷之。進攻躋泰，至飛仙關。躋泰懼，即以胡恆、士奇及朱奉錮，〔奉錮胡恆時已爲僧。〕與賊，賊引去。三人至成都，皆被害。時建昌行營將周雙橋、李倬、海棠堡守備丁如龍、越雋衛指揮使王自明、得胡恆檄，各以兵出迎，而恆已爲賊所獲，遂駐大渡河所，與掌印千戶沈雲龍、黎川安撫使馬京及蠻莊七姓謀擊賊，無

應之者。會四川總鎮坐營參將曹勳自成都敗歸，衆推爲帥，共守榮經縣。居數日，富順鎮國將軍平櫛，（蜀王母弟富順王之次子。）問道至榮經，勳與諸將及原任南京戶部員外范文光，舉人劉道貞，程翔鳳，生員傅元修，傅元覽，張士麟，唐默，鍾之綬，胡大生，洪其仁，洪其信等，共立平櫛爲蜀王，號召義兵，勳爲副總兵，統領諸將。

赧帝旣立，詔故相王應熊經略川湖雲貴四省軍務，專辦蜀寇。應熊卽以文光爲監軍道，道貞爲兵部職方司主事，翔鳳爲監紀推官，勳率諸將向雅州，大破賊於龍鶴山。賊退入雅州，諸將乘勝至城下，賊出戰，勳敗歸榮經，賊復攻之。勳再敗，退守大渡河所之大關山，賊攻之，不克。勳選驍騎擊賊，斬首數百級。賊潰去，勳入榮經，賊復攻之，勳敗，榮經陷。自是惟守小關山。此二關，乃相公領之，險隘處也，范文光嘗名爲忠孝路焉。

獻忠遣使四出，趨地方官員及鄉紳朝見，百姓藏匿官員者凌遲，鄉紳不來朝見者，亦如是。其求朱姓更急，蜀府宗支，多在灌縣，乃發兵圍之，不論宗室細民，皆殺之。其餘降官各授以職。降賊江鼎鎮復降獻忠，獻忠以爲禮部尙書，考試總裁，自以爲榮。會迎春，賊問出何門，賊國號西，欲其言西門，鼎鎮則言出東門，賊怫然，問出何典，曰：「出大明會典！」賊大怒曰：「汝尙知有大明乎！」責一百棍，有門生何某者，請代責五十，明日，飛騎提何某一家五十人與鼎鎮

一門對面就刑死。嚴錫命受知於賊，條陳甚多，嘗言：『陛下繼嗣不廣，皆由兵間所掠女子，不足以配聖德。今有故相陳演女，才德色俱全，宜正坤位。』賊卽以陳氏爲后。演子爲翰林學士。一日下令云：『陳娘娘欲齋僧，大僧銀十兩，小僧銀六兩，以黃封封銀櫃，昇入寺中，諸僧皆喜。更有小兒求僧曰：『我願割髮作沙彌，得六金，當以半謝。』僧唯唯，及期大小僧幾萬人入寺領銀，賊閉寺門，每十僧貫以一繩，盡殺之。一日迎狀元，儀衛甚盛，各進士迎歸，鼓樂喧闐，忽取一進士斬之。有一教諭，老年矣，加陞侍郎，方揚揚得意，自謂開國元功。不數日，仍見殺。某縣令朱某亦歸順，願就教職，冀以免禍。及就職未期月，而全家被戮。鄉紳朝見者，并拘其家屬，使同行。至則盡殺之，不留種。又命各教官率生員來試，并命教官之婦率生員之婦同來點驗，至亦盡殺之。其大家婦女皆發娼院，復盡殺之，并殺優人。賊將有先知此令者，盡召優娼，恣行懽樂，方淫媾流連，而身首已異處矣。獻忠嘗臨操場閱兵，呼官兵爲毛賊，有擒至者，卽加捆縛，丟一人於沸水大鑊中，倣古鼎烹法也，餘皆凌遲。所獲官吏，皆指爲貪官，叱令剝皮，頃刻而全皮俱下，與肉不相黏。稍有黏者，謂不如法，卽以剝皮之具，令善剝者剝之。有鄉紳爲惡奴所訟，自言今日必死，當容一言。賊曰：『不必多言，自有死法。』乃按之於地，用釘釘其手足，以石滾軸滾之，頃刻遂成肉醬。其暴戾如此！

獻忠自言親見天神與語曰：『天以萬物與人，人以一物與天，』遂刊行各州縣，再續二語云：『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卽以爲聖諭碑。

獻忠之陷重慶也，未嘗留重兵守達州，守備馬乾攻拔之，賊將劉廷舉走。

成都之陷，援兵多死，惟劉鎮藩之兵得脫者有二千餘人，營於新津縣寶山漁鼓橋，無所統屬，欲得劉鎮藩之裨將而奉焉。裨將之最有名者，惟曹勳、楊展。時二人俱爲賊所擒，至中園而幸免。勳由崇慶州走大渡河所，展由新津走嘉定。衆得展，遂奉爲將。展令衆從他道至敘州，自至嘉定取妻子來會，展歸而嘉定已降賊，惟羅徽堡千總廖佐，與峨眉人楊世泰率堡兵及鄉勇千人守峨眉縣，展與其子璟新部署兵將，進營於敘州南岸。十二月，賊犯敘州，至東關，展欲渡江與戰，衆懼而走，展不能禁。賊遂陷敘州，追展至蘆衛，展謂諸將曰：『不戰則賊追我日深矣！』乃伏兵九箐以待之。賊亦見長山大谷，恐誘之，竟引去。展營於永寧衛，而往謁王應熊於遵義。應熊仍以爲參將，展於是居永寧，休養兵士。

獻忠旣據成都，曾英自涪州趨江津，又與建昌道劉麟長至綦江，并將刁化神之兵，號召諸少年，劫掠富紳大賈以充兵餉，窮兵投之以就食，富民亦多投之以避難，軍聲普振。賊將殷承祚守順慶，素有歸順意，英使人招之，爲獻忠所得，叱令剝皮。使者呼曰：『兩國交兵，不斬來

使一賊赦之，斷一手，去一耳，一目，割半鼻，半唇，給一令箭，遣還。其後順慶竟歸順。英使熊應瑞，馮有慶，守之。

乙酉，報帝宏光元年，（附魯監國清順治二年）六月以後，唐王隆武元年，正月，英引兵至重慶，一時蠶起之衆，皆歸之，衆至數萬，船千艘；難民相依，又數萬人，泊於塗山一岸，重慶屹然成重鎮。英取遂寧之鹽以贍軍，故糧足而兵盛。劉廷舉之遁也，往見獻忠，獻忠遣兵三萬犯重慶。二月，至合州，據多功城爲壘。十八日，賊遣精甲出佛圖關陸路，大軍由合州水路，夾攻重慶。先是英聞賊至，令老弱與難民下涪州，進小江口，留銳卒於重慶待賊。及見賊兩路至，急遣余大海當水路，張天相當陸路，戒勿輕戰。自以輕騎五百，間道擊多功城，破之。卽取賊旗幟，遶出賊後，大破之於重慶亭溪，賊潰去。英威名大著。王應熊以爲副總兵，非其望也。英營伍日盛，凡諸營不與同心者，卽并之，亦不復稟應熊號令，日與所親議應熊長短，且多結鄉紳，藉之以財。通朝廷用事者，詆應熊而稱己長。及唐王卽位，遂驟封平寇侯，氣益驕。

三月初六日，楊展自永寧攻敘州，距城五十里，營於乾溪，令守備馬應試引偏師夜渡雪灘頭。平明，展軍至南岸，賊拒應試於頭壩，應試擊破之，展渡河，斷賊浮橋，賊驚走。應試追之，多溺死，生擒二千餘人，遂復敘州，仍營於南岸。賊將馮雙禮復陷敘州，其別將屯於東江外白塔。

山。二十八日，展渡江，擊白塔山，而令川貴參將侯天錫引蘇寶傑兵擊雙禮。展既渡，謂將士曰：『今日須以死戰破賊。』乃盡焚其舟，使張滕、余朝宗攻山左賊，曹章、郭崇烈攻山右賊。姚之楨、李朝貴攻山後賊，展自當其前。曹章先登，之楨敗而復勝，賊不能支，遂大潰。時裸兵爲雙禮所敗，展乘勝又破雙禮，追三十里，又復敘州。

四月，李自成部將一隻虎陷太平、東鄉、達州、夔州、新寧等處，尋遁入湖廣。十三日，張可望復犯敘州。時原任總兵甘良臣領毛裕鎮兵數百，副總兵余奎亦引兵千餘人，船千餘艘，自津江來，與楊展會。展遂引二千人至蔡壩，擊可望，敗績。後五日，可望攻展，展復敗，賊追至乾溪。展兵多從余奎船下江津，展與牙將數百人奔永寧。可望追至永寧，陷樂英寨。寨，屠寅故穴也。展等退守仁懷縣之土城，賊追至土城，展等退守小關，賊又陷小關。展等入山峽中，衆飢，殺馬而食。甘良臣與參將王祥謀從箐中走遵義，章與向成功、黃國美曰：『我舍大隊而入遵義，若大隊爲人所有，則我進退無據，不如間道往江津。』於是良臣、王祥入遵義，展與章竊出賊壘，渡合江，始得食。五月，至江津，免谿，遇賊軍，不得進。王應熊命展入遵義，又命取永寧。會皮熊、侯天錫已取永寧，展遂駐魚腹關。

七月，唐王以馬乾巡撫四川西北，攀一衡巡撫四川東南。一衡衰老無能，爲見諸將驕橫，

不奉法，惟仰屋長歎而已。乾果於任事，多招勇壯禦賊。然西北屢經殘破，軍食必取給於東南，竟莫有應者。

獻忠在成都日求人殺之。先殺衛所指揮千戶百戶，後殺僧道工匠醫生，皆令州縣解至成都，殺而投其屍於南門外大橋下。各州縣怨之，多起兵自固，不奉獻忠號令。時曾英屯重慶，朱化龍屯茂州，楊展屯永寧，曹勳屯大渡河所。時趙榮貴已降清，屯於龍安，其小者亦擁衆，誅賊官吏而清兵又將擊之，賊益忿怒，於是盡屠州縣百姓。十月，賊令保寧守將劉進孝屠保寧，引兵還潼川，後數日，張能奇復屠保寧，無一噍類。

楊展大破賊將梁一訓於納溪縣，溺死者無算。十一日，賊上南道，郝孟旋來歸。孟旋茂州舉人，爲賊所執，尋授以官。孟旋有才略，嘗思立功，佯爲賊用，而多募兵以自衛。時曹勳、范文光守小關，孟旋欲通之，未有便。程翔鳳與孟旋有舊，以書招之，孟旋大喜。雅州諸生已爲獻忠召入成都，未至，孟旋急使人招之，及諸生於邛州。諸生既還，孟旋遂殺賊之在雅州者，稱明正朔，安慰軍民，請翔鳳與之盟，號其兵曰匡正營，而以雅州付文光與勳焉。行營兵久困於雅州，入城大掠，城中一空。孟旋以其衆擊邛州，不克，尋取花溪，爲人所殺。

十二月十五日，獻忠殺進士舉人貢監生員一萬七千餘人於成都東門外。先是賊以特

科，使州縣送人應試，自進士至生員，俱不得隱匿。既至，聚於玉局觀，以兵衛之。有疑其變者，僞以他事逸去，亦得全一二人。既而移入城中大慈寺，至是，照牌點名，出則盡殺之，投屍江中，人謂之泣魂牌。時賊兵皆聚成都，其在外者，或召入潼州，日遣心腹將領勁兵屠各州縣。兵到則揚言萬歲爺卽至，官民皆集操場奉迎，而別遣一隊入城，殺婦女嬰兒，城內城外，一時俱發，男婦老幼，無得脫者。其殺鄉居人，則謂塘撥，亦不使一人得脫。所遣諸將，以所殺之多寡爲功。首級重，不可攜，男子割髮，婦人則剗其陰肉，及乳頭。有不及取者，則但以人手爲驗。驗功之所，手積如山。

丙戌唐王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清順治二年〕清使肅王擊獻忠。獻忠聞之，自引兵至平陽關，遇清兵與戰，大敗而還。時川西川北州縣皆爲賊所屠，成都百姓亦不自安。會獻忠敗還，益懷異志。獻忠覺之，恐人圖己，一晝夜，易其處十二三，或潛伏寺院佛像後，或扮兵卒徧遊酒肆妓院，聽人私語。於是盡屠其民。一日，獻忠獨坐食饅頭，忽空中下數萬手來奪饅頭。一日獨坐院中，忽聞琴瑟簫管之聲。獻忠怒，拔刀斬之，見無頭女子數十人，各弄樂器。獻忠大駭，昏撲於地。又成都在城中，至黃昏後，輒聞人偶語，往視之，則皆空屋也。賊兵夜出，則鬼擊之。獻忠惡其不祥，遂出城，居東門外中園，中園者，蜀王之外園也，中有梨花數千本。成都俗，嘗以三月三

日於此走馬爲樂，獻忠既陷成都，盡伐梨樹，作宮室馳道，練兵於此，號爲御營，至是居焉。賊兵之樵採者，盡入城中，拆毀房屋，以爲薪。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老幼男女，逢人便殺，如是半載。八月，獻忠毀成都城，焚蜀王宮殿，并焚未盡之民房，凡石柱亭欄，皆毀之。大不能毀者，更聚薪燒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張儀所築，漢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貫以鐵緝，壯麗甲天下；宮殿之盛，亦不減京師，至是盡爲瓦礫矣。獻忠又令其衆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歲以下者，僅留一二。四川之禍，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無人，空如沙漠，自亙古以來，未嘗有也！

獻忠有子尙幼，乘醉撲殺之，謂養子可望曰：『我亦一英雄，終不令幼子爲人擒，爾終爲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統天意，必不絕之；我死，爾急歸明，毋爲不義！』可望頓首受命。獻忠遂以可望爲平東將軍，張文秀〔本姓劉〕爲撫南將軍，張定國〔本姓李〕爲安西將軍，張能奇〔本姓艾〕爲定北將軍，〔俱獻忠養子〕各統兵十餘萬，棄成都北走。〔一云，獻忠末年，有道人諛之曰：『陛下本天人，今當遺棄一切，仍歸天上。』獻忠大悅，卽盡殺其妻子，既又殺其大臣，可望四人大懼，各率兵二十三萬，自川南至雲南降於永明王。〕時四川總兵賈登聯屯中江縣，賊攻破之，全軍皆沒，登聯僅以身免。

九月，獻忠犯順慶，順慶守將熊應瑞，馮有慶，頗驍勇，每相謂曰：『賊將來，不足慮也！』及獻忠親至，二人有懼色，固守三日，而城陷。知府史觀宸死之；官民五六十萬人，皆爲賊所屠。賊懸示城中，呼川人爲蜀獠，謂朕待蜀獠最好，而蜀獠每每要反，負朕之極，故盡殺之。獻忠既屠順慶，屯於西甕縣全鎮鋪，大治舟楫，將走湖廣。十一月，清兵至保寧，賊將劉進忠降之。十二月十一日，進忠爲嚮導，引清將雅布蘭覘賊。時獻忠尙有兵六十萬，旌旗塞野，而不知清兵已至，諜者言之，輒怒曰：『搖黃賊耳！』卽斬之。清兵近營，諜者又言，獻忠又斬之；清兵已在前，諜者又言，獻忠乃衣飛龍蟒半臂，不披甲，腰插三矢，率牙將出營覘敵，而清兵已及營門，僅隔一溪。進忠望見獻忠，指曰：『此卽八大王也！』獻忠方引弓，雅布蘭射之，中獻忠脅下，遂墜馬死。清人大呼曰：『獻賊死矣！』發兵追殺，衆抱賊屍以錦褥埋地中，孫可望等四人代領其衆，遁去。清兵旣殺獻忠，復發其尸，於成都北門梟其首。獻忠埋屍處，所生草，人足觸之，輒生大疽。又有黑虎噬人，人不敢過其地，每從他道避行焉。其凶戾之氣，死後尙如此。初獻忠旣棄成都，楊展，曹勳，卽引兵據其地。勳留守，展北追賊至保寧，已爲清兵所據，展還成都，清使譚太追之。趙榮貴攻成都，展以成都毀壞，不可守，乃退守嘉定州，勳守雅州。

孫可望等奔重慶，臨江欲渡，平寇侯曾英屯南岸，渡江擊之，反爲所扼。營中火發，左右營

皆潰，英僅以身免。賊遂奪船渡江。英舟戰，再敗，急引船南下，而賊反率舟師圍之。英連發數矢，殺賊數人，矢盡，溺於河。部將李占春，于大海，（占春號鶴子，大海號老虎，為曾英左右翼騎將，占春驍勇尤甚，英以為子。）率餘衆奔涪州。可望等既渡大江，休兵三日，墮重慶城。由遵義奔貴州，巡撫范爌降之。先是唐王有詔，獻忠所害者，兄弟，非君父也；若降免罪立功，而張定國、張能奇自以為賊不能成大事，尤欲歸順。及至遵義，能奇問汪兆齡曰：『今老萬歲已死，我等計將安出？』兆齡不知其欲降也，應曰：『將軍輩只照舊行事可矣！』能奇怒曰：『昔老萬歲在成都，汝為宰相，不能輔之治國，惟勸之殺人，以至人心危懼，不肯歸從，天下俱名我輩為賊。今日皇皇無之，汝尚欲我輩復作賊耶！』即拔刀斬之，而四分獻忠牙兵，同入貴州。

初，搖黃十三家各設險自固，及獻忠屠戮之後，無所掠食。有仍歸陝西者，有奔入湖廣者，有為清兵所殺者。尊天王袁韜降清，尋復投王應熊，應熊以為邵督，使屯涪州。其在川南富順等處地方者，亦皆來降於應熊云。

丁亥永明王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正月，封王應熊長壽伯，以錢邦苜巡撫四川。四川大飢，民相食，有夫妻父子互食者。蓋甲申以來，大亂三年，民皆逃竄，無人耕種，而宿糧棄廢，又盡，故飢荒至此。時米皆出薦司雅州，尙有大渡河所越，糧衛接濟，而斗米猶十數金。嘉定州則

斗米三十金；成都重慶，俱五十金。保寧則清兵運陝之米接濟，然猶每斗六十金。成都人多逃入雅州，採野菜而食；亦多流入土司者。死亡滿路，屍纒倒地，卽爲人割去，雖斬之不可止。良家婦女，望門而投，亦無應者。成都貧人尤甚。強者聚衆數百，掠人而食，若屠羊豕然。綿州大學士劉宇亮少子亦爲強盜所食。清將趙榮貴圍朱化龍於茂州，化龍固守三日，食盡而陷。榮貴復叛清，與化龍盟而去，屯於龍安。方茂州圍時，男子肉每斤七錢，女子肉每斤八錢，塚中枯骨皆掘出爲屑以食焉。

清兵將犯重慶，王應熊檄馬乾趨內江。左右曰：「清兵正在內江，何可當其鋒！」乾曰：「遇敵而死，吾分也！」遂趨內江，與清兵遇，力戰而死。重慶遂陷。舊按臣瞿昶守將賈登，侯天錫，鄧九韶，王廷獻等皆降。天錫復遣使招應熊，應熊斬其使，遁入仁懷縣土城，抑鬱而死。

時王祥屯遵義綏陽縣，余大海李占春屯屯州，譚文屯萬縣，譚宏屯夔州，譚詣屯巫山縣，副將胡雲鳳屯忠州，雲鳳以舟載妻子泊於夔州。譚詣部將鄧希明劫之，雲鳳妾投水死。雲鳳怒，欲報仇，而搖黃之降王應熊者，屯夔州北岸，少糧三月矣。雲鳳與約於萬縣小溪口邊渡。搖黃從之，遂過南岸，譚文奔雲陽。三月，清兵至遵義，王祥固守綏陽。清兵圍之，不能克。詔閣臣呂大器督師四川。大器與丁魁楚不合，故出之。

初，賀珍據漢中，清兵至，卽引兵數百騎南奔至夔州，求渡，知府程大典不可。時有蜀府德陽王宗室在夔州，同知李習達欲輔之，遂潛通珍，以小舟渡之，屯於夔州之南岸。五月，一隻虎從巫山縣渡江，譚詣水師潰。賀珍復過北岸，居下關城；未幾，一隻虎南陷建始縣。

六月，清兵至涪州，破袁韜於江口。韜乘輜重，走入牛皮箐；李占春、余大海亦戰敗，奔夔州。七月，湖南巡撫朱容藩，（一作容藩楚宗也）爲清兵所迫，自施州衛至建始，一隻虎降之，容藩卽使屯建始。自至夔州，部署李占春、余大海兵馬。時川東夔州一帶，與朝廷消息不通，又王應熊新喪，諸將無主，故多歸容藩。清兵深入至遵義，王祥守綏陽，攻之不克，使人招貴州總兵皮熊，又不至。降將侯天錫復歸正，於是殺賈聯登十餘人，將還重慶。八月初九日，王祥整兵出戰，清兵大敗。清兵悉奔重慶，祥復遵義，軍聲大振。祥妻號上祖，警敏多權略，祥出攻遵義也。上祖率婦人數千皆男扮，別爲一隊，問道會祥，中道獲敵人數十，內有平民被劫者，分別而遣之。旣而曰：『姑繫之，俟我與元帥會而後釋焉。不然，彼或以虛實告敵，敵來追我矣。』及入遵義，乃盡縱之。祥營營宮室，使上祖觀之，上祖曰：『甚善！但少鐵索數根，賊來則當曳以行耳。』祥大慚。

九月，清兵水陸俱下，攻於中州無風渡。朱容藩使占春、大海以舟師禦之，往來如飛。清兵不習水戰，又風雨大作，山岸泥滑，馬不能逞，占春、大海以步兵蹙之，清兵大潰，焚舟千餘，獲輜

重器械無算，遂自達州小路，退入保寧。侯天錫、李正開擊清兵於瀘州，破之，復馬湖。

十月，朱容藩督占春、大海、三譚及搖黃呼景陳三家之兵，將復重慶。會原任偏口巡撫李乾德亦與袁韜自涪州來，王祥又追清將柏永馥，俱至重慶。十五日，共擊清兵，大破之。清兵悉奔保寧，遂復重慶。適冬至，節拜龍亭，容藩自以室宗而功高，位在乾德上，乾德又自以國家舊臣，而容藩後起，不爲下。容藩賴占春之大破清兵，而威名始著，愛之。乾德久居袁韜軍中，與之昵，韜與占春復不協，勒兵相攻，占春不勝，怒回涪州，兵威大挫，而韜亦無糧，惟掠民間食以自給。初，楊展以乏糧，大興屯田，清兵犯嘉定，展堅守五日，清兵解去。時清兵飢疲，而展軍亦無糧，不能追。至是屯田成熟，上南軍民足食，展卽遣楊榮芳、李一進、陳應宗、黃國美，恢復成都。會全勝、萬燦亦破清兵于資陽簡州。十一月，遂復成都。清將梁一訓驅殘民數千，北走至綿州，又盡殺之，成都人殆盡。一訓本賊將降清，清以爲安綿道者也。王命臣馮啓擊清兵于大西橋，破之，復順慶。

十二月，趙榮貴自龍安引兵會武大定于慶元，大破清兵，復保寧。清帥某遁去，全川皆復。以楊喬然爲四川總制。武大定奉秦王四子入川，趙榮貴與之不合，秦王子以大定爲靖虜將軍。時兵旱累年，百姓存者百不及一，或城內外多爲虎狼所居。榮昌知縣張懋賞主僕八人赴

任，方入城，蒿草滿地，不見一人。日未暮，羣虎攔至，攫食五人。

戊子二年（清順治五年）二月，朱容藩還夔州；李占春屯涪江；余大海屯雲陽；譚詣屯巫山；譚宏譚文屯萬縣天紫城；袁韜屯重慶寨山坪；楊展屯嘉定；曹勳屯雅州榮涇；趙榮貴屯龍安；朱化龍屯茂州；侯天錫屯永寧；馬應試屯蘆衛；王祥屯遵義；各守其地，殘民少安。

六月，容藩聚兵十萬，欲據蜀稱王，先自立為楚王世子，加天下兵馬副元帥，改忠州為大定府，號其城內為承運門，鑄侯伯將軍督撫印，徧送川中文武。關南道張京先降賊，賊敗，逃匿大寧，與容藩有舊，首進稱帝之說，容藩大悅。呂大器至涪江，與李占春力阻之，容藩不聽。即于夔州設行營，先即楚王位，旋改吳王。有進士涂原者，拜且泣，或曰：「此吉事，何泣為？」原曰：「中原無主，今遇真主，早正位一日，則早慰天下一日之望，吾心懇切，不覺泣耳！」人皆哂之。容藩以張京為吏部尙書，程正典（夔州知府，富于財，人利之，故以為戶部）為戶部尙書，太子賓客劉道開為軍諮祭酒。有一宗室婦，極淫蕩，流寓夔門，容藩留之於內，欲以為妃，張京力勸之，衆不可，乃止。容藩性忌刻，宗室流寓夔州者皆殺。時諸將自三譚外，無相從者。余大海在夔門，亦從衆謁見。張京以為天子登極，諸侯不可無貢獻，密諭大海率先進貢，即為開國元勳。大海進見，高唱曰：「靖海侯（容藩偽封）進寶！」鴻臚官問：「何寶？」大海曰：「奇貨駱駝！」

容藩而瘦背，素有駱駝之號，故以諷之。未幾，楊喬然、錢邦直等移檄諸將，共誅滅之。

楊展屯嘉定，略有川西南州縣，自什邡縣以西，絳州府以南，皆奉展號令。展所至，得銀，或下地窟，或于江中河口，不啻數百萬。他人求之，則無有，展甫至，則又得之。時值飢荒，展用以賑濟，全活甚多，詔封華陽侯。袁韜與李乾德歸展，武大定既與趙榮貴不合，亦歸展。九月，展使大定屯眉州，韜屯犍爲縣，皆給以糧。初，王祥之勝于遵義也，兵至樂英寨，寨爲展次子所據，祥掠以歸，既而釋之。展由是怨祥，未發也。會祥攻貴州，不克而還，貴州人約展共襲之，展亦與樊一衡謀立富順王某，遂令長子璟新將諸將擊祥，諸將皆悍，不受節制。璟新又年少，不知兵，至廬衛，獲馬應試，殺之。至永寧，侯天錫堅守不下，攻之不克，王祥遣兵援之。一日，大霧，祥兵乘霧出戰，璟新大敗而還，展威名大損。展性驕矜，不假人以權。袁韜、大定、乾德皆不悅，共欲圖展。展覺之，然不以爲意，三人竟殺展，分據其地。展被執，請入山爲僧，袁韜欲釋之，乾德曰：「縛虎易，縱虎難！」遂殺之。其後乾德戰敗，語人曰：「吾今日親見楊展入舟中，冤孽相尋，夫復奚恨！」遂赴水死。呂大器至遵義，王祥方以兵威迫脅土司，設三十六營，頗驕蹇，不奉法。大器不能堪，仍還廣西，鬱鬱歿於途。王祥以禮葬之，厚撫其孤。祥性驕奢，然亦矜名節。王應熊之喪，亦嘗以禮葬之。卽縱兵剽掠，每在敵境，其本方百姓，未嘗以兵擾之。時永歷帝遠居廣西，徒擁

虛號。而祥獨勤貢獻，不敢失禮。其妻上祖亦進貢於後宮，搢紳欲赴行在者，必傾囊以贈之。朝廷封爲忠國公。初，孫可望之奔貴州也，巡撫范爌既降，羣縣多望風送款，遂以定番爲巢穴，休兵半年，進犯雲南。二年間，盡陷雲南郡縣。

己丑三年，〔清順治六年〕孫可望自立爲秦王，復引兵自貴州犯四川。時闖賊降將高必正等皆爲朝廷効力，可望皆擊殺之。初，容藩既敗，張京投河督堵胤錫，胤錫盡削其官，乃投賀珍，僞爲勅書印綬，煽惑文武，珍覺而逐之，遂投可望，稱臣拜舞。首進王蜀之說，可望大喜，復其官。京又進函風圖曰：『函風王業根本，願殿下爲天子，如周家有道之長！』可望左右皆明室舊臣，皆深惡之。可望有親信某，京時皂隸也，認爲師生，藉其力以免禍。

庚寅四年，〔清順治七年〕孫可望將犯遵義，先遣溫總鎮與王祥議和。溫舊爲川帥，祥曾在其麾下。今在可望營，最用事，而祥見之，倨甚，且呼可望爲賊。溫還，促可望進兵，祥敗走，可望追之。祥曰：『吾終不可辱於賊！』遂自剄，其妻上祖被擒，亦不屈。可望賜之死。上祖沐浴盛裝，望闕叩拜，又拜其夫死之處，乃就縊，未絕，以手招左右曰：『扣大緊，不可絕，可鬆其扣！』左右從之，遂死。可望又擊匡國公裴熊於貴筑，破之，值艾能奇病死，可望又并其衆，聲勢益張。

辛卯五年，〔清順治八年〕可望挾永歷帝入安龍所，諸將無不歸命，號召川中諸將。李占

春以可望殺其父，〔謂曾英〕獨不爲下，可望使人招之，輒斬其使。有勸之降者，則罵曰：『彼殺我父，幽我主，而我降之，是爲不忠不孝，禽獸等矣！』可望進兵擊之，占春固守涪州，力戰七日而潰，與余大海走湖廣，欲降清，流民從者數萬，中道絕食，流民俱怨占春不早降可望，而流離至此，占春大慚，呼酒對妻子痛飲，至夜半，單騎入華山爲道士。〔後二年清使人招之，不得已至武昌，終不受官，大海降清。〕楊喬然與李占春同心守蜀，及占春敗，可望使人招喬然，喬然謁見，因請歸里，可望許之。李乾德、袁韜、武大定，據川南州縣，可望使白文選攻之，乾德等大敗，韜與大定皆降。乾德率妻子走威茂，中道被掠，妻子皆縊死。乾德至威茂，威茂人縛送文選，文選厚待之，欲引見可望。乾德曰：『吾終不能向賊求生！』遂投河死，弟翼德亦同死。

壬辰六年，〔清順治九年〕清使平西王吳三桂略四川，攻陷保寧，趙榮貴戰敗，爲三桂〔所〕殺。三桂深入，至敘州，孫可望使劉文秀拒之。文秀攻拔敘州，三桂退保保寧。文秀乘勝追之，三桂按兵不動。文秀渡河索戰，依山爲壘，其鋒甚銳；三桂以輕騎挑之，誘使下山，文秀失勢，遂大敗，僅以身免。四川郡縣盡歸清矣。

癸巳七年，〔清順治十年〕可望自引兵至岔口，復敗還，遂駐貴州。

丙申十年，〔清順治十三年〕李定國與可望有隙，迎帝入雲南府，劉文秀等皆附之。

丁酉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八月，可望誓師普定。以馮雙禮守貴陽，自引兵犯雲南。九月，可望潰，還至普定，守將馬進忠閉門不納，令城上發礮擊之。或曰：『此國主也！』進忠曰：『國主誓師而出，計兵十六萬，今止數十人！此必是賊！』可望大窘，急趨貴陽。馮雙禮又揚言進兵，已迫促，可望護家口先行，已爲斷後。可望遂棄城，走至寶慶，乞降於清，清封爲義王。十月，劉文秀等追可望至貴陽，馮雙禮迎降，遂復貴州。

戊戌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清復使吳三桂與定西將軍墨勒根蝦由四川一路，靖寇大將軍羅托由湖廣一路，征南將軍趙布大山廣西一路，期於二月二十五日三路進師，共取貴州。既又遣信郡王多羅，自都門趨貴州，仍分三路進取雲南，羅托還駐荊州。時三桂屯漢中，由沔縣，戴安，寧羌至朝天驛，順流而下。三月四日，抵保寧，集舟艦，載軍糈，以重慶水陸交衝，請增兵五千，以程廷俊爲重慶總兵。七日，過南部西充。十四日，至合州。合州有江，自陽平合瞿河而下，江面寬闊，水勢洶湧，清兵跨馬渡河，重慶總兵杜子香望風奔潰，清兵遂由銅梁璧山進發。四月三日，陷重慶，使人招原任總制楊喬然，喬然服毒而死。

時川湖界中，如房竹，歸化，大昌，大寧，則有塔天保，郝搖旗，李來亨，袁忠第，黨守素，賀珍；施州衛則有王光興；長壽萬縣則有劉休純，譚詣，譚宏，譚文，向希堯；達東則有楊秉胤，徐邦定等；

結連嘯聚，俱未附清。清乃以嚴自明領重兵，鎮重慶，與程廷俊協同固守，大兵遂渡黃葛江，歷東溪，安穩，松坎，新站，夜郎。其間如滴溜，三坡，紅關，石壺關，上摩九天，下臨重淵，一夫守險，千人不得過。李定國先遣劉正國，據險拒之。二十五日，清兵抵三坡，正國自水西奔雲南，於是自桐梓至四渡站，守將郭李愛，劉董才，王明池，朱守全，王劉倉，王友臣等，皆降清。三十日，清兵陷遵義。五月三日，進至新站，烏江。十一日，襲破楊武大於開州，倒流水。於是水西宣慰司安坤，酉陽宣慰司冉奇，鑣蘭宣撫使奢保壽等，皆降清。興寧伯王興亦降清。吳三桂賜以盃甲名馬，逾於常格。

七月二日，譚詣，譚宏，譚文，攻重慶，不克。詣宏與文有隙，共殺之，請降於清。清以詣爲向化侯，宏爲慕義侯。〔自是以後，凡川東據險自固者，多降清矣。〕吳三桂終以重慶爲虞，使川撫高民瞻駐重慶，又調建昌總兵王明德赴重慶協守。檄嚴自明俟明德到日，卽領所部赴遵義。二十八日，墨勒根蝦病死，趙布大與線國安陷獨山州。多羅入貴州境，約三桂議事，三桂自遵義馳赴之。十月五日，會多羅於平越府之楊老堡，遂與經略洪承疇等，共訂師期。

帝賜李定國黃鉞，同馮雙禮等扼盤江河，據雞公背，經營貴州。又使白文選同鎮將資民望等，守七星關，進抵牛界，距遵義數十里，牽制清兵，以應定國。吳三桂聞之，兼程還遵義。十一

月十日，統藩十四旗，及援剿總兵沈應時、馬寧等，自遵義出師。十二日，文選自生界退守七星關，關極險峻，兩山壁立，水洶湧，號天生橋。三桂前在遵義，細問土人，已得其詳。十二月三日，營於水西苗寨，不言所向。次日，忽由天生橋小路，抄烏撒軍民府，扼七星關大路。文選大驚，棄關走可渡橋；又焚橋，走霑益州。李定國見多羅自中路來，亦退守盤江河，連戰於羅炎、河涼、水井，皆敗。又聞趙布大將至，遂率大軍奔雲南。吳三桂至烏撒，收降文選餘衆，設官安撫，貴州悉陷。馮雙禮、狄三品等，自金沙江奔四川建昌衛，三桂發檄招之，且密授三品方略，使諭川南諸將歸附。王化龍守茂州，〔即唐維州〕獨不降清，三桂發兵攻之，力屈被擒，竟見殺；同知唐天顏亦死之。化龍有所乘馬，見化龍死，亦悲嘶跳躍而死。四川悉陷。

野史氏曰：「崇禎初，流賊自秦入蜀，搖黃繼之，蜀已騷動。然十七年間，賊五出五入，未爲大害也。迨獻忠陷成都，一二年間，屠戮川民，靡有孑遺，雖石虎、符生之殘，黃巢、朱溫之暴，亦不至若此之甚！曾英、王祥之徒，集烏合之衆，唱義討賊，至死不回，可謂義士！然戰爭之苦，未嘗不爲民累，况其間又有馬珂之陷順慶，容藩之帝夔州乎？戮官戮民，宗室獻賊，餘毒未盡，又有此以甚之，生民塗炭，於斯而極！獻賊既敗，清兵橫行川中，王祥、李占春整兵再戰，楊展、曹勳敗而復勝，而馬乾、李乾德輩，或戰死疆場，或委蛇強將之間，冀其一

效，於是清兵遠遁，全蜀稍寧。未幾，孫可望復犯四川，王祥占春之屬，相繼敗死，蜀中空虛，清兵乘之，遂據其地。夫蜀素稱天險，自武侯治蜀以來，廢興不一。然據之者必歷數十年而後敗，未有一年之中，獻賊，闖賊，口口，搖黃，以及亂民悍宗，相繼而起，此往彼來，如今日之甚者也。豈天未厭亂，則地利亦不足恃哉！明季兩京陷沒，各有淪亡，而生靈之禍，蜀爲尤甚，是可悲矣！貴州僻在一隅，非必爭之地，然共主在滇，而亂賊在蜀，窺祭器者，必由之，亦遂與蜀俱亡。悲夫！

平吳事略·專載

順治元年三月十七日，賊游騎之平則門，環攻九門，門外三大營悉降。賊十八日攻益急，自成駐彰義門外，遣降賊太監杜勳絕入見帝，求禪位，帝怒斥之。〔日〕〔原本作「目」〕依文義改正。〕暝，太監曹化淳啓彰義門，賊盡入。帝出登煤山，望烽火徹天，帝歎息曰：「苦我民耳！」徘徊久之，歸乾清宮。皇太子二王至，猶盛服入。上曰：「此何時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來，上親爲之解其衣，換之；且手繫其帶，告之曰：「汝今日爲太子，明日便爲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迹，藏姓名，見年老者呼之以「翁」，見年長者呼之以「伯叔」，萬一得全，報父母仇，無忘我今日之戒也！」左右皆哭失聲，命人送太子及永王，定王於戚畹周奎家。太子至，不得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後擁見自成，皆不屈。自成羈之營中，封太子爲宋王。

四月二十九日丙戌，自成僭帝號於武英殿。是夕焚宮殿及九門城樓，詰日，挾太子二王西走。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乙卯，王師至蘇州。豫王既定金陵，傳檄各郡，徵版籍，募能檄行蘇州

者。吳縣周荃時在金陵，劄御船通判，或薦崇明人前鴻臚寺少卿黃家鼐爲安撫正使，而以荃副之。甫抵郡，適明監軍蘇松巡撫楊文聰潰兵至，執家鼐殺之，覓渡橋下。荃逸去，僂其家人張留，并執荃友太學生顧凝遠號青霞者。凝遠子諸生樂胥聞父被執，倉皇赴難，願代死，父得亡命。樂胥解軍前，得釋。越三日，都督李延齡，總兵土國寶露刃南下，文聰兵遁。大兵至，士民各書『順民』二字於門，爭持羊酒迎候。

迨薙髮令下，時有福山副總魯之嶼者字瑟若，首先倡拒，鄉兵四起，頭纏白布。諸生陸世鑰聚衆千餘屯陳湖中，有十將官者，亦屯千餘人于左近，繞城而呼。民間柴斧，婦女裙幅皆爲干戈旂幟，而猖狂於道。又有太湖盜赤脚張三負嶼，劫掠富民從而和之。土國寶出榜曉諭，無如愚民之不從也。已而湖寇所部有被獲下獄者，陳湖之師伏力士劫之，焚城樓，城內士民應之。閏六月十三日突入葑門，一時洶洶，焚撫按府長吳五署，巡撫避入瑞光寺浮屠。官兵奮勇殺出，之嶼衆潰，全軍殲焉。有章志斌者，亦同時死。六門堅閉，城中人死無算。

未幾都督李公至，土國寶必欲屠城。李知西北民居稠密，與土國寶分鬪，二關俱寫東南，土國寶拈得東南，遂由盤門屠至飲馬橋。橋畔有關公像，民昇至橋上，冀兵畏神像而止。及至兵到，忽見關公立馬橋上，人馬俱跪而止。神誠護國佑民哉！李公遂封刀不殺，吳人立祠于虎

邱山塘，建「德崇宇宙」坊，以誌不朽。

先是王師駐於南園，營中需水草，而民皆逃避一空。有長洲人葉茂華者，素醇謹，好爲諸善事，故未去城，因與其兄茂才，兄子汝輯率先薙髮，爲郡民之倡，遂輸芻納麥，馬賴飽騰。無何寇至，茂華，茂才，汝輯遂遇害。督撫懸示招安，周荃每左右之，全活城中人無數。諸生張悌乘亂上揭，得委署府通判事，修怨肆螫，故多以叛黨立誅，人皆德荃而恨悌。士公廉知悌惡，係之獄，自以剪斷喉舌死。黃家薰以死事錫廕，而茂華等爲順民之倡，例得優卹。荃至京，授開封府知府。是時吳江進士吳易踞擾白蕩，狼山總兵王佐才等櫻城拒守，次第平定。

順治二年，長興劇盜赤脚張三揭竿肆擾，入太湖，掠橫山，又掠木瀆。至康熙初，湖路梗塞，未能弋獲，當道莫可如何。有朱允恭，洞庭山人，富而有才，家有園亭聲妓之奉。時允恭効力於巡撫轅門，中丞韓公世琦詢以湖盜事宜，欲發兵剿之，允恭堅持不可，曰：「赤脚張三非他可比也。渠矯健絕倫，人不敢近，然好聲色，可圖也。請給假五十日，得便宜行事，當縛之轅門以獻。」韓公許之。允恭訪得其黨，好言說之曰：「張君誠豪傑人也！我欲與之交歡，今以千金爲壽，欲保我桑梓。」賊黨攜金致詞，張大悅，約日到山謝，允恭乃盛設合樂以餉之。越宿，備陳女妓，陰遣勇士雜優伶中，酒酣，卽席擒之，釘其手足，馳解撫轅正法，餘黨悉散。太湖中自此安謐。

也。允恭之功，豈淺鮮哉！

順治二年，王師下江南，楊維斗先生名廷樞，屏居鄧尉山中。是時太湖有盜，咸以白布纏頭，勝國紳衿士庶亡命者，悉托爲逋逃藪，以倡義爲名，招公共事。楊曰：「倡義固出忠心，但糧從何辦？」湖寇曰：「取之于民，不患無糧。」楊曰：「若此，則爲盜矣！何義之有？誓不從！」當事者恐楊之終入湖爲患，遂執之，見巡撫土國寶將軍（巴）（疑係誤字）曰：「汝欲反（乎）（原本作「子」今依文義改正）」楊曰：「我非反也！爲人臣者，國亡則與之俱亡；國存則與之俱存。今國旣亡矣，吾不死何爲！」土國寶勸之再三，終不屈。將軍怒，命斬之。臨刑，仰天歎曰：「吾得死所矣！」立而受刑，死于吳江之蘆墟。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廿六日，破城。廿一日，有鄉民十餘舟出城，至南湖，天尙未明，見熾火青青，散漫水波，漲千亘萬。衆懼，揮之不去，抑兵死生魂豫游波上耶？廿三日，城外見城內天星亂落如雨，甲申六月初六日，北來難民嚴泰等報稱……〔此處似有闕文。〕

〔清〕兵于五月初一日追賊至京，出示曉諭曰：「大清國攝政王令旨諭南朝官紳軍民人等知悉：曩者我國欲與爾明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通問，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爾朝悔悟耳。豈意爾君臣堅執不從，今被流寇所滅，事屬旣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

者居之。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爲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卽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王師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幹功名立業之秋，如有失信，將何以服天下乎？特此通諭知之！」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初九日，大清兵抵嘉興，時馬士英在杭命督府陳洪範與大清議和，過嘉興，舟旂書「奉使清朝」。兵巡道吳克孝聞之，投水，左右救之遁去。同知朱議濱，推官孫昌祖，知縣某等棄職遁去；知府鍾鼎臣以城降，居民爭粘「順民」二字于門。貝勒王禮營演武場，先遣數騎進城，揭安民榜，士民有到營獻策者，卽承制給劄，授銜隨征，遇缺委補，謂之「南選」。住三日，拔營進北門，出南門，騎兵由草蕩陸行，步兵舟從。漕河行軍，秋毫不犯，市肆安堵。明潞王常潑同世子官民開門迎降，隨委縣官署事，秀水縣胡之臣先在天寧寺前賣藥，人素輕賤之。因籍軍需，嚴威脅，民怨之切骨。更委投降總兵陳梧至郡鎮守。時各官尙服明朝冠帶。至閏六月初五日下令剃頭，百姓闕至陳梧署中，梧云：「剃頭事小，徂剃後汝等妻子俱不保！」民遂沸然。時有外邑鄉紳屠象美與梧歃盟共事。

初七日，聚軍民于大察院，象美袖出偽詔開府道署示諭城內外二十四坊居民，每家出

兵一人。民有遷避不出者，衆兵鈔搶其貲，書逃民于其房，入官。數日間聚衆三萬餘，無將領隊伍，亦無軍令約束。持木揭竿，或以寸鉄縛竹杪。葛衣露體，足躡草履，烏合喧嘩，竟同兒戲。日給兵餉，悉派本坊鄉紳巨族質庫。是日衆擁委署知縣胡之臣至梧署，亂兵攢刺，磔屍毬場。

十二日晚，東關外盤獲沙船一隻，詢稱鹽寇謀爲內應，于是急閉四門，搜斬黨羽，市郭鄉村一時傳徧，搜殺甚多，各坊居民不容往來。逾界者，卽親識，立時擒殺。鄉村之民亦各歆盟團結。羣不逞藉稱盤詰，遇逃難男女經過，或身帶銀貲，一概殺劫。平昔豪橫輩流毒閭里者，盡爲仇家報復。殺人放火，隨地皆然。旬日之間，自相殘戮，屍橫徧野矣！

十三日，大兵次陡門，梧遣標營陸中軍哨領陸兵先鋒朱大定等部水師，又率民兵繼後救應，迎戰于鎮西。兩軍相接，大兵數百忽繞出郡兵後，前後夾擊，郡兵大敗，斫殺赴水死者大半，殘兵退保入城，水軍返棹鼠竄。初象美與梧起兵時，梧輕象美是柔儒書生，且權非獨握，陰有微隙，流言屠有異志。至是象美見各縣調兵出戰不利，又往太湖調王蜚兵不至。

二十五日，新安水師敗于麻雀墩，繼而民兵被坑于姚油車，殲于石灰橋，知事漸危，聚集家將，懷寶開北門欲遁，隨被亂兵所殺。郡兵恐大兵登真如浮屠，窺城中虛實，縱火焚之。貝勒在杭發披甲三千應之，晚抵嘉興，四鼓進薄西門外鋤頭壩，作浮橋，達城脚下。大砲連發，聲如

雷震，守城兵紛紛逃下。

二十六日，天未明，梧開東門，口稱親出掣兵，率家丁同朱大定遁走平湖，城門遂閉。黎明傳大兵踰城已入，郝千戶開東門，百姓喧擠出逃，踐踏而死，嚎咷震天，接踵而行，首尾數十里不絕。大兵知陳梧東走，分兵趕至朝陽廟，不及而還。時城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之七八。間有削髮爲僧，避于佛寺者；有自係獄中，詭稱罪囚者，僅三百餘人。其餘盡行殺戮，血滿溝渠，屍積里巷。烟焰漲天，結成赤雲，障蔽日月，數日不散。郡守鍾鼎臣自縊。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大兵下維揚。總兵張鵬翼與右都督徐洪彥合兵入援，未至，而江寧失守，遂從海道投監國魯王。

丙戌三月，移屯大山。鵬翼弟繼勞勇冠諸軍，及兵至，疾鬪力竭而死。有老僧舁其屍歸，將近衢里許，道傍有旅店，忽見繼勞披甲躍馬從數人至店，下馬，命具酒食。店民飛報入城，軍中皆驚喜，急出迎之，繼勞屍適至，始知向入旅店者，乃其魂也。後城陷，洪彥、鵬翼皆死之。

八月初三日，王師抵松江。時百姓已歸順。鄉官沈猶龍前總制兩粵，有威望，倡義守城，募鄉兵爲拒敵計，勢孤無援。所募皆市井白徒，金鼓一震，鳥散鼠竄，殺戮最慘。至是果羅屠城之禍。沈公及進士李待問、孝廉章簡俱死之。

李自成陝之米脂縣雙泉人，祖海，父守忠，葬于三峯子地方亂山中，山勢險惡，林木叢雜，氣概雄偉，募府檄米脂令邊大綬掘之，以泄殺氣，先破海塚，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次至守忠塚，中蟠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見人昂首張口，無所畏，衆擊殺之，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其餘環繞數塚，骨皆血潤，亦有生毛者。大綬有記名「虎口餘生錄」，載之甚詳，且悉闡賊限三月十八日抵燕都，既而如期破京師。先是移檄遠近，中有句云：「主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逆臣周鍾筆也。聞者無不扼腕，鍾復獻下江南之策，賊敗，潛歸南都，戮于市。（李自成以下至此一段，與本書不相啣接，或係牠書誤被插入，待考。）

乙酉三月，大兵入儀封，破睢歸，進逼江北，直下淮、潁。四月，左良玉以廓清君側爲名，提兵下九江，遣靖南伯黃得功禦之，上游空虛。五月初九，大兵渡江，福王走黃得功營，得功戰死，檻車北轅。

順治二年五月初八日，大兵抵江潁，九日昧爽，烟霧蔽江，乃縛芻置木筏上，順江而下，以紿京口兵，而大軍潛由龍潭竹梢渡。十日，馬士英猶有長江天塹之對，十一日都城陷矣！

思文大紀·專載

卷一

121

弘光元年六月，靖〔虜〕〔據海上見聞錄校補下同〕。伯鄭鴻達，禮部尙書黃道周等，擬奉唐藩監國於閩省。十七日至衢州，六師聚會，王乃秉鉞徇師而誓曰：「嗟爾有衆，咸聽予言：昔有胡元，腥穢宇宙，汨爾黎民，以爲被髮左衽，黎民哀痛，無有甘食，天乃命我太祖高皇帝，驅而出之，還於朔漠，天下欣戴，如出昏窞，而睹日月，於今二百七十八年，帝十七葉，未有失德。而寇賊乘釁，覆我二京，將復汨我黎民，以爲被髮左衽，幽明人鬼，咸用痛心。予自早歲，懲愆是患，不憚危苦，以櫻茲咎，而天未厭亂，不達鄙懷。今兩京遞覆，蠱爾又至，臨安監國不競，士民瞻烏，予念崇禎在御，十有七年，勵精圖治，惟是舉錯拂於民心，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懲勸無章，以至今日。今諸夫子君子，閔念黎元，欲爲立主，不以予不肖，俾統六師，監此函夏，亦惟是賞罰勸懲，實用有章，功不可以倖取，罪不可以倖卸。袞鉞之用，兆始于今。爾夫子君子各率多士，庶乃德心，其尙桓桓，如熊如羆，恭行天討，以光復帝室，驅逐清兵，以續我太祖之業。其有摧堅陷陣，拘執醜衆，獻力自著者，皆不惜茅土，弈世帶礪，盟之河山；其有私作

寇攘，踰垣牆，誘臣妾，逸馬牛，風俱有常刑。其夫子君子或不念上帝及我太祖虞武爾心，私卽愒淫，自營威福，暗于名器者，天地鬼神亦共殛之。自今以始，同力一心，以匡帝室，勸哉多士，咸聽予言！」

又百官恭請監國，諭曰：「孤聞漢家再隆，大統猶繫人心；唐室三喪，長安不改舊物。豈獨其風俗醇固，不忘累世之澤哉？亦其忠義感憤，豪傑相激勸，使之然也。孤少遭多難，勉事詩書，長痛妖氛，遂親戎旅，亦以我太祖驅除胡元，功在百世，方十七葉，而虜孽驚然，睥睨神器，爲子孫者，誠不忍守文自命，坐視其陵遲。二十年以來，賊寇洊驚，孤未嘗兼味而食，重席而處。比方二載，兩京繼陷，天下藩服，委身奔竄。孤中夜臥起，涕泗縱橫，誠得少康一旅之師，周平晉鄭之助，躬率天下，以受彤弓，豈憂板蕩哉？今幸南安靖（虜）二大將軍，志切匡復，共賦舞衣，一二文臣，以春陵瑯琊之義，過相推戴，登壇讀誓，感動路人。嗚呼！昔光武、玄德，皆起於布衣，所遭絕續，與大敵爲仇，而能正名舉義，躬承大統。况今神器乍傾，天命未改，孤以藩服，感憤間關，逢諸豪傑，卽應投袂，知明明赫赫之際，神人叶謨，上天所眷顧，我太祖祐其子孫，猶未有艾也。書曰：『與治同道者罔不興。』傳曰：『得道者多助。』自今孤總六師，一切民間利病，許賢達條陳，孤將悉與維新，總其道揆，副海內喁喁之意焉。」

六月二十日，唐藩過仙霞嶺，祭告漁梁鎮神。

其文曰：「維我太祖高皇帝實起南服，廓清宇內，爾山川靈爽，亦率厥職，無有沴厲，以迄於今。邇以賊寇陸梁，覆我二京，中原腥穢，未能自波。太祖震怒在天，將率海道百神，以開雲雷之屯，實誘予心，踰茲嶺嶠。嗟乎！爾神靈雄偉聽容，甲於天下，生爲俟傑，子雨友風，伯虎仲熊，以驅逐胡馬，靖彼犬羊，猶掇之也。予昭大義，監國於斯，將藉神靈，以匡天下。敢用玄牡，昭告所在山川，亦念曾孫閒關號召，不遑啓處。惟上帝眷顧，及我皇祖，是庇是輔，是報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爾心。有道曾孫某某謹告。」

二十三日，唐藩至浦城縣。

祖制：親藩不得擅自起兵。唐藩以父爲叔鳩，襲封後，卽舉兵報仇勤王，啓行，以寇梗還國。崇禎九年，奉遷降之命，以越關擅斃送高牆。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闖賊之變，烈廟身殉。五月十五日，福藩卽位金陵，詔改來年爲弘光元年，隨允廣昌伯劉良佐奏，赦原爵唐王奉降庶人御諱聿鍵於鳳陽高牆。十二月，賜復親王冠帶，送東粵閒住。貧無路費，自鳳陽至南都，遷延時日，又回鎮江，由丹陽至蘇州。風聞清兵陷南京，天子蒙塵，乃避難至湖州，又至嘉興。大總兵陳洪範，陳梧，汪頌德，吏部尙書徐石麒，淮撫錢繼登，太監高起潛等，面請唐藩監

國，堅辭謙讓，乃容撰揭帖，倡奉潞藩，又得慈禱太后之命，潞藩遂於六月初八日監國於杭州，初十日，唐藩至杭，請朝，具本勸進，而陳方略，不允。靖（虜）伯鄭鴻逵面請回閩取兵，亦不允。是晚，清牌至杭州，潞王從闖弁之議，甘心降清，唐藩聞而憤泣不勝。適遇靖（虜）伯會同禮部尙書黃道周等奏啓懇請監國十五日，清騎至杭，浙東人心震動，唐藩不得已，始勉從之。六月二十三日，進關，抵浦城縣。

按黃道周第一疏有云：「天造不寧，道先立主。昌期協應，臣亦擇君。兩載而陷二京，河山雪涕；敷天而污左衽，人鬼恫心。非有不世出之英，莫勝大有爲之任。恭遇唐王殿下偉略著於維城，玄風聞於主鬯。太祖廓清六合，有天下者還屬太祖之孫；漢家再造神州，起南陽者卽復漢家之業。昔當寇迫郟城，殿下已請師投袂；況今禍連江左，蒼生又仰屋瞻烏。荏苒則人化沙蟲，棲遲則家成荆棘。瑯琊先討石勒，後渡五馬之江；宛葉初會平林，遂昆陽之績。以今揆古，易世同符。語德則德於瑯琊，語親則親於宛葉。所謂合晉元光武以成殿下之身，藉猛士謀臣以續高皇之緒者也。矧殿下社稷爲心，祖宗是念，高皇之子二十人，惟王逾於重耳；唐室之君十七葉，立國何必沙陀。伏乞俯循衆望，監統六師，使黎庶有歸，皇圖克鞏。」云云。六月十一日疏上，答云：「覽啓悲慟，義不忍聞。孤藩開自高廟，十七世篤忠貞，孤罹家

庭偶異，曾叨先帝殊恩。因奮血性，期圖報不負君親。敦請勤王，討父仇爲法受過。上年弘光皇上憫鑒，復賜王冠，孤受二帝深恩，誓竭迎鑾雪恥。但愧微渺，徒耿赤誠。春秋之義意：天子蒙塵，諸侯釋位。孤惟遵此成規，賢序實無一稱。監國之請，而諭周詳，感諸先生忠愛孤身，斷不敢當。共體守節真懷，不必再有陳請。」

第二疏云：『日月重光，四海切黃衣之望；乾坤再闢，萬方仰白水之祥。五百年必有王興，適逢今日；十八傳宜歸哲后，當屬仁賢。宗社憑依，臣民引領。恭惟殿下欽明天縱，玄德日升。險阻備嘗，晉公子之播遷，良有以也；閭閻親歷，史皇孫之艱難，豈徒然哉？茲者金甌震缺，翠輦蒙塵，南轅之返無期，左衽之氛正熾。國不可一日無主，主不可一日非人。惟德惟賢，乃肩乃荷。克承臣仕，親在君王。拒羣工之敦請，令諭雖極冲虛，救萬姓之倒懸，監國終難他奉。伏乞仰思祖宗垂創之統，下念蒼黔推戴之誠，早膺負扆之朝，以肅王綱之度，使吏士有所維屬，人心不至渙離。張我六師，掃清蠱寇，躬行九伐，克復神京，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六月十二日，疏上，答云：『皇上多日出狩，臣庶迫切無君，封疆日促，狂孽日逼。監國攝政，固不可遲。但孤靜淡自天，口虛非常，前諭甚明，豈飾觀聽？昨感所啓，業已具揭，但奉潞藩監國矣。彼則以賢以序，真其人也。孤願與諸先生共行推戴，以折孽謀，他啓斷不敢再聞。』

第三疏云：『國步多艱，王室已深於板蕩；天心厭亂，人情咸屬於仁賢；兵燹之毒方殷，共球之思逾迫。恭惟唐王殿下聰明亶作，慈孝夙成。枕戈以請勤王，久樹桓文之業；瀝血而謝君父，獨通姚姁之權。恭儉溫文，廓爾寬仁之度；聖神文武，翕然海宇之歸。近聞清逼武林，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差。思高皇創業之艱，退一尺卽失一尺，爲中興恢復之計，早一時卽易一時。幸切宗社之圖，勿固士大夫之節。神器不可以久曠，令旨不可以時稽，亟總瑤楓，以臨魁柄。將義師有主，昆陽成長者之功；醜虜望風，靈武覩聖人之烈。』云云。六月十五日，疏上。時潞藩已具降書矣。令旨答云：『覽啓，諸先生懃懃懇懇，謂皇鑾旣時不易返，潞藩復懼請改圖。以孤勤皇雪父，大義久昭；况分國本於高皇，視孝陵情尤關切。監國必難他誘，三請詞意益殷，令孤進退均難，孤將何以處此？且今人心口彘，內外沸鼎，交請敢再堅違，孤罪滋重，萬不得已，將所上監國之寶，權置行舟，卽諭他方官速遣專官謹守，然於出令用人，在途猶難草草。俟至閩省，面與藩鎮文武諸賢共行遵守。』云云。

二十四日，令旨：『諭浦城縣將孤發下旌直銀五兩，賜欽命禁旅勇衛水師總兵陳有功。』復諭之曰：『孤覽爾啓，爲之慨憤。自允監國之後，若一日孝陵未見，一日西北赤子未援，一統舊疆未復，卽是孤負祖負民，如劍在心，如湯沃背，斷不與寇盜並立於天壤。該將啓內，勸孤

節儉愛民，足徵忠讜。孤鑒千古，凡真忠臣，必明指君之過舉，改正君身，天下目定。凡不言孤過者，卽僞忠也。孤纔至閩，見此啓本，卽是中興名疏，着發此啓於靖（虜）伯大張榜示，見孤汲汲求賢，願拜昌言至意。

浦城縣知縣鄭爲虹進大明會典一部，縣志一部，典史陳國元進方孝孺文集一部。

二十五日，令浦城縣命工刻石置公署門外，上書敬奉監國令諭：『本縣印佐迎送上司，止於郭外，敢有再行違諭迎送者，察出一體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決不輕貸。』

蓋從典史陳國元之請也，從諫如流之意，於此可見矣。書坊送綱鑑一部，續稗海一部，浙江通志一部，給價銀四兩三錢，還之。

二十六日，朝見人民於建安，監國。

令諭曰：『昔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胡氛，統一區宇，成祖文皇帝燕都定鼎，威震華彝。仁涵義育，累洽重熙，何期數當陽九，天降鞠凶，昔年薊北，獨深蒙難之悲；此日金陵，復有北轅之恨。孤慚涼德，雪恥未遑，念切同仇，請纓有志。今爾臣民，連箋勸進，至再至三，謂「清迫杭城，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面之羞。」孤覽斯言，撫膺隕涕，痛統緒之幾墜，悵天下之無君。不獲已俯順輿情，允從監國，謹於弘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朝見臣民於建安，

收拾餘燼，恢復南都。張皇六師，迎還玉輅。奉皇靈於渙散之後，出百姓於湯火之餘。」云云。

令諭靖〔虜〕伯鄭鴻達出榜安民於八郡一州，曰：「寡人布素一年，毫無煩擾，除下程小飯，該縣官備辦外，一切支應，併一切氈綵無益等事，俱各免行。當百姓剝骨見骸之時，寡人誓約己以安天下，違旨者治以不忠擾口之罪。隨侍官校，不過十人，務要公買公賣，敢擅取民間根薪粒米，即時察啓請究，定然網打八十，割耳游示，決不輕饒。寡人上下費用，件件自備。生平直性實心，字字真誠。爾官一體遵依，毋負寡人拳拳至意！」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黃道周進誓師文。監國諭，祭告文，登極詔共四通，并繳賜勞銀三兩。手詔答云：「所進撰文，俱能寫孤意中事，且典核有體，孤心嘉悅，留至日備用。孤今晝夜焦勞，新創諸事，萬盼先生速至，便議戡定戰守，并監國禮儀不可刻緩。至在途之費，上下所共需也。同艱分濟，人主之本心，典非溢格，不准再辭，着卽祇受，稱孤恤軫至意。」

令諭靖〔虜〕伯鄭鴻達，給守關兵餉二月。諭文曰：「昨據先生啓請關防，與中標黃將官領兵二千名，令把守仙霞嶺等關，業卽允兼令發犒矣。孤發旨後，思念兵將跋涉之苦，孤因親視，今使兵將把關，必要先足其月餉，然後可青其成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概應支糧餉，除

前欠糧未支，併先生賠捐已資代給者，併通算爲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將現今把關兵將二千名，卽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每先給與現今六月一月，并再預支閏六月一月，示孤軫念兵將真誠至意。其額兵二千，傳諭該將：一不許兵冒領，二不許縱兵淫酗賭博等弊，抖擻精神，一意防守外，仰先生卽將標下大小將領年貌籍貫履歷，速造簡明文冊一本，并歷來各將照級支餉數目，各兵行坐每名支餉數目，并今自某月欠起自今弘光元年正月至六月止各餉支過幾月，通共領銀數若干，現欠幾月，每月欠銀若干，通共支餉若干，先生賠給若干，曾那應補公家別項若干，某餉斷宜急補，某宜稍緩補給，俱一一速造簡明文冊一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卽造進來。其發過犒銀，并支過該縣兩月餉銀，散完之後，再行造冊。一面具啓，一面移部，以憑開銷。孤以困頓之餘，宮生內長，從不諳習軍旅，併軍國大事，惟先生極力輔孤不逮，以全奉孤南來忠精大節之意。云福寧州小民罷市激變時，聞閩廣軍門劉若金欲駐札福寧以抽洋稅，通州士民鋪戶黏貼不容進城，恐生騷擾。

二十九日，欽命鎮守福建總兵官南安伯鄭芝龍進冰紗十疋，漳紗五疋，葛布五疋，永春布五疋，軟紗五疋，啓曰：「芝龍盟手跪誦唐王殿下賜諭，如絲如綸，感高厚之恩。惟是天步艱難，並望蕩平之日，幸殿下神聖，尤爲中興之主。芝龍前得胞弟鴻達手信，慎重之過，恐武備未

周致有窺伺，故意從迂遠之行。茲奉令旨諭示，芝龍卽函會撫按司道，及縉紳孝廉貢監生員，無不歡欣鼓舞，共慶昇平。人心如此，天意可知，禍亂之作，皇天之所以開聖人也。其在斯乎！然衆議亦云，只先監國而後登極，此與芝龍之愚見暗合矣。又據差官鄒泰傳諭，欲居貢院。察貢院係山腋，稍雨卽有水，當以布政司爲行殿。若布政司一時未便搬移，芝龍總兵衙門，亦可駐蹕，卽與撫按各官議妥，不敢有煩容慮。其諭旨賜芝龍胞弟芝豹者，因芝龍在省督船，彼在安平練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齎去，未及取啓回報，統惟慈宥。芝龍一味拙直，心口如一，苟有率誤，更望天涵到底，方信芝龍之無他腸也。」云云。手詔答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之鉅細，正在相信之淺深。啓內一切慎舉動，擇行在，識慮周詳，任事堅決，孤更感激。另啓所進衣着二十疋，孤卽受用，以昭與卿一體之忠愛云爾。」

南安伯鄭芝龍上箋勸駕監國，恢復中興。

上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成資。今僅一隅，勢非昔比。况孤庸質，恐羞祖烈。惟是先生兄敬弟忠，勳猷咸著，前靖（虜）伯奉孤南來，實惟先生是口是倚，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兄弟盡忠。在朝則孤之心腹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膊也。前託總督守巡之任，孤倡血誠掃蕩，再復兩京。孤占先生等才，不愧太祖臣子。至於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廟，功成

封侯，孤必不負。

又諭南安伯鄭芝龍云：『把守關隘一切急務，先生業預料理有緒，孤不勝喜慰。措餉之難，其來已久，孤今惟實至儉至勞，布素外朝，以先天下。餘俟監國之後，與先生等面議而行。至委先生兄弟守巡總督重任，出孤獨斷倚任之專，先生不可辭此官，即孤不可辭監國。萬勿再辭，令孤傍徨無倚，切囑至諭，曲體孤心。孤業於閩省監國，閏六月初一日，已過建寧。一切監國事宜，俱要備於擇吉之前。實期明祀再續，臣民復覩漢官一統所基，關係甚重，勉之慎之。』

閏六月初二日，福建布按都三司，左布政司周汝璣，參議傅雲龍，張文輝，副使僉事柴世璠，陸懷玉，李長倩，羅萬爵，張夬，劉柱國，張晉徵，王芋，都司陳績，郭軻，楊陞誠，具箋迎賀。有云：『分珪錫寵，宗支首重於維城；嘉紐儲祥，嗣服莫先於監國。殷憂啓聖，式聆基命之歌；多難興邦，載輯景山之頌。道既班於臣子，念敢厚於君親。凡底雲天，共增慶慰。恭惟殿下忠懷帝室，孝篤天經。國號從唐，治化順堯天之則；藩封移秀，派演流滑水之芳。錫玉輅以口榮，執桐圭而作寶。豈謂遭家不造，俾國多艱。念主上之播遷，敷大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紫宸之重。爰揆神異，允叶禎符。是用帥錫僉同，天人交與。金枝千葉，獨惟一本。

之向陽；玉水萬流，共仰朝宗之入海。閩封雖褊，負水憑山，閩衆雖孱，本忠依孝。一成一旅，少康王自有仍；三讓三推，孝文來於代邸。情克勵於瞻嘗，新臥勢務充於泉達，火然保四海而非難，王天下其再見。汝璣等涕淚餘生，遭逢盛舉，悲已深於集蓼，喜忽動於開熙。朝上國之麟圖，翳僅有光亦社，歌高皇之龍種，行將繼美朱陵。伏願持危以慮，雪恥無忘世德，作求永懷安輯。一新君臣上下之往轍，嘗思光武中興，亟向東西南北之人心，必奏昆陽大捷。想片時胡運，不過腐鼠孤雛；計一統皇輿，佇慶遊麟巢鳳。』云云。答云：『孤允藩院公啓，定於本月初七日駕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捐口口，共圖恢復，仰慰高廟。彝典酬功，孤必不靳。』

閏六月初三日，御舟次水口驛。

驛乃古田縣地，爲入省之咽喉。先是驛遞具有坐駕大船，祇候延建水次，上却不用，惟乘民間所用之船，僅載數人者，宮眷咸隨在焉。不張綵幔，不設鼓吹。岸旁觀者，皆舉手加額，以爲聖德之儉素如此，則一意休養，吾民其有瘳乎！

太子太師南安伯鄭芝龍，迎上於舟次，賜接見，傳諭各官，俱候登驛朝參。上登驛，召見在任在籍臣二十人，賜坐賜茶。

時駕臨該驛，各官恭迎道左，至驛階下，行四拜禮。唐藩謙抑，賜答兩拜。傳諭各官暫退，仍御標二十員名進。在東者：南安伯臣鄭芝龍、靖（虜）伯臣鄭鴻逵、巡撫都察院僉都御史臣張肯堂、閩廣督撫臣劉若金、巡按監察御史臣吳春枝、屯鹽道臣羅萬爵、福兵備道臣張夬、分巡道臣王芋、都司僉書臣陳纘、臣王承恩；在西者：戶部侍郎臣何楷、大理寺卿臣鄭瑄、通政司左通政臣馬思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鼎、尙寶司少卿臣鄭昆貞、四川按察司按察使臣曹學佺、科臣陳燕翼、臣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黃錫袞。時鄭瑄、馬思理、曹學佺俱在籍，穿吉服；何楷等俱自南京來，穿素服待罪。皇上寬仁，憐其不得已之故，有旨勿問，且欲亟用之云。

面諭：省城行在，聞擇在布政司，但一時官吏搬移，并修理，未能猝辦，暫於總兵府駐蹕，各宜仍舊，勿得營造，致滋勞費。隨諭跟役捧出御用剩銀一百五十兩（係淮揚巡撫呈送）除在途犒賞買辦外，即充修葺丹堊之施，勿取諸民間可也。

時有議派修理王宮：大縣銀四百兩，小縣銀三百兩者。曹學佺對南安伯鄭芝龍言：「仁聲仁聞，王政之先，豈有容駕未臨，而先派多金修理，是播侈風於下里也。不肖有司，藉此而括庫藏，科百姓，增美之謂何？而彰其過乎？」芝龍以爲然，給示禁止之。

首以何楷爲戶部尙書。

同日奉令諭：『守關進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餉出之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戶部尙書得人。茲衆卿在廷，即僉擇其可者。』於是咸舉臣楷，楷力辭曰：『臣尙負罪，俟明法誅戮，奚敢肩此重任？』叩頭懇避賢者，皇上以舉出諸公，俯答其拜，而堅欲用之。又曰：『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等官，俱屬要緊，可卽推之。』上諭吏部曰：『天步方艱，餉爲兵命。戶部重任，得人甚難。茲特面允在籍文武，公舉戶部左侍郎楷，廉而能計，鉅以識微。孤於崇禎乙亥，親閱邸報，亦服其侃侃掖垣，危難仗義之人，必於直言敢諫中求之，古人成說，孤奉爲範。攝署既不可責成，今又時刻難待，不可拘定。俟於監國之後，何楷陞戶部尙書，卽日到任理事，不可刻緩。慎勿再辭，致耽急務。該部卽會同尙書確議擇推，先設福建清吏司郎中一員，以便呈堂行事，餘俟再議；併該部卽推攝文選司郎中一員。此吏戶兩司印，速鑄戶部堂上官印，尤爲緊要。』

命巡撫都御史張肯堂速鑄大小衙門印文，俱以『行在』二字置上。

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爲翰林院待詔，專理睿覽書籍事務。

兆熊字念葛，福甯州人，歲貢，任浦城訓導，聖駕入關，卽爲扈從，後出使溫台，上稱其

『真忠如金石，真清如冰玉』云。

是晚，上命於水口驛下關泰山廟議推各要緊衙門職員，亦有未及聞而不與者。次早，至茅原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午時，御舟次洪塘，登岸，擇吉入城。監國乃暫憩民家，庭無鋪設，市不易肆，人皆以爲天子來，更靜於縣官云。

戊時，奉令旨云：『孤今監國閩省，遵照祖制，舉用閣部等官，虛心聽納，惟慎惟公。除不忠先帝皇上負國害民者概不敢用外，藩院諸衙門，既會議確當，卽允所啓，分別攝事還職。何楷先資陞授，另有旨了。計開：內閣〔舊〕何吾驕，蔣德璟，黃景昉；〔新〕黃道周，朱繼祚，丁魁楚。戶部尙書何楷，掌禮部右侍郎劉若金，兵部右侍郎張肯堂，李永茂，協理戎政右侍郎陳洪謐，盧若騰，刑部左侍郎鄭瑄，曾櫻，工部右侍郎周汝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張肯堂，徐世蔭，太常寺少卿掌河南道御史吳春枝，浙江道御史黃錫袞，雲南道御史郭貞一，通政司通政使馬思理，陸懷玉，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兵科右給事中張利民，太常寺少卿曹學佺，光祿寺卿林銘鼎，欽天監博士謝堅，黃漢白，吳太音，鴻臚寺序班楊廷瑞。』

初五日，勅司禮監傳諭：天氣炎暑，公件緊極，各啓朝者，不忍違其葵誠，但必概從簡便，大小鄉

紳并在任文武，俱作一起，先見；舉貢生員百姓，作一起，後見。俱止行一拜三叩頭禮，續到者免朝。

福州府知府熊經奉啓：恭請冕旒袞龍各式。諭司禮監察發龍袍袞服尺寸，速造；冕冠著照依會典。

令諭司禮監：『帝王御用，袍膳爲先，內監乏員，輔官必備。隨駕承奉官鄧全，著陞尙衣監右少監，管理冠袍帶履等事；奉御羅奇，著陞尙膳監右少監，管理上用生熟膳羞等事務，兼理行宮雜事，併承旨傳外衙門知道。』

令諭司禮監：『今定行宮門外，承旨傳事官四員：張鳴鳳，張玄度，該監再將隨行忠實可用之官，再定二員，并接本官四員，盡與閒散官銜。吏部議啓，即日受事，勿誤。』

太常寺少卿臣曹學佺朝見，進啓一通，上目之曰：『此海內宿儒也！孤在唐國，聞名久矣。茲幸在此得見，以慰數十年景慕之意。』因賜坐賜茶。

按學佺啓內三款：一爲福建解京錢糧，俱宜屬兵餉項下，祈勿他用，恐防不繼；一爲禮成之後，卽宜遣靖（虜）伯鄭鴻達抵關，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聞；一禁戢逃兵，沿途搶掠害民，似宜急諭逃將，令其識認部下之兵，收拾入伍，示以赦辜復用之意，暫紓民患。三

者皆實著可行，故特降眷顧云。

上傳禮部：初七日入城，監國先祭告天地太廟唐國宗廟，俱用太牢，陳設簋籩饗豆，如禮。仍擬恭代祭文三篇，攝禮部臣劉若金，照會太常寺少卿署寺事臣曹學任，撰述陳設，俱遵旨行。

初六日，令諭布政司，速造諸神牌位，設立太廟。

令諭曰：『自古忠臣孝子未備居室，宗廟爲先。今孤仰瞻孝陵，不勝憤痛。旣議監國於茲，必先祭祖，方敢攝政。速於該省擇一公所，扁曰「行在太廟」以備屆時行禮。』

謹按周易云：享於帝，立廟，萃渙之義也，此舉關係不小。

初六日，駕入城，暫以南安伯府（卽舊督府）爲行宮，百官慶賀如禮，百姓焚香恭迎，歡聲載道。

特授貢生薛瑞泰司經局正字職銜。

瑞泰字幼安，侯官人，熟於掌故，大中丞鳴宇公仲子也。知上稽古右文，以家藏御覽玉海，太平廣記，資治通鑑各書，計五百本有奇，疏獻之，勅授此官。旋以年老不願仕進，辭，溫旨答之，云：『瑞泰以喬木世臣之家，敦禮義廉恥之節，在闔巍然如魯殿靈光，所進書籍，雅

體孤心。如此京職，原敦口勸，不准辭。仍候登極後，卽行召對，全孤愛重老成之意。後特簡頒詔書於福寧州回，值兵餉不足，又捐助五百金，復進翰林院五經博士，亦異數也。

容製縉紳，戎政，儒林三便覽序。

戎政文曰：「孤惟人君能以至公待天下，方可責人臣以無私；苞苴不入司馬門，天子始得真將之用。真將得，六軍之命安矣。蓋文武，一剛柔也；剛柔，一動靜也。譬之身，文筋而武骨也，文背而武胸也。分則體用，合則一身。文蔑武，武蔑文，亦必不能獨立矣。孤故曰：文蔑武，爲自蔑。蓋國家之治，必文武和於上，始民兵和於下。不然，立敗之道也。文之蔑武，而弊曰賄，曰凌，賄曰賢才也，凌曰節制也，皆大誤也，皆太祖所必誅也。抑文之節武，宜也，非過也。然必節以廉，制以禮。廉服其猛心，禮馭其悍氣也，自尋常之將言耳。若夫唐之郭李，宋之岳韓，我明之徐常，今奉孤之兩鄭，皆大將也。將大不待節制，相大不妨專擅，不妨不待，皆能自師其心，此天地間之間氣，必有爲而生也。餘則必待節制而爲用，令其心服，節制斯在。不然，激而決裂之，祖宗社危矣。目今割弁滿天下，上失主權，下戕民生，奸臣之肉，其足食乎！孤真僞嚴而真是求，真大將，孤不難親拜而授鉞者；立見孝陵，復東南澤國，爲半功；再復西北一統，報我烈廟深讎，爲全功。半則以徐魏圖報之；全則以郭汾陽酬之。王公豫待立功之全半，詔

舜甚明，惟我天下英雄，速爾自奮。戎政刻佈，文武吉甫，即副孤之切望，成孤中興之烈也。」

縉紳文曰：「孤惟帝王之御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治不獨出於帝王，必與文武之賢者共之，始於得賢將相，終於得賢百職，四海兆民，方有攸賴。民安則華強，華服矣。然歷稽世道之汙隆，機握於帝王之字量。字量必包乎天下，始可以總統乎千官。千官當而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安矣。帝王量狹，一統必割據；帝王量大，割據必一統。孤故曰：量，神物也，狹大之間，安危決矣，可不慎哉？量既容，始能用，彼聲色貨利固帝王奔走天下之大用，而不可自溺。所謂容也，量也。漢不能容，王終於霸；宋不能容，強終於弱。然必識在容中，如日月之行乎天上。不容則無天，日月何出乎？孤故曰：帝王量大，則識必高；識高，必用舍公明。又何有乎東林門戶，魏黨馬黨之紛紛哉？嗚呼！三黨成，偏安矣；四黨成，一隅矣！自今孝陵夷踐，孤心淚血千石。監國閩省，創設百司，約率衆而本己，官不備以惟人。焦勞旰夜，惟賢是求。臥薪而望孝陵，嘗膽以圖一統，真量真識，四方共鑒。蓋洪武廿四年分封唐國祖訓命名詩曰：「嘉歷協銘圖，」往時未詳，於今有悟。我天我祖，既預兆之，敢不孜孜，敬天法祖，與我文武，誓復舊疆，仰答我上帝之庥命乎！縉紳刻布，一哉！王心萬國，臣民願來協助。彝典酬功，信如皎日。語意神涵，天下亮之。」

命參將金錡齎捧監國赦款詔書，宣諭金衢。

勅諭吏兵二部，起大學士蔣德璟於泉州。

勅曰：『今中興伊始，朕志切親征，密勿必得匡贊之臣，始可或從行或分任居守燮理之重務。原任輔臣蔣德璟，簡重於先帝，久飫其經綸。况學博古今，度具忠亮，著以原官起用佐理。著新授行人張廷榜，星速敦聘，卽來行在，與朕分勞。』云。德璟以足疾辭，復答云：『卿宏才偉度，海內具瞻。朕昔奉藩，聞之國儀，方廣德尤悉。先帝簡任，旣至，朕實眷倚舊臣。南京之召未起，是卿進退節全。朕雖莫當明主，堅志自信，清我廟陵。焦勞徬徨，盼卿如渴。昨虛傳卿奉召至，朕喜而不寐。隨諭侍臣，不必拘套，卽著速至，使殿召對。旣而寂杳，朕心惘然。朕望卿之切如此，乃復往還，動淹旬月。辭奏一到，大恐朕心。足恙未痊，自有體裁之法。經濟名臣，堅不朕顧！朕誠薄德，還念高皇，定不准辭。十日之內，斷望卿到，慰朕至懷！』

卷二

中外文武臣僚，恭勸登極，乃於閏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於南郊。

詔曰：「朕以天步多艱，皇家未造，憂勞監國，又閱月於茲矣。天下勤王之師，既以漸集；嚮義之心，亦以漸起；匡復之謀，亦漸有次第。朕方親從行間，鼓舞率勵，以觀厥成。而文武臣僚，咸稱萃渙之義，貴於立君；寵綏之方，本於天作。時哉弗可失，天定靡不勝。朕自顧缺然，未有不績，以仰對上帝，克慰祖宗。而臨安委轡，尊讓無期，大小汛汛如河中之水，朕敢不黽勉，以副衆志而慰羣望。朕稽載籍，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即位鄗南，即以是爲建元元年，誕膺天命。昭烈聞山陽之信，以四月即位漢中，即以是年爲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惟是興義執言，繫我臣庶之故也。以今揆古，即以是年爲元年，其承天翊運，定難功臣，悉以次第進爵行賞，分茅胙土，稍俟恢復，以勸勳庸。其翊運宣猷，守正文臣，亦以次進級，別需表章。孝秀耆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諭優給。行在所有山川鬼神，除淫祠外，皆遣正官精禋祭告，以示朕懣緒爲天下請命之意焉。」

以是年爲隆武元年，頒詔於八府一州，有一十八款，時於行在午門外，宣議詔書，臣民跪聽者數千人。先是五鼓，聖駕自督府移入布政司，燈燭輝煌，軍容壯麗，各官咸以次入，觀者如堵。平彝鄭芝龍戎裝騎馬行於駕前，定清鄭鴻逵率禁軍殿其後，至司，卽入行宮，百官鵠立，始聞環佩之聲。寅時，上用袞冕玄服，升殿受朝賀，初行五拜二叩頭禮，繼又行廿四拜焉，亦海濱一曠觀也。改布政司爲行殿，匾鼓樓門爲行在大明門。

諡唐國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號。

以按察司爲平彝侯府，都司爲錦衣衛，鹽運司爲通政司，巡撫衙門爲吏部，海道衙門爲戶部，提學道衙門爲都察院，稅課司爲南察院，餘各官皆租民房受事。一時創制，耳目更新。

改福州府爲天興府，以少卿銜攝知府事。

蓋以龍飛首郡，比順天，應天，承天之例，故改爲天興，從吏部主事余颺之請也。

七月初六日，誅清使馬得廠。

改天興府學爲國子監。

先是辛巳，颶風壞學宮，郡人馬思理與諸生鄭澤等謀重修，茲始落成，似有待聖天子崇祀先師，爲中興國學，鄭澤等准貢入監，馬思理加陞一級，有差。

設五城東西南北中巡視御史，兵馬司如之。

旌表錢塘縣知縣顧咸建死節。

諭司經局正字薛瑞泰：搜訪遺書，不論新舊，批點藍硃，至十六朝實錄，尤爲真，著爾留，毋不負此忠款。

勅諭文武臣民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孽汙我宗廟，害我子民，淫掠剃頭，如在水火。朕今誅清使旌忠臣外，誓擇於八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御營中軍平孽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定清侯鄭鴻逵，統率六師，御駕親征，尙賴文武臣民，勇效智力，謀富才能，同報祖宗，以救百姓。有功者，朕必重報，再無食言。特諭。」

同日發出安民告示一通，司禮監太監龐天壽傳諭：「行在各用物件，惟以儉樸爲本，有司官不得違旨阿奉，以害民生。」

勅諭：「行宮中不許備辦金銀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許用錦繡洒線絨花帳幔被褥，止用尋常布帛，件件俱從減省，成孤恬澹愛民至意，違者卽以不忠不敬治罪。」

上長齋布素，日與大臣講求政治於便殿，復性喜書籍，搜閱不口，丙夜不休。

御書自敘云：「朕始祖唐定王，高皇帝二十二子，母李賢妃出，洪武三十四年受封，永樂六年

之國。傅子靖王，早逝，無嗣，弟繼爲憲王。王長子悼簡世子，早薨，次子，第三子舞陽王習，封爲莊王。王子成王以穎昌王進封，世子襲王，無子，二弟浙陽王亦絕，三弟文城恭靖王長子，入繼爲敬王，追封恭靖爲唐恭王。王繼統三十餘年，壽七十一歲，蒙世廟存問。子順王，順王子端王，端王子追封裕王，裕王萬曆二十二年封世子。長子，卽朕也。家庭多難，端不悅，裕在內官宅。母毛娘，生朕於萬曆三十年四月初五日申時。先有雲神擁送之兆，後有遍身麟錦之祥。祖不悅，而生祖之母，爲曾祖母魏，悅之。八歲延師，僅辯句讀，十二歲，曾祖母薨，祖卽將朕與父入禁，篝佛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朕二十八歲，尙未報生焉。崇禎二年二月，父爲叔鳩，朕誓報仇。賴有司之持公，天啓心於祖考，請於烈廟，奉勅准封。本年十二月十二日，祖考亦薨，朕乃奉藩。五年六月初二日，受封；九年六月初一日，請覲；七月初一日，報仇；二十日，請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見部咨，寇梗回國；十一月二十一日，奉降遷之命，責朕以越關擅斃；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到鳳陽高牆；五月，大病，中宮割股；十二年，朱大典請宥；十四年，韓贊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請宥，更切；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卽與議覆，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不及全受先帝之恩矣，痛哉！今朕四十四歲，共分四節：一節二十八歲，爲家難；二節自二十八歲十二月至三十五歲，爲治國；七年十一月奉譴，三十六歲至四十三歲八月，

皆高牆囚禁八年事爲三節四節則上年至今年事也。」

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黃道周至自衢州，上歡然。卽日，召對便殿，談恢復事宜，稱旨，譽之曰：

「真朕中興名相也！」隨卽拜大學士，入閣贊助機務。

永定土寇王叔光，王中慶，王鳳來竊發。

時因南京國變，劣生叔光等遂集亡命數千，往攻大埔等縣，回屯錦風窰地方，去城三十里而陣，又聞武平失守，勢益鴟張，知縣徐可久練鄉勇，嚴保甲，用間設奇，直搗其巢，擄斬二百，餘黨解散，叔光僅以身免。

汀州大旱，斗米三錢。

勅下閣部大臣及府州縣各官屬，凡有「清」字，俱去其點，概用「青」字。

以清國號大清，上不特惡其人，亦且不欲見其字，雪恥復仇之意，於茲可見。

廣東大埔縣流賊萬人攻圍永定縣。七日，以知縣徐可久有備，乃引去。

勅禁各關兵將毋得放逆輔馬士英入關。

士英在金陵，賣官納賄，顛倒賢奸，三尺童子，咸唾罵。清至金陵，奉聖安駕同行。勢逼不能顧，棄之；又奉慈禧太后之杭，杭人不相容，勢逼又棄去，獨擁輜重，與部下將士數千奔逃。

各處方國安，朱大典，咸數其誤國之罪，而驅逐之。聞今上卽位閩海，又謀入關，平彝侯鄭芝龍素與士英善，以其不卽降清，而亟亟求太祖子孫而立之，一念可嘉，上下其議於廟堂，議云：「士英蠱國僨師，禍延宗社，擅權納賄，怨結生靈。眷私兵以致寇，爲兇暴於國門。擁天子以出居，遂賣君於中道。繇昔言之，誤我聖安皇帝，誤我慈禧太后，蒙塵播遷，罪在天下，當爲天下之所共誅。繇今言之，不奉隆武之朔，不請蕞街之辜，矯虔狠戾，罪在與朝，當爲與朝之所共討。今江右有馬兵象兵，皆云滇南遺孽；湖東有惠登相，金聲桓，亦舊與奸輔關通。士英若能圖功自贖，以黔人收滇兵，爲功甚易；以馬兵收衆賊，奏效非難。倘有桑榆之勳，略寬銜概之路，亦諸臣所以曲體天心，弘開法網者也。」上以爲然，故行文於各關，凜奉確遵。

以李世奇爲左春坊左庶子，賴垓爲右春坊右庶子，俱兼翰林院待講。

十二日，召對永勝伯鄭彩於便殿。

以唐王某爲監國，鄧王某爲協守。改都察院爲唐王府，察院爲鄧王府。

命工部造御前令箭三十枝，備親征用。

親征駕出芋江，以父老遮道懇留，不得已復返乘輿。

議者咸〔此處有闕文〕爲國家之失，在此一著。蓋江浙二省，仰望王師，急如拯溺救

焚，遲出關一日，則人心一日瓦解，惜哉！

特設儲賢館，以蘇觀生爲翰林院學士，專理其事。

皇上求賢若渴之念，始見於此。雖館中考課無虛日，而砥礪似玉，魚目混珠，所收者多羊質虎皮，可慨也。

殺貪酷浦城知縣施燦（中有羅織之故，兼以問官挾隙，遂至極刑，或有冤之者。）

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

十九日，廣寇攻破武平。

時城南西街，猶在演戲，有奸細打口號三聲，賊遂攻入，百姓自相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

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原任大理寺左少卿詹兆恆，上饒縣原任廣西南寧府知府楊聞中，上賀表推戴，溫旨答之。

二十二日，以大學士黃道周聯絡江西，救徽援衢。

按輔臣海內人望，衆所皈依，清節忠猷，天下無兩。當其抗疏責楊嗣昌時，已挾兩間正氣，惜朝廷未大用之。茲雖有推戴之功，宵小用權，議論多舛，未能一日身安廟堂之上。

適江西義旅響應，故有是命。雖所以重之，實思所以去之也。輔臣慨然自任，曰：「立君以救民，吾之素志如是！今皇上親征在即，分道而進，滅奴復仇，機會難失。我爲大臣，寧惜以身先之！庶人心有知，不至泄泄也。」當時兵餉缺乏，僅辦一月之糧而往，欲藉輔臣重望，鼓舞天下有心豪傑，識者早知時勢之難，一出必不復返矣。

加鴻臚寺序班趙士超兵部職方司主事，赴黃輔臣軍前監紀。

士超字玄卿，閩縣人。祖榮，正統初，薦授中書。英宗北狩，兩使沙漠，歷任工部尙書，復以討曹賊功，廕一子，世襲，實世懷忠義之心者。士超雖爲諸生，夙有才幹，輔臣一見，深相器重，故特疏薦之。士超見兵餉寡少，遂傾餘橐得千金，募壯士百餘人，偕行。其父璧，官防海參戎，極力贊成，不違其志，亦足嘉也。

八月：

初一日，命工部所頒元殿樂器，如式造用，限十五日完奏。工部尙書鄭瑄上言：「樂器繁多，錢糧缺乏，閩南匠拙，難以猝辦，乞照冊立親征儀仗三分之內，酌用其一，以仰體皇上撙節德意。」勅從之。

初二日，天壇齋宮享殿，擇吉上樑。

初四日，頒新刻皇明祖訓及御製登極親征監國三詔於各郡王鎮國將軍以上，賜白金一兩，初五日，令天興府鑄戶部十三司印信。重鑄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之印。

原重七十七兩，該司職專錢糧，印務繁多，篆文用久，朦糊失真，故命禮部重鑄，多一兩四錢五分。

初六日，命中書頒勅書一道，旗牌八面於前軍都督府左都督鄭芝豹。

命禮部頒祖訓五十七本於內閣六部科道諸臣，工務令熟記遵行，俾聖謨遠播遐邇，再新一統河山，始不負朕恭刻祖訓之至意。

按大學士林欲楫等謝表有云：「聖祖開天，方策軼鼎彝之重；神孫繼統，羹牆憑琬瓊之垂。用孝作忠，昭哉嗣服；以守作創，允矣中興。恭惟皇帝陛下天符握赤，聖略凝玄。煉五色石而補鼇巔，白水啓宛城之駕；起半壁天以息龍火，黃衣耀閩海之祥。世統上纘高皇，併道統亦同一揆；治法遠紹開代，卽心法可以萬年。刻成祖訓一書，遍賜臣工百職，或治內，或制外，篇篇盡笈琅函；若緯武，若經文，字字禹圖軒鼎。宣威布德，自宮禁以逮彝蠻；杜漸防微，由藩封而及政府。煌煌大冊，曄曄宏謨。九重方且率祖以攸行，多士亦用秉文

而觀德。此真疑與朝之永命，而肇一統之洪庥者也。臣等念切憲章，身慚文獻。圖呈金鏡，欲勒貞觀政要之編；名企玉書，竊陋汾水大風之製。伏願聖不自聖，新又新日。因時制宜，聲爲律而身爲度；德意忘象，口成文而筆成書。則訓行且遍臣民，而顯承益光謨烈矣。」

云云。

勅錦衣衛堂上官：國家新創，禁門啓閉，一以更定漏盡爲期。朝日，大臣許帶三人，小臣許帶一人。其直科抄疏諸臣許各帶十人。鐘鳴之時，俱於午門外伺候，如有青衣小帽，雜於班聯之後，或借用僧戴冠帽者，卽行拏究；各官護短爭執者，并究。各官應帶牙牌，工部察究。

勅工部修理殿後垣牆低缺處，以肅清禁地。

賜靖〔虜〕伯黃蜚銀印。

時浙江塘報：蜚在湖州，屢破逆寇，故以五軍府印未合式，卽改造賜之，文曰：「靖〔虜〕伯印。」

發恤民庫銀三百兩，再鑄隨征六部都察院印七顆，著中書分頒，換回舊印。

初八日，丁祭。先期命太常寺卿曹學佺詣文廟供辦，陳設各項事宜，恭進祝版，候填御名，至期

遣大學士行禮。

通政司左通政周汝璣恭進二祖聖容，暨勳臣文人真像，溫旨答之。

秋八月戊子，禮部請例應致祭於大社大稷，異壇同壇。大社以后土勾龍氏配，大稷以后稷氏配。太常寺恭進祝版，親填御名。祝文曰：「嗣天子某敢昭告於大社之神，大稷之神：惟神贊輔皇祇，發生嘉穀，粒我蒸民，萬世永賴。時當仲秋，禮嚴報謝，謹以玉帛牲醴粢盛庶品，備茲瘞祭，以后土勾龍氏后稷配，神其尙饗！」

一樂章：迎神廣和之曲：〔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爲民主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神之來兮祥風生，欽當稽首兮拜年豐！〕初獻壽和之曲：〔氤氳氣合兮物遠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予將玉帛兮獻微衷，初辭醴薦兮民福洪！〕亞獻豫和之曲：〔予今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穆穆兮靈洋洋，感恩厚兮拜祥光！〕終獻熙和之曲：〔粗陳微禮兮神喜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暢，願祥普降兮遐邇方，臣民率土兮盡安康！〕送神安和之曲：〔氤氳氣合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望瘞時和之曲：〔捧肴羞兮詣瘞方，鳴鑾率舞兮聲鏗鏘，思神納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時以大雨故，只具翼善冠服，宮中遙拜，命定清侯鄭鴻達恭行攝代於外。

太常寺奉聖諭於宮門設鼓，一如遇祭期，鳴鼓三通，以示諸臣齊集排班。

欽天監恭擇十八日丁酉，與聖誕壬寅乙巳丙申丙申。丁與己合，乙丙丁相會爲日月星三奇。

照耀大明之象，允宜聖駕親征，大張九伐。

著禮科給事中陳履貞去郊外，親迎平彝侯鄭芝龍，問其途中勞苦，准休沐一日，卽來勤政殿召對。

令禮部造承旨發行科部條記一顆，與錦衣衛正千戶世加一級承旨房辦事張鳴鳳。

蓋以發本承旨，慎密所宜，木記原不足用也。

以兵部右侍郎唐顯悅協理戎政，給以勅諭關防。

欽天監奏進隆武新歷，勅下禮部速刻頒行。

舊例以二月進歷，十月頒朔。

惠州流賊袁王總殘破武平上杭二邑，檄平彝侯標下將官黃延等領官兵二千八百名前往協剿，仍勅撫臣劉柱國相機調度，毋致蔓延。事平之日，破格酬功。

十一日，原太子少保禮部尙書翁正春孫男進伊祖所藏國朝實錄一部，自高皇帝至起穆宗莊皇帝止，計一十二朝。

御門親餞太子太師肅虜伯黃斌卿授以印劍旗牌勅書復賜以銀幣。

一時文武羅列郊外餞送軍容整肅觀者夾道復御製詩送之曰：「朕今伸大義卿任董恢征寸心達聖祖一德壯神京將廉天地祐恩遍事功成終始封勞報君臣共治平。」如此隆眷一時罕比信矣君能將將不知將何如將兵也！

按勅書有云：「一統不全卽朕不孝；三吳未復卽卿不忠。盼望我孝陵羹牆如見可憐我百姓湯火曷歸！」其所以期望於斌卿者至矣。又按斌卿候餞午門時定清侯鄭鴻逵解所束玉帶贈之不負君父不負朋友者其在斯乎！

差官齋欽褒銀牌勅書：一賞泉州府推官張若義；一賞福寧州知州徐丙晉。

發手勅與吳松江縣生員孫久中往訪舊漕撫督路振飛。

按詔內第十二款：「有守困恩官路振飛訪察莫遇日夜思念非僅一時豆粥麥飯之感！」故久中以昔曾聞其寓於洞庭蹤跡可據願往訪之。

汀州府瘟疫盛行又值兵荒詔道臣府臣撫恤之。

十二日上命錦衣衛堂上僉書陳績選大漢將軍二十人以備郊天大禮用月給米三石紅盔紅甲快靴服色銅金瓜鎚儀仗俱著工部製造。

十三日册立皇后曾氏。

詔曰：「朕惟乾坤合德，風化之方圓攸在；日月麗體，生物之健順斯彰。自古君必立后，所以承祖廟，裕後昆，建極於萬方者也。朕賴文武臣民，不忘我高皇聖澤，勸進紹統中興，於前閏六月二十七日卯時，即皇帝位於天興府南郊，恭即祭告祖宗，諡唐國高曾祖考四代。親上洪號後，即於是日謹遵祖制，欽命朕元妃曾氏爲皇后於宮中。顧念時事倥傯，册寶冠服未備，同朕登極之日，僅加中宮之稱。然立后大典，朕亦何敢章率而行？於是申令禮部，爰稽舊章，擇吉日於今日辰時，朕親御冕袞，祭告天地祖宗，御殿遣差勳輔大臣平彝、侯鄭芝龍，持節定清侯鄭鴻逵，內閣輔臣蘇觀生、朱繼祚，各捧册寶冠服，立元妃曾氏爲皇后。即於是日，追封后父江西南昌府府學廩膳生員曾文彥爲吉水伯，后母何氏爲吉水伯夫人。皇后自十九齡作配朕躬，荷蒙毅宗皇帝，於崇禎五年六月初三日遣官陽武侯薛濂，兵科左給事中許世薰，持節捧寶册，封朕爲唐王，封皇后爲王妃，同日拜命。十餘年，皇后忠謹貞淑，與朕同善修行。朕性時有過剛，皇后婉贊，補益弘多。至同困苦八年，割股再延朕命。皇后之賢，遠不愧高曹向孟，近無忝於孝慈祖后。朕今恭承天序，明運中興，朕爲天下報祖之君父，皇后爲天下忠君之母儀。朕託內助於法宮，併示懿範於億兆。傳不云乎：「陰陽和而雨澤。」

降夫婦和而家道成。『大臣其明敷五教，播訓三從，四海同臻，王化萬國，共仰王風，華彝隨唱，稱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十四日，百官進賀中宮表。

百官命婦進賀中宮，司禮監著內臣禮官引進，在行宮外候。皇上到鳳輝堂升座，請旨，乃允進宮。於內勤政殿，依序行一拜三叩頭禮，名曰拜殿，才到內太和殿，朝見中宮，一品二品賜宴，三品賜茶，四品以下免侍。

命擬齋捧遠差恩命官銜十四員，吏兵二部照銜速當題授。

賜平彝侯鄭芝龍長子成功姓朱氏，以駙馬體統行事。

下部武府知府吳文煒，推官朱健於獄。

初，上未至閩，建昌警報危疑，朱吳移家眷出署後，彼此不和，互相揭出。上以其爲守土之官，不能安輯訛言，反至倡亂，罪不可原，吳殺而朱絞。

廣信府知府解立敬，碎牌拒敵，鉛山縣典史周寅，生死守孤城，咸有勞績，加銜以寵異之。謚榆林僉事郭應響爲忠烈，再贈太常卿，附祠西郊二周忠烈祠。

勅禮部造靖彝伯印一顆，賜方國安。

追謚學士陶安爲文端，少卿李習爲忠恪。

從內閣中書舍人陶光翔之請也。

午時，勤政殿召對澹溪王并諸子及奉新王四姪。

議行保甲法。

閩縣一百零八鋪，侯官一百三十二鋪，令各家自備利器，以戒不虞。并互察奸宄，逐鋪換補柵隘。十家設一儲水具，以防火患。張肯堂爲巡撫時，嘗行是法，茲再重申之也。

給監軍兵科給事中陳履貞旗牌敕書。

工部營繕司造寶纛一座，中繡文曰：『天子之命。』

敕上游撫臣吳春枝速移駐邵武，以確探虔中消息。

時傳虔撫李永茂先具一舟，搬移家眷，暫住粵東境內，且與軍民不能相安，訛橫日聞。宣言賊至之日，返戈相向。閣臣林欲楫，朱繼祚，蘇觀生，密以爲言，令吏戶兵工四部會議虔事。吏部尙書張肯堂上疏救之，尋得溫旨。

著文昌王府教授葉人龍齋榜文往浙直等處便道曉諭，仍錫以欽差職銜。

令兵部馬上差官星夜催永勝伯鄭彩來作速督兵赴虔，萬不可刻緩。八時議由漳州上汀州。

出南贛以抵江右。

欽口部劄准如數給與永勝伯鄭彩部下將官大小共計九十員名。

台州府魯藩不受詔，相見陳兵。

敕諭錦衣衛：「衛有軍有尉，軍則其中先選旗尉二千五百名，爲擎捧鹵簿，所謂王之爪牙，務要人人精壯，其衣帽俱察照兩京制度，併分中前後左右五所，每所五百名。每所設正副千戶二員，每百名設管事百戶一員，候差百戶三員。其南北鎮將撫等官，定清侯察照兩京全設定制條奏。鄭芝豹挑選四千名，督練成一勁旅，名曰『錦衣衛禁軍』。凡朕親祭壇廟一切出郊達遠近，分守宮城等處，督捕更分作五營，每營八百，設正亞營將指揮二員，設千戶四員，每員管軍二百；百戶八員，每員管軍一百。再另定名目曰大管旗，每旗管五十名，又曰小管旗，每旗管二十五名。五名中立一伍長，以次統率，總於鄭芝豹。鄭廣英督陳佐練之官，該衛捕官及十堂專管，止任旗尉之事。其禁軍四千，止令於各堂官行屬禮。惟有錦衣衛印官，則兼管錦衣軍尉。其佐練之官，則又管軍不督尉也。其五營，名曰「禁衣衛天武中前後左右營。」每營正將給與關防，正千戶給與條記，其文曰：「錦衣天武中等營關防。」曰「錦衣天武中等營一威二威以至八威等條記。」一百戶之軍，名之曰一威。旗尉千戶，

亦併給與關防。其禮部造關防，自隆武元年八月初三日起，亦定天地人三字號。天字號關防；文武一品二品用之；寬一寸五分，長四寸六分，厚一寸。文用鳳頭直柱紐，武用獅頭直柱紐。紐長四寸。地字號關防：紐長三寸五分，文武三品四品用之；寬二寸，長四寸，厚八分。文用如意頭直柱紐，武用劍頭直柱紐。人字號關防：文武五品六品用之；文用圓頭直紐，武用方頭直紐。寬一寸六分，長三寸五分，厚六分，紐長三寸。自七品以下則俱止許給條記。條記之式亦分天地人三等。每等紐子及長闊厚，俱比關防遞減二分。此後禮部鑄造，永爲定規，著爲令。大小文武內外衙門，切切欽遵。有踰尺寸分者，定以違制論罪。」

派衛軍守禁城七門，西南二門緊要處，各派七十五名；東北二門，各派六十二名；井樓，湯水部三門，各派六十名。每門各設一百戶督之，而以中左右三衛指揮，輪季統轄，務令晝夜嚴防。至不時察覈巡視，委之巡城御史，如國初差御史給事中往來巡視例。

徽州紳衿起義師禦清。都司林棟請督自練鄉兵五百名往援其弟同知林貞。奉旨提兵援徽，亦見急難。近聞徽郡有金聲等，軍聲已振，林棟所募鄉勇，果否精壯，著兵部察實，議給糧餉衣仗。

勅諭肅虜伯黃斌卿：「君臣孚信若真，則在近有如父子天倫之喜，在遠更有舉目身遐之感。

卿今遠出，朕亦必取卿之親人，近朕左右，功成帶礪茅土之是酬，乃先朝應與之恩，而卿與卿乎，卿兩弟准即借襲金吾，卿子二人，朕爲改與欽名，長曰「世爵」，次曰「世勳」，以兆卿家世世昌盛，爲我中興世臣之意。」

按斌卿莆人，先以倭功叨世廕，旋以水師戰功，又叨世廕，茲賜上方劍，令統水師，八月初二從福寧出寧紹金衢等處，合兵進剿，恢復南都，因其懇請移廕，故有此諭。

勅汀州副總兵陳秀援南贛建昌，加兵二千五百名，以汀庫現在銀一萬兩，准給陳秀召募，務令兵精餉節，以益金湯。

檄參將周之藩領兵一千五百名，卽日到汀受事，進勦武平。

加陳秀總兵官，督鎮江西，仍從定清侯。差官催郭熺速到，准以原銜加一級，與陳秀協勦。給勒書一道，旗牌八面，與掛口海將軍印左都督陳豹。

豹時鎮漳泉興汀惠潮六府，戮力行間，非此無以重事權，而聯臂指，蓋定清侯鄭鴻逵爲之口口也。

以兵科給事中張家玉監永勝伯鄭彩軍，復命兵部多發割付，以爲家玉鼓舞人才之用。「不宜吝，亦不宜濫。濫則人視之太輕，弊且有甚於各。」真煌煌天語也！

二十八日，先發御營右先鋒永勝伯鄭彩，統領大兵，繇杉關接應虔撫，收拾撫建等處，爲恢復要著，以彰天討。

時益藩潰圍而出，因象兵之口，恬不知怪，建昌遂爲賊有。南豐廣昌亦獻策投降，撫臣具疏認罪，且言：『楚督何騰蛟集兵三十萬，拓地數千里，已至荆岳，憐臣夙昔之交，聯絡之義，以見地見兵待陛下之用。然陛下之所以用騰蛟者，必由建贛始達星沙。若不急出勁兵，救還建贛，爲通達湘楚之路，使賊得襲二郡而據之，則騰蛟隔在異域，卽有強兵壯馬，廣地豐糧，聲教不及，何由爲陛下用乎？一絲千鈞，所關極重，惟勿以臣言之瀆，遂棄天下之重也。』故決意師出杉關。

派定執駕官員三十名，仍令工部多添石青翠色於天層上，始稱翠華之名。

〔疑缺〕

原任巡撫鎮常蘇松沿海地方督理糧餉贊理靖虜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楊文驄慶賀表有云：『一人有慶，新開一統之祥；八郡無疆，大普八紘之瑞。正直隆華之伊始，寧云劫運之方終。慶洽華彝，歡騰朝野。蓋自統肇神堯，必以陶唐爲祖；功開神禹，還從明德興基。淮水戈橫，寶劍直開新日月；滌陽鞭指，鐵衣重換舊江山。掃電轟雷，當年奏捷；櫛風沐雨，

屢世辛勤。三百年德澤在人心，比於商周，咸謂過矣；十三宗太阿經己手，賢於堯舜，不亦遠乎？兵農禮樂，本朝之軌則實詳；內外華彝，大明之疆界自整。時當末季，邊防撤而胡馬渡彼陰山；禍至近郊，朝政濁而蛇虺噬乎上國。抱有君無臣之痛，三策何人！深出主入奴之悲，兩京胥賊。王綱掃地，帝統在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乘乾御宇，撥亂救民。萬載瞻依，兆協白水；眞八之地；六龍驂服，祥起赤符。帝子之靈，日生滄海浴玻璃，九萬里而神龍出；雲幙武夷開錦繡，五百年而王者興。地裂天崩，翻聖水，幾至於六宇無民；雲興霞蔚，過錢塘，因之而八方得主。克勤克儉，大禹之無間然；至孝至仁，周文之有敬止。似三犂脩清彝穴，向北揮鞭；如百川爭赴谷王，在東立極。黃龍痛飲，腥羶掃淨，比周武王之甲子，更自昭明；白鳳鳴岐，肅穆重臨，想漢光武之乙酉，於今爲烈。臣質本駑駘之賤，謬司虎豹之關。然志本報韓，子房之椎未墜，奈天不祚漢，曹沫之恥空存。念此膝一屈不復伸，敢斬賊頭南走越；雖寸心旣枯猶不死，願隨馬足北吞胡。况春從天上，袞衣曾錫翠雲裘，香自日邊，瓊食共分青玉案。當茲彌天負罪，賴龍文待以不死之科；若使隨地自全，俾羊裘得遂再生之日。感極而十行俱下，喜深而五體齊捐。伏願乾坤再造，水犀百萬下蛟門；南北並收，熊虎一聲還鳳闕。采薇作誦，慶中國之有聖人；天保興歌，卽外彝知戴天子。卜年卜世，從茲爲有道之長；永福永康，自此賀無窮。

之歷矣。』云云。

卷三

十五日，上于午門外，以親征事祭告天地。駕回，升殿，行常朝禮。

十六日，祭告太廟。

十七日，禱祭。

命工部造大銀鉞斧四把，柄上龍頭，柄末龍尾，鉞上龍吞口，硃柄畫金龍纏柄，長五尺。

十八日，駕出洪山橋，餞正先鋒鄭鴻逵，副先鋒鄭彩。登壇，授鉞。工部先期於洪山橋之陽，搭一

木臺，高一丈，方一丈，四圍木欄，上設上帝牌一位，太祖牌一位，上先御翼善冠，至臺所。百官

吉服，行一拜三叩頭禮，左右侍班；武臣各戎裝，侍衛先鋒吉服入。就位，行四拜禮，趨出，易

戎衣。上服武弁服，陞臺，先於神牌前行五拜禮，畢，上立於神牌位之西稍前，南面。鴻臚官贊

授鉞，御先鋒北西跪，兵部官取鉞跪。上命授鉞，兵部官承旨，立於御先鋒之東，以鉞授御先

鋒，先鋒以鉞授執事者，退立於西。鴻臚官贊：『叩頭，興！』上東向揖御先鋒，賜餞，光祿官及

內員傳賜餞酒，御先鋒跪受餞，候上誠勞軍畢，贊：『叩頭謝恩，興！』趨立臺下之左以俟。上

親御甲冑，於臺上號令出征將士，御先鋒率諸將士跪聽號令，叩頭畢，遂按部伍，建旌旗，鳴金鼓，揚兵就道，執鉞官奉鉞在御先鋒前行，上解甲冑，仍御鷲善冠袍回鑾。

按是日風雨晦冥，幾不成禮，太祖神牌吹倒，御先鋒又有墜馬之患，識者知爲不祥之兆云。

勅諭行在勳部等衙門：『同出征兵部侍郎吳震交，戶部侍郎王觀光，既各有選用，府山縣官催糧之責，各准以原官同帶吏禮之銜，兵更兼戶，戶亦兼兵，俱各遵勅行事。吳震交以出征兵部侍郎帶管出征吏戶禮三侍郎事；王觀光以出征戶部侍郎帶管吏兵禮三侍郎事；張家玉以出征兵給事帶管出征吏戶禮三科事；陳履貞亦改出征兵給事帶管出征吏戶禮三科事。蓋軍中事必便宜，難以千里請旨，出征吏部科銜者，取其便於府縣官，無官補官，有貪必懲，有廉必舉也。出征戶部科銜者，取其便爲兩助到處催餉，令兵不饑寒也。出征兵部科銜者，取其軍中令知國法，不許一切害民冒功等事也。出征禮部科銜者，取其若有叛逃誤國之人，真願悔過，立功贖死，卽許以實殺真寇，實取陷城，卽准便宜赦罪錄功，併直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俱得先行旌表，復奏恤恩，併遵「有髮爲順民，無髮爲難民」之勅命也。內閣卽以此意各給勅書四道與之。』

中宮懿旨命司禮監覓女廚十名，務要選備精潔婦女，用價平買，不許勒騙，上竟却之，曰：「不可輕選，失朕大信，朕寧自苦，以慰民心。」

十九日，遣平彝侯鄭芝龍恭詣太廟宗廟行禮。

按會典：皇后將謁宗廟，致齋三日，齋滿，皇帝先遣官用牲牢行事，告以皇后將祇見之意，茲立后已五日矣。

二十日，皇后廟見，內外執事，俱着太常寺備行，以內官人數不多，且皆不諳大禮也。

二十七日，丙午，大祀天於南郊。

先是，太常寺奏致齋，進銅人，上具皮弁服出，陞座傳制：以口日大祀天地於南郊，爾文武百官咸致齋三日，太常寺光祿寺官奏省牲祭，分爲一十四壇。內丹墀四壇，日一壇，〔居東向西〕月一壇，〔居東向西〕星一壇，〔居東向西〕辰一壇，〔居西向東〕東五壇，五嶽一壇，五鎮一壇，風雲雷雨一壇，太歲一壇，陵寢諸山一壇，天下神祇一壇，仍定分獻官一十四員。嚴禁水口驛立膳夫名目令居民津貼。

命閣部朱繼祚，蘇觀生監試考選推官臣趙最，周之夔等五員，內臣魯奇王進朝，專供筆硯，上親臨軒策之。

策題曰：『朕遜稽皇王之道，深慨後世之君臣，一自悍秦盡掃古制，世道人心，爲之遞降。歷代之受患，莫過於羣臣朋黨之最大，於今兩京之覆，二帝之傷，皆此故也。前漢之黨，肇于弘石，馴成于谷杜，以文飾欺；及四十八萬之頌，致開新莽之奸，黨害亦已甚烈矣。後漢之黨，起於細微，清濁分鑣，遂有桓靈之禍。然後俊蔚顧及之標，是非損益，可得而論歟！西漢之黨，同歟否歟？唐黨始於憲宗，究竟牛李何別歟？豈河北賊更易於黨賊歟？唐太宗之言，是歟非歟？末流至南牙北牙，各結強鎮以亡唐，其可爲龜鑑者，可得其概歟？宋之分黨，本于熙寧，成于元祐，極于哲徽之季，然仁宗年亦有戒朋黨論朋黨之紛紜，何以其時稱治歟？大明開天，黨肇於神廟之季，東林魏黨，門戶馬黨，交激遞變，而有如此之痛效矣。朕今志在蕩平，盡去諸黨之名，惟在廷嚴說謊之條，在外正貪婪之罰。蓋人主之心隱，卽人臣之黨符也。邇日在廷，似猶有不醒之迷，欲啓水火之戰，朕甚懼焉。何道可底太平大公，令文武真和衷而共濟乎？且魏口之狼貪橫惡，是其本罪，名之以逆，甚不稱情。乃其黨亦快指東林而洩憤，始於忿友，終於怨君。一隅若復中興，必此肺腸盡去，去之道何繇？標本以何爲治？朕今亦曰：『去寇易，去黨難。』然黨不去，寇不驅也，審矣。爾等胸中，成說久著，此其傾忠之日也。其慷慨直陳，以觀猷蓋。寸晷之際，上帝臨汝矣。肫肫待爾，其恭承朕命焉。』

又賦詩一首云：『西風間天地，山巔眺素雲。物外何所有，順此希夷心。出處一故我，四海徹冲襟。嘯歌亦帝籟，溪面吹沄沄。空洞千萬古，總如寸一真。善聽呦呦鹿，遠調在疏林。我思將可見，畫易有同心。』秋日山居信筆。

諭儲賢館：欽選賢才之號，惟召對過，然後該提督官具本，請明某人准用此號，入館不得濫用。下天興府通判周纘祖於獄。

准內閣撰勅書各一道，禮部鑄關防各一顆，與撫臣楊文驄父子。楊文驄文曰：『恢復南京聯絡浙直部院關防；』楊鼎卿文曰：『協復南京整理浙兵督鎮關防。』楊文驄給與欽令官銜曰：『欽命恢京勦清聯合直浙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協同御營左右先鋒招討勦鎮合濟中興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鼎卿銜曰：『欽差恢復南京協理直浙軍餉太子太傅左軍都督府左都督。』

時肅虜伯黃斌卿途遇文驄慶賀登極章疏，并繳鎮東伯方國安，總督朱大典，東陽縣生員趙忠禎各禮與文驄者，斌卿爲上之，故有是命。

勅諭文驄曰：『爾夙負英才，博綜多藝，朕在京口，屢相接對，深所面識。數月以來，頓成奇變。朕在嘉興，聞爾在蘇殺寇於羣心潰散之時，朕曾歎賞，不負識監靖〔虜〕奉朕，問關至閩監國

登極，力肩危統。誓惟勤民雪祖，焦勞晝夜不遑。錢塘遇鼎卿，朕以故人之子待之。元助鴻達，前後奏朕，浙東賴爾先弭未萌之隱害，復振久泛之人心。朕大悅慰，業卽欽授爾以兵部侍郎，職理浙東鼎卿亦進官銜。今覽奏賀，並詳紱吳越情形，則爾父子卽朕之大耿小耿矣。雲龍風虎，各有其時。丈夫相厚，豈有已乎？其益懋厥績，協同勛輔，先清東浙之塵，繼掃臨安之寇。朕若早見孝陵，定許破格酬報！云。

特恩迎駕勸進各學生員，廩准貢，增准廩，附准增。

時勸進有數十箋，亦有混奏冒名者。左部署禮部事何楷，奏請大內當日所收表箋，以憑驗對。廩增附來歷，庶酬忠抑競，於大典爲有光矣。後又有以童生而入泮者。

副總兵楊武烈，守備元體中等，恢復新城，獲從逆新盧兩僞令，奉旨各加職銜一級，以見將士用命之效。

命禮部察議旌表閩縣永南里民女林楚玉，以未嫁室女殉夫，足勵薄俗。南北進賢冠之叩獻彝寇者，聞之當汗顏。

准遼藩長陽王移入福寧州公館，暫安宮眷。其一切廩給，着道臣王芋，州臣徐丙晉，酌議具奏。國儲匱乏，雖不能厚，亦不可缺。

黃斌卿至福寧上疏，道王窮困之狀，賢能之聲，故准移入。

〔原缺〕

戶部侍郎李長倩參其委署侯邑，封印不開，竟往水口掣鹽，以致百姓輸納糧餉，無櫃可投。後又申救，不允，竟坐贓銀二百兩。

命浙江道試監察御史林之蕃聯絡嘉興，並賣勅諭二舊輔臣錢士升，家臣徐石麒。〔後亦不果行。〕

監察御史吳春枝糾劾不職邵武通判陳主謨，古田知縣吳士燿，汀州知府王國冕。奉旨：各官贓私可恨，皆紗帽下虎狼也。若不嚴懲，民生何賴？都革了職，該撫速解來京，究問追贓充餉！令兵部主事徐州彥頌詔於四川。

州彥重慶人，初爲光澤令，以墨聲下獄，登極宥罪，授以駕前職銜，捧詔于役。

贈四川撫臣陳士奇兵部左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士奇漳浦人，字分甫，號平人，富於文藝，言論侃侃。天啓乙丑成進士。當成都破時，士奇已交代出居，猶罵賊不屈，身被百創，磔死階前，與蜀王同日被難，足見其平日之所學云。或有尤其雅好講道，疏於軍旅者。

建寧府浦城縣四區三十二里百姓保留本縣知縣鄭爲虹，加監察御史銜，久任以造福浦民，有『十不可去浦』之疏。上命吏部察議，後以御史巡仙霞關。

詔授晉江縣學生員蘇峽爲翰林院待詔，懇辭不受。

勅行在吏部：方今中興事重，政務繁多，惟舊輔臣黃景昉，受簡先帝，敏慎弘亮，才堪救時；舊輔臣高弘圖，直道壯節，望重具瞻。卽着吏部補本起用，仍着中書舍人陳翔遵旨前去晉江，敦聘二輔臣來。

命太僕寺少卿監察御史林蘭友巡按江西，兼贖勅諭往江西，聯絡倡義之師，并詹事劉同升兵部右侍郎勅書關防。復諭之曰：『爾此行着顯破情面，明豎擔當，大展忠猷，令人指日。如此行事，方是中興之驄馬；如此激揚，方是天子之法臣。爾是朕親簡之人，爾之不善，卽朕不明；爾之有爲，亦朕善用。江民憔悴於貪政久矣，切切以朕「先教後刑，先請後發」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杖，大貪必殺。」真能代朕行此十六字，始不負人君耳目之寄，根心而行，休說謊話！至諭切諭，想着記着！』

勅諭內閣：『陳燕翼既改翰苑，朕自登極，監國兩月，政令全無紀載，後世何徵？卽着燕翼專理中興史職，准同協理史事，劉以修輪值和衷堂，與聞機務，以便編摩。卽日傳行入直。又賦詩

一絕。『上帝文章在日新，玉堂秋粉啓詞臣。直流千載乾坤縱，方見儒天自有真。』其筆

好斯文出於天性如此。

吏部左侍郎王志道進本朝實錄。

發銀牌一面，令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頒與本科添設給事中掌印朱作楫，旌其直言。

以何九雲爲翰林院編修。

九雲字曰悌，晉江人，癸未進士庶吉士，大司空喬遠子，文行俱優。王兆熊劾其從逆，家

臣曾櫻疏薦之。有旨云：『九雲名家子弟，有品有學，兩京日期甚明，何得一概牽詆，卽着滿

洗冤情，速令前來供職，纂修威廟實錄；不得再有託陳，不許人言再爲誣讒。』

上定馬士英爲罪輔，爲逆輔。

時士英欲入關，有爲左袒贊成者，廷議依違。禮部尙書黃錦以爲言，故定其罪爲逆。

按太常寺卿曹學佺，著有罪輔不可入關公揭，曲盡其議，故爾中止；只許其圖功自贖。

上游巡撫吳開禮緝獲奸細一名周元章，解京正法。勅守關將士，毋得盤詰失時，致生奸宄。

給各守關兵十一月餉。

勅上下游巡撫選練精兵四千以備親征用。視兵精脆，爲該撫功過，錢糧卽於所屬調用，不得套視。

召對閩縣八十五歲老人周良屏於便殿，訪地方利病，稱旨。以考選推官周之夔爲翰林院編修。

御批對策云：『之夔此作，畢竟是老作家，學識兩到，允堪詞令之選。』

以太常寺卿曹學佺爲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特勅纂修威廟實錄國史總裁，專設蘭臺館以處之。

吏部主事王兆熊，舉十義士：林化熙，張綸，黃弘光，姚毓靈，梁春暉，張伯彥，姚毓震，薛濱，鄭邦良，陳鴻謨等，往富室大家，倡義勸輸。上以國用不足，從之，并諭十人：『當體王兆熊爲國真誠，超卓清品，矢慎矢公，不得一毫錯負。功成日，從優議敘！』

贈原四川巡撫都御史邵捷春兵部左侍郎，予祭二壇，減半造葬。

公字肇復，號劍津，侯官人，萬曆己未進士。官吏部員外郎，清通簡要，有嫉之者，出參四川行省，有功於蜀，再起四川副使。時草寇張獻忠作亂，省城謀內應，公緝獲奸細宗人某某，保全闔省，蜀王疏薦之，遂超轉巡撫，真有鎖鑰北門非準不可者。適與同年督臣楊嗣昌議

論不合，需索兵餉，不遺餘力。公答曰：「吾兵吾餉，僅足辦蜀，不堪逢迎！」遂失嗣昌意。值二邑失事，嗣昌特疏糾之，緹騎入蜀，蜀民泣擁，不與開讀者一月餘；復率百餘人伏闕，蜀王公疏繼之。公日諭百姓：「豈有王命而可以私意請者？爾輩爲此，吾罪愈大矣！」乃與緹騎謀約私遁，至半路，始得開讀就逮，緹騎亦憐其冤，抵京下獄，遂飲藥卒。長子鳴俊上疏鳴情，遂有是命。鳴俊因而助餉銀三千兩。上賜以金扁曰：「義冠閩臣，」復官武選郎云。諭吏部曰：「公道天地之元氣，無時不流注於兩間。惟在朝廷則治，在草野則亂。好惡合則安，是非分則危。朕覽邵捷春撫蜀羣情號呼事節，爲之愴然。雖近來飾說紛紜，究竟真假難昧。朕今運啓中興，惟在大明公道。奏內捐助三千，并求雪父冤，雖孝子之用心，豈古今之通義？邵捷春若情真罪當，則雖百萬赤金，豈可翻易一事？若實蒙冤，則朕爲天地神人之主，前後百世之公道，亦朕分所當明，況近事乎？況明臣乎？」云云。

加陞吏科都給事中陳燕翼一級，以爲直言者勸。

時燕翼因賜旌直銀牌於朱作楫，遂陳十事。上答之云：「所奏十事，國是人心，無不洞悉，真中興第一名疏也！朕錄一通，置之座右，朝夕省覽。關朕躬的，朕自省察；關於文武各衙門的，着實舉行。陳燕翼昌言不諱，着加陞一級，以勸直言者！」

疏曰：「臣以崇禎甲戌進士，筮仕廣東程鄉縣，六年行取，苦乏資斧，不得抵京，不得已乃乞丐於一二同事故人，逡巡後至，遂稽初次考期。壬午十一月，口口都門，始獲先帝烈皇帝召對於德政殿。寒月霜夜，燈燭熒煌，遭遇先帝，聳身案外，視臣者再，問臣者二，果脯茗酪，捧出內家，至今念言，五情空熱，然猶爲權力所阨，僅循次補臣工垣。時周延儒柄政，爵列恩倖，咸出其門。臣嫉其所爲，自春徂冬，不肯投刺一謁其面，入垣卽極言其賣官鬻爵，并編磨薊督，陰脫門生范志完縱絲人口之罪，同列咋舌。聞諸閣臣：先帝日置臣疏於袖中，經不發，票其念臣至此，其得不與熊開元杖者，開元言顯而臣言隱耳。然終以建言決汗不應敍功，力駁臺臣黃澍之疏，稟擬處分。計臣爾時在垣，不滿五月，然臣雖謫，而先帝猶手詔疏，目眎延儒。爾時閣臣吳牲等，冢臣鄭三俊，憲臣劉宗周等，咸是臣議，或有謂其慷慨陳言，亟據忠憤者，或有謂其真孤鳳之鳴，勝讀出師表者。臣奉使抵家，塞胸直氣，道路榮之。無何里中縉紳之禍起，通國縮朒。臣以諫垣餘氣，折衷直言，幾遭摺撫。今顧瞻里中，尙不免談虎變色，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於臣里者，一也。」

臣以癸未仲冬抵里，甲申之役，天地反覆，豈意自全？無河南中臺省祁彪佳、李沾等，交章薦臣，荷聖安皇帝起臣原官，賜臣環於七月，入朝於十一月。先後局面，判若隔世。遙想當

年論澍，偶出一時意氣，豈復意澍後來，有借題翻身，回心皈正，抗阻王命一事？前後公案，各分兩重。聞今歲舉兵東下，過師池陽，搜索舊銓鄭三俊不遺餘力。蓋三俊亦嘗劾澍者，觀其搜索三俊，計必不肯忘臣。言官論人，自其職掌。當年殿上之爭，遂貽後來舟中之敵。親識家族，相持爲戒，是臣之直言所不敢行於朝廷者，二也。

陛下龍飛海甸，每事留意，臣科凡奉「該科記着并會覈議」之旨者屢矣。臣雖頑鈍，人非木石，甯不感奮？然其所建者，率強半臣里中人，官情如火，燥進如飴，片言彈駁，卽恨深寇讎者也。猶憶賈捧之後，陛下欲覈用一人，臣餉憑部議，半字未加。邇來蒙恩得意之後，遽修前郅。扯臣殿廷，裂帶批頰。臣於此舉，未着片字，猶橫遭侮辱若此！若真言之，禍起旋踵，是臣之直氣，所不敢行於朝廷者，三也。

然雖如是，臣竊觀陛下兩月來用行政，臣未嘗頃刻不憂心及之。出王游衍，未嘗一刻不在陛下左右，而冀効忠於萬一也。臣猶憶宋臣蘇軾之告其君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用人太驟。」臣少學於蘇氏，師其忠鯁，竊不揣，亦以此言進。陛下精神意量，可以囊括海內；學問文章，可以灌注百王；機權驅駕，可以羅絡高光。所願少進者，「重」之一字耳。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老氏

亦言「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君子知微知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凡若是者，言皆不貴示人以太盡，而使邪佞輩爲可測也。

陛下撫有六合，權借園中爲漢中耳。普天推戴，悉主悉臣，何分厚薄？何論遠近？先後？凡爲人臣斤斤道此者，爲梯榮計耳。君子薄之。臣竊意此後凡擁戴與同盟等字面，雖陛下厚恩，不忘故人私語，然規格已狹，且近文士習氣，不宜數出帝王口中，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一也。

定清勳侯，一見決策，奉駕來闕，使明朝再造，海國奠安，不受兵革，功在社稷，伊誰之力？然尙餘後來一步，爲恢疆復仇之舉，始覺竿頭更進，圓滿無憾。今日報功，自當稍留餘地，微寓持盈保泰之意，使延世勳臣，有百年億世之量，而後氣局悠長，可與帶礪同久。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二也。

祖宗用人，從來銓部反覺無權。一人之身，倏用倏舍，倏重倏輕，莫可憑信。夫人之材質，生下已定，非有裏背旁側，可任人那移塗改之理。今一官安頓，或至數易，果其爲人擇官，抑真如不得已，使營進者咸懷躁心，而掄材者轉無持操。遐邇觀聽，仰窺聖意，直欲三五盛王

數百年中所不及措手大業，而數月了之，其捕控規局，真可謂目空古今。然時會機緣，緩急先後，詎能一一應手如一事未當，多益爲累。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四〔四字疑誤〕也。

在昔光武起事南陽，肅宗卽位靈武，慮皆於草莽中立國。惟是君臣上下，搏心戢志，專意治兵，度於他務，亦皆不暇旁及。今漫漶數時，若似皆以陞官雜務，耗其專營，而於用兵吃緊時日，反坐無事。表裏匪頒，物力亦爲裁汰。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五也。

先帝勵精十七年，值彝寇交訌，中外多故，屬望廷臣，鮮有當意者，於是不得已而旁求之。保舉換授特用副榜等科，明經選舉，幾半天下。欽授破格，差擬國初。而究竟邊腹行間，賜劍乘鉞，俄頃驟貴之徒，迄未有半人隻士，出手奇傑，如古班超、陳湯等輩，翻空絕域，塞應明詔者，而反以苦心輕信之過，爲人所用。方面大耳，美髯豐下者，卽爲將材；舌滑唇油，走空如鶩者，卽爲邊材。金繒顯列，糜費無算，言之痛心！陛下試觀從古皇皇汲汲乞官營進之中，豈有真品？南陽高臥，惟恐人知；東山捉鼻，相戒不免。尙能勉強一出，差有所立。今流品混淆，攪同油麵，辨析窮研，如鏤空影，無已，亦惟擇精良無僞，踏實硬做者，假以歲月，寬以文網，庶幾積久，自見成功。其紙上鋪張，口中夸大者，悉不可聽。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六也。

吏道以貪廉爲歸，臣節以順逆爲案。計典間雜私怨是矣，而祖宗深意，豈因以一二概

許全翻？北案或有傳聞疑似，而先帝精爽，決不忍以賊孽重污聖化。近日南都馬士英、阮大鍼、陳鑑、張振、劉應賓輩，借四鎮以挾制朝廷，翻盡計典，用盡從逆者，而國隨之。當時臣具有「中興政自可爲，人心不容壞盡」一疏，醜詆已甚，而若輩掩耳盜鈴，不恤也。已事無及，可爲哽噎！若是者，非欲陛下誅既往，但欲慎將來耳。不然，是乾坤之兩番改易倒置，而祇爲羣諸不逞者，燃灰起用之地也。無怪乎有識者痛恨，謂南北兩陷，皆諸奸黨怨望失職，利其深入，以爲自己出頭伸眉之日，非過論也。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七也。

自五月逆寇渡江以來，雖所在蹂躪，而直浙江右等處，士紳百姓，亦皆各有義聲憤發，破產募兵舉動，差足振醒羣情，倡激忠義，而閩之乘輿所在，自二勳二伯開部先聲之外，別無一旅足以佐發，中軍一鎰，動省仰給朝廷，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幾成市道。夫江右之與兩越，譬之人身，則亦行在京師之兩臂也。一臂痿痺，則置之而若罔聞；一臂靈活，則用之而惟恐不敵。萬一右臂不仁，左臂其能起乎？且安知無天功可貪，而徘徊觀望於一試者？臣竊以爲今日團練鄉兵一著，在在郡縣，所宜專責一人，著實舉行，而上游與近京城鄉，尤宜全力飭治，以「疑有脫字」官兵不及。凡所在街巷村落，責令公舉一頭目人，自連結布置，如捍怨敵，庶幾先聲可奪奸魄。不然，徒貪目前官爵近便之可樂，鄉居室家三窟之可戀，而先

後燼爛，究竟同觀，淫掠焚屠，遐邇不免。此在眉睫，細諸臣不察耳。先臣董應舉有云：「殺運將至，人心先愚，惟大聖人起而救之！」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八也。

桐江一絲，繫漢九鼎。計其初時，高風未播，亦不過富春一釣徒耳。試之以事，安知不與樊英般浩同譏？惟爾時漢帝容之，列諸外臣，使之高睨千仞，以隱助王化。夫以帝王之勢，屈官一故口人，何啻口口口口，而孰知東漢之所得者爲已多乎？方今廢籍白丁，所在城市，乞墾登墉，投拜門牆。苟負人形，粗識句讀，或能僱倩代筆上疏者，咸思攬掇做官。一隅幾何，堪此橫盜？卽如中書舍人，唐制以爲宰相宣麻先兆，何等貴重？而今若販夫傭豎，皆得隨意濫叨。諸如此類，不可枚舉。爾來南京，有「都督量成斗，職方地下走」之謠，可爲痛戒！夫柵塹之內，豈有鸞鳳口口之旁，安口日月？士人惟負此一具氣骨，頂立天地。若其平居，不能自勝於利祿富貴，又何怪其一遇賊寇，靡然屈膝？目今開國之初，承兩朝末流廉恥頹喪之後，但宜首以濯磨士大夫氣骨爲復仇先務。不然，未有不能有恥而能不辱者。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九也。

我朝立法，所繇遠過漢唐，度越前世者，其最大莫如尊禮孔孟一事。使人緣帖括之陋，以親見聖賢，階制科之榮，以荷擔學脈，所以列聖真儒輩出，如河東，崇仁，餘干，新會，姚江，秦

州，盱江，吉水諸賢，間出於時，鼓吹休明，揚扈聖化。故其一時門牆派衍，泉流未口，人皆曉然，知心性之所自來，名教之必可樂。其服官居鄉，一切不苟，而超然能自勝於塵垢之外，出處窮達，各成本領。神祖中葉以後，學脈寢微，然猶若曉燄晨星，耿然未散。自魏忠賢焚棄書院之後，賢士大夫，相戒不談，而斷然不濡首利欲，爲安心立命之奧。其高者，乃以氣魄聞見空，慧難毒當之。然施之經濟，世道人心，遠不相中。臣竊觀陛下洞達昭融，毫無粉飾，澹泊確苦，安若窮士，宜有得於光明緝熙之學識，誠千古道學宗主，口因此時會所急，急出一劑療之。以臣久閱人間機械，沈溺蔽錮已深，一旦驟口之證顏思之傳，格格難入。第一於孟子潛然曾子反身處，指其入路，而揭之以一誠，庶有救正。昔劉安世學於司馬，張九成致於孝宗，惟此一字，朱熹亦云：「吾平生所學，惟『正心誠意』四字，豈隱默不以告君？」後世迂之。然當時張德遠輩，實用四字不著。嗟乎！今日君臣上下，皆能克去己私，實實體此四字，而有不

能滅賊破逆者，臣不信也。是臣之直言所欲効忠者，十也。

凡此十事，皆臣懷之。兩月來積誠欲獻，徒以日不暇給，憤鬱至今。茲因陛下旌直之舉，內媿不安，策而上之，然視臣同官朱作楫三年鯁切，臣又覺泛而無當矣。臣之直，媿不如作楫直。當賞以臣官，而臣當拜疏讓賢之餘，又復蒙恩改臣翰講，臣復何官可讓？則亦惟有內

媿而已！伏惟陛下赦而原之，併赦臣字數踰格冗長之罪。」云云。
十二月初六日，御駕親征。

上自戎服登舟，百官鱗集，號令嚴明，泊芋江對面沙洲者五晨夕，宮眷咸在。復命行在工部，造御營大明門一座，午門一座，奉天門一座，兩邊通着黃繩爲約欄。奉天門外，細樂一起，午門外單大樂一起，大明門外，雙大樂一起。早晨大鑼一下，御營管事牌子，跪請御令箭一枝，先開奉天門，用大鑼一聲，奏細樂一次。又鑼一下，聽大鑼二下，御前管事，又跪請令箭一枝，開午朝門；〔鑼鼓吹與前同〕聽大鑼二下，御前管事跪請令箭，開大明門。大砲三聲，前後用鑼，雙鼓樂吹打。內官高傳門外錦衣衛官校齊喊，門始開焉。

以平彝侯鄭芝龍掌宗人府印務。

南平縣小民張安禮，林中桂，張孝直，數百里躬進米豆酒漿，遠迎王師，上嘉納之。命御營兵部將前後米酒分散諸將，且給予序班冠帶，仍賜號爲忠良處士，各賞銀牌一面，以旌義舉。

時古田縣一都水口小民，亦有輸助，賞以銀牌。

帝手勅鳳陽知府張以謙：「朕今正位福京，志雪祖救民。八月十八日兵發五路，十二月初六日，朕駕親征，趙貴〔乃河南兵備副使邵起差官人賀者〕至京，知爾在鳳。感念疇昔，賜爾手

諭以跡毀形，爾當速聯英傑，助朕中興。監國登極親征三詔，爾其善爲宣布，不負朝廷。朕親謁皇陵，是爾見朕不忘之日也！特諭。」

以河南分巡汝南兵備副使邵起爲總理豫楚直陝晉齊六省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討逆安順，便宜行事，賜尙方劍，兼巡撫河南，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時邵起遣官入賀推戴，故有此命。凡有恢復府縣地方，卽准邵起擇才授任，務安百姓云。

十五日，勅恤民庫及御營禮部：「凡遇親王迎駕者，發銀六十兩，伸朕慰安親親之意。著爲例。」

時東會王肅昶迎駕，著受慰安銀二十兩，以親征冗，免朝。

命周爌新贖親征，駕行詔四道，往溫台寧贛四處開讀，并順臂手勅一道，與輔臣黃鳴俊。

勅曰：「皇帝手勅輔臣黃鳴俊：自卿辭朝，朕躬切盼出關之信，乃聞今日，尙滯福寧，殊可異也！況卿不由衢而從溫，廷議不然，倚卿甚重，何逗遛如此！朕今親征行矣，朕若至建寧，卿必至衢州；若朕出關，卿必至江上。不然，公議無私，甚可畏也。親征駕行詔，併諭魯王書，併示於卿，其善宣朕意焉。餘與周爌新議之。特諭。」

立春日，勅文武官員吉服，照會典內出使禮行，以時值行間，不必賀也。

遣侍講吳戴鰲，鴻臚寺卿楊廷瑞，致祭於天興府古田縣水口地方，並延建二府山川之神。

勅御營兵部：速與平彝侯議造盔甲一萬副，運至御營，以爲破虜用，刻不可緩。

二十四日，輔臣黃道周兵至婺源，爲清所陷，并門徒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叔儒，

四人，縛送南京。

時輔臣未領朝廷帑金，苦心聯絡，激勸忠勇，糾合義旅九千餘人，從廣信而出金衢，安插遺黎，孤城捍衛，前後擒斬僞官，動以百計。且救徽援衢，厥有成功。適衢撫某與輔臣議論不投，忌其師屯境上，遂密疏其短於朝廷，輔臣初不覺也。繼而請兵不至，請餉不至，始知其繇。乃與士超議曰：『朝廷遣鄭兵各路，七月於茲矣，未見與敵一矢相加遺。敵勢愈猖，不幾笑朝廷無人耶？我輩爲天下倚重，必先聲一舉，爲諸路倡！』遂決意長驅，深入婺源谷中，遇清騎數千。輔臣親冒矢石，誓不與清俱生，清不爲少却。然彼衆我寡，後軍觀望不進，兵盡矢窮，輔臣陷圍中，士超知勢不利，率玄水等突圍而入，其部卒勸其勿往，俱死無益。士超答曰：『我受國家厚恩，豈有背吾師不救，而併誤國耶！』并陷圍中，士超等知勢不得生，乃罵不絕口，後曰：『我奉命擒汝，不料爲汝所擒，快殺我，得報朝廷於地下，足矣！』

清見輔臣忠烈，不忍加害，曰：「當生致於南京，洪內院得一忠義人，勝於得土地數十州郡也！」時輔臣欲盡節，士超從旁從臾曰：「此去南京不遠，倘得面數洪承疇老賊，誤國之罪，魂魄得傍孝陵，死亦未晚！」輔臣深以爲然，遂屈節而行。作詩四首，云：

〔其一〕

「陋巷慚顏閔，行籌負管蕭。風雲生造次，毛羽定飄搖。厝火難栖燕，橫江捨渡橋。可憐委佩者，晏晏坐花朝！」

〔其二〕

「火樹難開眼，冰城倦著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時人。碧血題香草，白頭退隱綸。更無遺憾處，燥髮爲君親。」

〔其三〕

「搏虎仍之野，投豺又出關。席心如可卷，鶴髮久當刪。怨子不知怨，閒人安得閒？乾坤猶半壁，未忍蹈支山！」

〔其四〕

「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誰爲分板蕩，不忍共浮沈。鶴怨空山淺，雞鳴終夜陰。南」

陽江路遠，悵作臥龍吟。
其忠愛之意，情見乎詞。

卷四

隆武二年正月朔旦，唐鄧二王監國于福京，率居守百官行拜賀禮。上不受賀，具祭太祖自罰。羣臣俱令帶罪圖功，仍降自責勅諭於羣臣云。

初二日，官兵義兵爭糧，縣官掣肘，永勝伯鄭彩疏陳之。上命會同該督撫計兵派餉，毋致行間之擾。其捐助事宜，地方官照例勸輸，不得強民。

又命陸清源賚犒賞銀往江上，酌量頒發。現在戰守兵丁，刻期迎駕。溫處等餉，確遵派定前議。勅諭御營內閣傳行：『朕見徽州已復之奏，稍爲可慰；又建昌警信之奏，應援宜速。國姓成功速發銳兵二千，同輔臣光春，文武齊心先發，暫往鉛山。一爲鄭彩聲援，一俟王師併至，合力建功。朕心切拜孝陵，更念威宗未葬，江北祖陵未靖，南陽王陵猶隔，朕之根本未全，何顏君臨天下？昨據楚督何騰蛟有荊州恢復之報，則河南聲氣可通，燕豫諸陵可達，非遣重臣，朕懷莫慰。況撫安新降兵將，更與督撫相成。輔臣觀生，擁戴甚早，忠猷可嘉，卽著出南贛，比方鄧禹之行，特賜定銜，曰：「欽命瞻奉南北帝王山陵，安定燕豫兵民文武，賜上方劍，便宜行

事。廣陵直隸州廣，亦在江西南京，行在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御營禮部，速鑄銀印一顆，文曰：「瞻奉南北山陵安定兵民文武便宜行事恢復南京閣部之印。」再賜旗牌十六面，即各撰給勅書，初十日行，朕係御門親餞，御營該部遵行，特諭。」

勅上游巡撫吳春枝，選募健丁，精勤訓練，曰：「上游關係，不減關中河南。朕方倚卿以肅何寇，恂之任，幸自勉旃，以膺重賞。新募兵糧，准照各營例給。」

平彝侯鄭芝龍，僭用「監國留後」四字，詔改正之，曰：「福京任二王爲居守，卿以勳輔爲留後，原無「監國」字面。卿還將題奏文移，照勅填註，不可錯誤！」

隨征各官有當減者，當增者，命吏部尚書曾櫻會同御營諸臣按冊確擬奏奪。命兩廣撫臣丁魁楚，隨瞻奉山陵輔臣蘇觀生，往楚豫圖功，另推其繼者。

上諭：「撫臣職不可一柄兩操，然時值多故，惟有專轄旁轄，如鄖陽撫臣及南贛撫臣原有舊例。下游撫臣，興泉汀漳是專屬，惠潮是旁屬；潮州撫臣，惠潮是專屬，漳南是旁屬，亦古義所謂犬牙相制之道也。」

罰舊糧道夏銜綱萬金以助兵餉，復命都御史陸清源核其素行，不得一毫含隱，以廣懲貪勸

廉之風，尙綱有死灰復燃之意，故樂助云。

賜松滋，東會瀟溪，延津，四王春宴銀十兩。

左都督楊鼎卿細陳起義情繇，詔答之曰：『人君大柄，止在知人善任；人臣大義，惟是勿欺至公。朕久歷艱難，稍識情僞。朝廷壞於朋黨，祖廟由此兩危。北京之失，東林之罪，何辭？南都之陷，魏黨之咎，莫謝。其餘門戶聲氣，朕自萬古鑑衡，以御天下。楊鼎卿父子戴朕甚早，閣部臣馬士英，朕必不負其捧主之心，在輔臣亦當痛悔其誤陷聖安之戾。諸臣萬疏千章，豈奪朕心公論？靖彝侯方國安力扼江干，大功實在宗社。朕今親征在邇，指日卽與輔臣舊臣相見，未盡之情，還俟面奏。楊鼎卿父子還始終調聯，以待王師之至！』云。

勅諭御營吏部：『朕念遠臣間關可憫，楊文口素負清名，可擢爲兵科給事中，顧之俊審諤自任，可擢爲浙江道監察御史；劉鳴鳳該部速速擢用；丁時魁傳作霖聽輔臣觀生題銜任用。輔臣擁戴忠猷，倚任甚重，再與定銜云云。其隨行并地方文武，四品以上題授；五品以下徑授後奏；四品以上，功罪奏行；五品以下先行後奏。文官自知府以下，武官自副總以下，不用命者，皆以賜劍從事。速速給與勅諭，必收一統全功。特諭。』

梟奸細陳四寶，程陞，發僞示僞票於御營，并議殺副總林明龍勝功。

勅靖驍侯方國安一意倏杭，閣部未大典協力復徵，功成膺懋賞。

時國安大典微有不和，浙直左都督吳凱力爲調停，以古廉藺爲勸，共圖恢復。至是上疏陳其始末，故有是勅。

兵部侍郎唐顯悅奉命抵越擒寇，沿途撫散盜賊，地方安靜，優旨答之。復命道臣湯來賀催解粵西餉銀十萬兩以備軍儲。

命憲臣陸清源充爲正使，致書魯王，聽其自擇一人爲副。

時清源有廣播王言之請，因發御製文及前勉答魯王書稿三百冊，親征後詔御營勅諭三十冊，昭示臣民，以見朕無一日忘天下無一念不篤親親之意。

勅鎮臣崔芝以藏貯火藥火器，接應左都督楊鼎卿捍寇用，毋得目擊坐視，以誤軍機。

時鼎卿疏請藥器上以閩中所有，俱載在御營，入浙不遠，難以分發，故勅崔芝就近應之。

衢廣都督同知蔣若來遣官迎駕，上悅之，給以勅書關防，所領兵馬，候朕出關調用。

上駐蹕延津時，有議遲出關者，吏部主事曹元芳一疏，『舉兵須圖萬全，』意欲上之速行也。

答之曰：『朕旣統帥啓行，豈有僅止建寧之理？現今催趣將士，到日卽自先驅。駐蹕金衢，還

相機行！

監軍兵科給事中張家玉安插雜民，行各府州縣村落深爲得法，上嘉悅之。著工部依家玉所進告示冊式刻板，刷印萬張，吏兵二部選差能幹承差才官數十人，齎送遭寇殘害處所，地方官遍行粘布，其腰牌內用正官印信，以防詐僞。

守關大將施福解獲清兵僞官朱盛德一名，上著法司速行審明正法。

趣泉州布衣蔡鼎，到日召對御營。

鼎有推算望氣之學，曾徧歷邊塞，言論灑灑不窮，府縣起文薦之，茲又以病辭，故有是詔。

平彝侯太夫人黃氏進五方旗幟，金鼓銃全，上受之，不報。

上喜左都督楊鼎卿固却魯藩令印，曰：『若鼎卿者，可謂忠盡能明大義矣！朕與魯王原無嫌疑，前付柯魯二使臣啓答王書，或未之見乎！』

建甌兩縣交過銀一萬兩，定餉兩月，每月二千三百四十兩；正二兩月，共該四千六百八十兩外，餘銀皆作安家衣甲之需，著撫臣吳春枝給發回奏。

勅諭郭燧、陳秀：『若正月十八日不親到建寧，違了期限，定正軍法不饒！』

按陳郭二將與鄭平穆同起豐沛，鄭既貴顯，傲與不睦，二將亦遠遁海外，茲平穆欲藉以守關，故屢言於上，上特旨趣之。

給湖廣總督何騰蛟勅印誥廕。

時誥命奉明旨，自隆武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後，請乞不給。茲爲破格，故特書之。亦見上之隆篤大臣也。

諭左都督史熊開元曰：「宣德達情，全藉巡方御史。近來情弊因仍，貪者工攫取，傲者喜逢迎，以致民窮無告，盜賊繁興，殊可痛恨！卿還嚴訪詳諭，務令激揚得法，吏畏民懷，有不稱職的，卽參來重處！」

起揭重熙原官，著其聯絡建昌，俟事稍平，卽來陛見，以應大用。

吏部尙書曾櫻首薦凌超，以其才能可當一面，上命其速來迎駕云。超雖素有謀略，但其原官贊畫，應否卽以監軍道起用，須面徵其底蘊，方可破格擢用也。

下游巡撫御史高允茲疏陳閩南抽稅之害，上以「雜稅盡行停免，久有明旨，下游官裔乃敢私抽擾民，法紀何存！著允茲嚴拿正法，以安窮民，仍大張榜示，曉諭毋忽！」

設立建言簿，以收實益，以壯敢言者之氣。

從大學士熊開元之請，以言官糾彈，不避權貴，事關補袞，亦須指陳，故云。

諭科道官糾儀導駕，照兩京舊例行。

上以孝陵未見，疆土未復，不受慶賀。

時京省俱有表箋，大學士朱繼祚封進，上曰：「覽諸表箋，亦見歸誠之篤。」云。

御營吏部尙書路振飛進奮練義勇說，上曰：「此真安攘大略！書冊留覽，暇當爲卿序之。」

詔授陳學孝監紀通判職銜，照舊在本鄉團練鄉兵。

勅諭御營禮部：速擇駕行日期，不許違誤。

諭輔臣朱繼祚曰：「君臣一體，雖小臣亦必加恩；法自貴近，卽大臣亦從畫一。朕天性忠厚，愛諸臣以大體，以廉恥。登極七月，優禮備至，乃始以堅臥之套，必待朝廷幾次溫旨，如請伊葛之才。至到日又一籌不展，推諉因循，毫無愛君之真情，心存假恭之舊例。嗚呼！高拱不作，張居正已往，朕今身任中興，舉目不知所倚，深可痛傷。看今日之情態，則知世廟之於夏言，神廟之於張位，烈廟之於劉鴻訓等，皆聖心之不得已也。此次暫且從寬，再若因循推卸，或以緊要軍事，推委之於中書，或將緊急勅書，不自作自寫，故意延遲，要壞國事。或當會票之本，不肯確議；或當擔當決斷之事，上則推候聖裁，下則推下部議。凡有此等，則三尺具在，祖宗

大法，朕必不敢私徇，斷斷必行爾等詳之慎之！呼吸死生，大迷不醒，不得不如此行也。又令內閣出入之門，著將外門速速嚴鎖，要從川堂之門走動，張鳴鳳速速遵行，機務正繁，輔臣德璟，還即日入直，不許延挨。各該部科道官，一體遵行毋忽！」

按此諭備寫輔臣養望推委情態，可謂要言不繁矣。

禁立生祠。

時天興府貢生鄭獻可獻諛，以上實心愛民，請立生祠，以祝萬壽，詔責之曰：「朕紹大統七月，祖陵不見，疆土不復，臣子因循不能變，百姓湯火不能援，擢朕之髮，不足數朕之罪！惟此一念身殉太祖，天地臨之。自登極入闕，上無血性擔當之倚，下無愛民如子之臣。出餉之徵，累我百姓，朕實痛心，有何功德，而作此無妄建祠之事？且卽中興一統，亦斷不學喪心文武，剝了民財，還受獻諛生祠之事；鄭獻可速速停止，無重累吾民，增朕之罪過！御營該部速行文與該撫按傳云！」

國姓成功領兵出大定關，兵科給事中陳履貞，監定清侯鄭鴻達軍，抵衢州界上，各有溫旨答之。

命戶部主事李日煒催延建二府借助銀兩，張調鼎催汀邵二府借助銀兩，如不破情面，失誤

軍機，各有顯罰。

江西巡撫都御史徐世蔭上疏迎駕，并請面奏。上許之，復答云：「逆寇猶狂，廣信地重，著且料理堵剿。朕今暫住建寧，不時即要出關，即於建牙處召對。」

掌河南道御史謝紹芳奉命安撫浦城，極言營頭郵傳之苦。上云：「此事深可痛恨！一處如此，他處可知。以後勘合馬牌，斷宜少發。如有給劄參遊守把，及假扮官兵擾害人民者，許地方拿解該撫按正法。榜示通衢，以共遵守。」

諭巡關御史鄭史鄭爲虹：「不得因人言推諉關務，即著前往仙霞巡防。王兆熊參列事情，該撫一并虛公奏奪，毋得徇。」

催陳天榜，張晉徵各領本標兵丁飛守信地。

命百官具吉服赴松溪王府，捧迎太祖聖容，步行至朝門外，俟朕迎入行在。
封廣東總督丁魁楚平粵伯，准與世襲，頒給鐵券。

時靖江王僭妄自立，不奉正朔，復任用幸臣顧奕，吳之琮，楊國威，張龍翼等，羽翼肆行。魁楚用計擒獲，并顧奕等，送至行在；又復照護宗室，賑貧雪冤，詔褒異之，曰：「卿調度兵將，悉合機宜，成功甚速，朕心嘉悅，立頒殊賞。靖庶悖逆，自有祖宗法在，非朕得私。亨甄冊命冕

明。費送維難，已命製錦，遣廣西試臣陳天定、林明與帶差行禮頒行了。土司赦罪加恩，脅從文武，一概寬宥，及雪濟殘虐宗民，俱照前旨行。其從逆顧奕等俟解到正法。惠潮寇警，已著唐顯悅同地方官收剿，與卿共夾攻之，以收底定之功。」

賜闖賊黨郝搖旗名曰「永忠。」

時闖賊李自成爲清所迫，走居鄂地，風霾警之，又遁入九宮山。餘黨十萬悉爲伏兵所誅，自成自刎。湖廣總督何騰蛟疏聞，以搖旗有指視之功，故特以「永忠」之名賜之，俾知犯上者必正天誅云。

擒僞官假兵李養心等一十八名審明正法。

詔寬魏〔黨〕一案，復媚口宋禎漢原官。

詔曰：「媚口一案，止因議論偏苛，遂致人心不服，釀成黨局。一年兩陷京都，莫不禍根於此。朕今繼統中興，一洗從前陋習。東林陷誤北京，魏黨陷誤南京，厥罪惟均。乃官〔靈臬按：「乃官」之上疑有闕文。〕賜祭一壇。此後真正魏黨，亦與一概滌寬。但責後效，不計已往。蓋中興之時事，臣民悔過，且與維新，況輕於此者乎？廷臣各宜以朕之心爲心，勿再釀激黃澍等鼓煽左變之大害。朕度如天，諸臣欽信。」云云。

詔加福建鄉試舉人十名，以爲中興新恩，流寓亦准酌量增加。

時上銳意文事，欲是年首開鄉試。平彝侯鄭芝龍以兵興過費，寶輿之典宜少暫停，語甚剴切。上不從。以鄉試不宜改期失信，且文事武備原是一體，云云。

翰林院編修周之夔乞監軍討賊，報國自効。上初不允，以儒臣自有專職，詔詰方資撰述，豈得復事戎行？然亦足見其忠壯，後乃加兵科職銜。

允雷廉參將鄭芝虎開採楊苗地方沙金，不得生事騷擾，反滋民害。

催陳秀兵一千名督發前來，不可在汀就近調發，并漳州招募一千名員，著平彝侯鄭芝龍催齊速至。朕專待二處兵到，便可出關云云。

召平彝侯鄭芝龍至行在面議軍務，曰：『朕親征剿清，實欲恢疆覲祖，義不容緩。至於固守關隘，勳出萬全，乃宗社大計，已有旨召卿。亟望卽到，以慰懸佇。』

諭定清侯鄭鴻達：『卿所統兵出關已久，何云「赴關防剿」？以後塘報，還開明於某地方接到，庶朝廷便於策應。若清之聲東擊西，狡情已自可見，卿宜著意料理。』

勅永勝伯鄭彩策勵將士，以收榆效。

時彩已失律敗師，又思以鄉勇借題，上疏言發銀二千六百兩，分給聯絡義師，以俾守

禦。上以此固是應急一著，但鄉勇只可借聲援，其衝鋒對敵，還須官兵云云。復勅彩開造現在兵數冊，并分首從衝鋒四等，以便給餉。還著策勵圖功，固守關隘。果建恢疆之績，自還世襲之封。賞罰人主之大權，朕方痛自刻責，至公無私，并罰內外諸臣，豈爲卿一人而行其法耶？時彩已奉削去世襲之旨，故云。

差兵部試主事汪沐日到衢州，聯絡官紳士民，堵禦清口，以待王師，曰：「朕蹕臨建水，指日出關，以恢復杭徽爲急著。汪沐日文而能武，爲輔臣德璟所保薦，自有良籌，到〔下疑有缺〕」

勅兩浙撫按：「朕用兵方亟，遼餉自難遽獨，著照舊徵收，但不得別立加派名色，致累窮民。」
勅江西撫臣劉廣胤，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招撫闖寇。時闖寇四散，待撫日久，朝廷議論不一，應遴以爲言，故勅廣胤同應遴公細商酌，加意料理，以資剿堵。務要操縱得宜，俾一意投誠，實爲我用。若克復南昌之功，業有世封之命。朕信如日，必不食言。」

勅益陽王速還嚴州。

時因彝警，益陽王倉卒至衢，並未奏啓，故勅其速還，以明恭順。

擢原兵部主事李蘧爲金衢巡撫，墨衰從戎。

時李蘧疏陳衢地顯患，并懇辭就職。上以爲：「巡撫之擢，出朕欽定，不許再辭，著卽墨。」

衰供職，以消除腐氣。」又諭之曰：「三藩爲八閩咽喉要地，豈堪顯患隱憂。叢集於內，且時遇至艱，更得好官爲急，安得縣職妄用吏員總之。今時之官，必仁以恤民，智以養兵，勇於禦敵，剛以不撓，始爲合格。李遵素饒幹濟，方今倚任甚隆，衢爲要地，撫爲重臣，還著加意擔當，安民治兵，以俟六飛口至，面諭方略。」

復舊輔臣張居正原廢錦衣衛指揮世襲。

太常寺少卿楊鼎和改署銓司，陳六議：一曰端本源，二曰慎名器，三曰重守令，四曰行久任，五曰專咨訪，六曰嚴部覆。上嘉納之。

諭定清侯鄭鴻達曰：「逆兵狡詐多端，恨我戰守無當。始則境內坐糜，今復信訛撤轉。不但天下何觀，抑且萬世遺恥。自古唇齒之喻，未有不能守於關外而能守於關內者。還著用將選兵，出守江山，并令郭燾速到，領兵將官林壯猷速同陳鼎於關上會同輔臣振飛等，確議遣發，嚴保江山，聯援金衢。然後督守關隘，又不可阻急報而隔遠臣。」

降鄭鴻達一級，改太師爲少師。

時因黃克輝敗績，故有是命。

輔臣路振飛廕一子錦衣衛五千戶世襲。

振飛撫淮時，逆寇交訐。振飛有保淮之功，萬民交頌之。上過淮，得於目見，且有舊德，故特降寵命，以示非私也。

犒鎮臣劉承胤所領兵將，并表裏白金賜之。

手勅云：『屢得卿奏，深嘉忠功。朕今親征，暫蹕建水。特着奉陵輔臣頒銀一百兩，表裏四正，并交虔州橋稅一千兩，犒卿兵將。道遠費之不易，至可領也。朕答魯王書，并元旦勅諭，善爲宣示，及雲貴恩詔，委卿代頒。一面迎駕，一面力復江京，盛典具於明詔，朕不食言。特諭。』

錦衣衛承旨張鳴鳳疏薦禁旅都司僉事加三級胡上琛『文武兼優，江右之役，請與偕行，』上允之。

手勅楚督定興伯何騰蛟，賜賚甚厚。

勅曰：『國運中微，朕勉繼統，雲龍風虎，舍卿其誰？今朕親征，暫駐建水。先遣輔臣蘇觀生瞻奉山陵，宣安兵將，與卿同心，先復江省，繼靖南京，并撫鎮劉承胤等。復江省者，世封伯；復南京者，世封公；復北京者，封眞王。具如明詔，卿其勉之。先遣精甲一萬，迎朕湖東，恤民庫發，朕賸銀二百兩，表裏八正，輔臣順費，至可領也。發銀二千兩犒師，標兵各將，路遙莫致，姑

准於虔州橋稅速速發行。盼卿功臣，與卿今年金陵握手，勗之亮之！特諭。」

又諭云：「楚粵雲貴，近有異聞，卿可以援天無二日之義，以全朕骨肉之情，尤所殷望。」

新擢科臣吳聞禮爲上游巡撫都御史，准於銜上加「便宜行事」四字，以重事權。

提學御史毛協恭繳進同鄉各臣書疏，上讀畢，感痛云：「江南士紳無人不洒涕思明，枕戈待舉。朕必親提黃鉞，張皇六師，以慰臣民之望。大小文武，當時時刻勵爾志，毋狃偏安！」

建甯知府周維新疏言：「王師至止，建民輸將最苦，不堪復應他求！」上許之。降巡視中城御史沈佺期一級，以戒凌蹙。

時閩侯二縣知縣劉霖懋，朱銑鑄調繁未久，佺期疏薦之，上以「賞罰本於人主至公，抑競獎恬，御世大道。霖懋，銑鑄雖有薄勞，豈可以縣署爲傳舍？爲二臣陳請者，皆是情面賄賂之飾習，亦是以競引競之惡趨薄以降級示懲；如再有欺飾，定行重處！」云。

召刑部侍郎劉若金至御營，專領刑部事，兼管左副都御史，卽來賜對供職。刑部總務司員外鄭逢芳報解施燬賊銀一千零三十餘兩，著恤民庫察收。

按施燬之獄以逢芳成，而施燬之賊亦責逢芳完，七千而始解一千，後來之追比，當

必有波及無辜者矣。

命輔臣撰御榜，沿途張掛，禁官兵擾害民生。

時刑科給事中胡顯極言：寧紹官兵沿途騷擾，民不聊生，急宜禁止。上以：「朕決計親征，先救現在之民，欲殺害民之寇，豈有擅兵無紀，成此慘傷？兵額不由於天子，兵數不報於本部；兵餉不由於司農。人善自縱而憚拘簡，致民盡自斃，禍及國家。江北各鎮，近鑒甚明，知不可改。今親戎在途，第一痛心此事，除前不究外，今先著御營兵部行文該撫按，嚴行榜示，有犯必懲。繼以御榜張掛，以救民生。江上將士還勉効忠義，迅圖滅孽，副朕除暴救民至意。」

勅下游巡按御史高允茲於「汀州府屬練土著兵三千，以補客兵原數，務期有勇知方，會同該撫募練有緒，卽行回奏。」云云。

免汀州府屬借助有差。

時汀州傷殘已甚，寇盜日滋，連年用兵，瘠薄可念；又欲行借助之法。下游按臣高允茲以爲言，故武平准全免；長汀，清流，歸化准免其半；上杭，永定，寧化，連城，准寬至三月，以示優恤。

勅加永定知縣徐可久戶部主事銜，遇要緊道缺推用，以其新任地方，即能奮勇定變，足見偉略也。

永定在萬山中，原割自上杭一隅之地，兵餉兩乏。可久自蕩平度寇後，多方撫綏，革去從前陋習，開布血誠。以五里彈丸之地，勸諭輸助銀五千二百兩有奇；又爲地方除切要六款，故屢邀溫旨云云。

封琳漢爲陳世子。

琳漢今上胞姪，追封鄧王聿鏞長子，生於崇禎四年。六歲時，即遇今上蒙難，相別已久，其父王已殉節於南陽，諡曰愍，即曰陳愍王。令御營具冊寶冠服，臨期傳制，以展親親之義。隨令隨征，盡侍膳問安之禮。且令中書官與世子作講讀，導以禮儀。

諭督剿蜀寇兵部尙書王應熊：「輔臣密勿重任，出總軍旅，原非常之艱難，託非常之親信，當使萬里之外，宛如咫尺綸扉。朕以臣民擁戴，繼統危微，倚卿元老，如身有臂。祖宗疆宇，凡有未復，即朕躬之有罪，亦耆輔之深羞。朕或用人行政之不善，卿當有聞即告，況四川爲卿之桑梓，朕之版圖，大小文武舉用，自然一以委卿。一切軍民機務，即假卿便宜。」

四川督師王應熊疏陳西南形勢，上手勅答云：「覽卿奏，詳陳興復次第，天下形勢，朕意豁然，

深嘉卿碩畫。朕自慚虛薄，何能負荷多難？但稍秉仁孝之性，切勵除雪之誠。一誓清孝陵，二誓葬烈廟，三誓迎聖安。半載恨無寸功，親征暫蹕建水。天以元老，留輔朕躬，將以中興全功託卿，豈但西南倚賴。餉濟維艱，朕必從長力行接措，朝廷時切兵行糧從之籌，卿亦預申老師匱財之戒。上下交警，不日成功矣。切望切望！」

改堵胤錫爲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賜以膳銀百兩，表裏四端，手勅褒譽，并諭以陳可立，繆舉速爲匡正之，以明天無二日之義。

勅江西輔臣楊廷麟，督臣萬元吉，口臣曾應遴，陳泰來，速備兵迎駕，曰：「朕親征暫駐建水，御營兵力未充，必俟卿等迎駕陳蕙，兵宜速至湖東。朕惟待卿等兵至，方可出關，盼望甚切。卿等速與輔臣觀生議行，或楚粵兵將來迎亦可，先還具奏，以慰朕心。答魯王書，元旦勅諭，可善宣布。」

手勅輔臣蘇觀生曰：「朕以卿與楚督定興伯何騰蛟爲左右兩臂，卿兩人必無一毫矛盾，百事一德一心，以釋朕慮，以佐中興。兩美必合，須防宵小交構，戒之記之！逆賊李自成之死，督臣確報可憑。人傳李賊在於北殺魯，雖不足信，尙待卿同督臣再有奏到，纔好告廟宣捷。定興伯印，先發一顆與督臣，差官順賚，恐有不到，故今另鑄，託卿再賚欽承。仍有七省左右將

軍印信二顆，順贖與郝承忠，張先壁恭授。再給楚督臣撫臣鎮臣勅各一道，委其與卿併力復南昌，復南京，速遣勁兵一萬來湖東迎駕。雲南貴州詔尚未頒到，卿可領去，再爲順頒恤民庫賜卿路費三百兩，行餉三千兩，卿其欽承。一切便宜，不可一毫推託，一力擔當，功成重報。」

勅蜀督撫閣部臣王應熊善視搖黃諸寇。

時應熊上疏言恢復蜀中各郡縣，上答云：「卿力恢殘敗，封疆屢勝，猖狂逆寇，用餉僅十五萬，不取空城僞印爲功。從前覆京弊端，賴我元臣一洗，朕志削平天下，聞此大慰於心！至獻賊之殘忍，手斫數十萬生靈，朕實不勝痛憤！若不速救斯民，何顏對我太祖？望卿力任平賊，朕必有請立應。至於搖黃諸寇，罪原輕於獻賊，卿還善用戎索，俾爲我用。若能以搖黃獻，釋過賞功，必不失信。卿以不殺止殺，圖機出之，仁惻尤足嘉悅！」

兩廣總督丁魁楚辭封伯爵，上不允，曰：「朕當艱危繼統，全賴閩粵合濟中興。卿有聞檄擁戴之大忠，又有迅平逆寇之巨績。王守仁當全盛之時，無推舉之事，以卿比之，功實爲過。世伯之頒，卿當領受。乃奏引四咎，愈見奇勳。若不拜表擒逆，高廟神靈何倚？況朕繼統半載，寸功未立，倚卿在粵，如臂護身。還宜勉奉恩綸，仍舊督理。俟朕得拜孝陵，另勅召卿入覲，誓與中

興君臣始終言出真切，不可再辭，負朕激望至意。」

禁雲山禪寺僧宗德聚衆建醮，誦諸天菩薩寶號。

按今上實心愛民，不欲徼福，此舉視隋之捨身，唐之迎佛骨，遠矣。

詔改福京都察院署爲唐王府。

王初居北門，以病改今所。

大理寺少卿熊化疏請恢復之策，必先首定江西，且列陳關外急著。上曰：「恢復始江西，自是

正著，但隨機應變，亦難執定一局。其錫璽書與永寧授閻羅宋等以官職，俱已行了。至批答

咨度二事，關切朕躬，深爲嘉納。條陳泛濫，希冀得官，實效罔聞，徒開佞竇，俱近日弊習，尤當

裁汰融化。老成沈靜，無黨無偏，朕所孚鑒。」

川陝總督樊一蘅遣官入賀，上答之云：「太祖櫛沐之天下，兩都督武林，三誤而有今日。朕勉

答羣請，繼續危難，全賴內外臣工，洗心實做。痛祖宗多年功德在人，幸彝寇規模全是草竊。

但我君臣當盡改覆轍，打起精神，實實愛民，實實治兵，人心天意，興復可必。樊一蘅才名久

著，萬里投誠，亟當勉佐中興，與雲臺之例云爾。」

廣西梧州府兵火初寧，詔補所缺正印官，以撫循之。

詔天興府添設管鑄通判一員。

上閱甌寧縣知縣趙庚所陳政事疏曰：「趙庚此疏言兵言將言餉言戰守，包括已盡，即可爲今日閩疆禦備之要著。下部看議著實舉行。毋忽！」

加林宰兵部尙書銜致仕。（吏部尙書曾櫻薦其年德俱懋。）

以口口張夫爲戶部侍郎，專管錢法。

手勅廣督平粵伯丁魁楚，按臣王化澄，鎮臣周仕鳳：「朕因兵力未厚，致稽出關，卿等仍照前旨，募兵五千，不可爲浮議疑阻，再召狼兵七千。七千之兵，俱准支銷正項糧餉。三月之內，朕要見卿之兵到。仍命大將周仕鳳督至御營，隨駕征剿，朕親至虔入楚，以收天下全局，卿其力贊成功焉。」

按今上與各督撫手勅，俱惓惓出關，其倚賴之意，藹然言表，惜無有應之者。遂令偏安之業，亦不可成，真臣負君矣。惜哉！

欽命新例兵將文冊付平粵伯丁魁楚。（一籍貫，二年貌，三武藝，四隊伍保結，一移兵部，一進御覽。）

勅兩廣事例銀五萬兩，付定興伯何騰蛟，爲收拾降兵取江克京之用。

聯絡恢剿兵部尙書楊廷麟疏留粵餉以備大兵。上以：「粵餉爲御營急需，萬不可留。但今鄉剿事方殷，量留五萬，湊前五萬，以成剿局。速立復江省，以迓乘輿，餘俟地方恢復，動支正項，并行勸輸酌用。」

二月：

戶部左侍郎李長倩上言：親征餉需，宜開加納事例。上從允。〔廩生加貢，納銀一百五十兩；增廣加貢，納銀二百兩；附學加貢，納銀三百兩；青衣加貢，納銀三百五十兩；社生加貢，納銀四百兩。〕

賜大學士蔣德璟乘馬一疋。

以其老成舊臣，綸扉倚望，兩辭不允，其亦晉康侯錫馬蕃庶盡日三接之風乎！

鎮海平和二縣亂民，借題報復，聚衆殺人，下游巡撫劉柱國解散之。上以：「小民果有冤情，何不申理該管衙門，乃敢橫行無忌，殊干法紀，著下游巡撫臣同潮撫嚴行禁戢，以安地方。」初九日夜，雨雹，大如拳，敲擊窗間有聲，閩地數十年一見。

益陽王私授縣官，詔禁之曰：「國家敦厚懿親，自有典制。朕復天性篤愛宗枝，王借受慈禧之命，又借勳鎮方國安之推奉，迎日表奏雖來，公然用監國之寶，不知此寶授自何人？輔勳士

英國安疏王本末甚明，朕正不必顯示。乃到處騷擾，妄行升授，亦爲有過。復聞播害龍游，民苦不堪，又圖遂昌，尤礎法紀。著地方撫按官速速止王回嚴，以明大義！」

勅平彝侯鄭芝龍云：「永安關隘甚多，何可無兵扼守？所需兵冊，何將爲近？何將爲遠？還著察明，以便立限。水師船僅百隻，未足搗巢，亟須卽行修造，毋忽！」

勅行在兵部速發兵三千，應援衢州。

時嚴州告急，三衢震動，鄰督輔黃鳴俊入告，故有是舉。

都督同知郭燾疏請糧餉器械，著行在戶工二部給發。

勅處州道臣董振秀將十縣糧餉，分給軍前。

以麗水，青田，縉雲，平陽，景寧，五縣餉銀，給勳臣劉孔昭養兵將。
以龍泉，遂昌，松陽，□□，□□，五縣餉銀，給督臣楊文驄養兵將。

時二臣互有爭執，復手勅與之曰：「師飽在餉，師克在和。與其同餉而涉於爭，不如分餉而歸於和。今後兩臣同心協復，再勿爭競。其兵馬五款三等冊籍，限四十日內造進。過期不至，造報不實者，停糧記過。近聞年荒餉急，民困難支，仍將民糧分限催徵，以息民力。兩俱不許差人至縣，辱官虐民！違者亦不許支糧，仍著該管官具疏參奏！」云云。

按此勅洞悉官箴民隱，其策勵二臣之意，藹然可見。

卷五

勅都督同知施福提兵出關，以壯聲勢。

時金衢道臣疏陳：「衢郡士民驚竄，庫藏空虛。潘宗烏合之兵，盤踞於內；淳遂鷓張之寇，蹂躪於外。如此艱危，速宜救援。」云。

歸化縣復徵崇禎十七年銀糧，以備王師。時已行蠲免，詔禁止之。青流縣因主佃混爭，聚衆激變。縣官諭散，爲定租斗，詔褒之。

輔臣蘇觀生兵過將樂，居民無擾；復陳內地隄防宜密，上稱善。

勅輔臣陳洪謚：「盤湖董家店，百丈嶺，皆係要害地方，何以不全設備？」

循嚴報倣，勅尙寶司司丞陳鼎速催兵將出關，勅印不許繳。

諭兵部尙書郭必昌曰：「朕自登極以來，諸臣未有催發事件者，今始於卿見之，具見慎重關切，朕心嘉悅！每日文書甚多，批覽俱經朕之手眼方行。此後卿部凡有要緊本章，卽於封上搭一紅簽，上書六字曰：「要本乞速批行，」應卽先批發；以後卿卽記著。」

江楚都督汪碩畫上言：「逃兵肆掠，無官安緝，深爲可憂。致與地方奸棍勾奴通路，貽害尤非小可。」上深然之，勅該部速行文嚴飭。

兵部尙書朱大典辭閣銜，不許。

大典擁重兵於金華，與國安勢不相下。上勅其協心和氣，共濟時艱。茲齊和本至，乃加閣銜，大典疏辭。上諭之曰：「卿忠誠幹濟，勞苦功高，在輔臣振飛固有同心，而朕心實切眷倚。宜祇承明命，以慰朕遠懷。」

兵部尙書朱大典疏薦使臣兵科給事中劉中藻，「思苦慮深，學純力定。」上召對，稱旨。勅諭樞臣郭維經，速催蔡鼎，凌超，卽來候對。

松江捷書至，賜督臣荆本徹，鎮臣黃斌卿，張名振，各銀二十四兩，表裏四端，以示勸激，餘將帥各陞級有差。

十四夜，福州開元寺失火，延燒靈源閣居民百餘家。

議以荒蕪田地，聽民間開墾，三年後始升科充餉。上以爲然，令撫按行各屬通知。命戶科給事中李日煒，督催汀，邵，惠，潮四府糧餉，其借助過者，准作三年預徵。

三月：

施福林順兵到建陽。

命平彝侯鄭芝龍專理水師，戶工二部事務有相關者，聽其兼理。

革鄭彩職，令平彝侯追繳永勝伯印，征口大將軍印，黃鉞劍併各勅書。

許小民被清強迫者，豎義民旗，自爲別白。一時網中難覓，以藍白布裹頭，兵將不得擅殺。有能

殺寇歸降者，一如詔格。

刺肅虜伯黃斌卿：「卿孤兵久處舟山，援餉不繼，朕每以爲念。今得張名振資助萬金，剋復蘇

松，可望其大焉。烏銃火藥硝磺鎗刀鉛彈等項一併給發。」

平彝侯鄭芝龍進浙直水陸地圖，上曰：「觀圖備悉奇正之著，五路併出，與合太湖義兵爲策

應，使西興將士爲我出力，俱是全著急務。卿其速規進取，毋但僅託條陳！」

禁將官胡來貢官兵打糧焚劫。

勅惠潮巡撫劉柱國：「加意綢繆二府，以爲中興根本，惠州更宜消弭於蚤。」

揭重熙兵扼龍鬪鋪，口口口口口出關，上嘉納之。

汀州多寇虜，李言願捐家起義，扈駕西征。上諭其招募，先靖本里爲要。

勅國姓成功，招致鄭彩逃兵，毋得令其驚擾地方百姓。

沙·縣·山·寇·李·昌·元·等·擁·衆·千·人·兼·以·不·軌·之·衆·聲·勢·浩·大·上·令·兵·部·立·行·調·兵·撲·滅·之·後·旋·就·撫。

永安寇警頻聞，定清侯鄭鴻達力疾勦援，上嘉納之。又勅：「仙霞一帶，爲卿汛守要地，尤須嚴行懲飭，毋徒委會德扼防！」

掣回汛守分水關副將林順兵赴邵武，協同郭熹、陳秀，驅賊圖功，令擇能者交代，不可疏虞失守。

下游巡撫吳之屏疏陳時事孔亟，內防宜周。上曰：「泉州新舊兵一千一百餘名，歲需餉銀七千餘兩，除紳衿每田一頃助銀一錢，及典鋪車鋪澳船海船資助外，可足歲支之額。爾用心料理，務使兵民相安爲要。」

諭唐王聿錞、鄧王器壘曰：「京中民情安堵，市肆不遷，朕心慰悅。親征原以安民，閩都根本重地，王等還多方曉諭，禁戢逃兵。朕若早覲孝陵，自有蠲免恩詔！」

命督師傅冠提標旅兵出湖東，所載火藥器械，勅沿途州縣撥兵護送。

平彝侯鄭芝龍清察出晉江、南安、惠安、永春四縣無礙穀價銀六千四百餘兩。上喜，復命黃日煥去同安、安溪、德化三縣并七府一州四十餘縣，再行清察，各要無擾官民，有裨國計。

發三四月份餉銀二萬五千五百八十兩七錢與十營官兵，計九千二百三十二名。勅「廣西起存銀兩，每年總額細額，及內庫金花銀兩，至今未經造冊開報。其戶口田賦兵馬，文武在籍在任，并舉監生員，及賦役全書，通著行在戶部，行文付桂府差官，責成該撫按詳察開明，付試官陳天定、林明興賚到，違者定究，特諭！」

翰林院檢討黃慶華先後奏明捐助已解未解之數約二十六萬餘兩，復奏彙寇急宜勦滅，免至糜餉，及「和斷速密」四字，上嘉納之。

勅廣東督撫按「禁豪右擅立銅錫絲漆私稅名目，以蠹國害民。府州縣嚴示曉諭犯者殺無赦！」

羅浮山寇聽撫，監司王應華主其成，上悅之，謂「應華忠信服人，良可嘉尙。其解散之法，亦須酌處妥當，永杜後虞。」

上將取道於汀，汀人後后。餉部侍郎李長倩以汀屬空虛，請留餉三萬，以訓練土著而備緩急。上可其議。

禁兵復需粵餉，以前十萬兩不足用，餉部侍郎李長倩以爲言。上云：「留餉已有前旨，該鎮共事一方，著以通融接濟。俟朕至軍前，再行酌處，無得紛爭。」

裁去捧衛官跟役月糧，以省虛糜。

督師閣部黃鳴俊疏陳戰士脫巾告急，上准於就近學院吳國述同少卿李維樾事例各項內勦支，報部銷算。

諭大學士熊開元：「卿以聰明執持，受知簡用。朕昔不以人言而用，今豈以人言而舍？著調理安痊日，卽來行在辦事。馬借人乘，尙爲厚道，豈君臣之際，任重綸扉，何必繳進？著留爲病好進朝之用。」

著中書李開英敦趣輔臣路振飛前來，以副倚重。

晉禮部尙書黃錦太子少傅，以示優重老成之意。

勅浙東巡撫御史郭貞一賑恤驛遞。

敕曰：「祖制地方設立驛遞，原爲上下通達道路，流貫血脈，事關非細。近日文武諸臣忠上之心旣微，恤民之心更短。累我百姓，苦竄驛官。先帝屢下明禁，諸臣欺蔽相仍。今日殘疆驛騷尤甚，朕所痛恨。溫處衢之免應副，已奉明旨；其金嚴紹寧台五府所當一體恩恤，非是緊急軍機，一切不許應副。如有抗旨害民三尺具在，該撫恪體，以蘇我民。」

靖江庶人亨嘉械至延中，上命錦衣衛王之臣用心防護，無得疏虞。仍勅刑部侍郎馬思理安

置靖庶，還要酌議妥當。所刻靖案，作速頒行在閩親郡各王，并令具議來奏，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不可草率，亦不許遲誤。

命縣官包象乾，劉以修，熊興麟，往汀州募兵。

命陸清源解犒賞銀一萬兩，赴靖彝侯方國安軍前。

三月初一日，〔虜〕械輔臣黃道周，監紀主事趙士超，中書毛玄水，蔡時培，賴叔儒，五人，至南京，不屈死。

時洪承疇總督江南，知道周賦性鯁直，一見必爲所詬，乃託故不與通。命僞操江陳姓者來見，說之曰：「老先生海內名公，清兵且敬之若神，天命有歸，何自苦若是？且洪總督與老先生同鄉，一見必可富貴，共成鼎革勳猷。况大衍易數，先生所素明，豈不知今日事耶？」道周閉目掩鼻不言，陳因問之曰：「老先生何不出一言轉禍爲福？」道周乃曰：「爾何人？」答曰：「陳某！」曰：「爾亦大明臣子，吾有目不忍視爾，有耳不忍聞爾，復忍與爾言耶？」陳後復問曰：「先生掩鼻何爲？」道周曰：「腥氣難當！」陳乃大慚而去。清知其無降志，曰：「不如成爾名！」乃同士超等五人斬於市，尸猶僵立不仆，京師爲痛哭者五日。清仍厚葬之。先是士超臨刑時，數承疇之罪而罵之曰：「誤國老賊，夷我宗社，害我赤子，吾恨不生啖」

其肉！倘使我見奸臣之面，死亦無憾！復囑道周曰：『吾師神魂勿亂，同去孝陵見太祖，當爲厲鬼陰殲之可也！』

吏部尙書鄭廣唐以上有出關之念，有阻之者，上『聖駕雖不臨浙』一疏，上答之云：『朕用浙人不少，尤痛念浙民，何忍置之？督撫鳴俊駐衢，亦以固閩門戶，相機進取。朝廷原無中制，樞輔大典，勳臣孔昭，旣任復徵，固朕深願。督撫卽不必合力，亦何嘗不與同心？』云云。

肅虜伯黃斌卿救憲臣張肯堂家屬孫入閩，上嘉納之。

時清已破松江，不屈而死者，則有夏彝仲允彝，章次弓簡。夏曾爲長樂令，章曾爲羅源令。

以鍾煊爲行在都察院左都御史。

勅諭行在吏部陳子龍，擢爲御營太僕寺卿，楊廷樞擢爲兵部主事，以酬其太湖起義之忠。

甌寧縣耆民徐元秋疏陳募練義兵以備戰守，上諭之曰：『朕刻期出關，則天興建寧，卽朕之關中河內。爾所奏大有條理，卽著新撫臣吳聞禮照奏內儲穀練兵二事，實心舉行。効劉晏之轉輸，助中興之大舉。』云云。

催國姓成功，輔臣傅冠，速出分水關，以復江省。

時兵部侍郎郭必昌疏陳湖西官兵將抵南昌，故有是趣。

欽賜李錦御營前部左軍掛龍虎將軍印，御改名曰『赤心』，并封其母高氏爲『貞義一品夫人』。

按誥勅諭文：『朕念赤心以真正英賢，昔日託身非所，乃今翻然悔悟，竭奉中興。雖名臣必待真主，亦賴其有賢母而端慈訓也。近據地主督撫連章報其至誠歸戴，業已掛印封侯。俟朕駐蹕武昌，然後而錫鐵券，再允督撫之奏，欽旌母德之貞。爾以善教爲慈，赤心以遵母爲孝。慈孝旣萃於爾門，忠義必恆於功業。特賜爾封爲貞義一品夫人，給與恩詔，仍著有司監坊，敕文用『淑贊中興』。朝廷風標萬方，爾門芳留百世。皇后聞之，再三嘉歎，面請加恩，賜爾珠冠一頂，表裏四疋，令聞遠被，以顯綸恩。爾高氏當時以大義訓赤心，俾其一德明良於終始，全恢江省，立復金陵，一統功成。爾子拜爵於奉天殿，爾身受恩於坤寧宮，史冊昭然，豈不偉歟！爾母子其欽承朕命！』

四月：

初一日，時關警頻傳，人心惑亂，勅唐鄧二王力行保甲之法，以保固根本地方。金華府以行宮造成，迎駕，上嘉其忠誠。

都察院左都御史田開疏請：『急撤聯絡官諭招募之使，以其久使在外，迄無成功，徒糜廩給而已。』上惕然云：『自今當酌量慎行也！』

寇毀永定關門，詔敕兵部馬上檄陳秀，郭熹星速馳出關，以勦外捍內。

太僕寺少卿凌超疏陳急做實做，不出一『君謀臣斷』四字，上稱其留心世務，要言不煩，下部議之。

上臨贛之議，尙爾猶豫，以南昌未復，湖西未平，贛卽寇衝也。禮部主事劉口議用黔楚江右等兵於臨峽諸路，設營制闔，以資策應。且各關營百萬泛駕之馬，不可以近乘輿。上深然之。移清湖深坑提塘於衢州江山，以便偵報。

上覽兵部主事張儼『定廟算而後動疏』，歎曰：『此疏洞晰軍國事機！朕三復之，不忍釋手！行在該部，其力行之！』

上謂德興王由楞曰：『江民苦兵，甘爲犛用，情罪可原。赦過之條已括於『有髮爲義民，無髮爲難民』十字，若朕之罪，已悉於元日詔諭中！』

勅撫臣劉廣胤收拾甯都石城一路；輔臣傅冠，知縣臣浦益先，收拾建寧一路。該部馬上飛檄去。

諡原工部侍郎董應舉爲忠介，工部侍郎林如楚爲恭簡，咸與應得祭葬焉。
禁官兵不得擅用封拏船隻。

以民間食米全資運載流通，凡往來船隻，一概不許封拿，以絕小民生路。地方官不得私狗輕縱。

上謂近臣曰：『靖燦侯方國安江上戰功獨多，歸向又敦切；勳臣劉孔昭世臣中深明大義者，辭公爵而來投誠，朕所嘉尚；科臣劉中藻奉使開詔，骨力堅挺；臺臣鄭遵謙起義獨先，歸戴最早；勳臣黃斌卿雖未有恢剿顯功，而舟山扼守，待時而動，在朕均依爲腹心手足，有何疑貳？即諸臣識見稍或不同，亦何嘗有意攻擊？內外文武臣工，各宜仰體朕心，共襄大計，毋開嫌阻可也！』

部院吳春枝疏陳：『三關分守，需兵一萬三千，需餉二十萬兩，取給京邊借助及額餉洋稅等租諸項，原自有餘，隨征兵將定額一萬，須先措辦半年之糧，先資撻伐。後駐蹕西江，收拾人心，則糧餉自有所出。』上稱其確論實實可行云。

雲南巡撫吳兆元疏辭勅書印劍，上諭其加意料理，曰：『卿久撫戡滇疆，弘宣猷績，正資善後，毋貽朕南顧憂。掃除沐天波業有成命，不准辭務，令南人不反，以成一統豐功，朕復另有酬

敕！

勅王兆熊修補永安關，動支附近州邑正項錢糧。

勅諭閣部諸臣：『國家雖當搶攘，乃文事武備，兩難偏廢。近據兩廣雲貴俱已開科，豈福京八府，勸進全節守關措餉之人，不在大比之例？江浙紳衿向風，尤不可不俯答其望。宜定五月

內閣中鄉試，浙東附試，另卷以便各省同來會試，行在禮部禮科確議奏行。特諭。』

加貴州巡撫都御史范鏞爲右都。

先是靖庶僞詔頒行，鏞固却之；且勵兵固圉，至是以拱戴疏至。上欣然加銜，以答忠義云。

陝西道御史錢邦芑請往金衢嚴湖監軍，上喜甚，仍益以杭嘉蘇松等處，發恤民庫銀五百兩與之，并給以勅印。

雲南土司木增助餉三千五百兩，賜以卿銜，給以應得詔命。疏中無隆武年號者，以其發之在先也。

命大學士何吾驥詣平彝候鄭芝龍朝房會議兵餉，云：『此番議定，再不紛更。卿須竭誠意以感動之。』

革鎮臣黃斌卿伯爵。

以其久扼舟山，未有寸功，虛糜廩餉也。

囚魯藩使臣左軍都督裴兆錦，行人林必達。

魯藩以公爵封芝龍兄弟，兆錦必達儼奉藩命而來，上以其招搖煽惑，欺侮肆行，兼以芝龍兄弟愧憤不出，故令囚之，以候常朝日面質。後兆錦以金贖刑，必達准復原官。

上諭輔臣黃景昉曰：「福京訛傳驚避，潰兵竄逸，山寇乘機抄掠，兵單餉絀，根本之地，搖動如此，深爲可憂。所議歸併事權，以軍臣兼制二撫，及兵道移駐福青等事，卿其確議力行之。」

楚通城王與吳易起義東湖。

上諭吏部主事鄭賡唐曰：「朕纒居不御酒肉，力行已久，豈爲難事？若王言屢易，時勢使然，朕豈得已哉！至求治過速，止爲心切覲陵，爾言言藥石，遠識深心，朕心嘉悅！」

督師黃鳴俊解僞官鍾淑哲一名，上命刑部審明正法。

賜戶部侍郎湯來賀新銜關防勅書。

來賀疏陳文武率恣空談寡做空事，慷慨請纓，上採納之，予以新銜，曰：「欽命總督江浙徽寧等處專理湖東恢剿便宜行事行在兵部兼戶部左侍郎右僉都御史。所允兵餉卽

准取用，并粵中隱漏未盡錢糧可充兵餉者，都著一力擔察。似爾忠正，豈可多得成功之日，朕不負報關防勅書三日內奏頒，併令其料理水師四百隻。」

以郭熹爲御營振武營，陳秀爲威武營，黃克輝，洪旭爲勇武營。

江西東鄉縣生員監紀魏人龍進救時箴，上稱其雅俗共賞。

諭唐王聿錡云：「六師久出，豈得回鑾？暫駐延津，正規進止。以戰守總無成算，文武仍不同心；餉絀兵單，內憂外懼。朕不得不迴環却顧，計萬全之著，兼以農事方殷，驛路艱苦，朕愛民切切於念，豈忍重困？王必能知朕意，毋惑謠言！」

召守建陽兵將林順至分水關，與陳天榜同心協力，互相策應。

大學士蘇觀生疏陳迎駕兵一萬，上勅其：「責某兵至順昌，某兵至歸化清流汀州，務要十分安靜，毫不擾民，始慰朕心。」

勅汀州知府汪指南修葺行宮，供億諸務，概從儉約，不許多費勞民。

進朱大典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仍鎮守金華。

勅督臣萬元吉從西路進兵，撫臣周定勗等從東路進兵。以一枝屯建撫，以偏師出瑞洪。更敕楚督臣何騰蛟等出九江，合兵采石，限戰奴，毋使日久糜餉。樞臣吳春枝，部臣湯來賀，速從

長計議。

上謂左右侍臣曰：『近日兩京覆後，武臣冒濫驕貪已極，怯禦夷而勇殺民，巧凌躐而無法紀，何能破其積習！』

四月初五日，上誕辰，諸臣先一日請賀，上不受，曰：『朕奉大統，已近十月，孝陵不見，百姓不安。文因循於內，武擾害於外。中興事業，茫無端緒。蔬菜自勉，豈可晏然自居，以聽羣工慶祝耶？惟於行在公所，總用太牢一分，遙祭二祖列宗；唐國祖宗，另設於旁！』

按上一免元旦之賀，再免壽旦之慶，是真切於復仇雪恥者歟！

勅諭行在吏部都察院等衙門：『考察國家大典，所以別賢否而明吏治。今朕中興，適逢大計。憶昔神廟末年，南北兩京掌計部院，各分黨類，遂成水火，朋黨之始。今部院科道切要喚醒積習，去朋黨之私，以至公黜陟服天下。卽逆寇聞之，亦必敬重朝廷有人。如或仍蹈前弊，責有所歸。』

召劉柱國入行在，爲添註右侍郎，以道臣程珣，代撫惠潮等處。

清迫崇安，上勅施福速領兵出關驅剿，著輔臣德璟同去，施顯慮遷延，德璟復疏趣之。上曰：『如此情景，與鄭彩進關，張家玉守新城何異乎！』

賜豐城侯李承祚杖，出入朝班。

諡陳用賓爲襄毅。

勅平彝侯鄭芝龍巡行各關，繳還犒賞剩銀三千兩，上嘉其恪慎。

勅諭關務殷繁，輔臣振飛奉調日久，著內閣中書官敦趣入直佐理。

特簡科臣袁彭年爲首用，佐行察典。

陞科臣劉中藻爲太僕寺卿，奉勅聯絡勦輔督鎮，贊議金處兵務。

勅諭軍師蔡鼎曰：『朕原速期幸虔，以迎兵未至，故調國姓成功，輔臣冠，護駕前行。今于華玉

兵已至，又虔中迎疏疊來，則國姓，輔臣政可用力湖東，不必調到湖西。東西並舉，朕親節制

於虔，江省之復可必。著國姓輔臣速約各鎮鼓銳前進，鉛山告警，必行兼顧，以鞏崇關。』

居守福京吏部尚書曾櫻擅離福京入覲，請對，上切讓之。

勅諭行在鴻臚寺：『朕奉大統十一月，不見孝陵，情勢雖阻，愧恨甚深，方圖竭劬，壽日斷不受

賀，文武亦免遙祝，但願與朕同心覲祖救民，不在區區跪拜也，再行申諭，著卽恪遵。』

頒給廣饒巡撫周擴關防。

上游巡撫吳開禮自請防禦分水關，上嘉其忠奮。

泉州山寇嘯聚，翰林院兼御史黃慶華率同鄉倡義保障，地方藉以安寧。上加級以寵之，餘各紀錄欽獎有差。

陳子龍以前僉都御史加太僕寺卿，楊廷樞以前職方司主事兼山東道御史。

命輔臣德瓊察覈建寧屯田數目，其屯兵選調，著撫臣吳聞禮相機行。

工部尙書鄭瑄爲國姓成功請發烏銃。上曰：『國姓圖功，雖是急務，御營兵器，關朕命身，烏銃豈可全發？如此等事，該部以司空大臣，全無執裁，惟請朕躬爲推卸之地，鄭瑄何無骨力至此！姑且不究！』云。

按瑄以庸才而尸大位，保身家妻子之念重，故自皇上登極以來，無所建白，所薦二人，皆閩地之錢神有靈者。上目之『無骨力』，知人哉！

平彝侯鄭芝龍疏陳閩省守關兵餉器械衣甲，共用銀一百五十六萬。上諭之曰：『卿兄弟純忠大節，擁戴朕躬，中興大事，非卿誰託？據奏，卽竭三省之物力，亦不能不窮於接濟。地方錢糧只有此數，若不內外兼顧，勦守並行，大害大禍，必然隨至。中興事業，必不忍言！從未有藩籬不固，止靠家門堵賊。此理至明，不待再計也！前卿兩次議奏用兵四萬，朕猶恐用餉難繼。今必先成守，後議兵。以三萬守關口，一萬守腹裏。此數之外，再不可增。若持議不曠延時日，

即朕自誤高皇也。卿當遵依，以全守關之事。若復再有爭執，再有推卸，是彼蒼不欲中興，朕亦只有避賢路而已！其四萬之議若定，即著輔臣吾騶，櫻，令戶工二部與卿確議。每兵一萬約餉銀每月一萬八千兩，四萬每年共約銀八十六萬二千兩有奇。先將閩糧正項雜項，和盤打算明白。一面具疏，一面公請賜對，限本日內回奏。」

流賊入永定，城空民竄，積屍成山。巡關御史鄭爲虹以爲言，上傷心久之。

命建祠祀江西忠烈死難曾應亨，黃端伯，蕭漢，李大覺，名曰四忠；以曾筠，徐蜚英，配享。時有王錫者，亦同死難，勅禮部都與他諡，以表臣節。

行在欽天監進隆武三年歷樣，著禮部頒發該督早行刻布，以符典制。

勅諭邵武正在用兵，知府慈煥仍著留任。

勅諭行在戶部：『湖西兵新安危甚重，允發粵餉三萬，刻不可緩。速著恤民庫發五千，該部發二萬五千，與湯未賀，速速飛解。』

處州府貢生李瑞唐疏陳恢勸三策，治安五要。上覽其疏曰：『以搗淮，爲恢金陵復江浙之神著；以出兵九江，爲破南昌固嶺南之急著；以奇兵襲江口，以偏師復徽，爲上下應援之緊著。三策俱說得是，治安五要於養民，任賢，生財，節用，獎廉懲貪諸務，深明洞瞭，應是學古迪』

本。」

上勅諭楊文驄曰：「大明寶祚啓自太祖。兩京覆陷，凡爲太祖親孫，有能攘臂先立，則太祖神靈有依，大明國祚斯立。朕與魯王大義正在於先後，名分尤不在於叔姪。魯王先立，朕雖叔輩，斷當北面魯王，以存太祖；若復後立，是名爲爭總一立也，先立以存太祖爲孝，後立以壞祖宗爲不孝。今朕先監國登極四十日，在萬古自有至公，豈今日一二佞舌可以顛倒楊文驄受知最早，殺蘇寇以明大義，勸魯藩而篤尊親，本末甚明。人言雖如其面，朕心自有鑒裁。所進陳函輝啓稿，不堪一笑。鬼蜮滿紙，宜靖彜侯參奏以『食肉寢皮』之可恨也！朕愛姪王萬不得已，業允勳鎮所請，以明太祖大法。該督尙慎終如始，善保地方，善行宣撫，得覲孝陵，朕必不負元功！」

贈夏允彜右春坊右中允，給與祭葬，諡曰文忠。

水口地方寇盜殺官劫餉。上曰：「此軍日中全無國法，長此安窮！著上游巡按御史，勒限緝拿。違限，地方官一併治罪。」

上曰：「黃土隘之失，元體中不受紀律，輕輟殞身。雖云寡謀，殊可憐憫！著與死事李茂德八賢俱加恩恤，以愧怯懦不前者。軍師蔡鼎調度未宜，殊難辭責，還同郭陳二將協力禦剿，以冀

檢收。」

上覽戶科給事中黃周星疏曰：「奏內三寒心處，真可寒心！盜賊公行，民生凋敝，兵將退縮，左藏罄懸，累訾蝟沸，角戶分門，全不以國恤爲念者，大小文武諸臣之罪也。政教不行，威令不信，舉措刑賞失中，廷議紛紜狡竊者，是則朕躬之過也。從今君務改絃，臣亦須猛省！」

命天興府照舊織造歲緞。

福京解到火藥器械四十五船，上著行在工部工科驗收，并勅延平府縣正官擇地安頓，以佐撻伐之用，毋致疏虞。

勅大學士傅冠曰：「朕委卿恢剿湖東，調遣峒兵諸務，責任甚重。繼用湯來賀爲地方事體煩劇，郡邑焚燹，分路緩急應之。但來賀尙旅南安，待粵兵粵餉，卿從永安出關，即可料理軍務，聯絡義旅，剿孽復疆，朕所眷注，豈有陰鋏巧中，得行挑搆者乎？揭重熙，雷起登，劉名奇等，原出卿所薦，前旨甚明，俱聽卿同心調度，還與切爲申飭，毋負朕倚畀之誠。」

新到官軍四月欠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兩，准以粵西銀給之。

以總兵官包象乾鎮守汀州。

以太常少卿方士亮翰林院編修何九雲輔導唐王。

勅諭御營內閣，傳示臣民，示云：『臣民擁立朕躬，志誓救民雪恥。逆寇雖狂，尙可暫守而養戰。銳諸臣議論紛紜，殊爲道旁築舍。今徵士蔡鼎回報關上情形甚確，國姓成功巡關回來，迎駕暫至邵武，相機出關，念八日之行且止。總之自古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惟以『寧進死，不退生』六字自誓，併以此六字察驗臣工。此後除戰守駐蹕，一聽條陳外，若有敢請駕回天興，併請退避廣東者，諸臣必從重議罪，餘必立斬以徇。朕心通於上帝，臣民仰體欽承！』云云。

副都御史荆本徹疏請小船可資戰勝禦敵。

以閩中方用水師，覽此奏，誠爲要著，下部議之。

閩縣侯官縣耆老詣延津，請駕回福京，上爲之感歎，云：『卽位十一個月，無時不思靖虜救民。飛蹕旣久，豈得回鑾？固知入虔口險艱辛之狀，但恨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朕，朕負閩民，實多矣！』

上諭都督俞懋功曰：『武臣不許薦文臣，恐開覬覦弊竇，前已有旨，爾其克遵之！』
建臨諸生請聖駕再臨建水，上曰：『進取之念甚堅甚切，萬無轉蹕之理。但謂農家力作，征役宜寬，朕亦耿耿於衷！』

勅于華玉迎駕兵須嚴加約束曰：「朕之焦勞日夜，思救湯火之民。于華玉豪爽忠敏才敵萬夫，受朕深知重倚，必要嚴約兵將，令民間草木不驚，方爲扈駕時雨之師。」云云。

嚴禁永定光澤二縣米穀私販接濟。

石寧建瑞四邑亂民結聚，藉口投兵，大費料理。上令籍其能勇者爲兵，汰其老弱者歸農，該縣官自爲收拾。

福京解加貢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令安民庫察收，免沙縣借助及舊欠銀兩。

山寇竊發，災及萬家，上聞而惻然，故邀是免。

卷六

温州饑，小民白日搶奪米穀。上曰：「此豈漸可長乎！著該撫速行銷弭，毋使滋蔓難圖！」
發恤民庫銀三千兩與湯來賀，順贖往犒滇兵，以前贖未到，茲補賞之也。

著御馬監官察收安撫雲貴御史陳廣所進馬匹，俟御覽了，付該監善養備用。

禮部主事吳鍾巒請首克南昌，選鋒銳進，最爲上策。倘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
往虔非時；且人力舟車，俱有未便。上以爲然。

上以天興根本重地，城守不可缺，前標兵八百名，已經平彝分派各門。務當嚴飭教練，以重防守，再益以三衛屯丁足矣。

都督賀君堯疏陳因兵獲船裕餉，且清奸宄而杜接濟等事。上曰：「此策最良，惟在行之得法，毋滋騷擾可也。」

上勅督師兵部尙書朱大典曰：「民不得已從清，情實可矜，而拓復疆土，全藉武臣力。卿與諸督鎮當相機剿堵，期於兵能易暴以仁，民能去逆效順，便足稱王師矣。」

侍郎湯來賀差官解助粵東硝磺四千斤，上令轉發福京工部製合，立刻馳解軍前。

江西巡撫都御史劉廣胤疏請駕臨，以行宮刻期告竣，茲不勞民傷財。上答之云：「朕駐蹕虔

南，收復江右，即移師入北，廟謨久定矣。祇以閩省三關，嚴商守禦，乃爾耽延時日，太廟奉先

肅修備舉，諸臣分任功次，俟到日議酬。」

天興府福清、永福、古田、羅源、四縣山寇涂紹王可等恃險連結，恣行抄掠。上令知府事熊華國

躬親督剿，至是功成，仍勅其善後毋狃。

禮部右侍郎曾學侂疏陳聖駕駐津，所有關切四事：一濬延河隄防，一汰隨征冗役，一通福

京米船，一事例銀兩，許以生鐵准價，上嘉納之。

勅福京所存行在之印，俱繳御營用，福京部院堂司，暫用銅鑄，冠以「福京」二字。

蕭家渡玉獅嶺一帶綠林盤踞山腰，津口向晝劫掠，失去解助銀二百兩。上聞而駭曰：「近畿

安容有此！著知府熊華國練集鄉勇，力任之！」

上諭戶部侍郎梁應奇曰：「覽爾所陳祛衙蠹，清隱匿，革火耗，禁牌票，去飛詭，除陪稅，六事，皆

去其害，足以裕國者。著遂款力行，遍為嚴飭。有踵前弊者，監司守令府佐，立行糾參，以副委

任至意。」

提問不法內臣戴照。

上游巡撫吳聞禮糾照貪婪蔑法，上命輔臣鳴俊，先行提問後奏。

令兵部多給獎功釋罪榜文，星馳軍前宣布。

上諭：『朕聞浙東兵將更端吞噬，劫掠士民，貧富俱無安枕，如朕身親罹水火，浙中士紳在朝者，速議拯救善策。』

勅順德知縣蔡楠曰：『順德係東粵鉅邑，地方多故，亟當軫恤民隱，加意撫綏，况履殘酷之後，倍宜施恩者乎？惠良興治，以俟報績。』

沙縣草寇既撫，復叛，百姓慘受荼毒。

禮科給事中龔善選疏言：『大勢攸歸。』云：『楚留辰州，蜀留遵義，江留贛州南安，浙留金華溫州，殆天意之有歸，人心之有待者乎？』上然之。

浙江御史湯棻請發海師，直搗吳浙。

上令凌超進閣，佐閣臣看奏章，言官合詞糾之，即止。曰：『朕愛其才可用，故俾進閣，在朕左右，非作票擬也。』

令兵部主事李言前往寧化清流，解散亂民。

時二縣百姓，烏合糾衆，號爲長關，又託名曰田兵，以較斗爲由，恐搶掠成變，故著李言察所害何在，卽興銷除。

上勅督輔黃鳴俊曰：「徐世蔭身任節鉞，不能驅寇安民，乃先移鎮逃走，情迹難掩，成法自在。卿不必代其邀請，以開僥倖之風！」

清屢窺伺贛州，督師兵戶二部侍郎湯來賀請先安此而後他圖。上壯之，曰：「南贛是數省咽喉，狂寇狡窺百倍，已欽命冢臣郭維經率兵馳援外，據奏該督憤切請行，不拘文法，所見甚是，准如請行。仍將見聞情形，不時飛奏。」

勅平彝侯鄭芝龍撥兵遣將扼守江山，壯衢聲勢，未可盡卸遠調之擔，自撤藩籬。

上諭兵部郭必昌曰：「田闢情罪甚重，朕因卿請待以不死，已爲過矣。今乃無端呼籲，皆由田闢巧謀，國姓旣不用此兵，卿還善爲處置。俾此兵立功，田闢方可開罪，不然，則中其小計狡謀矣。」

以僉事傅振鐸分巡建邵汀三郡，兼轄兩省光澤新城十縣，著令悉心制禦，鞏固巖疆。

嘉興起義舊冢臣徐石麟殉難死，上聞傷悼之。其子爾毅疏稱先臣起義獨先，殉難獨苦，仍官爾毅爲中書，勅再從厚加恤，與同難侯峒曾一體行。

上諭吏部尚書郭維經曰：「此番考選，朕親簡定，或偶聞於心之言，或見其有一二勤皆由朕心過急，痛念民生，倘有未當，卿宜執奏，以收成命事，協至公，斷不可忤。」云。

新撫永安沙縣山寇頭目一萬一千三名，隸陳國祚標下，聽國姓成功節制。

著晉江縣學生員蘇峽領手敕，同內臣周文燦往尋定清侯鄭鴻逵，以慰朕心。

峽疏陳興鴻逵有道義之交也。

冊封趙王，命撫臣盧若騰，學臣吳國傑，就近行禮。

時以清迫衢州，人心搖動，正遣師救援，無暇遣官具符節也。

工科給事中黃大鵬因地震建言，上曰：「此疏詮釋口口，言之皆關係朕躬者，固當書於座右，以便朝夕觀覽，即大小文武臣工，尤宜勤於寸心，各自省躬，共弭災變。」

諭平彝侯芝龍曰：「卿痛弟傷心，復力疾料理兵將，君臣兄弟，倫誼兩全，朕所嘉尚。」

以施福，黃興守崇安，林順，曾法守仙霞，歲滿准與更番。

上謂輔臣曰：「陳經邦先朝名碩，講讀著勞，准蔭一子入監讀書，以彰朕崇儒術之意。」

勅諭閣部院寺科道各衙門：「朕以太祖親孫繼統，無一時不以太祖聖心爲心。批答文書之後，偶取輔臣德璟所進新纂玉牒觀之，朕心有大不安者兩事：一爲建文君，今追尊惠宗讓

皇帝之親弟吳王允燾，衡王允熒，徐王允熿，乃懿文太子，今追尊復稱孝康皇帝之嫡子。燕兵進京後皆爲成祖降廢，此萬世綱常，必不可顛倒者，斷宜追復，仍加諡號。若成祖所給之降號曰「廣澤」，曰「懷恩」，曰「敷惠」，曰「甌寧」，俱不當用，以仰慰太祖之靈也。至於惠宗，君臨四載，恭儉仁孝，實是繼體賢君。嫡子文奎，已立爲皇太子，宜加諡號，以明典禮。至於惠宗少子某，出鳳陽者五十餘年，若遵祖制，應有親王之封。今乃生遭齒辱，以至殞身。至今仍稱建庶，斷當速速改正，追加封諡，以存千古至公，非挽回天意人心之一端乎？一爲太祖皇子諸王，分封二十四國，內有齊王榑，谷王棖，俱在永樂年間，各以罪廢，降爲庶人，除國削爵，身不善終。雖二王有自取，然其情各有不同。谷王棖始奉惠宗委託守城，乃激烈一時，開門迎敵，後復謀爲非分，是榑之罪不在蜀王，許其不軌，實在獻金川門戶之一事。致惠宗之出奔，陷成祖於不義，仰體太祖情法之平，仍與降廢，稱曰庶人，誠不爲過。惟朕追念太祖創業艱難，谷庶人榑，當從靖江口口爲法，替其身而爲戒，繼其祀以存親。齊王傳雖云不法，激言致禍，時勢實然。先廢後殺，罪不至此，何其慘也！宜復齊王之封，仍加恭字爲諡，祀之宜繼，斷斷必然。允燾追復吳王，允熒追復魯王，允熿追復徐王，建庶人文口追封潤王。四王概加追諡：曰「哀」，曰「悼」，曰「愍」，曰「懷」，并惠宗皇太子追諡爲「和簡」，都

著行在一面榜示行朝，令天下曉然遵守。朕俟十五日拜告於我太祖聖位前，庶全三百年未明之大義，垂千萬世倫理之芳模。仍宣付史館，改正實錄。特諭。」

賜都察院左都御史張肯堂勅書一道，旂牌十面，鳳紐銀方印一顆。文曰：「總制浙直中興恢剿部院之印。」尙方劍，坐蟒，便宜行事，專理兵馬錢糧，節制撫鎮。

上諭餉部侍郎李長倩曰：「戶部掌邦賦，責任甚重。大師飛挽方空中興事業，尤仗轉輸。該部一力擔承，以副倚畀至意。」

總督萬元吉，御史黃廣，疏請再召滇黔兵馬，以圖恢剿。

上曰：「東南只此幅員，民生止此膏血，不難於調兵，難於措餉。雖土司官兵，忠義勇敢，必先議餉銀出於何處，然後召兵不難也。」

左都御史張肯堂請餉三萬兩，上議以二萬五千兩，責成福京戶部侍郎徐應秋於近處州縣催用，更五千兩，責成黃日昌於安民庫備用。

國姓成功請給新到官兵月餉，上令於邵武近處另給，該部卽行文去。勅鹽官清理鹺政，嚴禁私販透越。

時獲私鹽十萬斤，變價四百餘兩，發恤民庫察收。西路鹽商合詞奏達，故有是禁。

贈翰林院編修林必達左春坊右庶子，予祭一壇，減半造葬。

念其經筵纂修，著有令問，分考京闈，得資口治也。

諭戶部侍郎梁應奇曰：「餉部責任甚專，倚畀甚切，兩粵元年金花正餉，久徵在庫，應奇速往，勿避風雨。到日即遵照勅書內事理，合同道臣顧元鏡，關守箴，分委省府官，立刻飛解報完，然後再起二年之額。其勸農察苦諭安懲貪練勇鼓義六款，俱着嚴飭舉行。務須民生樂利，地方安堵。有司不得加取民間，豪棍不得乘機肆擾。庶二三年間，徵輸廉肅，大資中原撻伐之用，朝廷自有厚酬也。」

工部左侍郎葛寅亮疏言務去飾治繁文，必收近取實局。上目爲：「老成格言，朕當書銘左右。」

強寇萬餘人攻圍程鄉，勅兵部飛檄該撫，速當守禦殲除。

歸化縣青衿子民閉城二日，不令于華玉兵進城。

安置靖庶人于連江，勅奉新王嚴加鈐束，不許令見一人，透出一字。若有毫釐疏虞，地方官從重加法，王責亦無所辭。

勅監軍兵部侍郎于華玉原帶親兵五百八十四名，并標官三十四員，與羅登輔所領兵一千

二百二十八名，准暫住順昌。張思選所領兵一千零八名，暫住歸化，俟駕行扈衛。

上勅督輔蘇觀生曰：『有卿行役，朕擬卽幸虔，以慰後待。奈閩士浙民，戀戀難釋，不得不少爲遲留，安此赤子。迎駕各兵，卿暫令其併力齊心，克復湖東清道之功，與扈蹕等。至措餉艱難，卿所久知，切戒以兵無擾民，勇必堪戰，勿致虛耗糧糈。湖西正在戰守，著於梁應奇餉內發三萬兩接濟。』

工部尙書鄭瑄等議：以元二兩年司料額銀內，將天興、興化、漳、泉、汀、邵六府、福寧一州，每年共銀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二兩六錢零，悉解居守，專供造器買硝等項，存留起運之用，以延建二府四千八百二十一兩五錢，解赴行在，以備不時答應之需。上允行。

平彝侯於泉州建寺曰『報恩』，上賜爲『勅建報恩禪寺』。僧官贍田，俱如議遴選置買，以永梵修。

江南布衣翟翬疏直言，上曰：『此疏於古今得失之局，亦有所窺；至切朕躬處言言藥石，誠可嘉尙，隨便准候對。』

諭兵部侍郎于華玉曰：『朕痛兩京繼覆，全非彝寇之能，止因兵民扛恨，致危宗社。今日僅有彈丸，資此民生，以期恢復一統。若復傷民，卽促國脈。卿直仰體朕意，實令民安，新兵諱擾。』

民，乃未經節制者。卿當亟振刷陋規，毋徒憂畏讒謗。」

准太常寺少卿楊錫璜以禮致仕，給與路費二十兩。錫璜曾爲唐府長史，上潛邸時，相得甚歡。及卽位，超拜是職。時年已八旬，故以禮遣之，仍勅該府縣月給米四石，夫四名，以稱始終優禮舊臣至意。

瀘溪知縣李翔抗節死難，追贈爲兵料給事中，特諡「忠烈」，給祭一壇，廕一子入監讀書。令吏部議一要地要官，以任雷赴驚，另給勅印，盡其展布。

廣西逆酋農國琦聚衆陷城，逐令建府，反叛昭然。巡撫晏日曙率官兵破之，生擒國琦等，令審明正法，傳示各酋，不必獻俘。脅從解散，以示寬仁。有功文武各官陞賞有差。

兵部主事孫口疏陳「釋夫歸農，放船進米」二事，上謂「此疏殊合朕愛民至意，該部速速舉行。」

時上不果行，投夫船隻，羈候日久。

寧德縣哨船防海，時有議移他用者，上以額偏不多，仍照舊設防爲是。

上諭戶部曰：「納貢事例，原非得已。大縣量四名，中縣三名，小縣二名，不得濫收，事平卽止。」上勅揭重熙與輔臣冠同事，何三省與督臣湯來賀同事，誠恐權任大分，翻多掣肘，號令重出，

莫知適從也。

時湖東寇合，亂民逼逃，有致恨於苟簡自便，政令不一者。故云。

准禮部尚書黃錦給假三月往潮州，與新撫臣商度機宜，然後乘勝出度。以謝良有所募三千之衆，聽其調用。犒賞銀兩，卽在本地措處三千兩。

四川成都府推官劉口疏陳『合滇黔以聯輔車，一事機以省牽制，開屯田以安兵農，練鄉勇以資戰守。』上嘉納之，令部臣虛心訪明，毋以故套了事。

勅行在兵部：『衢廣警報狎至，堵禦宜速。吳浙人望方殷，虔蹕未便卽行。該部速會同新撫李遽，密察贛州迎駕各兵來的將領，宜善安插加恩，以爲新撫標下練用。未來者，速行文立止。至湖南餉銀三萬兩，速差官解去，勿得稍緩須臾。輔臣觀生還着住虔調度，以安危疆。特諭。』

給已故吏部右侍郎蔣孟育新銜詰命，廕下子入監讀書。又謂其『愨善好學，終始如一。』諡爲『文介。』

孟育龍溪人，萬歷己丑進士，久歷翰苑，所著有恬菴集三卷。

勅李明忠調用狼兵。

時有議狼兵可用者三，不可用者二，故又中止。

勅新授廣信撫臣周損預先料理整辦船隻各項，以便不時進發。

御史鄭耀星疏陳：「諸臣虛聲多，實際少。」上深以爲然，曰：「爾既知之，自當力挽之，毋僅託空談可也！」

給發守關都督陳秀藤牌五十面，烏銃發價與之自鑄，以原鑄首不堪，仍勅繳回改造。

催福京工部速解班鳩銃來軍前應用，其戰破亦酌議鑄造，以防急需。

關臣黃鳴俊疏薦義師曹明遠、汪忠稷等七人，上令部臣從優敘擢。

道臣倪祚善治處州，勞績素著，兵民相安，上令其加銜久任，以惠一方。

上諭兵部尙書呂大器曰：「卿所言：『用人太濫，所用之人，又轉相援引，虐民叢盜，望治何由？』所見甚是！朕自今當急省改。」

准兵部主事邵明俊回天興，製造戰器。

時明俊自陳有精微要法，火攻奇異器件，且又願捐資措辦，故允其請。

勅諭江西巡撫李遂：「自任報稱甚重，其所屬地方，准照贛撫事例，兼轄汀郡，郴桂惠潮等處，仍准領用劉廣胤尙方劍，另寫敕來行。此諭。」

以太常寺卿王忠孝帶管通政司事。

上諭嵩滋王曰：「覽王奏練鄉勇，廣積貯，皆綢繆急著，其本在精擇守令而久任之，有治人方有治法。收豪俠，慎遷轉，憫勞吏，俱屬嘉謨。守內關宜用土著，於時務更切。申飭力行，不可徒付之空言。」

上諭輔臣曰：「朕爲天下生民之主，未能拯救蒼生，心實歉然，况可令官兵肆虐，小民受害乎！聞沿途闖兵搶掠，終日所議招撫，是爲何用？還著該督撫各官申嚴約束，毋得任其驕縱害民！」

寧化縣長關地方競立社黨，橫行不法，目無有司。上聞而惡之，著地方官嚴行曉諭禁止，以消隱禍。

上勅副總兵傅復曰：「覽爾奏湖東居民無山可入，始以畏死之故，不得已而順賊；既以順賊之故，不得已而拒兵，展轉傷民，朕心惻惻！又云：不忍以招募數人，坐困孤城，銷磨義士之氣，願與陳丹一心辦賊。俱見忠忱奮勇。今湖東之事，一委輔臣廷麟，督臣來賀，還著實力共事，用心圖功，速復撫建，自有重賞。關防旣鑄，著卽頒發，以便行事。」

諭戎政尙書吳春枝曰：「還禁旅以壯根本，覈虛冒以清軍費，正卿部之事。卿宜力行之！」

御史朱盛濃疏請實行訓練兵卒。上曰：「兵宜練，必練心，練膽，練力，練氣，練忠義，方成勁旅。不可徒放礮呐喊，如兒戲故態，著申飭行。」

上諭太僕寺少卿凌超曰：「覽爾奏，甚有源委，所稱：『急舉，實做，密察，』三言，及『謹慎』二字，與『以浙人辦浙事，用奇用正，時至機動。』等語，俱有成算於胸中，吾久不見凌生矣！著即隨便召對。」

勅總兵曹志建回鎮防守，免來迎駕；副總兵張安不必入閩，即往辦寇。後俱爲督撫觀生留守贛州。

時以贛南重地，寇警頻聞，志建參張安兵無紀律，以爭渡小故，擅殺貧民，故上兩止之。勅令黑夷十名隸戎臣吳春枝管下訓練，照例開糧。至卿兵精練奮勇者，通准作御前親兵。火藥火器二都司關係攸重。以李芝蕃協佐鍾澄川，陳宗器協佐王開勳，以原銜都司溫弘潤，韓應琦，總理教練事務，皆從戎臣吳春枝之請也。

諭國姓成功曰：「兵，餉，器三事，今日已有手教，確託卿父子。茲覽卿奏，言言碩畫，朕讀之感動。其總理中興恢禦兵餉器甲，統惟卿父子是賴。銀關防准造，即以此爲文。造完頒賜，以便行事。」云。

兵部主事兼御史陳所開疏陳「清勢逼迫。」上曰：「吉安失事，清以退爲進，奸細必布滿萬泰章貢上下。著督臣萬元吉，撫臣劉廣胤，作速嚴飭各地方官，分頭堵禦；輔臣觀生嚴守贛州，卽檄粵鎮周仕鳳挑兵三千，速下萬安堵剿；道臣李含樸留兵一半，緊守梅關各隘；鎮臣劉承胤既至茶陵，卽宜整擻速同萬元吉剿搗，更見勞績；督輔臣廷麟還速督所部兵出泰和萬安，一鼓擒奴，毋疏防禦；陳所開著速赴贛州，與督撫協理守禦，事定後卽行復命。行在兵部馬上分路飛勅遵行。」

手勅督輔觀生：「日前收拾吉安，綢繆贛州，中列五要計，皆恢剿切著，宜遵行毋忽。」

督輔觀生疏陳「閩兵始末。」上曰：「閩兵自當招撫，但初撫未易受我操縱，卿謂我無重兵，則威不立；無糧與餉，難禁不掠，事勢誠有必然。卿促張安去虔，地方獲寧。通商撫民，令各安業，朕心悅慰。各兵羣處寧都，自應量與措餉，前有贛庫備用銀三萬兩，併湯來賀追解湖西餉銀三萬兩，可就此中分給。卿還與督撫諸臣詳議行。卿在虔中調度，朕心可免憂勞。」

勅唐鄧二王：「毋得私受啓本。凡官民奏章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失藩體；違者輔導官方士亮，何九雲重治。至於詞訟應歸有司，通政司不許封進，以擾士民；違者通政司治罪。」

土賊攻陷詔安，知縣田檣死之。

海寇突入內地，焚燒課船上，勅平糈速行剿滅，以靖邊海地方。

鎮海平和二縣山寇竊發，上勅下游撫臣程峒作速受事辦理，務以一賊不遺爲功。

勅上游巡撫吳聞禮：『守關官兵，敢有擾害居民，不拘何營，卽同施福立行正法。』

定彝都督郭熹疏陳病故兵丁三百八十一名另募補額，上嘉其實心精覈，曰：『病故兵丁殊

可憐憫，其月糧准給爲棺斂盤費。至每名日給食費三分，登程日倍之，俱依議行。』

山西道御史林蘭友疏陳：『小城釀亂激變，賊黨聚衆焚劫。』上曰：『仙邑壬午之寇，由邑令

殘酷，署官貪汙，豈惟仙邑，古今天下之變，何一非守令不肖所致？據奏李芳馨之豎旗，羣盜

之響應，禍始於無良胥役，縣官豈能無罪？除縣官有無賊跡實察別議外，今當先拿猾胥，以

昭潢池之心，次部署官兵，以充戡剿之用。守道柴世埏，速會同鄉紳，督率郡邑，撲於始然，勿

使滋蔓！』

上謂御史王國翰曰：『瞻爾箴規朕躬，語多切摯。朕自嘉興採納，應改圖的改過不吝。其澄菽

大小文武臣工，俱得其梗概。』

著太僕寺少卿李維樾督率忠勇營副將李芬迎駕之兵先到衢州，與督輔鳴俊協力守剿，以

待蹕臨。其海上額設之兵自應量補抽調之數，該撫盧若騰從長議行。

木增准晉銜太僕寺少卿，木懿准加銜四川右布政，以爲邊遠土司倡義急公者勸。

定鄉試於六月。上謂首輔吾騷曰：「文章之氣可銷甲兵，多士奮庸，務收俊乂。朕念福京士子，亟宜賓興。茲定期六月開科，鎖闈三試，徹棘放榜，不許游移一日。監臨照兩京舊制，定用御史兩員同去。提調則布政司，監試則按察司，一應科場事宜，卽於五月杪報竣，不許苟簡滋玩。分考官務用甲科知推，不足則就甲科中行官禮聘。其江西、浙江、湖廣，及各省來試者，跋涉可念，著地方官給與文書路引，以禦盤詰。見在流寓的，就赴福京督學考選。一應赴京恩歲貢生照例著禮部考選。」

吏部尙書郭維經疏籌浙直第二機宜，上曰：「兵貴神速，先復杭徽，豈非至願？衢嚴擇重臣，孰有踰於督輔鳴俊，大典及靖彝侯國安，誠意伯孔昭其人者？若居中調度，則全在中樞。所請克郡以郡封，克邑以邑封，前已有旨。由海出兵，又須陸路接應，說得是。朕原憫念東南忠略，誰可委任者？卿卽舉其人以應，朕自有鑒裁。」

衢州清迫，貴州道御史葉向口以爲言，上曰：「三衢告急，須以督撫之報爲憑。臨事未可倉皇，用心乃能共濟。勳臣劉孔昭久已勅其援衢，曾報四月朔日出師會剿，包鳳起已抵遂昌道中；楊文驄近奉開諭之命，然可遣將赴援；郭貞一四員，止合隨地監軍；王濃、朱名世、朱名卿，

自應各率鄉勇，共護衢疆。此外如方國安，亦應分兵協剿，共固闔京門戶，斷無束手坐視之理。」

檄鎮臣周仕鳳提兵救援湖西，蓋因就近調遣也。

兵部司務徐心箴疏陳：『三可惜，四可憂。』上曰：『切中時弊。』

監軍御史陳薰疏報：『西黎納款。』上曰：『安承宗既悔禍投誠，而訂輸賦青田，通道走驛，又勤獻方物，准賜與府名曰口口，并頒給印信以寵之。』

封廣西鎮臣陳邦傳爲富川伯，以其有擒靖江庶人之功也。

勅行在兵部：『國姓速令郭熹守住永定，調陳秀、周麟、洪正、黃山，速速往救贛州，殺退清兵，保安贛州。有功重敘，有失重罰。』
淮州草寇著鄭泰、蔡昇，用心扼剿，無致蔓延。勅：『按臣朱盛濃屢請陞見。今撫臣周損之任，盛濃標下兵將著盡付周損代管調度。盛濃准隨三五人進關，來行在賜對，面陳方略。』

命中書官催輔臣光春增志入直辦事，不得遜陳。

大學士曾櫻薦同鄉劉達堪爲御史。上曰：『御史爲朝廷法官，若不清勤激切，何以明目達聰？從來巡方積弊積玩，朕所親見。這所舉用劉達堪巡粵左，卽著允行，仍與加太僕寺少卿職。』

銜。」

上曰：「關外百姓渴望王師，李遽，周損，著卽星速前去，以慰後思。」

五月：

清園廣信，警報頻聞。上以茲地關閩門戶，自當急用援救，移勅與督輔廷麟，元吉等商酌行。

上謂：「蔡鼎募兵，有名無實，大負朕躬委任至意，餉銀斷不容輕發！」

勅光祿寺免行端午節事。

上命錦衣衛官招募極有勇力者十名，作御營標下用。

上謂金衢巡撫劉中藻曰：「選練精兵，可取於苧蓆菁蓆畚蓆三項。此議誠是。取用之後，卽當給示，免其差徭。仍勉令與百姓相安。兵數准一千名，衣甲銀兩，准於該州動支二千兩正項，務期兵精而餉不糜。」

上謂輔臣曰：「延世之賞，非恢疆拓地，大有軍功者，未可輕議。朕懸此以待諸臣久矣！」

吏部員外兼兵科給事中揭重熙疏陳江右義師響應，數踰六千。上曰：「是舉實爾忠誠所感。」

上謂召募滇兵監軍御史陳廣曰：「吉安失事，起於鄉勇引寇，他兵坐視不救，深可痛恨！然滇

兵戰而不勝，猶愈於不戰而逃者。爾還策勵自効，收拾餘兵，共固處地，不得以困挫自餒。」
勅崔芝船到舟山，盡以運回之物，照數給還黃斌卿。

時芝自杭潛回，多攜銃器船隻，故云。

上語文選司主事徐芳曰：「朕實心救民殺口，至從前僨誤，皆出任非人。爾職典銓曹，爲國擇一賢能，奚啻勝兵數萬？」

清陷廣信。

兵部侍郎于華玉疏陳「汀贛唇齒，須全力注意，以鞏巖疆。」上覽其疏曰：「具見謀略。前因虔中告急，特遣家臣郭維經以總制行，計程已抵汀境，于華玉正當每事相商，所稱上策，待制臣疏到即用。朕志切救民靖口，不問福京，親發大誓，現在劍城委首輔及樞臣練十標營，以壯禁旅。」

撤回羅登輔，謝祥昌各鎮兵，以固長汀。

擄斬仙遊縣山寇林熙寰等百餘人。上曰：「賊首纍纍，誰非赤子？乃至犯不赦之條，朕實切憫念！」

兵部主事徐州彥疏陳「間關入蜀，宣布皇恩，目擊情形」等事。臚列督輔撫按在事諸臣，王

應熊，樊一衡，李乾德，馬象乾，米壽圖，劉麟長，王芝瑞，萬年策，鄭逢元，劉泌，范文光，牟道行，田華國，曾英，曹勳，莫宗文，楊展，賈登聯，譚詣等，戮力殘疆，奉揚威名。上曰：『川蜀頻年苦寇，民不聊生。聞諸臣提挈贊襄，朕心甚喜。州彥克盡使職，著卽前來復命。』

上諭靖彝侯方國安曰：『卿威望績勞，爲江上諸師之冠，至矢心奉戴，忠誠無二，朕猶鑒乎卿無可間之嫌，朕豈聽讒之主？中外大小諸臣，須同德一心，乃能辦敵。切勿妄分彼此，使醜彝聞之得計，卿其曉示將士，善體朕意，不必爲浮言所搖。且聞卿遵諭，同舊輔馬士英節制，張鵬翼，阮大鍼等，江海諸師，具見和衷敵愾，朕所深嘉！』云。

富德源三縣大捷，斬寇獲船，全恃鎮臣方元科竭力支撐，傅明德、田勝、涂有聲協助。靖彝侯奏至。上悅。

給太醫院徐淑卿銀三十兩，令在延平府開設藥鋪，以濟貧民。

時冠裳輻輳，暑氣薰蒸，人多患痢疫諸症。

大田縣貢生樂英進冊府元龜一部。

勅部院張肯堂差官發銀，往浦城平價糴米，以濟軍民。關市牙埠不許生端阻撓。

琉球世子差官航海入賀，併貢方物。上謂其忠順可嘉，船准入港，餘各照例奏奪。并勅地方官

照管安泊，以示柔遠之意。

鎮臣黃蜚一家殉難，准予祭六壇，再加二壇，并行原籍建坊旌表，以示勸焉。

勅兵部侍郎劉士楨曰：「卿父子破家起義，爲國肇口，奮不顧身。失足捐軀，尤可憫念。准卽優恤，以慰忠魂。卿常同督輔諸臣戮力保虔，恢吉朕暫駐師延津，稍定卽移蹕章貢，君臣相見，有期矣。」

上諭平彝芝龍首輔吾騶吏兵戶三部臣曰：「官兵虐民，急而從清，不獨淳遂開口爲然，此爲目前第一失政。則御將安民，爲目前第一急務。今當商定民如何安，應用何人將如何御，應換何人近民既定，遠民自安。民心旣固，寇膽自寒。中興恢復，此外無道。卿等共謀所以成之。」

吳聞詩著授兵部員外，前去徽寧，有功再擢。

顏忠勇將軍銀方印一顆與施福用。

初九日，廷試貢生，勅禮部各察正身年貌，嚴核混冒懷挾等弊，以作人文，上隆治典。

廣西桂林等府，全州等州，進貢監國登極表箋四十六通，上雖嫌其遲，然亦念路遠阻滯也。

肅虜將軍黃斌卿疏陳：「古今多一精忠，中興少一名相。」上覽奏曰：「輔臣皆周精忠大節，就義從容，真足感動天人，爭光日月。朕方恢中興大業，而一代純臣，先殉國難。撫念今昔，倍

爲愴懷！翁龍楠現在何處？著該部再行訪察，務得實信回奏，以憑從優卹錄。其毛玄水四員，并與察恤。」

福京米價騰湧，試御史劉霖懋以爲言。上令閣臣喚霖懋究其何故，并議一長法奏來，以蘇民困。」

山寇圍永安，知縣徐啓霖獲奸細翁春羅容，手辦之，不能倉卒定亂，致闔城如沸，殃及流寓，一概溺殺，詔切責之。

上勅靖彝侯曰：「清寇常山，我兵抵常救援，復破馬步冲殺，下河淹斃，損傷多人。衢郡一任長驅，官兵縮朒如此，何以支敵？卿其飛催督輔大典標兵馳援，復召顧應勳馬步兵，從金衢應援，毋致疎虞！」

以南平縣庫銀二萬兩，著戶部著的當官，解到贛督軍前用。

南平知縣劉宏祚疏陳：「南平未設驛遞，凡有夫役二十八坊，婉爲號召，殊非體制。」上曰：「地方困苦，驛遞艱難，朕行且發銀僱夫，何況其他？自後遇有地方難行事，一面具本，從文書房奏遞，務期民安。」

禁地方官官買。

上曰：『上帝命君，惟爲養民；君之設官，惟在安民。貪風流行，民始不安。府州縣之行戶，實地方害民之惡政。官之稍有良心者，尙以官價買之。比市價十去五六，全無良心者，直標票取寄。吏書緣之，奸孔百出。朕昔潛邸，久知此弊。宣行永革，急救民生。在外則都察院榜示所屬恪遵，副朕仁恤，違者必置重典！』

勅下游巡撫吳之屏：『爾留心地方，厯切固圉，以泉興二府每石米派銀一錢，務足千兵之數，亦屬可行。須著實訓練，以裨益地方，毋但有名無實。』更諭各縣里排：『朝廷正供，自有定數。不許加增，亦無容損減。速完額餉，以充關守之用。』

卷七

欽定廷試貢士十二名爲萃士。

勅於放榜之後，首輔會同禮部禮科，公選年青質美者一十二名，令將祖訓及大明會典分類分部，定日熟習。着翰林院編簡一員，提調教習。三年後，仍將所習者分條欽考，以熟記有識者，立賜同進士出身，破格授以翰林禮部等官。其首名賜爲中興廷試貢元，准與卽授京官。其直浙江楚雲貴兩廣，或疆殘家破，或路遠流離，俱於放榜後三日，吏部會同首輔該科，仍引各生於朝門外，公同註定地方學職，次及福建諸生，此天理至公。且於選中酌其道路遠近，勿致難行，以示朕篤念斯文嘉惠天下至意。」

頒賜平粵伯鐵券于丁魁楚。

寧德福安壽寧等縣土寇橫行，上勅撫按道府，刻期勦定，擒渠散脅，以靖地方。

勅崔芝親繳魯藩旨印，純忠可嘉。今海師倚任方隆，卽與掛平海將軍印。

上謂羣臣曰：「輔臣道周委身殉難，其子子中備述之，鎮臣黃斌卿亦有此奏。讀絕命詩有

「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朝人」之句，朕亦不覺泣數行下，首爲推戴大臣，卹典着于五月內，察例具奏。其子子中年俱幼穉，更可憐憫！前賜銀圖既繳，准給銀二十兩，以助書資。」

賞吏部給事中朱作楫旌廉天字銀牌二兩，曰：「作楫以羈旅之臣，直言受知，身處垣掖，能却暮金，真濁世之魯靈光也！」

上曰：「天氣炎蒸，輕犯豈宜淹禁？卽勅刑部遵熱審事例通行直省，除人命強盜官糧軍機外，其餘軍徒以下，俱准保釋，以迓天和。」

以手勅一道，關防一顆，賜行人唐個，條記一顆，賜兵部司務王姓，使速去圖功，勿誤軍機。勅司禮監速行文知會平彝侯，福京空虛，大比當嚴。一面用以防備，一面留總憲臣張肯堂彈壓。

福建監臨御史王孫蕃，韓元勳疏陳：「減篇恤士，推一時之恩。惟是二書三經，不若三書二經爲合式，其題目仍照七篇俱出，二場亦然。庶鐫之試錄傳之天下後世，皆信爲不刊之章程，興朝之盛美也。」上准如議行。

十六日午時，上大召對行在輔臣大小九卿科道并翰林記注官，後殿候對，鴻臚寺卽與傳行。以工科給事中黃大鵬協守仙霞關。

大鵬建陽人，崇禎庚辰進士，以鄉紳同地方官料理，誠重之也；亦以其能覺察地方隱情，而桑梓念切耳。

和順王慈歛疏陳：「建陽縣百姓因大兵久鎮，溪不敢漁，山不敢樵。」上曰：「如此情景，何以聊生！今後各官經過不許入城，城外亦不許延駐。犯者即行奏聞。還與榜示通知。該縣官一面訓練鄉勇，以鞏巖邑。」

張安復姓名爲陳丹，遠來迎駕。上謂其忠勇可嘉，着加銜爲御營副總兵，仍管游擊事。後勒其往虔中，隨督輔觀生恢剿。

永福縣雁湖山賊作亂，知縣田摺計平之。渠魁審明正法。令恤民庫發銀二百兩，爲楚王華壁五六兩月袍膳之需。

上諭戶部曰：「錢糧收放，原以准入爲出，多添則病。在解官仍作欠數，因而布政司增添法馬，又苦在百姓。只以舊時法馬爲準，將該部與布政司較定，製造通行。但無失出，何須增入？」廣東解大造賦役黃冊一千七百一十九本，總貫冊一百本，着戶部察收。

上以光澤荒殘，民窮可念，本年正供錢糧，准與減免六分，以恤災黎。他邑不得援例。兵部右侍郎喻思恂率文武二十人，共奏弘光皇帝，左平溪衛薙髮爲僧。上令內臣屈尙忠，通

政使周昌晉，往平溪識認，仍勅黔撫口撫用心護駕前來。若有未真，卽以方外禮延來相見，朕自有鑒裁。後知爲逆賊張獻忠假冒，遂輟前旨。

勅內臣李國臣：看首輔吾騶足疾如何，順頒蜜食二罐，藥資三十兩，着善調攝，以副眷倚。

監軍兵部主事黃師正進督師史可法遺表。上曰：『可法名重山河，光爭日月！至今兒童走卒，咸知其名。方當擊楫渡江，速圖恢復，乃爲強鎮力阻，奸黨橫行，竟賣志以歿也，惜哉！讀遺表，令人憤恨，應得贈恤祭葬，易名未盡事宜，行在該部卽行詳議具奏。聞其母妻猶陷寇穴，子未知存亡，作何獲尋？黃師正多方圖之！』

上諭首輔吾騶曰：『田關之兵敢行潰叛，大安關外，復有失挫。朕心焦勞，卿其強出而分憂焉。』

督輔傅冠免。其領過餉器火藥，着行在兵部照數察收，以爲謝恩揭重熙恢剿用。

時瀘溪危急，重熙參其身任督師，日午方起，未嘗至關上一步，人言嘖嘖。上怒其有負委託之故，准以原銜歸里焉。

上諭首輔吾騶曰：『卿足患，朕親見蹒跚之狀，准再調三四日。朕決意躡汀，卿可同樞臣早爲料理。』

上謂諸輔臣曰：「臨民之官豈可以銀而得？朕於閩浙近地，凡有捐餉至二三千兩而求爲知縣者，朕斷不允。蓋爲民生計，不可不周，况撫戢凋殘，有所未便耶？」

時鳳衛伯牟文綬爲捐餉急公，而有求署口山縣事者，故上峻却之。

復諭吾騶曰：「朕在延多日，漫云兼顧江浙，終于江浙何補？不如實實出關，拿定一件做去，尙爲得法。且今地方止有閩廣江楚四省，咽喉全在一處，清所必爭，我所必守。今不自出，負祖負民，朕之存亡，猶其小者。今還要催林口兵併陳天榜兵到，決意初一日必行。」

勅恤民庫發粵餉二萬兩，差官周瑚等解到督輔廷麟軍前用。

永定縣溪口雷湖地方白晝行劫，奪去話勅甘軸及糧銀一千五百餘兩。上聞而駭異之，嚴行道府緝獲，以濟軍需。

平彝侯鄭芝龍疏請疏通福京河道，以消殺氣，以奠民生。上允行。

贈諸生翟翬爲翰林院待詔。

翟翬江南人，雅以復仇雪恥自負。聞皇上登極，匍匐入闕，建言諫諍，不遺餘力。上官之不受。茲以病故，陝西道御史錢邦芑爲陳其本末。上憐其才，贈以是官，并賜銀甘兩爲葬資。邦芑爲之繳還。上曰：「朕視忠臣過于骨肉，一臣云亡，朝廷卽少一助。翟翬賜金，着與製一

碑碣不必繳進，仍賜四語，俾勒于石，曰：「生旣盡君臣之義，死亦凜華彝之防。名稱大明正士，實關天地綱常。」錢邦芭等奉行。」

禮部繳進貴州試錄二十冊。

授生員韓雄都爲兵部職方司試主事。

雄都，曲周縣人，忠憤氣誼，甲于同等。始與上遇于淮陽，頗有獻納；繼乃抵畿南，偵探敵情；比與輔臣路振飛起義大湖，同副總兵王羽參將王奮武，中書路澤溥，澤淳，舉人楊廷樞等，同仇敵愾，太挫敵鋒，後乃入闕。上稱爲佳士，起拜是職。

兵部尙書吳春枝疏稱杭州已復，上曰：「杭復則嘉湖自是易事。陸兵着靖彝侯專任之；水兵着楊耿、李一根、周鶴芝等任之。徽寧一路，制臣李遂，撫臣口口，包鳳起，輔臣朱大曲，勳臣劉孔昭，臺臣尹民興，汪觀等分任之。務以夏杪爲期，慰朕靖彝安民至意。」

錦衣衛王承恩疏請三眼銃百門，弓百張，皮套百個，弩百把，腰刀百把，藤牌百面，錦百枝，火藥千斤，俱照數發與之。

官給大學士路振飛藥資銀二百兩，曰：「卿爲患難舊德，朕心眷注彌殷。時當極難，正宜同心力挽，上報高皇，中全始終。若以病陳請，豈朕所望？着卽日入直，切諭切諭。」

贛州危迫，人心驚疑。督臣萬元吉取家入城，與民兵誓死相守，乃保無虞。上聞而壯之，加以樞銜。餘協力共守者，陞賞有差。撫臣劉廣胤退避等語，是何節鉞？着革職聽勘！

勅福京戶部發銀，依前式製造尙方劍十五口。

給李蓬差官領餉七百五十兩，馮京第差官領餉一千五百兩。廣東解餉銀十萬五千五百兩有奇，鹽課銀二萬一千三百兩有奇，着恤民庫察收。布政使吳時亮躬親督解，程鄉遇警，保扶無虞，隨陞爲少司馬，併加服俸，以勸有功。

勅發戡合一道與周文燦，去貴州調兵。

沙縣山寇竊發，焚掠原野一空。上念子遺可憫，勅有司官軫恤之。

上諭督輔觀生曰：「覽卿奏，援虔將悍兵驕，一聞急警，輒就思歸。如此無紀之兵，安能濟事？都會昌諸邑，既可直達汀州，則防汀更急于防虔，何四都無一人議及？甚爲可憂！敗殘兵將，罪之不能，呼之不應。督輔諸臣，孰爲美策？退守庾關，豈朕所望？更當奮圖鼓勵，堅定脚跟。駐蹕延平，以觀時變，卿言良是。還不時揆度情形，飛章來奏。」

恤勅民庫發銀二千兩，與撫臣劉中藻，帶往温州賑濟。

時温州民苦荒，種不入土也。再發五百兩爲其募兵用。

上謂近臣曰：『信撫五易而後得周損，今又說損不足用，才能試而後見，俟到任不効，另議未晚，信乎用人之難也！』

都御史楊文驄疏陳：『吳易斬僞將廿三員，殲敵三千餘級，獲船五百餘隻，衣甲器械無算。』

上知不悅，曰：『吳易于二月內，已欽加職銜。來疏尙未全填，豈邸報猶有阻隔？今茲大捷，准加陞行在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餘銜如故；陳子龍准加陞行在兵部添註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禮部擬會試定用十月，移催各省各府，不敢遲誤，遵上旨也。

勅選正官收粵西鹽利，以資國計，不宜留飽奸豪，徒付鎮臣經理。

勅國姓成功兼顧大安關，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騎突入，銃器火藥，卽令二部給發。

上諭大學士吳景伯曰：『贛州告警，朕已三次發去餉銀八萬兩，未見成功。徒糜糧餉，深爲可惜！』

上諭吏部驗封司員外曹元芳曰：『東南爲朕一人故，三遭寇虐，覽奏如痲瘵在躬。義師在在雲集，乘其怨而激勵之，因其勢而利導之，眞恢剿一大機。元芳爲國仇家難，驚心慷慨請纓，具見忠孝；但往難而有濟更難也。』

上勅總督川湖侍郎楊鶯曰：「清衆馳驟，方逐楚豫，必先堵剿，方爲長策。以湖南兵馬錢糧，付撫臣堵胤錫專辦荆襄承德，卿自認訓練催趨，佐兩路騰飽，功罪自無蒙混。極說得是。自今選將寧嚴毋狗，練兵寧不足毋有餘，迪與傳知。卿還切念興復中原，非一手一足，務矢同心同力，恢復勳成，一體酬敘。」

復黃斌卿伯爵，改『肅』爲『威』，以『肅』字字義有盡也。

贈輔臣黃道周爲文明伯，諡曰忠烈。

平彝侯鄭芝龍疏陳孤臣矢心盡忠。上曰：「輔臣道周身陷腥羶，節光日月。甘久餓以明志，罵賊官而求死。雖羅國連中微，不愧大明宰相。朕讀其遺詩，刺心流涕，朕負道周，未能救于事前。道周不負朕，真誠擁戴于先，力恢危疆，垂斃不辱于後。此後必要奮志殺敵，雪我忠良。今日卹典，尤當破格。祭葬既照伯爵例行，妻封一品夫人。聞其四子長爲錦衣衛世襲指揮，次爲錦衣衛世襲正千戶，三子著做行在尙寶司丞，四子著做中書科中書舍人。仍勅有司一立廟於本鄉，一立廟於福京，春秋致祭，併予立坊于家。文曰：「中興蓋鋪。」其遺詩卽立碑于廟門。家祠曰「報忠」，京祠曰「憫忠」。俟朕稍暇，當親草詔，頒示朕過于天下，行在該部速奉行。」

議加福建鄉解額三十名，以示寵興首善，廣開薪樞至意。

令吏科都給事中袁彭年申飭科規，加卿銜以寵異之。

時中興草創，凡事俱循陋規，上知其弊。特拔彭年以爲六垣之長。彭年陳列五款，上曰：「卽此使見丰裁。至中旨常慎封駁，最所樂聞。隨事抄忝職掌，亟宜修舉；以題覆還部院，極爲得體。然必每科一員，專管注銷，月終提比摘參，方無稽誤。諸不要緊疏，聽該科季終彙請注銷，召對頻行，卹官恐廢辦事。今後侍班科道錦衣衛各輪一員供直。其每日召對某人，鴻臚寺開一小單送閣，俾輔臣亦得與聞。記註官另候傳宣，事公則公言之，不得概註獨對。諫諍需人，資俸宜循，英才亦不可抑。庶常部曹中行推知，皆可爲言官，若薦舉得當，又難盡依常格。至內外兼轉，自關舊制，二人兩季京堂監司之例，斷當舉行。朕特召彭年，正爲是故。還須逐款遵依，不得僅以建白了事。彭年資俸已深，准加行在太常寺少卿，仍管吏科印務。」

大學士督師楊廷麟疏陳：「虔事危在旦夕，援兵半已潰亡。」上曰：「吉州失守，督臣萬元吉諸兵皆付一擲。撫臣劉廣胤先出粵都，副總陳邦，張琮，李源漪五月初一日失機，成何法紀！此番功罪宜明，卿卽詳悉入奏。惟虛惟公，勿僭勿勸。見在收拾敗殘，亦卽中興根本。粵兵狼兵三萬餘人，准卿召募，但作何招集，作何約束，必先議定。近日地方苦兵，尤甚於賊。經過不

慎，號令不嚴，驅虎進狼，綠林四起，豈必寇作戎首哉？包象乾兵，張佳玉兵，卿還嚴諭，不得收聚兇徒，終成潰散。朕十日內外，一定親蹕汀州，面議方略。誓在必行，決不失信！」云。

以修關餘銀令錦衣衛分賞鄉勇，人各一金，爲首者倍之，使有功者皆沾實惠云。

上諭吏部尙書郭維經曰：「官員賢否，關民生之榮悴，切宗社之安危。若吏部有滿堂清官，天下必少呻吟百姓。朕於此選，至虛至公，力拔其尤而後已焉。」

戎政尙書吳春枝巡行汀郡，確彙永寧清流歸化三縣平定功次，陞賞有差。

上謂兵部試司務蔣平階曰：「覽爾奏，多發人所未發，如「一官五月而更數人，一人數月而更三命，百里而督撫並設，巡方與中使並差，皆害政之大者。」至謂「疑人復留用，募兵不同餉，有聽言之名而未收其用，去鋪張而存實意，口失機而務持重。」皆切要語，朕所嘉尙焉！」

安插迎駕副總兵楊元斌兵於將樂。

溫州府進貢新茶。

勅錦衣衛都督楊耿發兵捕剿沿海寇盜。

時周駿，崔芝，林雲龍等或募賊入港行劫，或倚賊垂涎紳民，上以不可爲訓，故發兵剿

之。并知沿海兵餉單虛，着福京戶部與布政司會議具奏。

江西光黃各岩義師雲起，上勅其聯合義旅，殺僞復疆，仍列登極詔書。復一縣卽授知縣等款於勅中，付行人唐侗等贖去。

吏部尙書郭維經疏列三吳起義死難士紳，各贈官有差。葛麟贈兵部郎中，錢振光贈參政，顧棻贈兵部主事，王日如贈兵部員外，馮翥贈副使，錢主贈參政，王有容贈僉事，麻三衡贈國子監學正，凌宏煥張明光謝球俱贈訓導。

上勅光澤各縣倉穀，發充兵餉，可以濟饑紓急，亦便於出陳納新。發米一百三十石賞給軍士，歡呼飽騰。

上命禮部右侍郎曹學佺清察軍糧，兼濟民食，仍書四字於職銜。學佺至是辭以威宗實錄撰諸家集，精力維艱，難兼他務。上許其薦一人自代。

學佺饒有幹濟，捐資買米，天興賴以不饑。然其門下士，略有藉此而覓厚息於他州縣者，人言嘖嘖，故特疏辭之。

給督帥楊廷麟弓絃各一千數，箭三千枝。不足者，着原解戶湊補。

惠潮巡撫劉柱國擒獲潮陽賊首莊三權，卽時正法，疏聞行在。上會其察殺有功員役。

上諭錦衣衛王承恩曰：「關外駐劄軍兵，以便相機驅剿；關內聯絡鄉勇，以資守望應援，自是守關勝着。擇用本地鄉紳，同地方官料理關內事務，使兵不得擾民，尤爲緊要。爾此奏具見方略。」

以鄉紳張調鼎同道臣趙秉樞扼守永定關；謝紹芝同府臣周維新扼守大安關；黃大鵬同臺臣鄭如虹扼守仙霞關。務要調和兵民，偵禦奸寇，與守關兵將有功同賞，有罪同罰，違者三尺不宥。

溫州饑，再發銀一千兩，令何兆龍賈往賑之。上復嘆曰：「奇荒至此，一千之數，安能遍活數十萬生靈乎！疏通救急，作何設法，撫臣盧若騰，鎮臣賀君堯速爲設防，毋使甌民重困。」

上覽台州府通判萬年英疏曰：「這所陳三事，侃侃直敷，乃至四千三百餘言，讀之殊深痛感！陳函輝各文武張國俊朱常浙等，不知名義，無足深論。江上諸臣，武如方國安，鄭遵謙等，文如方逢年，張國維等，朕亦自有鑒裁。」

詔安縣爲山寇所陷，殺官劫庫，旋復之。禮部尙書曹學佺助海師餉銀一萬兩。

時海師議久不成，朝廷兵餉尙缺。學佺請恢復之策，舟師直搗金陵，或可冀其萬一，故

罄竭家資及鹽木諸項，勉成一萬以濟之。

釋裴村愚民周口爲人妄捏奸細者。

時輔臣蔣德璟過裴村，男婦百餘人控訴周某實非奸細，又有里排生員人等保認。疏聞，詔釋放之，曰：「此後巡緝固應甚嚴，亦不可妄拿良民，致無辜遭陷。守關將士各與申飭，二詞并發存案。」

差工部司官黃昌祺回粵東買硝，動支該省布政司銀六千，以省攜帶之虞。

上諭都督汪碩德曰：「覽爾疏，兵以無糧迫民，民以求生投寇，深可痛恨！彝鋒旣逼鉛永，藥盡矢窮，何以禦敵？爾還鼓勵前行，奮圖撲滅，毋得逗留，自干公議。并察明碩畫，作何下落。具奏。」

行在御營設立十標，計兵數一萬。其器械衣甲，准各府汰去逃亡各額內搜出備用。時林口福寧募兵未至，勅催速赴戎政官通領，以隸十標。

左都御史張肯堂疏薦崔芝善于用海，有船五十餘號，有兵二千餘名，乞釋罪圖功。置臣標下，上從之，曰：「前楊耿糾其募賊入港，因發兵捕勦。卿旣信其無他，卽准隨卿前進，定限夏至前到，以便卿乘風急行。崔芝俟再立功，卽與掛印。」

夏至祭典勅福京太常寺舉行。

會官處決朱家棟，以謝徽州百姓。

翰林院檢討何九雲進家藏書四百八十四種，計三千五本，令弟九祿贖投。上曰：「朕性喜閱書，所進者縑緗殊富，頓快素願，着卽收進。內有重的，仍發與九祿領回，九祿著做國子監學正，以示酬勞。」

欽天監奏星異。上曰：「人事修省，可回天災。各官着極力消弭，毋事虛文。」

福京署國子監祭酒朱天麟疏言新舊貢生在監者已有千人，成均伊始，當廣作人。上許其於皿字貝字號量中二十名，以示京省並設之意。

勅福京戶部侍郎徐應秋貯備積穀，每年務滿二萬口千七百五十三石之數。著於收成後，凡有非犯取贖者，咸令其納穀。務令陳陳相因，始克有濟。

以福京戶部侍郎黃日昌協理安民庫。

上謂司禮監曰：「內官品級奉御爲正六品。今內官多到，宜廣從六品以下之銜，庶不僭亂。欽行酌定中宮皇后位下差使，定銜曰：「椒宮承使，」爲正七品；皇貴妃位下差使，定銜曰：「椒閣應使，」爲正八品；九嬪位下差使，曰：「椒室領使，」爲正九品。此下內使都爲不入

流，永爲定例。着纂入實錄，以示將來。」

廣西布政使起解糧餉三萬二千兩，口資銀四千八百六十八兩。

四川參政今陞大僕寺少卿劉麟長疏陳恢復重慶二府三州二十三縣，以川餉贍川兵，不得虛糜破冒。上嘉其不避艱危，盡抒方略，忠勞懋著，俾其前來陛見供職焉。

平口將軍陳秀請募兵二千以足守關五千之數。上曰：「增兵必先議餉，與衣甲器械等項，著戶工兵三部議奏。」

時有訛言，駕回天興者。上聞之，怒曰：「朕以進戰自誓，豈有復回之理？誰爲此言，以惑亂耳目？卽應立刻察明斬首，以警其餘！」

上游巡撫吳開禮疏陳：「鎮兵分防岑陽撥戴忠兵扼守，桐木撥陳梧兵扼守，谷口撥施朗兵扼守，焦嶺撥方機兵扼守，觀音隘撥黃廷兵扼守。」上曰：「此皆輔臣德璟與該撫激發忠誠所致，況兼施福慷慨鼓行，黃興勇而能下者乎？朕心甚悅！」

行人瞿昶疏陳：「楚蜀滇黔事情。楚在一事權，專任使，預勅重臣，以待南昌荆襄之復，卽遣大將以鎮之。蜀在結將士，收民心，用蜀人辦事，搖黃則勦撫並用，獻賊則殲厥渠魁。滇黔則在外援鄰邦，內顧門戶。但近日勳臣土司，議論未定，其地近蜀之遵永與楚之接界平溪銅仁，

俱宜防援，種種皆扼要實著。」上嘉納之。

都督李士璉抗節拒寇，上與掛討奴將軍印，作御營從征前鋒左軍都督同知，進太子太傅。

首輔何吾驥，兵部尙書吳春枝，簡練十標，議定兵餉，才將四款。以郭奇管作第二標，陳天榜第

三標，熊和王秀奇、陳文燦、方登天作四五六七標，林塗所募者俱着巢拱極管領，作八九十標。標兵毋得過額。凡有餘兵，卽隸戎政標下，以備御標缺補。上從之。先發銀一千兩，爲犒練之用。餉有定支，才可節制，庶實得兵用焉。

上顧左右曰：「延平地窄米貴，朕原不欲久住，俟虔南收拾安妥，六飛卽當迅發也。兵部主事

方文耀勸朕裁減員役，此說誠是。但各處嘯警地方官宜及早消弭，毋貽朕行後之憂。」

漳南道臣傅雲龍才足辦賊，着留久任，以安地方，廣東布政使缺另補。

擢瞿昶爲雲南道御史，銜命往調劉承胤兵。

諭國姓成功曰：「福疆戰守，必取閩餉；浙直江楚戰守，乃取粵餉。不得一毫僭差。李長倩專司

粵餉，行在吏部立推右侍郎一員專司閩餉。務令井然以有成緒。粵東撫按挑選舊兵一萬，

粵西撫按挑選狼兵滇兵一萬，以資收復中原。

山寇萬人攻圍龍巖縣。

恩貢生陳元綸赴廷試，試進所著『爾風保治全書』、『五經涉錄』各一部，上勅留覽，以啓所學。

特授廷試貢生第一名李萼輝爲禮科給事中。勅其侃侃直言毋負新恩特簡。

卷八

六月：

以楊鶡總督偏沉，何騰蛟遂有「勅印一齊交付」之疏。上諭之曰：「卿宣勞江漢，功在社稷。復楚恢豫，長驅燕代，業以全擔付卿。楊鶡之推陞，因彼時未審輿圖，偶爲錯舉，豈有一柄兩操之理？今中樞需人，業召鶡入佐矣。朕與卿分則君臣，誼同父子，何不因疑奏明，遂爲是舉？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尙惟始終一心，力任危地，以必見孝陵，必葬威宗爲任，朕與卿當共勉之！」後有「兩奉君命出江，百念迴思顧楚」之疏，中有「願爲愚不穎爲智，不敢棄，不忍棄，不能以兩年死掙之地，棄之他人之手」，上始欣然曰：「闔外之事，悉以知卿，惟有早開雲臺以待！」

上因糧餉不足，每嘆曰：「朕布衣蔬食，經時寡費，所餘重餉，皆以養士給兵。乃內帑無多，應用每窘，爲之奈何！」

上命翰林院新選萃士萬荆等十二名隨庶吉士後，入閣拜先師，復勅翰林院官，時其教習，毋

得作輟。其服色比庶常，而冠袍角帶焉。後兵部主事萬曰吉劾其非制，且有「價鼎見售」之說。上曰：「拔士於貢中，作養人材，事屬特典。名爲萃士，原不同於庶吉士。毋得憤激不平，暗行詆誹！」

贈侯嗣曾行在禮部尙書，謚曰□□。

贈高飛聲江西按察司簽事。

飛聲長樂縣人，癸酉鄉薦，以同知署撫州府事。敵至倡義不屈，仍勅其家人護印以達行在，故有是贈。

興化佃戶圍郡城。

按莆田租額每石穀計一百二十斤，後鄉紳或有議加者，衆不服，遂率衆而成揭竿之事。上聞之駭然，曰：「此誠地方異變，著守道柴世埏將租事作速議妥，務期主佃相安，宦幹非理虐佃與刁民假佃倡亂者，俱當重懲示警！」

番禺縣廩生劉國彰捐資製造九龍大箭五百筒，聽供援虔復楚之用。上喜，給欽劄部司示酬。編修劉以修進文昌化書，上曰：「化書勸人忠孝，朕甚嘉之，以修生長其鄉，卽與門人校定，更當廣布成書，懋厥休嘉，以襄上治。勅文俟旨行。」

按以修字懋卿，號九一，閩中人，庚辰進士。初令福青，調繁閩邑。下車卽以化書示予，意欲謀所以梓之。予借故家善本，爲之校訂訛謬，并捐微資，合各家助刻者，始克充梨棗之費。若劉公則一意愛民，案牘無事而已。校訂初只立予名，繼則補刻闈中所取士子，亦居一焉。其詳載予跋語中。

上諭廣西巡撫晏日曙曰：『用狼兵必選狼將，否則擾民。今因恢扼調行，聞狼有生熟馬步之不同，依請卽用成大用爲統領，夏曰敷爲監軍。行糧安家，取給平梧潯南四郡，務速如限到虔。於起行之日，該撫飛奏，仰慰朕懷。』

擢吳時亮爲行在兵部右侍郎，翟式耜爲添註左侍郎，宋賢爲添註右侍郎。以傅上瑞巡撫偏沅地方。

勅行在禮部：『天道亢陽，穀騰民疫，皆朕不德所至，除自初五日朕在宮中行禮，虔禱雨澤，爾部卽察潔淨處所，設立壇位。六卿以序，輪日瞻拜，以祈甘霖，濟我百姓。』

廣西鄉試，取中六十六名。加以宗主二名，流寓二名。發銀四十兩，着太醫院徐淑卿，胡兆龍，朱士選，王大華，各任東西南北四門城內外施藥。勅臺臣艾南英將其生平著作刊刻成帙者進覽。

勅內臣鄧全到天興，催撫臣劉中藻速往温州到任，并爲金華聲援。

時間温州警報，并婺警猝至，皆有自相戕害之狀。

命國姓成功親到漳泉，精募兵將，立助恢復。期限二十日，卽來復命。諸將仍用心守關，務令一騎不入，毡裘寒膽，不負朕股肱待諸將至意。

封建宗藩，各官准穿錦繡三日，遵常例也。

以都督楊耿總督水師，調守仙霞關，曾德還京補之。上游巡按御史尹民興劾德淫縱多端。上謂德『有則速改，無宜加勉，可也！』

勅勳臣劉孔昭嚴禁所部毋犯甌土，以著臣節。仍勅福寧道臣王芋，發陸兵一千，出温州應援。封方元科爲定胡伯。

時錢塘沿江戰功，惟元科爲能用命，并發手勅，以示優異。

水師議成，以吏部朱永祐，趙玉成，兼戶兵二科給事中，在周鶴芝，李一根，林習山軍中聯給措餉；改推官徐孚遠爲兵科給事中，編修周之夔兼兵科給事中，監督聯絡漁船，共襄恢勳。福清知縣趙士元勦禦土寇有功，上命吏部優敘之。

賊殺馬江渡船三十餘人，并犯弁李鎮邦等，上勅府縣官嚴行緝獲。

兵部侍郎郭必昌疏陳「福京宮工告成。」上曰：「宮工告成，雖非朕意，朕今驅馳戎伍，何暇安居？惟平糶侯勞自當旌。每歲再增祿米五百石，仍廩一子錦衣衛千戶世襲，楊耿准特進勳階。」

上曰：「天下之壞，不壞於敵而壞於兵；不壞於兵而壞於官。殊可痛！浙中無所事事之官，逍遙於家，驛騷於途，畏縮不進，演獵佃民的，通着撫按詳行清察，即日撤回，務期……」

總制郭維經疏陳「搜括以濟急需。」中云「寧化官地二處，可易一千五百金。」上曰：「此亦權宜之術。」從之。

上諭兵部主事毛元策曰：「顧錫疇，荆本徹二臣俱戕於非命，諸臣當以爲鑒。目下水師迅發，正欲急復江南，元策可益自勵。」

勅撫臣吳聞禮嚴防松溪一帶地方。

贛州捷至，云清兵焚燬南北二門，架雲梯數十，竹圍數百。我兵矢石迸發，清遂聞風驚遁，鞏固虔疆。

上命察敍有功官兵，以鼓行間銳氣。

陞湖廣監軍道臣章曠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撫湖北地方。

時清兵以數萬衆，眈視楚疆，李赤心等尙怯不前，曠獨能領督輔兵，血戰於新牆鼓家嶺等處，先後斬敵六百八十級，殺傷溺水者無算，所獲馬礮器械更多。督輔何騰蛟疏聞，故有是命。

准發各處提塘條記，一切奉旨，全抄行。

著吏部郎中兼御史王兆熊至浦城，通判李如梅至松溪，政和，夏南薰至建陽，奉旨招商疏通米船，嚴禁埠頭歇家，把持船隻，及官兵擅拏米船等弊。

陞嚴起恆戶部添註侍郎，總理湖廣錢法，改劉明遇爲工部主事，管湖廣錢法道事務。同督輔虛心商酌，銅粹工堅，可藉長久。有益於國，無害於民。

上御西便殿，沐浴齋戒，祈禱雨澤，每日三次，勅文武官各積誠虔禮，不得視爲虛文。府城內外，暫禁屠沽。

廷試續到貢生一百零五名，擬進呈二卷，勅授兵部試主事。

延平府旱疫，大學士何吾騶，路振飛等，各陳不職，上溫旨答之。

以郭維經總理南直江浙閩楚兩粵恢剿事務，改鑄勅印，同兵部侍郎劉士楨督兵入虔。以少詹朱天麟教習萃士。

平彝侯鄭芝龍議借倭兵以圖恢復。上許之。以黃徵明爲正使，絕一品服色，陞樞口職銜，榮其行也。

督輔蘇觀生兵至南安，師徒潰散，援兵不至。疏入，上勅總制臣郭維經趨虔救之，并云：「督臣萬元吉固守贛城，自可無虞。」

議以副總兵江振曦兄弟防守白楊黃竹二隘。上從之。每年費餉五千四百兩，半取給於瑞糧。正額，半取給於瑞富戶家。

給左右中前後冲鋒營總兵官旗牌。

勅兵部主事常人龍往制臣李遠處監紀軍務，務令速到衢州，不至虛糜歲月。

勅吏部：「學官教導，關係匪輕。凡入資敍勞，有授國子監學正博士等官，各於本銜添一試字，不許任學博之事。至門斗之役，必用良民預充。士子之犯，不用率行拘辱，通行申飭。」

命銓憲臣張肯堂回福京戰壓，恐場事人衆囂雜，有生異變。撤棘後卽赴行在任用。

起用大學士黃士俊，陳子壯於田間。

先臣康太和准證文介。

勅上游巡撫吳聞禮，將恤民通驛事議妥具奏。

時崇安，建楊，松溪，政和，浦城，五城，皆爲孔道。且浦城素無驛站，近日往來之繁，尤倍於崇安，有議復驛路工食，故有是勅。

廣東巡按御史王化澄疏陳『募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上諭之曰：『凡遇加派錢糧，朕如芒刺在背，所賴督按臣以朕之心爲心，以民之命爲命，有如增兵一萬四千八百零七名，除鹽餉賦役外，尙用餉銀十五萬二千三百零，皆概舉成數而言，未嘗就中撙節愛惜。卽如東粵守兵，各路合算，將及十萬，皆食存留之餉，與歲解額餉無十各府各衛兵數無多，還當各路嚴察，以缺兵之餉，供新兵之用，得一分紓民一分。有如鹽稅一項，廷臣請另通行，歲可添餉一二十萬。朝廷恐與舊商有礙，未遂舉行。督按臣當與餉部臣，妥應奇互相商榷，務俾新商舊商兩便，資所增益，以養新兵。又加雜稅一項，另與奏明徵收，絕不許豪猾漁蠶肆蝕。兩粵各府關稅，加餉五萬兩，鹽稅暫議加餉五萬兩，俟四方平定，自有蠲減，以酬父老子弟。』

巡關御史鄭爲虹吐責平糶標下將官陳俊鄒太平奪船隻，芝龍密訴於上。上曰：『干戈寧謐，全藉文武和衷爲虹吐責，亦是代卿約束，卿幸勿芥帶，應以王臣王事，視爲一體，等於同舟，尤所殷望！』

平彝侯鄭芝龍特疏薦異人薛通載，賜名爲廣濟禪師，令其徵兵海外。

勅吏部尙書曾櫻：「速催傅振鐸到任受事。寧化現有寇警，迎駕師先令駐紮該地方，不必拘定夏秋冬春，以人就地，還當以地擇人。」

陞陳履貞爲吏科右給事中。

首輔何吾騶疏薦曹勳，祁熊佳，嚴似祖，有纂修之才。時起勳爲行在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熊佳似祖爲右春坊左中允兼翰林侍讀。

衢州知府伍經正不奉魯藩，上以其義凜一尊，秉節不貳，再與實加一級示勸。

勅通政司文武各官：一本只許說一事，毋得支蔓牽扯，不使批行，以後申飭。加贈張繼榮爲右都督，諡曰武襄，以旌眞忠。

勅定南巡守二道臣，准各募兵丁二百名，以資防禦。

改工部主事李魯爲兵部職方司，給與勅書關防，令其屯練鄉勇。蓋以汀人慮汀事，自無不周也。并勅于華玉：「留汀之兵，分守諸關隘。汀之四隅，守兵鄉兵，互爲主輔。有則申飭，無則增添。其鄉勇糗糧，官助二三，民湊七八，務與華玉同心固圉，以安地方。」

南安王企鈺，進頌德詩四章，上謂其：「敲金戛玉，大雅之音。朕幾務憂勤，愧未遑及！」云。

寧洋縣寇警。

諭內閣速撰勅書一道，申飭盧若騰、賀君堯，同心堅守溫州，以保行在福建門戶。前日却兵有功，并能保濟饑民，盧若騰加行在兵部右侍郎，賀君堯進太子少傅。

大學士林增志因亢旱陳「省躬」一疏，上謂：「疏中以兩事規朕，曰：『改過引愆，』足徵交儆之誠。」午間，便殿賜對。

勅福京監臨御史韓元勳：「監場事完，卽刻巡歷下游地方，務正己率屬，獎廉懲貪，力挽澆風，以振文治。汀漳盜賊奸宄四出，須分別剿撫，使聞風解散，便屬真御史。至兩粵雲貴計典已行，上下游獨緩，著元勳作速察核，會同巡撫奏報。嚴在貪酷，不得遺漏吞舟。」

上因天旱，思清理滯獄，曰：「獄有冤民，則天屯膏澤，勅四獄衙門熟審事例，速爲清理。福京刑部先爲舉行，以合朝廷欽恤之念！」

以督輔傅冠貯庫銀一萬四百餘兩，給國姓成功五月兵糧。

上游巡撫御史吳聞禮合院司議：以各府屬額餉坐派撫鎮標營水陸寨游各兵，免轉輸之煩，消庚癸之患。上從之。

發恤民庫銀一萬兩，差兵部司官一員，解到劉名奇軍前給散。

援剿七省都督張先璧，郝永忠，合詞迎駕。上曰：「覽奏具見前驅義奮！江氛未靖，著卽協心進剿，以迓王師。」

福京太僕寺卿甘惟燦上疏乞休。上謂之曰：「同一去國，太平無事，人競進而己獨退，則爲恬；國運板蕩，人致身而已思去，則爲避。此義諸臣所素知者。惟燦仍降一級，以警偷惰。」

敕內外諸臣：「毋得濫給劄付，以重名器。如督撫遇軍功，方准以關防先給，然後請給御札。地近以一月，地遠以兩月，再遠以一季。務填報功次坐名請旨，毋得濫求濫給。該部堂司官各宜恪遵勿怠！」此勅從兵部尙書吳春枝之請也。

將官費與陳學鵬、鄭真等出關，與清大戰，生擒二十餘人。建寧道周維新報捷疏至。

上曰：「此皆輔臣德環與維新發縱指示之力。」

上曰：「滇黔遠在天末萬里，干戈未靖，各衛弁承襲者，往來艱難，朕甚念之。暫破赴京承襲之例，許其在本省部司起文，赴鎮撫比試，再送按臣察對。貼黃號紙，差官費文彙報兵部察對題選，填給勘劄。卽以所省之盤費，解京充餉。指揮定銀四十兩，千戶二十五兩，正百戶一十五兩，布政司彙收搭解。」

上聞威虜伯黃斌卿殺口口荆本徹，曰：「本徹雖非賊寇，乃爾騷擾地方，民恨實甚，殺了便罷。」

所招降將士，善爲約束，勿令流毒，致重民怨。」

宣諭廣西太平府土司守備吳廷秀，取有印信歸順表文十六道，上謂其「不負遠使，」嘉納之。

催鎮守廣西大都督成大用督調狼兵足額一萬，不可少一名。需用錢糧四萬，卽就陳邦溥進解數內，立刻支銷。

勅黃興殫力扼關，吳聞禮嚴巡愆飭，周損速料理早復廣信，俱刻不容緩。

時兵部尙書吳春枝有「國務只爭呼吸，急先持危」之疏，故上急急於此，正慮時事又有不同也。

加萬元吉行在兵部尙書，以其固守虔城，屢挫敵鋒也。餘賞有差。

十三日，免常朝，以天道亢陽，雨未霑足，上日事祈禱也。

平彝侯鄭芝龍製油扇五千五百握有奇，分給闈中應試生儒，以爲却暑，上破例允行。淮安仁王長子慈口移居寧德縣公署。

上謂樞臣吳春枝曰：「守汀先援贛，贛固則汀安，此不易之論。著撫臣廷麟，制臣維經，部鎮臣于華玉，力任之。施福，黃興，與廣撫周損，上游撫臣吳聞禮，互相接應，恢復口山永豐諸邑不

可專委周損，坐失事機。」

改十五日鄉試。首場四書三篇，經二篇。十七日，二場策三道，判二條，從減篇節省之旨也。

翰林院編修陳世傑因虔危未解，粵策難緩，疏陳「便宜行事」四字事權太重，行間直作話柄，真有大不便大不宜者！」上嘉納之。

上諭太僕卿兼御史郭正中曰：「浙東流言四起，總爲監國設謀。朕無利天下之心，天命若真人謀無用。陸清源被辱事情，甚是可駭，都著靖口候察報！」

勅吏部兼兵科守制揭重熙曰：「江西素稱道義之鄉，兵與餉皆出於義，誠爲勝著。除先發餉銀五千兩外，今再發一萬兩。揭重熙當加意鼓功，使義兵裹糧敵愾，仗桑梓以匡王國，乃爲奇績。」

差官解餉銀五千兩，赴督師黃鳴俊軍前。（下缺）

時聞敵渡江，蕭山諸暨一帶俱危，各輔臣以爲言，故有是命。

陞吏科給事中陳軾爲廣東右參政兼僉事提督學政，刑部主事蕭申陞廣東兵巡道參議兼僉事。

改國博張一鈺爲翰林院庶吉士。

十六日，口百餘人抵上杭，官民皆遁，口遂設立僞官而去。

平彝侯鄭芝龍調會德回守仙霞關，上從之。

龍巖縣平，渠林海符梟示正法，餘黨奔避。上勅該撫鎮速出示，令其解散歸農。

福京吏部司務王士和疏陳六事：文職曠而脫卸者多；武弁盛而立功者少；陞遷驟而責任益輕；議論煩而實用益寡；聽納博而精神愈禁；移蹕頻而民生日苦。上讀之，曰：「此誠苦口良藥，切中時弊！朝廷時爲省覽。」王士和此疏，速刊刻成書，分送文武諸臣，務使痛改前非，實圖恢復。士和准赴行在賜對。『隨以士和守延平。』

上曰：「李大載同黃箕奉命宣詔，瞻奉祖陵，爲奸臣所賣，被收監禁。大載書其衣曰：「浩氣充天地，丹心照古今！」又曰：「氣節不回奇男子，忠膽無慚大丈夫！」抗節寇庭，至死不屈，真丈夫也！張宗，陳良，亦相繼拷死，朕心惻然！當速加優恤，以慰忠魂！黃箕涉歷艱辛，守節復命，并與優擢。」

上曰：「獲城陷陣，績與忠並茂者，汪應相，宋大彪，季存仁，三人，俱准贈指揮，王體和贈百戶，以爲効忠者勸。推官邵之榮著行在吏部敍卹。」

清口蕭山紮營諸暨，圍困紹興七條沙茶園。嚴州各路官兵，恐不能支。上勅兵部速發兵救援，

以重閩浙相依門戶之意。

建南道副使趙秉樞奏：麻沙白駱界地方民性驍悍，習製行盜行甲，可以禦敵。上勅其同張調鼎多方招募，同心守關。

二十七日，發榜，取中一百七十五名，副榜六十五名。

有旨令南城御史方元會覆試，黜落四名，仍發續榜，俱准爲舉人，此亦特恩破例也。

按是科弊口甚多，內有李枚文理不通，翰林院編修兼兵科給事中周之夔，向布政司取原卷不通處，疏糾之。上卽命黜革，逮房師推官王三俊下獄，追贖一萬兩，以助平寇。出師兵餉，賊完而清兵至，幸免株連，否則吾鄉故家子弟，十去八九，以當日買中者，不上千金，人故易爲耳。

上因首輔何吾騶決意幸汀入虔，與平彝侯鄭芝龍論議不合。且清騎輻輳關外，芝龍遂撤兵回福京，清遂長驅矣。惜哉！先是上以福建全省付芝龍，使其志不退轉，力任封疆，則忠懿王之勳業可成，不尤可惜！〔此節疑有訛脫〕

八月廿二日，清騎入仙霞關。上在延津，知事勢已去，遂由汀郡出關。清遣輕騎追之，不及而返。上游巡撫吳閩禮遁入山寺，不肯剃髮。人有勸之者，曰：『豈有堂堂撫臣而怕死耶！』後率鄉

勇赴敵，爲亂兵所殺。

清兵入建寧。

輔臣路振飛追駕不及，自縊於邵武山寺。

禮部侍郎馬思理，工部尙書鄭瓊，俱扈駕，中路逃回馬則詐死遁海上，擁戴魯藩。鄭則屈首具
勸，先於衆人，人以此定優劣云。

平彝侯鄭芝龍兵船盡泊南臺者旬日，搬運城中舊日北庫所蓄火藥兵器，復焚北庫。巨礮震
發，勢如山崩。

延平太守王士和死節。

士和字萬育，金谿人，富於經術，言論侃侃，崇禎間鄉舉。初爲吏部試司務，上疏條陳，上
嘉納之，轉職方員外郎。未一月，陞延平知府。清正不阿，人咸德之。與人交，無異言。清兵至，舉
輿遠出，一時從者守土者咸遁去。士和矢志不移，曰：「吾受國家厚恩，以守此土，不能持寸
鐵與鬪，死有餘愧，可與寇俱生哉！」乃先一日分理家事，止衣冠，經於堂上，百姓往哭，如喪
所親。鳩金殮之。清兵至，亦俱嘆息而去。

上游巡按兼守關御史鄭爲虹死節。

爲虹字天玉，揚州人，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爲浦城令，潔己愛民，性極愷悌。上初入關時，知其爲廉吏也，欲拔置左右。浦民留之，有十不可去浦之疏，遂罷。其任爲巡關御史，亦將以恤浦民也。適關將奪商人米，爲虹繩之以法。有曲護關將者，反露章彈爲虹市恩。邀譽上知其忠，置不問。復命巡按上游，以重其任。風力震於遠邇。關將恃恩者，亦頗爲斂手。清兵入關，爲虹嘆曰：『文武不睦，勢不可爲也！』竟不屈死。

永福降口，鄉紳黃文煥男堪驅逐縣官，起兵接口。伐山開道，親至延平，朝貝勒，閩人以此爲罪魁云。

閩省聞清兵將至，城中巨室，搬移一空；卽棺柩俱擡出郊外，遍野纍纍。時相傳有『留髮不留人，留棺不留屋』之語，故倉卒咸盡。

貢生齊巽，中書張份，醫僧不空等，鳩衆起義，以陳子含宅爲帥府，殺清人來掛安民告示者，人心不無震動。時苦無餉，乃率衆往湧爾寺，懇曹能始先生助以千金，始克招募。黃堪密報，促貝勒王下福州，遂各逃散。

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從北門而入。城中百姓，十留一二，父老仍鳩各鋪羊酒郊迎。兵士屯紮洪塘沙洲，不許入城擾民。陞官分職，一照明朝舊例。

貝勒王處沙洲，出榜安民，諭遠近官吏投誠。時福州縉紳，俱遁處山谷，首至者則口部尙書一人而已！時松溪教諭亦在列中，見口，跪泥沙中，永日，貝勒不爲禮，徐乃令之去，曰：「爾官在明朝若是大乎？茲不使用也！速去！」

不剃頭男子趙卯死節。

時剃頭令下，閩左無一免者。金錢鼠尾，幾成遍地腥羶，卯見而撫掌大笑。或曰：子能逆令耶？遲則此頸且不能保，豈各一髮！父母戚屬咸責之，卯曰：「吾豈能不剃？自有妙於剃者！」乃多市魚肉，與父母暢飲。時卯已喪妻，有子三人，羅列侍側。酒醒，嘆曰：「髮膚受之父母，古人不敢毀傷。今將剃去，其可忘養育恩耶？」請父母拜之。又謂其子曰：「爾生之自吾，其可不拜而剃？」拜畢，日入崦嵫。卯曰：「明日剃之，未晚也。」俟父母安寢，卯獨徘徊中庭，慨嘆數四，煥其子曰：「爾讀書筆硯可簡出，吾有所用。」隨令三子先寢，乃濡濃墨，大書於壁曰：「男子趙卯不肯剃頭死！」柳筆，縊於中堂。家人知而解之，不及矣。卯閩縣人，粗知章句，以糴米爲生。生平性直自豪，不屑屑於刀錐之利。今之剃頭者，愧趙卯多矣！使天下皆趙卯，清騎清服，將安用之？卯忘其名氏，然卯正不必以名氏題也。死時年終三十有六，予謂視曹胡二公，其死尤烈。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曹學佺殉難死之。

公字能始，號雁澤，十八舉於鄉。二十一成進士，官轍所至，興利除害，民稱便之。古人詞賦無所不精，著述汗牛充棟，又善臨池，入晉魏之室，故海內無不知曹先生者。熹宗朝，以序何總制士晉所著書，談及閹官三案，削職追奪，幾蹈不測。歸乃閉戶著書，成天下名勝志，選古今十二代詩；復殫力五經，撰著成一家言。俊乃旁通於天文禪說，字說語錄二十一史諸學，皆有所纂輯，誠一代之鉅儒也。威宗朝，屢詔起不就，既得予告諭旨，益安心著述。今上夙知先生名，初卽位，起爲太常寺，以草創典禮，非公莫諳者，尋進秩少宗伯，特設館名蘭臺，令纂修威宗實錄，眷顧彌篤，有『卿巍然魯殿靈光，文學爾雅，是天留佐朕者！』之諭。先生亦幡然自命，朝夕載筆焉。時關外警報日至，朝廷所用，不得其人，喪師辱國，不得已御駕親征，兵少糧乏，未能離閩疆寸步。且朝中文武大僚不和，先生預知時勢不可爲，嘗語人曰：『戰守非吾事，皇天倘欲祚閩，則實錄可就，恢復可成，倘不祚明，老臣豈事他姓？惟有死而已！』時議先由海道搗金陵，兵餉無措，先生謁蹕白金萬兩以濟之。無故，三關兵撤，猛騎長驅，探報者猶訛爲方兵。噫！時事可知矣！先是，先生聞乘輿離延津，卽削髮入山寺爲僧。有不知時勢男子四人，思爲恢復計，咸曰：『城中富家貴室皆已遠竄，惟有曹先生在湧爾寺，猶可以』

義動者，曷往懇之！遂率井里無賴子三十人直抵寺中而強其下山，言論舉止，忠義凜然。先生曰：『千金子不憚傾囊以應，奈時勢已至此何！』四人巧言如簧，先生憫其志，惻然曰：『與其存爲兒孫用，不如先爲國家用。成敗利鈍，非予所知，諸君勉之！』翌日下山，予之如其數。四人者，延先生至帥府，時丙戌九月十六日也。距貝勒兵入城纔隔三朝。噫！先生豈關於計事者哉！忠義重而財物輕，故不惜耳！至十九日辰時，呼家人告曰：『吾志久定，今日正吾盡節之日也！』遂沐浴正冠，縊於中堂。時年七十有三，語不及後事，將蓋棺夕，貝勒撫軍飛檄至，籍沒田產房屋，株連兒女，狂狴繫繫。五晨夕始得入棺，尸蟲滿戶，噫！天之報施忠節如此哉！天地昏黑，華變爲蕪。次年二月十九日，始得移柩出西門郊二忠祠，設奠成禮。知與不知，皆走拜祠下云。

貝勒口沙洲上考舉貢生員往廣東授官。一時熱腸功名者，咸遂隊就試。貧者有名不能去，富者得並揚，或被判於半路，或死亡於寇盜，或失陷城池，身首異處。此數十人者，皆世受國恩，議者以爲天理昭彰之報。

右衛指揮使胡上琛死之

上琛字逢聖，號席公，直隸山後人。祖失家，水漿間以功長，陞右衛，後陞福州右衛，遂

占籍福州云。琛幼孤，依母家田氏讀書，孱弱不勝衣，田氏常慮其夭。少長，好禮義文詞，授業於先叔祖。年十八，赴京，襲祖職，歸則哀然一丈夫矣。修飭武備外，折節讀書，毫不作轅門習氣。且耽於賦詠，時有曹景宗競病之句，人不知也。性喜蓄書畫，有當意者，輒典衣購之。思宗殉難時，悲憤不勝，見羅江社刻有哀吟，輒援筆屬和，綽有思致。今上卽位閩中，加陞錦衣衛隨駕延汀。及事勢去，聖駕蒙塵，琛徒步走歸。歸則閉戶不出，若有所待。戚屬勸之他徙者，惟唯謝之。貝勒兵將入城，琛聞之曰：「吾世受國恩，豈有北面清兵之理！縱赧顏偷生，他日何面目見祖先於地下乎！」密令人入山覓毒草，其愛妾劉蕙聞而笑曰：「君豈以我婦人不知節義事，而不與聞耶！吾有志久矣，特未敢言耳。然尙慮君志未決也。」琛聞，喜動顏色，曰：「不意爾之能同我志，今可無憾矣！」遂服冠裳，與妾拜天地祖宗，闔戶憤泣，並坐於中堂，飲藥酒而卒。時琛年三十有八，妾蕙年二十有一，子四人，先時囑母氏撫養。母亦賢母，不奪其志，亦大可嘉也。

做
指
南
錄·專
載

丙戌十月初四日，忠誠府陷，余臨城被執。先是三月廿四吉邵失守，余與督師萬公元吉，都憲陳公府，兵曹王公其竑並議列柵張家渡，且守且戰。諸軍既已奔潰，風鶴皆驚，紛紛揚帆不能止，乃疾趨皂口爲守險計，諸軍奔潰如故。

陳公收合滇兵先至虔，獨余與萬公、王公及永豐舊令林公逢春四日停舟皂口。自廿八日至四月初六日，皆以扁舟上下一十里內，相地形，設守具，而兵將寥寥。滇帥趙胡皆從龍泉入虔，粵帥童以振陣沒，陳課則稱病先上，復爲平粵伯丁公魁楚所殺，以其倡逃也。閩帥周之蕃，吳玉簡，吳章及粵帥王基昌俱孑然一身，不能自集舊旅。惟安遠汪起龍有兵三百。虔中間變，不暇發援兵。時問卿李公陳玉，楊公仁堅，兵垣楊公文薦，兵曹萬公元吉，周公遠待詔。劉公李鏞皆在虔，力請諸督師相國蘇公觀生及江撫劉公廣胤二公相顧遲延，止發贛城新威營兵二百至皂口。萬公遣監紀程亮督之下守綿津灘，楚帥曹志建發兵二千來詣，僅一宿譟歸。至初六日巳刻而北軍至，新威營先潰，汪兵繼之。萬公計無所出，臨河徘徊，余力持以爲

張許必守睢陽，此非吾輩死所也。乃又挽舟溯流，以初八日抵虔。虔人倉皇四竄，萬兵曹即督師親弟也，先挈家去，且命督師二妻皆出署，民情益洶洶。然督師未之知，亦無敢告者。余乃直白督師，督師忿甚，即取劍欲手刃護家屬出城諸弁，並欲殺二妾以殉。二妾聞之懼而入署，虔人乃大定，頗有士民共商固守者。

至十一日，楊兵垣自請任守城事，指畫形勢，以爲虔必可守，士民益踴躍聽命。時粵中有新銳五千人在南雄，又以餉匱大譁，萬公欲促之來援，命余往。十二日午刻，余持檄兼程，四日即抵南雄，向舊虔督李公永茂及總戎周仕鳳爲秦庭之哭。李公義激慷慨，捐囊中五百金犒師，遂以十八日踰嶺來援。率師者副將吳之蕃，游擊張國祚也。時陳都憲已在南康，余便道晤之，亦懇其收拾滇兵復援。而北軍遂以十四日至虔。虔人閉門固守，蘇相國率所部退守南康，北軍方張，滇粵諸兵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未敢即下。至四月杪，督師相國楊公廷麟自粵都力〔從〕〔恐係衍文〕促新撫閻總及張安各營兵四萬餘至虔。劉撫軍初委城去，亦自寧都募二千人來，俱以五月初一初三先後潰散，未嘗對仗，而遽爲北軍所衝。撫軍被執，所失士馬器械無算甚矣。此輩之徒事驕悍而實怯弱，能爲寇而不能爲兵也！

此後援兵益裹足不前，蘇陳二公及王兵曹多方鼓舞，至六月望後，吳張二營〔又〕〔原

文作「及」，不可通，故據文義改正。奮勇前驅，與北軍相遇於李家山九牛之間，數合皆捷。北軍以爲援兵必踵至，遂卽刻返虔，且撤城下之圍，退屯水西。而吳張又以爲必捲土重來，亦退守南康。時虔中士民死守已兩閱月，且守且戰，奉詔旌異，改郡名忠義府。楊兵垣籍民兵五百人專守西門，當北軍之衝，尤多奇捷。奉手勅褒嘉，歷陞太常卿，加行在都憲。至六月廿四日，汪起龍乃率師至虔，滇帥趙印選，胡一青亦率師三千餘來會。舊署虔郡南安別駕劉清名，初以棄城遁去，亦引兵三百餘自贖。蘇相國部下各營亦遣三千餘人來。陳童二營各收餘燼，近二千人。楊相國自率閩營，羅魏二將，及張安各數千人。大司馬郭公維經及侍御姚公奇胤亦率所募滇閩八千人。丁平粵又遣其標兵近四千餘人，俱先後列柵城外。

余時癡臥韶州山中，會中翰袁公從謬募砂兵三千人，銓曹龔公棻，兵曹黎公遂球，新募水師四千餘人，俱道經韶，乃拉余復詣虔。至南安而萬公適有手書致蘇相國，以轉餉弗給，命余領戶兵兩曹事。又粵督解相國以爲粵餉牽制頗甚，欲與楊萬二公會題余諫垣以重事權，余力辭之。念二公久在虔勞苦，不可不一返幕中，值新撫葉寇萬餘人在潭口梗道，七月終北軍掩其無備，萬人立潰。余以八月初七間道復入虔。

時城外諸營不下四萬餘人，亦頗銳往思戰。萬公持重過當，以爲必待水師合力乃獲萬

全，諸營未免沮喪，而水師久在南安，大治戰艦。余與王公其竑皆極言水涸不能行巨舟，然其帥羅明受故海寇巨魁，性桀驁不馴，龔黎二公又如慈母之奉驕子，惟所欲而已。遲至八月二十後始來，北軍聞其舟行逶迤，乃設計截之江上。廿三夜余與王兵曹袁中翰巡城，遙望二十里外營大星稀，時漏下三鼓，急叩督師門，請發滇兵接應，督師與龔銓曹皆以余輩爲過計，謂「羅明受之兵，力敵萬人，不〔足〕」〔原本作「是」〕據文義改正。慮也！廿四日早櫛沐未竟，卽聞水師敗北，巨舟八十餘皆燬，羅弁遁去，兵士被殺者數百人，北軍爲所殺者亦數百人。舟中火攻諸具甚繁，費餉巨萬，一旦燬燼，督師與龔黎諸公撫膺悼慟，亦已晚矣！

自是虔人喪氣，北軍益張，遂以二十八日衝破廣營諸柵，二十九日衝破滇營諸柵。自是東南城外復無一卒。九月初三日攻西門已登，月城女牆，督師及楊兵垣、袁中翰力督師士隄城格鬪，乃退。初九日北軍遂據南康。滇廣諸兵旣潰，人無固志，皆借端引去。吳玉簡、龍倫、吳之蕃等又倡迷惑衆，督師矯情鎮物，且厭苦諸軍糜餉無庸，乃皆遣之散去。城中僅留汪起龍疲卒三百人，汪國泰、金玉振所收吾吉人四百餘，徐日彩新招虔人二百餘，及郭大司馬部下尙留三千餘，城外惟湧金門江上有水師後營黃志忠二千餘。

會有汀州之變，余以爲根本大計較急，相國司馬宜引兵迎扈。相國誓與虔存亡，不欲行；

司馬奉手勅至再，將以九月望行。督師偶有遺言，士民亦不知大體，妄效叛轅，司馬乃行行且止。督師又謂司馬諸兵不足用，稍稍先遣去，城中益空虛。余與翰垣、萬公發祥及兵曹王公其、竑等復聯屬鄉勇，約各社長會於明倫堂。萬公捐金三百金致犒，郭司馬捐四百金，定迴環巡城規制，士民乃又稍振。而舊撫參戎謝之良擁衆萬餘在雲都，觀望不前，粵西調來狼兵三千人，方踰嶺不卽至。萬兵曹聞南康旣陷，亦退守韶州。虔城士民登埤旣久，未免暮氣難鼓，然猶勉強支吾。北軍未察虛實，不卽輕進。

至十月初三日後，城內一人縋城出，北軍營適有百餘騎截路，執而詰之，乃知城守之疏，倦可乘，遂逼以前導，由小南門十三號潛踰以入。旣入，乃遍告各營，悉衆來赴。城內倉卒無備，然督師及楊相國、郭司馬、楊兵垣、姚侍御、黎王二兵曹、署郡吳司李、林邑侯及余，鼓勵鄉勇接戰，互有勝負。總戎劉天駟率家丁十餘人，力戰，殺北軍數人。至初四日黎明，而北軍大衆悉至，郭司馬屬余促水師發炮連遣四十人，門皆裂，城遂陷。

余自建春門城上歸寓，整衣冠以待，自期必死。適四鄰火起，余乃引家僮二人登屋以俟，偶有東南風，火不卽至，北軍紛紛在市上殺人，卽余所踞屋下亦慘號四聞。一人登樓搜括，與余對面僅去尺許，往返至再，竟未嘗見。有張管隊者，從對門小屋上望見余，余卽大呼云：「汝

勿胡做！我某官某姓某名，汝欲殺，即持首級去！」其人自入城來，但見乞憐求活者，矚余張目正色，不覺氣奪，汗流如雨，登屋復墜。余反手掖之，且笑語云：「汝輩當兵，何不濟乃爾！」其人益心懾，余乃引至一室，命坐而與語，問其所欲，彼不過欲得錢耳。余笑曰：「余死且不避，何以錢爲？」命家僮解所袖二十餘金與之，其人亦不復問，弟強（余至）（原文作「至余」）據文義改正。」營中，且以所乘馬假余騎。一路遇北兵，見予冠服依然，皆曰：「汝萬軍門耶？」予亦謬任之，蓋恐其追求督師，不如以予寒責耳。至營中，晤總統副將高進庫，予力請就死。高陝西人，甚質直，反大相敬禮，不啻不忍加誅也，仍命張管隊引余宿帳中。

時城內縱火，三日後乃息，合郡煨燼。初三夜三鼓，余方巡城，見天火如雨墜城中，不意其符驗甚速如此！城中士民與北軍格鬪而死者無算，亦有自焚其居者。諸池井積尸幾濱，皆義士烈女。督師二妾率羣婢投井中，虔士向皆荷戈臨陣，至是多自殺。有莊秀才者，監紀莊以涖之弟也，撞石而死，其妾泣訴云：「已親見之！」袁秀才字汝健者，合門被殺。其女在營，向余痛哭。盧鄉官合家投池中，兵曹黎公遠球想亦同死矣。傳聞太常彭公期生自縊於章貢臺，此公固自持必死者也。

初五日，總統令人引見，至帳中，則兵垣楊又如及胡總戎先在坐。又如所持與余同，大要

求其明白一死耳。總統與諸將皆爲動容。是日定議將余與又如解送京師，晚又引見李總統處，劉季驕總戎暨黃振寰副戎皆在。季驕臨別依依，若不敢相近，余語之云：「但置生死度外可耳！」季驕初四早躍馬過余寓，即相約死難，真英傑也！是日聞楊相國已投〔水〕〔原本作「木」〕茲依文義改正。北軍得其冠服爲據云。

初六日，又如徑至余帳中，坐語移時，復與同過馬龍池副戎馬故劉昌平部下，聞余與又如毅然請死，殊爲感歎，其供奉又殊有禮。余因與又如勸其以禮葬死事諸公。

時在虔文臣楊郭萬三公，外有翰林兼兵垣萬公發祥，太常卿兼守北道彭公期生，銓曹龔公棻，侍御姚公奇胤，兵曹于公斯昌，王公其宏，黎公遂球，任公昂霄，曾公嗣宗，錢公謙亨，戶曹林公珽，中翰袁公從謬，劉公孟鈞，劉公應泗，郡司李署府事吳公國球，二府王公明汲，臨江司李胡公縝，署縣事林公逢春，監紀通判郭寧登，鄉紳盧象觀，孝兼劉日佺，南昌孝廉萬興明，楚中孝廉馬芝清，江明經，楊廷鴻，黃尙實，吉郡明經胡國偉，王所管聲元，戴紱，文學段之繩，朱長應，賴尙祐，南昌文學劉斯鏞等數十人。惟余與又如及于兵曹被執。朱文學得脫歸。此外大都不死兵，即死水火耳。劉公孟鈞危病臥建春門郭宅，即余寓。余登屋投火，乃與分手。黎公遂球病臥西門鄉紳盧子占家，龔公棻以墜馬病臥軍院前金監紀家，王公其宏東樓督戰被鉛

彈傷頭顱——此則余所知也！

初七日，兒子夢麟晬盤之日，晨起三揖祝天而已。因憶去歲初生四弟，喜賦一詩，今依韻偶占云：『之子晬盤日，阿翁就檻辰。貢江空寂寞，西嶺正嶙峋。保世惟忠孝，委身報聖仁。行行歲晚至，苦節附松筠。』是夜有一被執者，持刀殺北兵，爲所覺而死，亦奇矣哉！

初八日，又如過余帳中，因共往馬副戎所，留飯，其子頗有意氣。是夜夢至南樓，楊機部老師尚在守城；又夢誦經鑑周孟威丁彥速吉（此外疑有誤刊）左冲數語。時諸帥已草定塘報，押解余等。余因作數字寄家人，托永新胡秀才附往。胡字義者，與安福小童朱魁保皆在高部內，甚敬愛余，各持數錢見贈，且依依不忍別。帳中大小諸卒初見余皆耿耿相視，余率胸懷與語，彼或拔利刃，挽強弓示武，以冀虛喝。余曰：『我愛汝刃不利耳！利則大是爽快事！』諸卒相謂：『此不怕死，忠臣也！』反倍加敬禮，至有擊酒食來餉，持樸被銀錢見遺者。大要如醉漢遇虎，了無怖畏，虎亦無如之何；然亦見三代直道猶在人心云！

初九日午刻，同黃副戎，劉別駕先登舟，楊又如及范胡二總戎後至，押解者共數十人。一舟雜沓，苦不必言，夜聞劉別駕談及義姑祈祈，在營中見其舊交被俘，遂自刎而死，亦俠烈也！初十日，胡總戎述其兒時三異事：初生竟是肉毬，舉家怪異，剝去數十層，乃見兒啼。及十

餘歲以放風箏墮井中見黃鬚老人井底對奕，衛者甚衆，驚訝彼墜，來捧之出井。又嘗讀書山中，引衆出游，越數武而山石墜下，壓死十餘人。可見生死前定，固不得自由也。夜泊崑崙灘。

十一日，過萬安縣，空城而已，泊上溪。夜夢拔劍驅祟，此月作此夢者三，不知何祥？是日，同又如慨歎〔虔〕（原本作『夏』，不知何字，因以意改，待考。）事，因及三老。萬公志急身先，清苦絕倫，而自用頗專，與人或忤。楊公節義文章，羽儀當世，而見事稍遲，聽言不廣。郭公虛公平恕，集思廣益，而遴才太濫，馭將太寬。以此三老立朝，必有可觀；扶危定傾，實亦未易。此余與王赤友朝夕撫膺者也！

十二日早，同又如諸公坐小洲上，櫛沐，較舟中如同天堂；舟中視帳中又如地獄矣！茫茫黑暗，竟不知何時見天日也！夜泊蜀口洲。

十三日早，留蜀口，偶見蒙江王復初亦在北軍舟中，向余依依，猶有鄉里之誼。家僮如豕，自此問道抵舍，臨歧慟哭，余笑遣之。午餘秦僧正志至舟中同行，僧澄一揚州人，因談及舊萬安令梁公于浚死難事，且記其絕命詞云：『但知生富貴，誰識死功名！到頭成個是，方見古人情！』又自記云：『半生學佛得力，到此撒手懸崖！』蓋乙酉九月被執不屈，遂死南昌獄中也。卓哉飲光，遂能如是耶！余于廣陵交飲光及鄭超宗，宗開先，皆余房師王鐵山姻友也。三公並

以癸未登第，飲光殉節；超宗以調停高鎮兵入城，爲同郡亂民寸磔，僅存遺骨數寸；開先初仕中翰，及江南旣降，擢爲常州太守，又爲本郡紳士所劾罷官。三官各作春夢，究竟何如？可發人深省！晚泊泰和，遙揖蕭爾器兄弟忠魂，不禁黯然！

十四日，泰和西岸移舟東岸，守者命余輩易一大舟，行不數武，嫌其遲滯不前，復挈余等還故舟，行止不能自如，一聽〔彼〕之所爲而已！夜泊龍門山下，念我茂遠真過去仙也！茂遠尊人蕭次公先生古誼篤摯，命一僧相聞，數語而別；復遣之馳候郡中，竟不得再晤！是夜風再大作，舟次苦甚！

十五日晨起，風雨，不得行。食後，守者強舟子行，泊花石灘。

十六日，過吉安。遣人視舊宅，已爲兵燬；親友無一人在市上者。同又如望拜文山祠，夜泊白沙驛。

十七日五鼓，發白沙，過玄潭龍洲，皆不能一眺，付之夢想而已！夜泊仁和市。

十八日，風雨大作，勢不能行，守者強之行，波濤洶湧，聽之耳。過新淦縣，下午五里泊舟，五鼓乘月抵漳樹鎮。

十九日，過豐城縣，泊市汶，聞姜燕及年伯尙在里居，然不能通一字也！又如明易理，在舟

每日筮一卦，是日以後反多吉卜。

二十日，泊河泊所，北風厲甚，守者復強舟子行。余輩一身似葉，刀兵水火，作平等觀，但筮彼悍豎耳！

二十一日五鼓，復冒險行，晚至省城，宿廣潤門外姚君甫家。是夜三總戎及劉別駕皆流涕，懋余與又如稍以和平自全，且勿累及同事。又如與余云：『生死自有定數，亦各有定數，豈能想來？若我兩人視死如歸，豈能乞憐求活耶！』五鼓作〔書〕〔原本作「事」，今依文義改正。〕與家人〔訣〕〔原文作「快」，今依文義改正。〕并此錄及玉簪一枝付邑人歐叔重持歸。簪故先君所遺，故以之貽麟兒耳。

二十二日微明，節引詣金督府衙前。值吳按君以武闈較士，未得會審，乃復放歸寓處。守者貫以鐵索，諸公殊以爲苦，余舉『風吹枷鎖』之句，與又如大笑。市人皆以爲不識生死，聚觀者如堵！聞知是余與又如，咸唏噓感歎。新孝兼一人，諸生十數人，向余流連不忍去。又有張椽者，告余以劉平田在章門，午餘約晤，相對淒然。因極力爲余求生，且捐行貨購杉材以備余。與又如及同事五人，不測；又預借一舟爲余返櫬計。此真今人所難也！

二十三日，會審于樂安王府舊第。劉別駕先陳削髮求降，三總戎亦哀詞投誠。余與又如

誓死不屈膝，惟直陳國破家亡，自分當死。而當事寬喻甚至，竟不見殺。余與又如因歎得死之難！前者兵曹于公斯昌，總戎劉公天駟，副戎汪公起龍，皆以十九日見殺。余輩舟行阻風，故不前耳。廿二日夜余夢北斗旋轉，豈真生死上關星文耶！廿六日，附平田舟以歸。是夜夢關將軍騎一巨魚自池中飛昇，余遙望泣拜，以恢復大事默禱，亦異夢也。

自跋：

忠誠府丙戌十月四日之事，余輩捍禦無方，宜咎人而不咎天也。被執在檻，隨筆實錄，自附信史。同事諸公，或存或亡，幽明可質，當以余爲古之遺直，命名曰『做指南錄』。庶幾對文山而無愧云！是歲十月既望，安福康范生輒軒父識。

十一月初七日，返螺川，次早即入西昌平山中，距家五百里，不敢相聞。越數日，家僮乃至，四弟寄柬云：『自余被釋歸家，里中過有責望，悠悠之口，鑠金渤石，且有效王梅邊生祭丞相者！』余甚感且愧之。因再取是編自訟。嗟乎！余不入粵而入虔，辭諫垣而甘受械繫，此非必欲死者哉！幸而不死，以黃冠歸故里，古之人有言矣。是編具在，千載而下，自有定論。若夫不知我之話，余亦何忍置喙！烈媛見齒，爲賣笑者反唇，豈復與之爭別貞淫乎？十一月廿六日，訥軒氏又誌。

終

安龍紀事。專載

壬辰二月初六日，上自廣西南寧府移蹕貴州安龍府。安龍原名安籠所。時雲貴皆爲孫可望所據。初陽尊皇上，要封秦王，朝廷內外臣子稍忤其意，則擊斬隨之，以故中外重足，無不協署僞職。及東兵陷廣西，可望遂改安籠所爲安龍府，迎上居之，宮室禮儀一切草簡。

時廷臣扈隨者文武諸臣五十餘人，中有馬吉翔者，本北京市棍也，性便黠，頗識字。初投身內監門下充長班，復爲書辦，逢迎內監得其歡心，故內監皆託以心腹。及高起潛出典兵，吉翔竄入錦衣衛籍，冒授都司，居起潛門下，塗毒軍民，無所不至。後又賄陞廣東都司，及乙酉隆武卽位福建，吉翔解粵餉赴行在，自陳原係錦衣世職，遂冒陞錦衣衛指揮。後奉使楚中，諂諛諸將，凡報軍功必竄入其名，屢冒邊功，漸次陞至總兵。及永歷卽位，又營求宮禁勳戚，得封文安侯。吉翔歷事既久，專意結媚宮禁宦豎，凡上一舉一動，無不預知，巧爲迎合。於是上及皇太后皆深信之，以爲忠勤，遂命掌戎服事。〔及〕〔原本作「又」〕茲據文義改正。〕至安龍，見國事日非，遂與管勇衛營內監龐天壽謀逼上禪位秦王，以圖富貴，獨慮內閣吳貞毓及朝中大

臣不相附順，內陰嗾其黨冷孟銚，吳象鉉，方祚亨交章參毓。先是瀨淵移蹕時，毓欲上暫留以繫中外人民之望，遂與壽翔忤。至是兩逆交煽，急謀去毓，而銚等參疏屢上。上素知毓忠貞，俱寢不行。壽翔銚等曰：「貞毓入閣視事，則我不得參預機密，公等參毓徒費紙筆。今秦王權傾內外，我具一啓托張提塘封去，求秦王令諭以內外事委戎政勇衛兩衙門總理，則大權歸我兩人，我內〔人〕〔恐係〕〔入〕字之誤。」作秦王心腹，公等作羽翼，然後徐謀尊上爲太上皇，讓位于秦王，則我輩富貴無量，貞毓何能爲乎！」

吉翔遂遣門生郭璘說武選王事胡士瑞云：「今上困處安龍，大勢已去，我輩追隨至此，無非爲爵位利祿耳！揣時觀變，當歸秦王。况馬公甚爲倚重，目下卽欲以中外事屬之。若公能達此意于諸當事，共相附和，力勸禪位，何愁不富貴？不然，我輩俱不知死所矣！」士瑞卽厲聲叱璘曰：「汝喪心病狂，欺蔑朝廷，遂謂我輩亦隨波逐流乎！」璘慚而退。吉翔復遣璘持白綾一幅，求武選司郎中古其品畫堯舜禪受圖，欲以進秦王，其品憤怒不書。吉翔陰報秦王，秦王遂將其品鎖去，斃之杖下。六月，秦王有劄諭天壽，吉翔云：「凡朝廷內外機務惟執事力爲仔肩，若有不法臣工，一聽戎政，勇衛兩衙門參處，以息其紛囂。」

劄到，中外惶懼，獨吏科給事中徐極，兵部武選司員外林青陽，主事胡士瑞，職方司主事

張鐫，工部營繕司員外蔡續等相謂曰：『天壽，吉翔曩在楚粵，怙寵弄權，以致楚粵不戒，變輿屢遷。今不悔禍，且包藏禍心，稱臣于可望。一人孤立，百爾寒心。我輩若畏縮不言，不幾負國恩羞鷄列乎！』繇是各疏參二逆罪狀，章三上，上始知兩人欺君賣國，并發其在安龍時曾僉用御筆私封龍府土官趙維宗爲龍英伯事。上怒，卽召集廷臣欲治壽翔罪，壽翔懼，急入內廷求救太后得免。兩人奸既露，怨愈甚，欲謀殺極等。於是專意諂附可望，凡可望所欲爲者，二人輒先意爲請，可望愈肆無憚，自設內閣六部科道等官。一切文武皆署僞銜，復私鑄八疊僞印，盡易本朝舊印，而賊臣方于宣詔可望尤甚，爲之定儀立制，太廟廟享三王，太祖高皇帝主於中，張獻忠主於左，而右則可望祖父主也。擬改國號曰後明，日夜謀禪位。

上僅守府，勢甚岌岌，私與內監張福祿，全爲國曰：『可望待朕無復有人臣禮。奸臣馬吉翔，龐天壽爲之耳目，朕寢食不安。近聞西藩李定國親領大帥，直搗〔東〕粵，俘叛逆陳邦傳父子，報國精忠，久播中外，軍聲丕振。將來出朕於險，必此人也！且定國與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勅，差官賈馳行營，召定國來護衛，汝等能爲朕密圖此事否？』祿等卽奏曰：『前給事徐極，部司林青陽，胡士瑞，張鐫，蔡續於秦王發劄寵任天壽吉翔時，曾抗疏交參，忠憤勃發，實陛下德一心之臣也。臣等將聖意與他密商，自能得當以報。』上允之，錄與爲國詣張鐫，蔡續私

寓，適極與青陽，士瑞俱至，錄等密傳意，諸臣叩首云：「此事關係國家安危，首輔吳公老成持重，當密商之！」五人卽詣毓，寓言其事，毓曰：「今日朝廷式微至此，正我輩致命之秋也！奈權奸刻刻窺伺，恐機事不密，諸公中誰能充此使者？」林青陽卽應曰：「某願往！」毓曰：「固知非公不可，但奸人疑阻，須借告假而行可也。」青陽乃請假歸葬，真毓屬祠祭司員外蔣乾昌密擬勅，屬職方司主事朱東旦繕寫，祿等密持入用寶，青陽卽日陛辭。時可望沿途有塘撥盤詰，陽藏密勅從間道馳出，此六年十一月事也。

癸巳六月，上以青陽去久不回，欲差官往催，毓卽以翰林院孔目周官對武安伯鄭允元云：「此番比前更要慎重。今馬吉翔在左右，日夜窺探，凡事必報可望，必須先將馬吉翔差出，使他不得窺探，事乃可濟。若吉翔在內，則奸黨蒲縷，宗德亮，郭璘，蔣御曦等往來奔走，陰伺舉動，深爲不便。」一時因節屆霜降，上以陵越在東西，例用助臣一員代祭，遂使吉翔往粵行禮去後，卽命蔣乾昌撰勅，復遣周官賈往，官涕泣受命而行。時吉翔奉差在粵，探知青陽賈有密勅至定國營，私差汪錫元至營探聽。未幾而劉議新途遇吉翔，不知吉翔不與謀，對吉翔云：「上有密勅與西藩，先差林青陽，後差周官。西藩接勅感泣，不日親往安龍迎駕。」吉翔聞之大懼，遍令議新具啓報知秦王，備悉西藩接勅之事，（又）屬其弟雄飛盡出家貲，陰賂堤塘王愛秀

求其應援。

時吉翔黨與布列甚密，日伺探聽，上孤立自危，以臺省員缺，勅部考選，於臘月念四日臨軒親試，將蔣乾昌，李元開，選翰林院簡討，張鐫，選刑科給事中，李頎，胡士瑞，選浙江，福建兩道監察御史，楊鍾，徐極，蔡縉，趙廣禹，易士佳，任斗墟，朱東旦等亦以資深俸久，各加秩陞職有差。

自是天壽，雄飛益相危懼，謂蒲縵，朱德亮，郭璘，蔣御曦等曰：『凡我讎敵，俱選清華，我輩危矣！』縵等曰：『昨聞周官之行，係衆人密謀，待馬公察訪詳悉具報秦王，則此輩死無日矣！』不數日，馬吉翔果具密啓與秦王，報知此事，天壽，雄飛持啓詣王受秀云：『馬公訪得朝中有兩次差官，賈勅往西籬去，召他帶兵迎駕，現有啓報秦王，煩公即發撥啓聞。』秀聞大驚曰：『果有此事！我係堤塘，亦當具啓報知。』壽飛卽下拜曰：『公果具啓救我輩性命，誠再生之恩也！』啓去，秦王大怒。甲午正月，差鄭國往南寧，馬吉翔處打聽周官事跡，并看西府兵勢。時吉翔疏證青陽，周官甚急。由是吏科都給事徐極，大理寺少卿楊鍾，太僕寺少卿趙廣禹，光祿少卿蔡縉，刑科給事張鐫，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頎，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士瑞等，交章參翔欺君賣國，天壽表裏爲奸。上見事急，卽勅廷臣公議治罪。天壽懼與雄飛數騎逃出，雄飛遂見秦王，將密勅與謀之人一一報知，而十八人之獄成矣。

先是正月內林青陽回行在，復命至田州總鎮常榮營。榮知密勅之事已發，止陽勿回行在，陽遂留營中，暗遣心腹周吉至行在，藏張鐫蔡續寓，卽密奏上。上甚喜，卽擢陽兵科給事。上謂鐫曰：『仍撰勅與青陽，勅內先要說：『壽翔表裏爲奸，將謀不利於朕，着令藩臣爲朕剪除！』等語。俟朕與將軍握手時，卽行告廟晉封之典！』發金三十兩爲西藩鑄印。張鐫擬篆『屏翰親臣』四字，發與青陽。差人劉吉領去。陽接勅與金常榮發兵護送至廣東廣州，得遇周官同青陽，始將空勅書寫好，及『屏翰親臣』四字樣鑄成，送至高州西藩李定國營內。詎意可望差標官至常榮營，急拏青陽，而青陽已去旬日矣。遂將榮撤回，而鄭國已於南寧取吉翔回行在。秦王亦疑吉翔與國，令行在各官與吉翔對理密勅之事。各官既集，鄭國云：『馬吉翔已拏在此！列位要明白說出林青陽，周官賣勅之事，他果與謀否，以便回覆國主！』貞毓云：『學生職司稟擬，關防嚴密，如何曉得？』國云：『既如此，我到朝內請上面對！』諸臣俱造朝，候上御文華殿，召鄭國，王愛秀進國與愛秀奏云：『西藩私通朝內奸臣，脅勅要封，國主已發人往拏正法。林青陽，周官不日便到，皇上可知是何臣主持待臣等好回覆國主！』上云：『密勅一事，朝中臣子必不敢做。數年以來，外面假勅假寶亦多，爾等還要密訪，豈皆是朝裏事！』國與秀憤憤而出，卽同天壽洵洵至朝房，云：『我們要回青州，列位須快說明白！』貞毓云：『皇上

雖值播遷，朝廷法度尙在，誰敢妄行？學生們實不曉得！』天壽力證曰：『你如何推避得！』國與愛秀即將毓扭出朝房，一任天壽指揮。即將楊鍾、鄭允元、蔣乾昌、蔡績、趙庶禹、張錫、徐極、李順、胡士瑞、李元開、朱東旦、朱議屢、周允吉、許紹亮、胡世寅、陳慶瑞、易士佳、任斗墟等俱收鎖王愛秀宅內，隨帶家丁全入壽進宮，內監張福祿全爲國，劉衡宮中大震。少頃祿與爲國、劉衡俱鐵索繫出，推胡世寅於是日釋放，此甲午年三月初六事也。

入朝時，天氣清明，及諸君子被執，忽烈風霾日，陰雲慘黑，安龍士民驚曰：『此天壤間一大變事！』其逆黨冷孟錕、朱企鏐、浦纓、宋德亮，且揚揚得意，猶奏上速將密勅情由指出是何人所爲，以便處分，不然危亡在旦夕矣！』上曰：『汝等這朕認出，朕知是誰！』因悲憤而退。翌日，國具嚴刑拷究，先將貞毓妾父戶部員外裘廷謨提到，國叱謨跪，謨厲聲曰：『我是朝廷五品大夫，如何跪你！』國怒，令亂棍交下，幾斷兩臂，復將謨拷夾，問密勅事，謨不應。次將張鐫、徐極、周允吉、趙庶禹、蔡績、任斗墟、陳慶瑞、張福祿全爲國等，一一酷刑拷鞠，惟貞毓以大臣免刑，餘皆夾數夾，苦數日，痛苦難禁，惟呼二祖列宗，時天色晴明，忽風雷震烈，蔡績厲聲曰：『我輩枉取刑辱，取紙筆來，待我供招！』國即將績扭解放鬆，績持筆告天曰：『皇天后土，二祖烈宗！今日蔡績供招與謀密勅之事，以見臣子報國苦衷！』由是一一寫出國又問曰：『皇上知否？』

續恐有害國家，答曰：『未經奏明！』招能，仍扭鎖收管。越三日，將許紹亮，表廷謨釋放。亮流涕不肯出獄，向十八人曰：『今日同事爲國，生死與共，安忍獨生？』毓等曰：『公今日得生，是天未盡滅忠臣，爾既生，我輩雖死猶生！』亮等揮淚拜辭，十八公亦揮淚答拜，亮卽同廷謨出獄。

天壽、吉翔乃盡出家貲厚賂國秀、吉翔以幼女送鄭國爲妾，國留宿二日，復遣還，卽誣諸公以『欺君誤國，盜寶矯詔』爲詞，飛報秦王。秦王發令於本月二十日到安龍，以十八人爲奸，以吉翔爲忠，請上裁斷。國等請上召對，上發憤御殿，隨發廷臣公議。由是吏部侍郎張佐辰、綏寧伯蒲縷、太常寺少卿冷孟鈺、武選司郎中朱企鏞、總兵宋德亮、刑部主事將御曦等俱附耳向鄭國云：『這些官今日都要處死，若留一個，禍根不絕！』國云：『自然還須列位主持！』維時刑部司官將御曦執筆，吏部侍郎張佐辰稟旨，竟以『盜寶矯詔，欺君誤國』八字爲案，以張鶴、張福祿全爲國爲首，擬凌遲。將乾昌、徐極、楊鍾、趙庶禹、蔡續、鄭允元、周允吉、李順、胡士瑞、朱議屨、李元開、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爲從，擬棄市。惟毓以大臣賜絞，陳慶瑞與佐辰同鄉同年，力救得杖一百二十，擬遣戍。劉議新杖一百二十，越五日死。劉衡杖一百，免罪。復以福祿乃中宮近侍，用寶發勅，雖皇上自行，中宮俱知其事，壽翔等將廢中宮，囑儀制司蕭尹上疏引古廢后事爲例。維時中宮流涕哭訴上前，始免。遂將諸君子縛赴法場，俱神色不變，望闕叩

頭云：『臣子一念今日盡矣！無以報國，雖死有餘責耳！』又云：『天壽吉翔，雄飛朋儈爲奸，欺君賣國，我輩今日爲他殺盡，他日必借秦王勢挾制天子，爲所欲爲，中興大業從茲已矣！』張福祿曰：『我輩不能殺此三賊，死當作厲鬼殺之，以除國害！』

諸君子臨刑絕無戚容，各賦詩見志。吳貞毓詩云：『九世承恩愧未酬，憂時惆悵發良謀。躬逢多難惟依漢，夢遶高堂亦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願賴同儔。擊奸未遂身先死，一片丹心不肯休！』蔣乾昌詩云：『天道昭然不可欺，此心未許泛常知。奸臣禍國從來慘，志士成仁自古悲。十載千辛爲報國，孤臣百折止憂時。我今從此歸天去，化作河山壯帝畿！』李元開詩云：『夢憤呼天洒酒卮，六年辛苦戀王畿。生前只爲忠奸辨，死後何知仆立碑。報國癡心容易死，還家春夢不須期。汨羅江上逢人舊，自愧無能續楚詞！』朱東其詩云：『邕陵昔日五君子，隨扈安龍十八人。盡瘁鞠躬今已矣，忠臣千載氣猶生！』朱議槩詩有：『精忠貫日吞河岳，勁氣凌霜砥浪濤』之句，詞極悲壯，餘不及詳紀。賦畢，仍對各官拱手曰：『學生輩行矣！中興大事交付列位！但列位都要忠於朝廷，切不可附天壽，言翔賣國，學生輩雖死猶生也！』言罷，引頸受戮。時安龍雖三尺童子無不垂涕者。鄰國仍將諸君子暴屍三日，時天氣炎熱，顏面如生，各家親族買棺收殮。

十八忠臣既死，雄飛遂自黔回。吉翔倚藉可望，挾制朝廷，復預機密，引其黨張佐辰，扶綱攝相行事，內外大權盡歸龐馬。時人以佐辰與綱相貌醜劣，諂事權奸，供龐馬指麾，號佐辰爲判官，扶綱爲小鬼，而國勢日削矣。

吳貞毓宜興人，祖母趙氏享年一百有一歲，丙辰生時年九十有七矣。壽享百歲，榜登曾元，官居宰相，名著忠臣，此人間四難也，而皆出一門。嗚呼盛哉！

攻
渝
紀
事
·
專
載

天啓辛酉，拜上川東道之命，治裝赴任。孟冬十日，至潛山，聞蜀中兵變。相知謂曰：『盍少需之！』予曰：『不可！夫聞難不赴者，非勇也；坐視地方之陸危者，非仁也；委君命於草莽者，非忠也。三者皆臣誼之所不載，需之何爲！』遂驅之一驅而至夔門，再驅而至墊邑。時相從者蒼頭四人而已。比至，則重慶（由）（此字恐係誤排）城既爲樊龍，張彤所據，而成都天險，又爲奢寅父子所圍，兼州縣殘破十有四三，而響應奸徒動稱百萬，蜀之爲蜀，不岌岌乎殆哉！且問兵無兵，問餉無餉，問同事則寥寥無人，獨與墊江劉令及一二縉紳議曰：『蜀事危矣！欲保全蜀，莫若急攻重慶，以解成都之圍。』衆皆曰：『然！』乃馳一使借餉於楚，又馳一使乞兵於黔。未幾楚應餉而黔未應兵也。召募久之，方得勝兵數千人，遂發墊江，抵長壽，而會師於銅鑼峽。——此歲之除夕夜也。

先是有守備金富廉及良家子張顯南，李尚清輩，各捐金募死士，進薄城下，而所屬土司，自秦良玉援省外，如邑梅，平茶，石（社）（原本作『杜』，今據明史紀事本末校正）陳同知，亦

相繼聽調至，乃以正月朔日誓師，初六日合圍。兩軍對壘，僅隔一水耳。矢石相及，莫之避也。元宵次日，邑梅石耶走間道擊賊，斬首百餘級，已奪佛圖關矣，而援兵不至，旋復退舍，然軍聲從此大振。

正月晦日，省城解圍，說者謂牽制賊勢，皆攻重慶之力也。檄行夔州府越二守其杰亟督馬湖遵義二兵襲其功，亦無不人爭用命。

二月十八日，漢土官兵先後進發，三戰三大勝之，斬首千餘級，復奪佛圖關，而賊兵用計使土兵自相殺。

二十日，官兵披靡，予手刃數人，得不潰。自是不復輕言戰，惟堅壁清野，爲坐困賊人計。晝則絕其餉道，夜則奪其戰艦。城中米貴如珠，而城終不下，則以賊據險而我兵無用武之地也。

三月廿八日與下川東道〔戴〕〔原本作「載」〕公紫宸議欲拔渝城，非據佛圖關不可，而欲據佛圖關，非屯重兵不可，因自將衝鋒數千人走魚洞，駐雙山，父老見而流涕曰：「何深入至此！」無何，而秦兵以萬至，無何而諸道鎮兵以數千至，乃下令尅期攻關。

四月二十四日，諸路並進，斬首萬餘級，賊棄關走，狼狽入城，不敢出，而佛圖關始爲我有矣。

五月初，賊有援兵來，號稱二萬，其勢張甚，人情洶洶，諸將無不動色。予與總理監軍道排異議，主堵截，分布稍定，而賊已夾河而軍。十一日小挫之；十四日大敗之；十八日則盡殲之。江〔干〕〔原本作「于」〕賊以失援計窮，求走不得，遂來求降。初猶謂其〔給〕〔原本作「給」〕我，弗許。諜之，知其真情，乃許之。

廿七日，張彤石允高囚首轅門，祥縱之去，是晚樊龍降，以後至縛之，城中聞樊龍擒，自相鼓噪，因發兵捕反者，斬首無算。樊龍張彤二人死於亂兵，而傅文進、石允高等俱檻車獻闕下。罪人既得，城郭依然，倘亦足以少慰聖明西顧之憂乎！滄事已矣！四方〔不〕〔原本作「永」〕茲依文義改正。〕靖〔似〕〔原本作「以」〕茲依文義改正。〕非無事之日也。今而後但得勿以議論妨行事，天下事共有變矣！

定

蜀

紀·專
載

天啓紀元之歲，念陽徐公備兵川東。當是時，奢崇明父子作亂，遣頭目樊龍、張彤據重慶城，楚蜀震動。公赴任之黃岡，聞變，或勸公引例移疾，公奮然曰：「臨難不赴，非義也；委君命於草莽，非忠也！」置妻孥於荆南，同年鄧石田所，遂單騎至夔州，借篆請餉于楚，乞援於黔，檄調土司兵爲固守，下流計，移至墊江。縣尹劉國藩走馬迎謁，公異其才，與商機宜，竟夜未休，以餉務委之。復會紳士董盡倫、張以渠、程字鹿、曹進可、孝廉牟之鵬，諸生何之圩，定計進勦。

時成都被圍，調兵之檄日至，公策之曰：「欲救成都，須急攻重慶。」乃召石砭司女將軍秦良玉率兵萬四千人援省，良玉恃都督銜請以賓禮見，公曰：「亂賊一時之變，名分萬世之常，寧無相見爲！」良玉色慚，戎裝膝行而進。公優禮之，諭以忠義，凜以三尺，良玉奉命惟謹。乃分餉四千，馬二百予之，令忠州判胡平表監其軍以行，未至省而圍已解，說者（謂）「原本作『調』今依文義改正。」牽制賊勢，皆急攻重慶之力也。

遣中軍馬世修等分道募兵屬縣，得勁卒數千，三路奪佛圖關，進薄城下，環而攻之，斬首

無算。躬率選鋒千人走魚洞，駐雙山，繞出佛圖關後，直趨二郎關。適女將援省還，與之聯營爲一字陣，殲賊援二萬餘於江干，遂拔渝城。密令邑梅石耶，平茶二土司，誅樊龍，守備金富廉執張彤斬之，餘黨悉平。尋奉委搗巢，崎嶇叢菁，身負重傷，轉餉丙灘，躬親挽拽，卒傾右蘭之穴，拓地數百里。賊所盤踞，悉入版圖。上功幕府，敘公第一。

平蜀紀事·專載

天啓辛酉，奢崇明戕蜀撫於重慶，賊目樊龍，張彤據城以守，而與其子寅重兵圍成都。川東兵備徐公如珂疾驅至荊州，寄彌月兒於鄧氏，單騎入夔，抵墊江，策之曰：『蜀事急矣！欲保全蜀，莫若急攻重慶，以解成都之圍。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陸，賊據佛圖關以扼我，莫若先奪關以制其死命！』召募得勝兵千人，檄調土司及材官良家子義兵繼至。

正月朔日，誓師。初六日，合圍。十六日，邑梅石耶兵間導走關下，斬首數百級，軍聲大振，而成都以晦日解圍矣。

徐公謀奪關益力，二郎關在佛圖關上游，親率選鋒數千走魚洞，駐雙山，繞出佛圖後。女帥秦良玉援省還，與諸將連營爲一字陣，橫亘十餘里。守備金富廉率所部先登，呼聲陷樓櫓，賊咋指呼其乳名曰：『誰能遣金么兒出死力如此！』

四月二十四日，我師克佛圖關，逆酋兵數萬自江津來援，道鎮請撤圍以避其鋒，徐公不可。同知越其杰率馬湖遵義兵赴瀘，檄還師躡賊，官兵七枝左右夾擊，賊大敗，江水爲之盡赤。

賊勢窮蹙。下川東兵備戴君恩遣間招撫，扁舟過江，執張彤手好語移時，俄而復叛。公趣諸將急攻，金富廉誠張彤，樊龍死亂兵手，諸兇渠縛檻車，下〔川〕〔原本無據前文補正〕。東兵備君恩獻俘關下。天子爲告廟，御樓受賀。下東道立峻擢加三級，而徐公如珂守上東道如故。

是年冬有搗巢之役，合江於六路最要，制府以監督委徐公辦理。公議分兵三路：羅帥出左路，趨赤水，抵竹瓦，規取土城，斷右蘭後戶；薛帥出中路，趨先市，抵小關，疾趨土城，協攻右蘭，掃賊宮室墳墓；越同知出右路，趨九枝，抵中等，直搗永寧，蒐賊窟穴。部署既定，越中讒解去；西帥爭兵而鬩，羅願望流言兵不當由土城。徐公怒曰：「蘭之有土城，猶渝之有佛圖也！羅自畏賊耳，而倡言不當出土城，阻壞大計！我卷甲疾趨土城，首當賊衝，彼亦將由余馬首是瞻耶！」大書榜軍前：「先市，仁懷兵，敢却一步者斬！」諸將股栗莫敢後。軍中需餉亟，仁懷米運至大丙灘，水悍石嚙，與〔？〕誘叫號。徐公焚香禱於神，須臾水長二丈，亂流而濟，軍聲騰踊江水。賊借水西兵十萬來援，勢張甚，我前軍少却。捍子軍潭懋勳挽白竹弩連中之，賊大潰，轉戰數十里，斬首萬餘級，遂破右蘭。縱火焚僞宮闕五鳳樓，發掘冢墓，碓颺其齧骨。時癸亥之五月十三日也。

明日破土賊，逆賊中槍遁去，父子竄匿水西龍場壩。徐公遂畫渡河三策，決計請濟師。制

府中羅帥語，檄緩師期，而內召之命已至。或曰：『賊在釜中矣，盍蒞事而後去！』徐公笑曰：『枕戈坐甲，勞人事也。飲至策勳，以俟能者！』其劬躬者事，有功而不伐如此！公每下一城，救死扶傷，收贖虜掠，生全不可勝數。嘗籍記攻蜀將士功狀，敘行間勞苦，推言之曰：『通於義命之說者，而後可與談兵。』斯千古用兵之寶的也。

蜀事定，戴劉兩監軍交訟，余以質公，公笑曰：『軍前盜取火藥常事耳！劉營叛，戴營亦叛，雖我營亦未常無之。彼以爭而訟，吾以不爭而免，何庸插齒牙於其間哉！』聞者服其心之公論之平也。是時余官宮坊，班朝並馬，知其行事甚悉云爾。

平
岡
紀
略
專
載

我朝定鼎以來，四海六合，一道同風，弱水流沙，向風慕義。每歲蠲賑疊沛，恤賚頻頒。西陲黎庶，世沐仁恩，寒外諸羌，罔弗率服。蓋治平百有餘年矣！歲在辛丑，甘省蘭府所屬循化城，距省四百餘里，地接羌戎，關門禁固。舊制分防廳署，彈壓撒拉。獯豸素稱化外，由來不靖。其俗男女混雜，不知倫常，好殺食人，淫狠無良。遂有回民馬明新者，安定之官川鎮人，入撒拉倡起新教，煽惑愚衆，混名阿渾，又稱掌教。其教演習搖頭跳足，擺手仰天，倡言人得金光下，死者托生好處，愚衆被惑，奉爲明師，以爲聖人復出矣。其中間有觀望弗奉者，羣起攻之，刀矛威脅，使必從，甚至父不受惑，而子受惑者，子殺其父；兄不受惑，而弟受惑者，弟殺其兄。噫！人倫絕滅，天理消亡，何至斯極！

三月十六日，總制陝甘勒委河州總戎辛，郡守楊辦理。總戎先至，其頭目蘇阿渾，卽蘇四丁三，佯服罪，伺夜半，率諸逆持矛殺總戎。適楊守至旗台堡，相距六十里，蘇賊引頭目韓二韓一的把拉及羣醜星夜趕至，楊守亦遇害焉。蓋十九日事也。

自此賊勢張，舊黨悉附，漢猶脅從者千餘人，遂襲河州。辛總戎既遇害，城無兵衛，大雪陰晦。三月二十一日夜半，城陷，州牧周拔劍自刎而死。至二十二日辰刻，賊棄河州奔省垣。當賊之棄河州也，州城大半猶民，諸縉紳率漢民巷戰，無不一當百。頭目韓二殺死，賊知不能容，越斜徑渡洮河。二十五日申刻，逼蘭城西關，先河州告急，總制勒領督標進勦，防狄道州，緣與河州接壤也。

賊近省，沿途縱火，民房寺觀盡燒，通城若晝，光焰百里外，焚河橋，西關圍急，僞言索馬明新，蓋馬明新預獲禁皋蘭尉。時省城方伯王諱廷贊，盛京人也，年屈古稀，性秉介毅，率僚屬在城，慷慨言曰：「國家有事之秋，臣子報効之日，守土者各宜知大義！」時督標兵弁由狄道進勦，賊探城無兵衛，倉卒至。方伯全無懼色，知民心奮義，効命恐後也。于時通城士庶悉奮臂登城，推壺漿相餉，咸厲聲曰：「吾儕世受得皇恩，上官亦爲我身家耳！有不効命者，共殛殺之！」先時予辦守禦，水石置城堞，晝夜奔馳，蘭民交相謂曰：「官長辛勤，吾儕何安！」予默識民信之旨矣。

是夜賊攻西關不下，平明竄入華林山之麓。至二十六日申刻，賊衆復攻西南二關，勢甚急。賊先有細作，假作傭工雜匠，混入城關。方伯徒步曉諭居民，門首房上，多人守視，深巷僻道，

派官把守。每日夜獲放火不成者不下數十人，不及訊供，百姓利爲肉泥，義勇可見焉！是夜早，焚燒西南關門，攻益力，關內浮居客舍多不能支，關遂失。賊人縱火，光逼城內，火星漫落，喊聲震天地，賊愈猖獗，進逼四門。城上守禦者，目不轉睫，飛石如流蝗，奮勇百倍，賊不敢近，黎明仍退入山。

至二十七日未刻，賊又招集餘黨，勢益衆，直逼西城。佯言願見馬明新一面，卽退。方伯因救援不至，恐荼毒生民，許之。提馬明新面城堞，與賊頭目等見。衆賊齊滾馬伏地，口稱聖人，揮涕如雨。嗚呼！異端邪說，流禍竟至於此哉！羣賊集居民木植器具，堆積城門，縱火焰以撲，烈焰冲霄，岌岌乎存亡呼吸。環城守禦者人益衆，色益厲，氣益壯，雖烟突火燎無一動。賊有乘雲梯扒城者，守禦連殺數人，並倒其雲梯，壓死跌死者數十人。城上齊聲『殺賊！』賊衆披靡，始解退。其時天將曙矣。適固原都督圖救援至，截殺西郊，稍挫其鋒。自此退入西山，不復逼城下焉。

王方伯撫諭守禦者曰：『狡獪不測，今蘭城不失，賴吾民保守之力也！當益加謹慎，幸勿怠！』民衆跪泣曰：『無煩大人！』方伯與僚屬咸泣，捐資賞勞從豐。方伯又慮省會民稠，家無蓋藏，開倉賑恤，給散不敷，惟東關有糧食市，問：『能墮城去辦者誰？』同寅色戰，予卽應命往。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共採買糧三千石，往返俱從城上攀援也。

厥後勤王師集，賊衆詭計投誠，出其不意，奮力死鬪。圖都督能得死士心，率數十人殺入城，僞遁，復截殺，俱陷沒。奏進，皇赫斯怒，爰命大將軍阿六月興師，虎賁三千，克日剿賊，奠安西土。大將軍又調金川土練蠻兵一千，猿臂蜂腰，豹臉黃睛，首蒙豹尾垂地，足跣如鐵，生漆漫成，刀斫不入，上陡壁如飛，賊所恃高峻捷走，從此無能爲矣！大將軍建營龍尾山，與賊巢華林緊對，於是圍木城，設巨濠，開深塹，斷水道，重兵四圍，轟礮不絕，賊退入華林寺，束手待斃。至六月十五日夜半，有芒星大如斗，赤色動搖，從西北隕賊營。十六日黎明，大將軍出奇兵引賊戰，蘇四十三授首。十七日，韓一的把拉授首，賊巢無頭目，存烏合千人，久病疫。七月初七日，大兵擁進，土練騰入華林寺，賊俯首就誅，生擒百餘人，獻祭陣亡諸將，函蘇四十三首，遍示直省，銷馬明新尸，揚灰郊外，大將軍奏凱平焉。

回憶賊之初圍省也，甫三日耳，城中皇皇慮食盡，尙可言足食乎？捍牧圍者，百餘名羸弱之師，尙可云足兵乎？食與兵俱不可恃，而民信獨存，徹晝夜不顧身家，不知飢渴，愈勞愈奮，誓必殺賊而後已，何克臻此哉？是固涵濡帝德，深感皇仁，有不期然而然，有莫之致而致者，或曰：「蘭城無恙，天也！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誠哉是言也！是爲記。

甲辰夏四月，平涼府屬之鹽茶地名小山兒者，接壤海城，回民聚處，素不事生業，專于竊

盜，各省積猾，往往犯案，蓋馬明新之餘黨也。有田五者，原屬漏網，託言爲馬明新報仇。初集亡命，搶劫鄉倉，殺兵弁，乘間甚夥（恐有脫誤）。四月二十日圍城急，幸前尉米誘細作逆黨盡殺之，賊無內應，知救援到，城守固，逸去，散據荒山峻嶺，出沒無定。陝西都統明尾追，賊夜鈔營後，劫都統，仍散漫荒峻，由靖邑之郭家集，走安定之官川，招集脅從，賊有二千餘，直逼通渭。通邑僻壤，回衆且悍，城不甚完固，奈邑令王公乃湖廣人也，不能守禦，賊甫至即陷。邑尉溫罵賊遇害，給紳李巷戰被賊殺，賊劫庫燒倉，荼毒居民，旋即退，事在五月十五日。邑令王匿倉房夾牆，人不知，意必爲賊所殺，越二日，斗級入牆隙，窺見，說賊退，始狼狽而出，自倖得生，何苟延殘喘也。

十九日，賊逼伏羌，即古稱羌回多極處。邑令楊子同鄉無錫人也。密訪城中黨類，盡獲訊供禁錮。有回民馬雲龍者，即辛丑歲正法逆回馬帝簡之子也。家巨富，羌回民素聽指使，楊公知其不良，然事處危疑，籠絡之與親好，招至署，委心腹，並商守禦計，備費苦心，用權宜，寓防範也。訪共家蓄錢甚夥，立借約以散其錢，給守禦几城上漢民九，回民一，楊公與馬雲龍無一刻離，制之誠善矣。差妥幹家人，于回民家前後察其動靜，故城內無他變。而賊之奔伏羌，原有約，且恃夥類衆，到即入城，孰知失所望。自十九日夜圍城，至二十二日酉刻，城無內應，而總

制李及提鎮會兵截殺，遂解圍，與官民拒敵。田五中鎗死，賊死門，僞遁淤澇處。緣前一日天大雨，賊引水，預定計，我兵不知，追殺，淤陷及千人，賊復截殺，撲大營。興漢都督三連殺其頭目，官兵擁至，賊退據羌邑之南山一帶。至二十三日宵遁，乘夜奔秦州。

先時三月初六日，予適在州，有鐵匠粟回民米姓係掌教阿渾，加工錢，打利矛撩刀，即捕訊供，實情未吐，是夜米回之子縊死，予即向州尉陳公言曰：『禍不旋踵，我輩朝夕當謹防，秦州其有事乎？』不及一月發生，幸大兵雲集，賊雖至，秦州無恙。賊從秦之三陽川，越雲霧山，抵秦安之蓮花城山梁一帶，瞰下村落稍稠者，即下劫掠縱火，官兵圍益緊，夜遁靜寧州之邸店，蓋邸店亦羌回叢也。又招附，共計數千人矣，遂走石峯堡。其地屬通渭，周圍數十里，上平陟壁，下繞巨澗。賊於二年內預築土城，運糧草，開濠溝，有司全未知也。是時賊〔寨〕〔原本作「塞」，今依文義改正。〕有李太公，楊先生，金花太子，以爲石峯堡險峻，萬全無失矣。

我皇上命大將軍阿統健銳營征討，川省將軍成己調土練會至，大將軍阿相地勢，引澗水別流，賊之水道絕，可計旦暮死矣。時盛暑，日下大雨，故自六月初旬至七月初旬，尙強恃，惟糧草食盡，賊殺馬牛，將向掠綢緞布帛積燒當薪，燎啖充飢。至七月初四日，值回教過年，其頭目阿渾內營誦經，賊衆咸伏地莊聽，大將軍知其不備，密令土練魚貫而上，大兵尾後，遂登賊堡，

擁入。賊乘倉皇，手無器械，殺死千餘，落崖死者千餘，帶傷獲者及千。內有助官兵殺賊者，俱係脅從，約及千人。大將軍釋其罪，堡內外積尸付之一炬。大將軍奏捷凱旋，皇上命宮保福〔恐有遺誤〕善後事宜，賑恤被擾處，招撫流離，恩綸疊沛。將失守通渭令〔恐有遺脫〕典刑，以警臣節。殉難者俱照陣亡例從優恤，襲賊起處地方官嚴加辦理，能守禦城，先除內應者，着引見陸用。

嗟嗟！當賊之圍伏羌也，禮邑搔動，緣禮地與伏羌接壤，捷徑不下一百里，而賊已有潛至禮屬古城鎮，賴鄉勇預設堆房，壯丁晝夜巡邏，獲二賊捆幫送城。予時在城率民夫守禦，即訊供得探消息情，手持利矛，腰啣撩刀，并蓮花鐵鎚，猙獰巨眼，施極刑不覺，即上鉄肘禁錮，次日解大營正法。伏羌之善守無恙，不獨禮邑安全，實東南一帶之保障也。惟是甘省地瘠民窮，自辛丑至甲辰，兵戈〔原本作『成』今依文義改正〕兩見，雖旋起旋滅，而漢回積怨，勢不兩立，遷徙無從，誅之不勝，將如何而可？今大清一統，德化洋溢，海隅山陬，咸奉正朔，此等回醜，環處中土，宜令其一體遵奉，毀其禮拜寺，舉漢人教其子弟，使知倫常禮義，日積月累，油然感化，庶乎可無虞耳！

